

萬惡圖（狂俠走天涯故事）　　狄心・著

一張令人莫名其妙的羊皮卷，竟然引起江湖上連場大屠殺，其後下落不明，江湖上的紛爭才平靜下來，但十年後，羊皮卷重現江湖，狂俠曾十一意外地得到羊皮卷，因而成爲目標人物，連串的人性醜惡鬥爭再度展開。

第30年

3

編者話 巨型小說「狂俠走天涯」之「萬惡圖」乃狄心先生另一精心佳作，十年前曾經引起江湖紛爭的羊皮卷又重現江湖，引起不少人互相搶奪，這令人垂涎的巨大寶藏，使人們失去理性，以致互相殘殺，而曾十一三師徒意外獲得羊皮卷，立即成爲衆人追殺的目標……故事情節迂迴曲折，打鬥場面緊張激烈，連串的人性醜惡鬥爭更描繪得淋漓盡緻，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請各讀友細意欣賞！

☆ ☆ ☆

中篇連載小說「爭霸」自刋登以來，受到不少讀者的讚賞，主角余青玉發奮圖强，最後更練得一身高深武藝，還成立乾坤盟，一心爲正義，誓要把蓋天幫打垮的種種事蹟，使人們十分敬佩，目前故事情節已達緊張，白熱化的階段，乾坤盟在余青玉的領導下，開始向蓋天幫進攻……故事感人肺腑，激蕩人心，不容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雲劍飛所著的「斬崩刀」，希讀者留意！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 3 期

（總號 1499）

1959年 3 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八元 ·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狂俠走天涯故事／狄文·文 可飛·圖

萬惡圖

羊皮卷軸 你爭我奪

萬家村住着二百多戶人家，人口約莫有千人左右，村民都是以務農爲生的勞苦大衆，他們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純樸鄉村生活。

萬家村是一條山明水秀，風光如畫的村落，在村子面前，是一大遍阡陌，這些縱橫交錯，如棋盤相似的田地，就是村民的財產了。

村子三面環山，就好似被四週的天然環境保護着一樣。

在村子前方，不遠處有一座山，向前望去，山上有三個山峯，山峯形狀甚是奇特，就好似有三個人嚴肅的坐着，各人都以雙眼凝視着萬家村一樣，不知由那一個年代開始，迷信的村民都相傳，這三個其實是神，世代以來，一直在保護着萬家村的村民，因此村中的祖宗們替這山起了個名字，名叫三神山。

在三神山的山脚下，有三棵巨大而挺拔的松樹，這三棵巨松品字型排列，據說這三棵巨松已有好幾百年樹齡，迷信的村民都說這三棵巨松其實也是神的化身，他們屹立在三神山下，與三神山一起負起保護萬家村的責任。

在萬家村後，還有一座很聞名的山，此山名叫杜鵑山，其聞名的原因，就是山頭上到處都長滿了杜鵑花，每年的春末夏初，山上杜鵑盛開，漫山遍野綻放着各色杜鵑，互相爭妍鬥麗，美不勝收，端的蔚爲奇觀，令人嘆爲觀止，由於此山以杜鵑聞名，順理成章的，此山也就以杜鵑爲名了。

* * *

初夏時節。

萬家村農戶又完成了春耕，因此村民大可以悠閒一下了。

村外牧童在放着牛隻，牛羣在草原上悠閒的吃着草，牧童們則各自坐在樹蔭下，有些在打盹，有些則在吹笛。

四處綠草如茵，和風輕吹，風中夾雜着牧童的笛聲，實在令人舒暢無比。

在此寧靜的環境之下，此時，忽然有大批人騎着馬浩浩蕩蕩的直向萬家村奔馳而至。

這批人馬大概五六十人，騎者個個都是面目猙獰之輩，他們的突然出現，加上馬匹的急速奔馳，頓時顯得殺氣騰騰起來，任誰看了這個情形，都知道將會有不尋常的事發生，所以，在附近放牛的牧童們也給這光景嚇得呆若木鷄起來，附近牛羣更被這批聲勢浩蕩的人馬嚇得四散奔逃。

這批人馬的走勢，顯然是朝萬家村而來的，但萬家村一直只是一條純樸鄉村，村民又大都是與世無爭的過着純樸的鄉村生活的人，這批人又因何衝着萬家村而來？

一衆牧童見了這嚇人的聲勢，呆了一會兒後，都怕得覓路而逃。

此時，大隊人馬已奔至牧童放牛之草原上，隊伍之中，爲首的是個身型健碩，國字臉孔，濃眉大眼，滿面惡氣的大漢，他坐在馬上，見牧童們四處奔走，忽然大叫一聲：「徐爭，帶領弟兄把這些小鬼抓下來，一個也不要放過，其餘弟兄跟我進村去！」

此令一出，隨即有一個大漢應道：「是！」

爲首的大漢下了命令後，繼續向萬家村直奔而去，而那個叫徐爭的大漢則大叫道：「第三隊的弟兄，跟我去抓那些小鬼！」

徐爭話音一落，隨即有一個人離開隊伍，然後很有默契的分頭追捕四散逃跑的牧童，而那爲首的大漢則領着其餘人等直奔向萬家村。

* * *

大隊人馬一路朝萬家村奔了過去，不消一刻，在鷄飛狗走的情形，衆人已進入村內，一衆村民都被這種不尋常的事弄得呆了，胆子大的村民都紛紛走出屋外，看看到底發生何事？胆小的，則連忙躲進屋內，而且關上了門，恐怕有大禍臨頭一般。

這批人馬一進入村內，爲首的大漢率先跳下馬來，然後其餘人等也相繼下了馬，接着紛紛從身上抽出各式各樣的武器，看情形，就好似面臨大敵一樣，村民們見他們個個手執武器，這時也不由暗暗吃驚了。

爲首的大漢兇巴巴的瞪着村民，叫道：「誰是這裡的村長？叫他來見我！」

此話說完，在村民堆中，有一個六十歲左右的老漢走了出來，只見這老漢一面慈祥，他雖然見這班人個個兇惡得可以，但卻一點懼色也沒有，他行到爲首大漢面前，說道：「老漢就是這條村的村長萬仕成，閣下可是虎崗寨蔡三虎大王？」

那大漢好似要給他一個下馬威一般，惡瞪着他，冷哼一聲，叫道：「不錯，我就是蔡三虎。」

老漢萬仕成鎮定的說道：「不知蔡大王光臨敝村所爲何事？」

蔡三虎惡氣橫生，說道：「廢話少說，先叫你們全村的人出來再說。」

萬仕成道：「難道敝村有人開罪了蔡大王？」

蔡三虎並不答他，回頭向手下望道：「你們盡快把全村的人全都給我抓出來！」

一衆手下得了命令，齊齊應諾一聲，便分頭散了開去，然後逐家逐戶的走了進去，見人便抓了出來，有人反抗的，就飽以老拳，村長萬仕成見了，顯得有點情急，忙對蔡三虎道：「蔡大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蔡三虎並不理會他，只站在一旁，看着手下們把村中男女老幼都拉了出來，全都集中在村前的一塊空地上。

此時，由徐爭帶領的十個人，也把放牛的牧童們帶回村中。

過了一會，村中所有村民全都從屋內被拉了出來，村民們見了此班兇惡的人馬，全都噤若寒蟬，一些婦孺之輩，更露出惶恐之色。

此時，一名大漢行到蔡三虎面前，抱拳道：「報告大王，村中所有人都一個不漏的給拉出來了。」

近千村民全都在空地上，蔡三虎得到手下報告，微一點頭，便目露兇光的橫掃了村民一眼，站在前排的村民見了

他那懾人的目光，以及見了四週拿着武器的兇惡大漢，都不由嚇得身子微震。

蔡三虎掃視眾村民一眼後，便叫人把一匹馬拉了過來，然後縱身跳上馬背，雙腳站在馬背上，就有如一座鐵塔般屹立着，這一種威勢，就更令村民驚惶不安了。

蔡三虎站在馬上，居高臨下的，向着眾村民叫道：「我就是虎崗山虎崗寨寨主，相信你們也都聽過我的厲害了吧？今天你們最好跟我合作一點，否則蔡大王就要大開殺戒了。」

此語一出，村民們更怕得目瞪口呆起來，村長萬仕成行到蔡三虎腳下，無奈的道：「蔡大王，你此行到底所爲何事，何不直接了當的說出來？」

蔡三虎道：「現在人已到齊了，我當然要說。」接着面向眾村民，朗聲道：「我得到消息，三日前，萬家村其中一個牧童得到一張羊皮卷，這羊皮卷對我很重要，我現在就是來討那羊皮卷，到底誰人把這羊皮卷拿去了，識相的，快交出來，否則就格殺勿論。」

蔡三虎說完，村民立時議論紛紛起來，一時間也不知蔡三虎口中所說的羊皮卷到底是什麼？

蔡三虎見沒有反應，正想再向村民說話之際，徐爭走了過來，對着他說道：「老大，有消息說，羊皮卷是被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拿去的，我們應該集中查問這個年紀的男孩。」

蔡三虎點頭稱是，便又向手下叫道：「把十至十五歲的男孩全都抽出來，方便逐一查問。」

眾手下得了命令，連忙進入人堆之中，見了大概十歲至十五歲的男童就拉出來，過了一會，已有三十多名男童被拉到蔡三虎腳下。

這批男童見了兇惡的蔡三虎，有些怕得身體直抖，有些怕得哭了起來。

蔡三虎知道，既然羊皮卷是被一個孩子拿去了，查起來，範圍就縮窄了，而且他還知道，以自己的威嚴，就不怕孩子不照實說出羊皮卷的下落了。

蔡三虎霍地跳下馬來，落到孩子面前，孩子們見了他兇惡的樣子，有些嚇得雙腿發軟，只懂放聲大哭，有些則嚇得發足想跑，但迅速被抓了回來。

蔡三虎見孩子們都懼怕自己，顯得有點得意，他回頭望望手下們，叫道：「孩子們齊了沒有？」

話聲一落，在村民堆中，忽然有人大叫道：「大王，有古怪！」

蔡三虎聞說，精神一振，忙跳上馬背上，居高向人堆中望去，叫道：「什麼事？」

在村民堆中，還有三名手下在尋找男童，那一聲「大王，有古怪！」就是這三名手下其中一人發出的。

那人聽蔡三虎一問，正想答話，但此時，人堆中忽然起了一陣驚異的哄聲，這陣哄聲有點不尋常，蔡三虎眉頭一皺，向徐爭說道：「看看發生什麼事？」

徐爭領命，便帶了其中三人，分開人羣，向着出事處鑽了進去。

徐爭一路前行，人羣相繼分兩旁讓開一條路，還未行到有古怪事發生處，只見一個村婦在地上哭得呼天搶地起來，在那村婦身旁站着的，就是剛才呼叫的三個兄弟。

那三人見徐爭行了過來，其中一人叫道：「二大王，有個小孩子被人殺了，此事實在有點古怪！」

徐爭行前一看，果然看見一個大概十二三歲的男童躺在地上，顯然已死去，而那個蹲在童屍身旁痛哭的女人，顯然是童屍的母親。

徐爭看得很清楚，那具童屍面如泥色，舌頭吐出，雙眼也突了出來，而且頸項部位明顯有指痕，從男童的死法看來，他顯然是被人以雙手扼死的。

把那小童殺死的兇手，相信是趁人多而沒有人留意的情形下手的，小童被扼得無聲無息的死去，兇手再混在人叢中，就沒有人知道了。

誰人殺了那小童？又爲何動了殺機？那些村民當然不知道，小童的母親也不知道，徐爭看了一會，忽然好似若有所思一樣，咀角發出一絲冷笑，接着帶着手下折回頭，然後把情形告訴了蔡三虎。

蔡三虎聞說，與徐爭相視一笑，徐爭得意一笑道：「老大，你明白了沒有？」

蔡三虎狡猾一笑，說道：「當然明白了，兇手恐怕那孩子說出羊皮卷的下落，所以就痛下殺手，那傢伙這樣做，簡直欲蓋彌彰。」

徐爭道：「即是說，那孩子已把羊皮卷交了給兇手，而羊皮卷大有可能在兇手身上。」

蔡三虎道：「那還用說？」

徐爭道：「那麼老大你認爲兇手是誰？」

蔡三虎猙獰一笑，道：「一定是孩子的家人。」

徐爭也笑了，說道：「我也是這樣想，現在我就去抓兇手吧。」

蔡三虎一點頭，說道：「好，務必把羊皮卷找到爲止。」

徐爭說道：「是，老大！」說完，便又領着三名手下向童屍處行去。

此時，在童屍身邊的，有一大堆人圍着在議論紛紛，一時間也不知道這稚童因何被人殺了。

孩子的母親還在哭得死去活來，不知甚麼時候，一個漢子也站在童屍旁，哭得也甚是傷心，邊哭邊叫道：「是誰把我兒子殺了？」

徐爭領着手下，來到那漢子面前，說道：「你是孩子的爹？」

漢子驀地瞪着徐爭，雙眼發紅，怒叫道：「你害死了我的兒子，快把兒子還我！」說着，便向徐爭撲去，大有要替兒子報仇的模樣。

徐爭見他撲來，迅速在一名手下的手中奪了把刀，接着飛快的以刀架在漢子頸上，那漢子登時不敢動彈，顫聲道：「你想怎樣？」

徐爭瞪了他一眼，面色一寒，接着對手下道：「押他走，跟我來。」說完，收回單刀，便離開人羣，三名手下便連

忙以刀架着漢子，想把他押離人堆。

眾村民見同村兄弟死了兒子，還被人以刀押着離開，一時間，頓時羣情洶湧起來，人人都不知道那漢子被押走後將有什麼後果，是以，眾村民連忙把徐爭和三名手下圍了起來。

蔡三虎離遠見了，忙向眾手下喝道：「制止那些人，若有人反抗，給我殺！」

數十名大漢接了命令，紛紛拿出武器，紛紛湧了上去，見人便打，一眾村民見了這班窮兇極惡之徒，恐怕他們會以手上利器亂砍亂殺，都紛紛散了開去。

徐爭得到解圍後，吁了一口氣，接着，押着死了兒子的漢子離開人羣，村民們唯有目送他被人押着離開而不敢阻止。

徐爭押着那漢子離開人羣後，對三名手下說道：「你們在這裡等着。」三名手下應聲「是」，便站在村中的一個廣場中，然後徐爭則以刀架着漢子進入村中的一條橫巷內。

二人站在橫巷之內，那漢子已顯得有點恐懼，震着身子說道：「你想怎樣？」

徐爭冰冷着臉孔神色一沉，冷森森的道：「那死了的孩子是不是你兒子？」

漢子又傷心，又恐懼的道：「不錯！」

徐爭面孔更加冰冷起來，咬着牙齦，說道：「快把羊皮卷交出來！」

漢子一怔，說道：「什麼羊皮卷？」

徐爭的面容顯得很憤怒，狠狠的道：「他媽的，你還胆敢在我面前做戲？」說完，忽然一拳就朝漢子腹部打了下去，那漢子中此一拳，登時蜷曲了身子倒了下去。

徐爭把他揪了起來，以刀尖指着他心窩，面上肌肉跳了跳，冷冷的道：「羊皮卷分明是你兒子拿去了，然後交了給你，當你聽到蔡大王說要向每一個孩子逐一查問羊皮卷下落時，你恐怕兒子說了出來，就把他殺了，是不是？」

那漢子見了那把明晃晃的刀就抵在自己心窩時，又見徐爭面容兇惡，已然怕得身子猛震，聽徐爭說了那些廢話，又忽然愕然起來。

徐爭見了他的表情，已知道自己所說不錯，冷笑一聲，說道：「若果你不把羊皮卷交出來，我就在你面前把全村人殺了，然後再把你殺掉，你最好想清楚一點。」

漢子面容甚是無奈的道：「好漢，我眞的不知道什麼羊皮卷，你要我怎樣交給你？」

徐爭大怒，「呼」的一聲，一拳就朝漢子面門轟去，漢子吃此一拳，牙血和着鼻血噴了出來，人也向後飛了出去。

徐爭再度把他揪起，兇巴巴的道：「你若是還不把羊皮卷交出來，我就先挖掉你雙眼。」說着，伸出雙指，作勢以雙指向他雙眼插下，漢子大驚，忙叫道：「不要，不要這樣！」

徐爭冷冷一笑，說道：「交不交？」

漢子顯得很傷心的垂下頭來，眼淚也不期然掉下來，喃喃的道：「早知如此，我就不該把兒子殺掉……」

徐爭卑視一笑，說道：「你這鄉巴漢以爲這樣做很聰明，其實你比豬還蠢，以你這種鄉巴漢，就算得到羊皮卷又怎樣，你看得懂？」

漢子親手把兒子捏死，滿以爲可以保住羊皮卷，豈料到頭來卻賠了夫人又折兵，他殺死兒子，已異常傷心，抬頭望着徐爭，說道：「羊皮卷我可以交給你，但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徐爭道：「說吧！」

漢子道：「你們不要傷害我們每一個村民。」

徐爭道：「我們此行目的只是要找羊皮卷，不是來殺人，只要羊皮卷得到手，就萬事罷休。」

漢子道：「好，你跟我來吧。」說完，便帶着徐爭向另一邊行去。

二人在曲曲折折的村子屋林穿插了一會，然後，漢子在一間村屋前停了下來，回頭望着徐爭說道：「這是我的家，羊皮卷就在屋內。」

徐爭向他一推，說道：「快進去。」

漢子唯有把門推開，然後走進屋內，徐爭則緊隨着他走了進去。

漢子在房內的一張床上，揭開床上的草蓆，徐爭朝床上一看，果然看見一張羊皮就攤放在蓆底下，便連忙把羊皮卷拿到手。

徐爭終於把羊皮卷得到手了，面上發出喜悅神色，接着仔細的把羊皮卷看了一遍，只見這張羊皮上繪上了三組圖案，在圖案的左方，則寫了一大堆數目字。

這羊皮卷上的三組圖案原來是這樣的：

第一組圖案有兩個人並立着，但這兩個並立的人都是無頭的，這兩個無頭的人同樣都穿着長及足面的長袍，袍上分別各繪着一條龍，在兩個並立的無頭人像之下，則併排着兩柄小刀，這就是第一組圖案的設計。而第二組圖案，明顯是半個弦琴，在半個弦琴之下，則是一個全身赤裸的無頭女人，這個無頭裸女被繪畫得身材極之均勻，一雙乳房尤其突出，這個裸女雖然無頭，但一看她的身形及體態，可以想像她是個絕色美女。

至於第三個圖案，就是繪上了兩排房屋，在兩排房屋中間明顯是一條通道，通道中央則寫着「無泥」兩個字。

在三組圖案左方的，就是一大堆數目字，這些數目字就是：

一三三，四二一，七七六，二二五，七七三，七四一，七四二，二五六，七二七，二零四，七三一，七三二，一六六，一五五，一二五，一五五，三二，一一一，二四一，一二五，五十五，一二六，七三一，四三一，三六三，四四六，二四三，四二二，七三一，三九七。

徐爭看着這張羊皮卷，喜悅難禁，把圖案與數目各看了一遍後，又把羊皮底面仔細看了一遍，忍不住道：「果然是眞的。」

漢子見羊皮卷被逼交了出來，顯得異常失望。

徐爭開心了一會，此時忽然目露兇光的瞪着漢子，漢子心中一跳，驚道：「你想怎樣？」

徐爭雙眼閃出殺氣，說道：「除了你之外，還有沒有人知道羊皮卷的下落？」

漢子驚道：「沒有。」

徐爭的眼光咄咄逼人，說道：「眞的沒有？」

漢子道：「這張羊皮卷如此重要，我怎會告訴他人？」

「那麼你妻子知不知道？」

「除了我和兒子知道之外，就沒有人知道了，但我兒子已被我殺掉……」

徐爭目露兇光的向他逼近，說道：「你明不明白羊皮卷的意思？」

漢子怯生生的搖頭道：「我……我一直都……弄不清楚那些圖案……和那些數目字……的意思。」

徐爭冷笑一聲，說道：「我也相信以你的頭腦絕對想不通圖中意思。」

漢子忍不住說道：「難道你知道這些圖案和數目字是什麼意思？」

徐爭道：「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不過我深信我終有一天會弄清楚的，但我現在要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徐爭的語氣忽然變得很平淡，說道：「我要殺了你！」

漢子吃了一驚，不期然的退到牆邊，身子挨着牆，顫聲道：「羊皮卷我已交了給你，你爲什麼要殺我？」

面上殺氣更盛，說道：「因爲我不想老大知道羊皮卷在我手上，所以你只好死。」

徐爭把「死」字說得很重，「死」字一出口，手中握着的刀飛快向漢子心窩一插，那漢子慘叫一聲，登時死在他刀下。

徐爭殺了那漢子後，咀角發出一絲狡猾的笑容，接着脫下靴子，再把羊皮卷藏在靴子中，然後再把靴子穿上。

穿好靴子後，拿起單刀，忽然在自己前胸劃了一刀，一刀過後，鮮血也把一件上衣染紅了。

他看着自己衣衫染血，不但不覺得痛楚，竟然還感到很開心一樣，接着抹去刀上血漬，便離開漢子的屋子。

＊　＊　＊

徐爭到村前的廣場，那三名手下仍在等着，三人見他身上染血，微吃一驚，三人異口同聲的叫道：「二大王，發生什麼事？」

徐爭面露憤怒之色，說道：「那王八蛋騙我，說要帶我去找羊皮卷，去到他家裡之後，他趁我把刀放下，就拿起刀想殺我，他媽的，老子一個不留神，就被他砍了一刀，我一怒之下，就把他殺了。」

其中一人面露關懷之色，說道：「你的傷怎樣了？」

徐爭道：「這點兒傷算不了什麼。」接又道：「走吧！」便向蔡三虎行了過去。

蔡三虎站在馬背上，遠遠看見徐爭走了過來，待接近時，依稀看見徐爭身上染滿鮮血，登時感到有點詫異。

徐爭來到蔡三虎腳下，蔡三虎連忙跳下馬來，急道：「老二，發生什麼事？」

徐爭「呸」了一聲，向地上吐了口口水，怒道：「別提了，那傢伙騙我說羊皮卷在他家裡，帶我回家去找，去到他家裡之後，羊皮卷找不到，他媽的，原來他想騙我進入他家裏，趁我不留神時，就拿起我放下的刀砍了一下，我幾乎栽在他手上，一怒之下就把他放倒了。」

蔡三虎聽了，發出關懷之色，說道：「你的傷怎樣了？」

徐爭道：「這點傷並不礙事，老大放心好了。」

蔡三虎點點頭，接着瞪着面前數十男童，手中握明晃晃的刀，在孩子面前晃了晃，喝道：「誰把羊皮卷拿去了，快說！」

孩子們嚇得身子往後退，有些還哭了起來。

蔡三虎見孩子們不說，便把孩子逐一拉到面前，然後逐一查問羊皮卷下落，但每個孩子都搖頭說不知道。

蔡三虎怒得額上青筋暴現，咬牙道：「今天我若果得不到羊皮卷，就把全村人殺光。」

徐爭忙道：「老大，這樣不行。」

蔡三虎道：「爲什麼？」

徐爭道：「若果我們把這條村的人全都殺了，羊皮卷一樣不能得到手，這樣做根本於事無補，到頭來還會弄巧反拙。」

「如何弄巧反拙？」

「若果事情傳了出去，江湖上就會知道我們爲了羊皮卷而殺人，那時，爭奪羊皮卷的人就多了，以我們的實力，如何與一些大幫會爭奪，那時我們要得到羊皮卷的機會就更微了，所以老大最好三思。」

蔡三虎道：「你說的也有道理，但是羊皮卷明明落在萬家村的人手上，難道就這樣白白錯過？」

徐爭道：「消息說羊皮卷被萬家村一個牧童拿去了，此事並不能盡信，而且，羊皮卷上的內容，那些村民根本不知是什麼意思，就是知道內容，也未必會知道羊皮卷有何作用，所以他們根本得物無所用，試問又怎會冒着生命危險把羊皮卷藏起來？」

蔡三虎沉思了一會，說道：「但剛才那個孩子無故被人殺了，這會不會與羊皮卷有關？」

徐爭道：「看來那小子之死與羊皮卷根本扯不上半點關係。」

「你爲什麼如此肯定？」

「因爲剛才那傢伙對我說，那小子是個小賊，偷了村民不少財物，看來他是被人趁混亂殺了也未可料。」

蔡三虎又沉思了一會，說道：「看來我們是被陳雄愚弄了。」

徐爭道：「陳雄臨死時說羊皮卷交給一個牧童，但那牧童未必就是萬家村的人，所以陳雄並沒有愚弄我們。」

蔡三虎道：「既然這樣，我們就到其

他村莊查一查吧。」

徐爭道：「理應如此。」

蔡三虎眼光露出憤恨之色，說道：「這羊皮卷我已找了十年，現在羊皮卷再度出現，我非要得到手不可。」

徐爭道：「老大，我們不宜在這裡久留，以免把事情鬧大。」

蔡三虎無奈的道：「好，先回去吧。」

徐爭行到村長萬仕成面前，語氣變得很恭敬的道：「村長，眞對不起，今天的事只是一場誤會，請你老人家代我向各位道歉一聲吧。」

萬仕成雖然對這班人的無理取鬧感到大不滿，但見他們有離開之意，當眞求之不得，當下做點門面功夫，賠笑道：「大王說那裡話來了。」

接着蔡三虎向衆手下喝聲：「收隊！」便率先騎上馬背，望來路去了，其餘人等只好紛紛跟在他身後。

＊　＊　＊

虎崗山距萬家村約莫二十多里路程。

原來這蔡三虎與徐爭乃是綠林大盜，幾年前，專在官道上埋伏，截劫路人，做一些剪徑的勾當，後來手下人數越來越多，於是覓了個根據地作爲大本營，便在虎崗山聚下來，還改了個名稱，叫做虎崗寨，由蔡三虎出任寨主，徐爭則爲二寨主，至今虎崗寨已聚集了三百多名嘍囉，而且全都是兇悍之徒。

＊　＊　＊

蔡三虎率衆前往萬家村取羊皮卷，到頭來卻空手而回，他又怎會料到，羊皮卷已落在自己生死之交的徐爭手上？自己卻還被蒙在鼓裏。

當晚，徐爭回到房中，到深夜時份，便把羊皮卷拿了出來，在燈下細心把羊皮卷看了一晚，對於羊皮上的三組圖案，以及一大堆數目字，直至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那些圖案和一大堆的數目字到底是什麼意思，整個晚上，只有對着那張羊皮皺眉頭的份兒。

他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一個結果來，不禁有點苦惱，喃喃的道：「她媽的，喬慶雲那老王八怎地把羊皮卷畫得如此複雜，讓老子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個結果來？」

過了一會，又喃喃的道：「喬慶雲那老王八造了這張複雜的羊皮卷也有好處的，若果太簡單了，羊皮卷今天還會在我手上嗎？」

他看了個通宵達旦，仍看不出羊皮卷的妙處，但他深信，日後時間多的是，只要細心推敲，終有一日會弄清楚的，因爲這羊皮卷到底是在自己手上，而且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這時，他已覺得有點疲倦，於是把羊皮卷揣入懷中，貼身收藏，他認爲只有這樣才最安全。

把羊皮卷揣入懷中後，便倒在床上，蒙頭睡覺去了。

＊　＊　＊

龍州市是一個繁榮之地，這裡比著名的烟花之地的揚州市並不遑多讓。

龍州市街上各式店鋪林立，這裡的生意五花八門，街上無論日間或晚上，都同樣行人熙來攘往的，總之就是一片繁榮景象。

龍州市最有名的一戶人家就是喬家，據說市中的大部份大小生意，都是喬家的。

能擁有這許多生意的人，當然是家財數之不盡的人了。

喬家的老主人就是喬慶雲，但喬慶雲早於十年前去世了，現在的喬家主人，就是喬慶雲的兩個兒子，喬忠傑及喬一飛。

這喬氏兄弟之中，喬忠傑已接近四十歲，而喬一飛則三十剛出頭，據說他們都是精明能幹之輩，所以才把老父遺下的大小生意打理得蒸蒸日上。

喬家的住宅就設在龍州市近郊處，是一所佔地極廣的大莊院，人們稱他們的住所爲喬家莊。

＊　＊　＊

中午時份。

一乘快馬在官道上出現，馬匹奔過處，捲起一陣塵土。

這乘快馬在道上一路奔馳，一直朝着氣派萬千的喬家莊而去。

來到莊前時，騎者縱身躍離馬背，只見這人是個卅來歲，樣貌普通得一點也不顯眼的大漢。

大漢下了馬後，走到大門前，然後伸手在叩門。

莊前的朱漆大門被叩响了，過了一會，一名喬家的下人把門打開，見了那大漢，說道：「你找誰？」

大漢一句話也不說，忽然伸手入懷，然後在懷中取出一封信，便丟在那下人面前的地上，接着回轉了身，行到坐騎處，縱身躍上馬背，雙腿一夾，那匹馬便邁開四蹄朝來路奔去了。

那下人見大漢來得神秘，去得也神秘，只感到莫名其妙，他呆呆的望着大漢在道上消失了，聳了聳肩，說聲：「怪事」，便彎身把那封信拾了起來一看，信封上只寫着「喬氏昆仲」四個字。

那下人知道來人留下一封信給主人，把信拿在手中端詳了一會，接着把大門關上，然後逕自向大院走了進去。

＊　＊　＊

喬忠傑的外型是一個典型的生意人，他樣貌老實，予人一種斯文穩重的感覺，而且樣子也算得上是個美男子。

此刻，喬忠傑正在書房之內，拿着書本，坐在一張極之舒服的椅上，享受一下繁忙過後的寧靜。

就在此時，房外忽然有人拍門，他聽了拍門聲，淡淡的應道：「是誰？」

門外的人道：「大少爺，是我喬福。」

喬忠傑在掀着書本，仍是淡淡的道：「什麼事？」

門外的喬福道：「剛才有人把一封信送來，指明是給大少爺和二少爺收的。」

喬忠傑仍是一面優悠之色，說道：「進來吧！」

門外的人把門一推而開，進來的，正是在大宅門外收了神秘人信件的下人——喬福。

喬福行到喬忠傑面前，雙手拿着那封信，恭恭敬敬的交到喬忠傑面前，喬忠傑放下書本，把信接到手中一看，只見信封上寫着「喬氏昆仲」四個字。

喬家擁有極大的生意網，每天都與外間有書信往還，接到一封信當然一點也不奇怪，所以喬忠傑接過信後，隨即把信拆開，再從信封內抽出信箋，只見信上寫着：

「十年前令尊設計的羊皮寶卷現在落在我手上，先別理會我是誰，欲想得回寶卷，三天後午時，在風雨亭相見。」

此信並沒有上下款，喬忠傑看了，微一愕然，隨即抬頭望着喬福，說道：「此信是你收的？」

喬福點頭道：「不錯，此信是小人親手收的。」

喬忠傑面容仍是那麼的鎭定，說道：「送信的是什麼人？」

喬福道：「不知道，那人由始至終一句話也沒有說，他把信拋到我面前後，便一句話也不說的騎馬走了。」

喬忠傑又看了看那封信，略一沉思，便對喬福道：「你先出去吧！」

喬福點頭說聲「是」，便躬身退出房外，然後把門關上了。

喬忠傑看着那封信，眉頭一直緊皺着，看神情，就好似對事情充滿了疑問一樣。

* * *

黃昏時份。

官道上出現五乘人馬在奔馳着，這五乘人馬之中，兩乘行在前頭，其中一乘居於中間位置，另兩乘則跟隨在後，五匹馬一路奔馳間，一直都保持着這個位置，前者不墮後，後者不超前，看來是有一番默契一般。

五匹馬一路奔馳，直向喬家莊而去，待看見喬家莊擺在眼前時，騎者便把馬匹脚步放慢下來。

這五個騎者，每個都是高大威猛之人，但這五個人之中，要數居在中間位置的一人最爲突出，只見此人三十歲左右年紀，唇紅齒白，是個不折不扣的美男子，但毫無半點脂胭粉味，而且面上充滿威嚴，還予人有點神彩飛揚的感覺，他騎在馬背上，腰間懸着長劍，更予人有一種威風凜凜的感覺。

單看此人外表，已可以知道，他是個不簡單的人物。

跟從這人同行的四人，同樣腰間都懸着朴刀，他們的外形雖然很威武，但靠在此人身邊，就變成了很不起眼的小脚色了。

五匹馬不徐不疾的向喬家莊而行，不久，已抵達莊前大門，走在前頭的兩人當中，其中一人連忙跳下馬來，然後行到大門前，伸手把喬家的大門叩響了。

過了一會，有人把大門打開了，開門的是那個四十多歲，樣貌極其老實而忠心的喬福，他把門開了之後，向外一望，首先看見的，就是那個外表不簡單的人，他見了，躬身說道：「原來是二少爺回來了？」

原來那個外表不簡單的人就是喬家的二少爺喬一飛，跟在他身邊的四名大漢，就是喬家所僱用的衆多護院的其中四人。

以喬氏兄弟顯赫的身份，無論去到那裡，當然無需受到保護。

喬一飛雖然貴爲喬家的二主人，但一點架子也沒有，見了喬福，還向他點頭作了個親切的笑容。

喬福連忙把大門打開，把五匹馬迎入莊內，喬一飛騎馬進入莊內之後，便從容的下了馬，然後另一名下人便接過他手上的韁繩，接着喬一飛便踏着穩重的脚步進入屋內。

喬福跟在身邊，說道：「二少爺，大少爺等了你一整天了。」

喬一飛道：「大哥找我？」

喬福點頭道：「不錯，大少爺看來是有事等你回來一起商量，他現在仍在書房等你，他對小人說，你若回來了，就馬上去見他。」

喬一飛聽了喬福之言，心想：「大哥一向處事都很淡定的，而且處變不驚，他等了我一整天，難道有不易解決的事發生？」想到這裡，感到有點不尋常，便加快脚步行進屋內。

* * *

喬忠傑在書房內背着雙手在來回踱着方步，可是神態仍是那麼的自若，好似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一樣。

他踱了一會兒方步，又走到窗前，然後雙眼望出窗外，看着後花園盛開的各種花卉。

這時，房外響起了拍門聲，他頭也不回，仍是淡淡的道：「進來！」他也不問門外的是誰，就好似已猜到來人是誰一樣。

房門「呀」的一聲被撞開了，進來的就是喬一飛。

喬一飛望着兄長的背部，說道：「大哥，你找我？」

喬忠傑回轉身來，說道：「不錯！」

喬一飛道：「什麼事？」

喬忠傑行到書桌前，然後拿起桌面的一封信，遞到其弟面前，說道：「今天我收了這封信。」

喬一飛把信接在手中，看見信封上寫着「喬氏昆仲」四個字，抬頭說道：「這是封什麼信？」

喬忠傑在一張酸枝木椅坐了下來，語氣仍是那麼的淡定，說道：「你看看就知道是封什麼信了。」

喬一飛知道兄長的性格，就算有什麼事也不會皺一下眉頭，此刻雖見他仍很淡定，但已隱約猜到這封信並不是一封尋常的信了，當下也起了好奇心，便把信箋抽了出來，把信中內容讀了一遍。

喬一飛把信看完之後，面上出現了一絲詫異神色，說道：「寫這封信的是什麼人？」

喬忠傑呷了一口茶，說道：「天曉得！」

喬一飛略一沉思，說道：「事隔十年，這羊皮卷爲什麼又再度出現了？」

喬忠傑道：「我很担心。」

「担心什麼？」

「爹在十年前造了這張羊皮卷，後來就爲了這張羊皮送了性命，其後引起連場爭奪戰，致令死傷無數，現在羊皮卷再度出現，我担心又再度展開一場爭奪戰，到時死傷的人就難以估計了。」

喬一飛道：「寫這信的人聲言羊皮卷在他手上，這可不可靠？」

喬忠傑道：「看來這人不會無的放矢。」

喬一飛道：「爹在十年前造了這張羊皮卷本來要交給我們兄弟兩人的，但羊皮卷我們一直都沒有見過，當年很多人都想得到它，既然那人已把羊皮卷得到了，他寫這封信給我們是什麼目的？」

喬忠傑道：「很簡單，那人爲了錢。」

「爲了錢？羊皮卷本來已是價值連城，他還要爲錢而寫信給我們？」

「別忘記，當年爹設計這張羊皮卷是給我們的，爭奪羊皮卷的人得到了，根本看不明白，以致得物而無所用，當時江湖傳說，羊皮卷的內容只有你和我看得懂，現在得到羊皮卷的人一樣看不懂……」

喬忠傑還未說完，喬一飛已恍然道：「我明白了！這得到羊皮卷的人，一樣得物無所用，所以寫信給我們，約我們談一談條件，想我們以金錢來把羊皮卷交換。」

喬忠傑道：「若我沒有猜錯，那人的心意應該如此。」

喬一飛道：「羊皮卷本來是我們喬家的財產，不應該落在別人的手上，無論如何，我們是要把它弄回來的。」

「要得回羊皮卷，看來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答應對方的條件。」

「但我可以肯定，對方一定會獅子開大口的。」

「這是預料中事。」

「難道我們要平白損失而答應要求？更何況羊皮卷本來就是我們喬家的？」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有！」

「哦？」

「對方約我們三天後談條件，到時我們豈非可以把羊皮卷從對方身上搶回來？」

「若果對方那人是你的話，你會不會蠢到把羊皮卷帶在身上跟人家談條件？」

喬一飛一想到這話也有道理，登時說不出話來。沉思了一會，說道：「三天後就由我去赴約吧，看看對方開的是什麼條件。」

喬忠傑道：「對方是何方神聖我們也不知道，所以到時最好別魯莽。」

「大哥放心吧，到時我自然會隨機應變的。」

* * *

在喬家莊十里外的一條僻靜官道上，道旁設有一個凉亭，此亭就名爲風雨亭。

接近中午時份，風雨亭中有一個高大身形的人在屹立着，一看此人就知他不是善男信女之輩，此刻正以一雙精光四射的眼光在望着官道，看神情顯得有點緊張。

此人原來就是虎崗寨坐第二把交椅的徐爭。

他顯然就是寫信給喬氏兄弟的人，所以他一早便已在風雨亭中等候，而且彷彿恐怕喬氏兄弟不來赴約一般。

他雙眼一直在注視着官道的右方，因爲他知道喬家若派人來談條件的話，必定從右方而來的。

過了不久，在他左邊的官道上，忽然傳來了陣陣馬蹄聲，徐爭聽了，顯得有點緊張，連忙回頭一看，眼底出現的，只見有三乘人馬緩緩馳了過來。

徐爭不知道這三人是否就是喬家的人，所以又緊張的望着三人。

待這三人接近時，只見三人之中，行在前頭的，是個三十來歲的年輕人，另兩人一個大概三十歲，面容甚是老實而且敦厚，另一人則約莫三十二三歲，是個身形高大，滿面惡氣的人。

這三個並非喬家的人，徐爭當然不知道。

原來這三個就是曾十一師徒三人，那個年輕的，就是有「狂俠」之稱的曾十一，那個面容老實的，就是文一龍，另一個滿面兇神惡煞的人，就是唐非了。

曾十一帶着兩名徒弟遊俠四方，這天剛巧路經此地。

三人緩緩前行間，文一龍從後說道：「師父，你說要帶我們去龍州市見識一下，怎地走了一整天還未到？」

曾十一笑道：「去龍州市該走那一條路我也不知道。」

文一龍懊喪的道：「你原來也不識路？你應該早點說嘛，累我們走了這許多的寃枉路。」

曾十一道：「找個人來問一問路吧。」

唐非向前望去，見路旁有個凉亭，亭中正站着一個人，便說道：「前面凉亭有個人，我們去問問他吧。」

曾十一道：「好，希望那位仁兄會知道龍州市在那裡吧。」說着便策馬向風雨亭奔去。

不久，師徒三人來到路旁的風雨亭，曾十一見了徐爭，便說道：「老兄，請問你龍州市該走那一邊才對？」

徐爭聽他在問路，知道他們不是喬家的人，爲了打發他們走，便向右邊一指，說道：「你們從這邊一路走十里路，就可以看見一個莊院，再行不久就是龍州市了。」

曾十一向徐爭一點頭，說聲「謝謝」，回頭對唐、文二人道：「我們走了一整天路，先坐下來歇一歇吧。」說完，便跳了下馬。

唐、文二人說聲「好」，他雙雙下了馬，然後把馬匹拴好，三人便進入了風雨亭坐了下來。

徐爭見了三人坐在亭內，眉頭緊皺，心想：「這三個傢伙坐在這裡，豈非會阻止我發財？」一時間，見他們沒有離開之意，爲之徒呼奈何。

坐了下來，曾十一說道：「徒兒們，爲師要好好睡一覺，你們看守着馬兒。」

唐非說道：「你放心睡覺吧。」

徐爭見曾十一眞的躺了下來，不禁一怔，他見時間已近午時，喬家的人即將前來赴約，不禁有點焦急，此時也不理許多，行至曾十一、文一龍高卧的身旁，怪眼圓睜着，叫道：「你們三個小子快給我滾，否則我不客氣。」

曾十一剛閉起雙眼，就聽了徐爭的叫聲，把眼睜開一看，只見徐爭正怒目瞪着自己，緩緩坐起身來，說道：「你叫我們滾？」

徐爭滿面惡相，叫道：「不錯！」

曾十一愛理不理的道：「若果我們不滾的話，你就不客氣？」

徐爭道：「難道我還會跟你們開玩笑？」

在一旁的唐非見徐爭有點無理取鬧，正想發作，曾十一向他打了個眼色，他才把想要說的話吞了回去。

曾十一站直了身子，望着徐爭，淡淡的道：「閣下高姓大名？」

徐爭壓根兒不把他們三人放在眼內，爲了給他們一點下馬威，便惡聲惡氣的道：「大爺名叫徐爭。」

曾十一漫不經心的「哦」了一聲，隨即行出亭外，唐、文二人以爲他怕了徐爭而眞的離開，都微微一愕然起來。

曾十一行出亭外，抬頭望了望亭上寫着的「風雨亭」三個字，隨即又重回亭內，行到徐爭面前，輕佻一笑，說道：「這個亭好似不是叫做徐爭大爺亭，而是叫風雨亭的。」

唐、文二人聽了，知他要戲弄徐爭了，二人不禁相視一笑，徐爭聽了，心中一氣，又叫道：「你們走不走？」

曾十一見他生氣，又一笑，說道：「不走！」

徐爭更怒，正想動手，但忽然忍住，怒道：「你們是誰派來的？」

曾十一不明他何以有此一問，不答反問道：「那你又是誰派來的？」

徐爭被他反問，微微一怔，心中在想：「難道他們是喬家的人？」想到這裡，不敢造次，只好收了怒氣，說道：「你們是不是喬家的人？」

曾十一眉頭一皺，說道：「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你這個問題？」

徐爭不知他們到底是何身份，一時間也無可奈何起來。

就在此時，官道上右方又有一乘人馬快步奔了出來，徐爭聽了馬蹄聲，回頭望了過去，曾十一見了他神色有點緊張，也不期然的向來人望了過去。

這乘人馬一路奔馳，待接近時，徐爭看個清楚，這人原來就是喬一飛。

喬一飛單獨赴會，身邊不但沒有人保護，他甚至連兵器也沒有帶。

他來到風雨亭後，以瀟洒的身法下了馬，望望徐爭，拱手說道：「在下喬一飛，閣下是誰？」

徐爭這時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喬一飛，當下也拱手還禮道：「喬二少果然守時，在下就是寫信給賢昆仲的人。」

喬一飛見了曾十一師徒三人，以爲他們是與徐爭同一夥的，所以說話毫不迴避，單刀直入的道：「閣下很聰明，也很知足，你明知得到羊皮卷毫無用處，所以想用條件來向我們交換。」

徐爭本來不想二人交談被曾十一三人聽去的，正想叫喬一飛到另一邊商談，但話未開口，喬一飛已斬釘截鐵的說了出來，登時感到有點亂了陣脚，只好說道：「喬二少，我們到另一邊去談吧。」

喬一飛不明所以，說道：「相信閣下也是出來走江湖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轉彎抹角，直接了當說出來豈非乾脆得多？」

徐爭無奈，望了望曾十一師徒三人，又以爲他們三人是喬家的人，所以去了迴避之心，一整面容，說道：「喬二少果然爽快，一口價，你拿二千兩黃金出來，羊皮卷就可以雙手奉還你們喬家。」

喬一飛苦笑一下，說道：「二千兩黃金？你不覺得太貴了嗎？」

徐爭道：「一點也不貴，你要知道，只要你得回羊皮卷，價值何止二千兩黃金？再說，二千兩黃金對你們喬家來說，只是一個小數目。」

喬一飛在猶疑。

曾十一聽了，心想：「這傢伙分明在勒索。」

徐爭又道：「喬二少，我不會勉强你，總之我要二千兩黃金，分文不減，你可以不付這個數目，但我深信總有一天我會弄清楚羊皮卷的內容的，你若果認爲我的條件太苛，我們就此算了吧，若果你答應，明天同樣時間、地點，帶足二千兩黃金來交換好了。」說完，便要離開，喬一飛忙道：「等一等！」

徐爭回轉頭望着他，等他開口。

喬一飛道：「二千兩黃金不是個小數目，一時間很難拿得出來，五天後才給你吧。」

徐爭有點不客氣的道：「你分明在拖延，不過我絕不怕你出什麼花樣，五天後就五天吧。」說完走出亭外，跨上自己的馬匹，便望左邊快步走了。

喬一飛見曾十一三人並沒有與徐爭一起離開，微感奇怪，望着三人說道：「你們還想怎樣？」

曾十一一怔，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喬一飛毫不客氣的道：「你們的老大走了，你們還留在這兒幹什麼？」

曾十一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道：「你以爲那傢伙是我們的老大？」

喬一飛奇道：「難道不是？」

曾十一道：「爲什麼是？」

喬一飛道：「你們既然不是與他一夥的，他剛才爲什麼要在你們面前跟我談條件？」

曾十一笑道：「那傢伙也以爲我們是和你一夥的，所以才放心在我們面前向你勒索，眞可笑。」

喬一飛道：「那你們是與此事毫無關連了？」

曾十一道：「我只知道剛才那姓徐傢伙在向你勒索。」

喬一飛道：「那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曾十一見喬一飛滿面正氣，看來不

似一個惡人，所以很放心的說道：「在下名叫曾十一！」指着唐、文二人道：「他們是我的徒弟，唐非、文一龍。」

喬一飛微一愕然，說道：「閣下就是江湖上人稱『狂俠』的曾十一？」

曾十一道：「你說得對。」

喬一飛道：「想不到今天竟然有幸與大名鼎鼎的『狂俠』見面，我們可說有緣。」

曾十一笑笑，隨即話題一轉，說道：「剛才那傢伙要脅你要以二千兩黃金交換羊皮卷，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喬一飛道：「此事說來話長，若果你想知道的話，我們坐下來，讓我講個故事給你們聽吧。」

曾十一很有興趣的坐了下來。

喬一飛因爲知道曾十一師徒三人很具正義感，而且也不會覬覦什麼羊皮卷，所以很放心把羊皮卷的事向他們說了——

原來，十年前喬家在龍州已是富甲一方，當時喬家不但擁有龐大的生意，而且家中還擁有數之不盡的金銀珠寶。

十年前，喬氏兄弟替老父喬慶雲出外營商，一去就是兩個月。

一天，喬慶雲得到消息，說有一股强盜正在打喬家的主意，消息來源稱謂，那班强盜將會於數天內搶掠喬家，喬慶雲大急，正不知如何是好，後來由當時的喬家護院總管想出個辦法來，就是把家中所有金銀珠寶覓地收藏了起來，喬慶雲覺得此法不錯，便把家裡所有金銀珠寶藏在一個大木箱之內，乘夜與兩名下人把寶箱搬離喬家，再把寶箱埋在荒山處。

知道寶箱埋在何處的人除了喬慶雲之外，就只有兩名下人，喬慶雲恐怕兩名下人起了貪念，把寶箱埋好後，就狠心把兩人殺了。

喬慶雲恐怕數天後眞的有强盜光顧，又怕强盜得不到財物而老羞成怒把自己殺了，那時寶箱的下落就不爲人所知，所以就以一張羊皮卷畫了些圖案和寫了一大堆數目字，而這些圖案和數目字也就說明了寶藏埋在什麼地方。

喬慶雲設計的藏寶圖相當複雜，尋常人不易看得懂的，他此舉就是希望藏寶圖就算落在他人手上，也不易看得懂的，而且深信自己的兩個聰明兒子也必定看得懂，因此設計了這一張複雜的藏寶圖留給兩個兒子。

喬慶雲把藏寶圖設計好之後，此事被當時的一名護院知道，那護院貪念頓生，想把藏寶圖據爲己有，再按圖尋寶，竟然狠心把主人喬慶雲殺掉，然後奪去藏寶圖。

那護院奪去藏寶圖後，正想遠走高飛，但事機不保，被其餘護院知道了，而其餘護院也紛紛起了貪念，於是便你爭我奪，一些不夠實力的護院，爲了要得到藏寶圖，但明知不是對手，竟然聯絡一些江湖人物，加入爭奪行列中，由此展開了一場爭奪羊皮卷之戰。

羊皮卷之爭，發展下去，事情越鬧越大，不少江湖正邪之士爲了要得到喬家的豐厚財產，紛紛加入爭奪，事情演變下去，就成爲一場驚天動地的大廝殺，無數仇恨也由那羊皮卷而展開，致令死傷難以估計。

喬氏兄弟經商歸來，方知道父親的死訊，更知道父親設計了一張藏寶圖留給兄弟兩人，也知道那張羊皮卷已引起連場殺戮，當眞又傷心又痛心。

江湖上爭奪羊皮卷一直持續了兩年，那些爭奪的人明知得到羊皮卷根本不懂卷上內容，只是一張形同廢物的羊皮卷，但仍要廝殺下去，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明白卷中的內容。

江湖上爲了爭奪羊皮卷，不斷的廝殺，仇仇恨恨也充斥了整個江湖，以致江湖上一片腥風血雨，仇殺火拚事件無日無之，漸漸地，那些江湖人物竟然把價值連城的羊皮卷忘掉，每個人心中只有仇恨，不久羊皮卷的事也被人淡忘了，但江湖上的仇殺仍不停的此起彼落，教人不忍卒睹。

爭奪了兩年的羊皮卷再沒有人提起，後來羊皮卷的下落也無人知道，大部份明知得物無所用的人也知難而退，紛紛退出查探羊皮卷下落的行列。

爭奪羊皮卷一事距今已整整二十年，人們早已把羊皮卷忘得一乾二淨了，但十幾年後的今天，羊皮卷因何會再度出現，喬一飛當然感到奇怪。

曾十一聽了喬一飛講述有關羊皮卷的事之後，已然明白，徐爭得了羊皮卷之後，根本也看不懂卷中內容，自然就不能按圖尋寶，所以才以二千兩黃金與喬家交換。

喬一飛會不會眞的交出二千兩黃金換取羊皮卷？曾十一當然不知道，所以他說道：「你眞的五天後把二千兩黃金交給那個徐爭？」

喬一飛道：「此事我非與大哥商量一下不可。」

曾十一道：「徐爭得到了羊皮卷，看來得來並不容易，既然那些寶藏價值連城，而徐爭又替你們把藏寶圖尋回了，他要求你們一點報酬也不太過份，只要你們得到藏寶圖，這區區二千兩黃金又算得什麼？」

喬一飛道：「但你要明白，那寶藏本來就是我們喬家的財產，豈容外人分一杯羹？」

曾十一道：「但你也要明白，若不是徐爭的話，你喬家的寶藏就會長埋黃土，而且你們兄弟兩人根本沒有看過羊皮卷，即是說根本不知道寶藏埋在那裡，但現在羊皮卷在徐爭手上，你能保徐爭一輩子也弄不懂羊皮卷的內容嗎？只要徐爭弄清楚羊皮卷上的內容，那價值連城的寶藏就歸徐爭所有，你不覺得可惜嗎？」

喬一飛說道：「你說得也有道理。」

曾十一道：「當然有道理，再說徐爭要你二千兩黃金已是很客氣，他充其量只是收取一點利息吧了，換作別人，恐怕要二萬兩黃金至二十萬兩黃金也說不定。」

喬一飛道：「曾少俠言之成理。」

曾十一道：「那還用說？」

喬一飛道：「今天有幸能一睹曾少俠

風采，在下喬一飛最愛結交江湖上的朋友，我們做個朋友如何？」

曾十一道：「難得喬二少瞧得起我們這三個閒雲野鶴，實在令我們面上貼金。」

喬一飛親切一笑，說道：「曾少俠說那裡話來了？若果曾少俠不嫌棄的話，到寒舍盤桓一兩天如何？」

曾十一點頭道：「好，那有不好的？」

喬一飛笑道：「曾少俠果然爽快。」

曾十一道：「既然大家一見如故，還說這些話幹什麼？」站起身來，行出亭外，說道：「馬上動身吧。」

喬一飛也含笑行出亭外，然後各自上了馬，一路寒暄，一路朝喬家莊而去。

* * *

不多時，四人已抵達喬家莊，喬一飛下馬叩了門，不久，下人把門打開，喬一飛便殷勤請曾十一師徒迎進屋內。

四人走進屋內，曾十一被喬家的豪華排場吸引得瞪大了眼睛，然後喬一飛請三人在大廳坐了下來，再命下人泡了茶。

喬一飛與曾十一三人對飲一盞後，放下了茶盅，對下人道：「請大少爺出來吧。」

下人躬身應聲「是」，便向內行了進去。

曾十一又環視一下喬家的豪華大廳，說道：「喬二少府上的環境很不錯，看來你們都是很懂得享受的人。」

喬一飛親切一笑，說道：「若果曾兄不棄的話，就請不用客氣，就在這裡住十天八天吧。」

文一龍說道：「不錯，師父，住在這裡總好過住在客棧。」

曾十一對喬一飛一笑，說道：「既然喬二少盛意拳拳，那麼我可不客氣了，非在這裡住個痛快不可。」

喬一飛呵呵笑道：「難得曾兄賞面，那最好不過了，總之你們喜歡何時走就何時走吧。」

唐非忽然插咀道：「喬二少，我有一點不明白。」

喬一飛道：「不明白什麼？」

「喬二少與我們素不相識，怎地會貿然請我們回來作客？」唐非很懷疑的問道。

喬一飛微笑着，正想說話，但話未開口，曾十一已搶着說道：「喬二少是個性情中人，有道是相逢何必曾相識？他與我們有緣，所以請我們回來作客。」

唐非顯然不滿意這個解釋，但他看得出，曾十一搶着說話是不想自己插咀，所以他很識趣的住了口。

喬一飛又露出了親切的笑容，說道：「在下最喜歡結交江湖上的英雄好漢，曾少俠師徒三人鼎鼎大名，事跡爲人津津樂道，別的不說，單是曾少俠孤身犯險，於清泉山上匹馬單身會羣雄，平息了一場江湖上的一觸即發的大屠殺，已令在下深感佩服，憑這一點，在下已不能不與你們交個朋友了。」

曾十一聞言，好不開心，拿起茶盅，說道：「喬二少果眞是性情中人，來，小弟以茶當酒，爲我們相交喝一杯，先飲爲敬。」說完，把一杯茶一飲而盡。

喬一飛說聲「好」，也把一杯茶飲了。

不久，喬忠傑在下人引領下來到大廳，曾十一見了，連忙站起身來，拱手說道：「閣下想必是喬大少爺了，在下曾十一，冒昧前來打擾了。」

喬忠傑聽了他的名字，可有可無的一點頭，然後向他還了一禮。

喬一飛說道：「大哥，曾少俠三師徒的大名相信你也聽過吧？」

喬忠傑面容有點傲慢，說道：「聽過了。」

喬一飛又道：「我今天與曾少俠一見如故，所以邀請他們師徒三人回來作客。」

喬忠傑永遠都只有一個木獨的表情，從外表很難看出他的內心，聽喬一飛說了，只淡淡的道：「歡迎之至，既然如此，快請人替曾少俠預備客房吧。」

喬一飛面上仍是笑容可掬，對曾十一道：「曾少俠和令高足看來已有點疲倦了，這樣吧，你們先到房間休息休息一下吧。」

曾十一道：「好極，你最好替我預備一張舒適的大床，讓我好好睡一覺。」

喬一飛一笑，回頭對喬福道：「喬福，快帶曾少俠去最大那一間客房。」

喬福應聲「是」，便對曾十一道：「曾少俠，請跟小人來吧。」

曾十一站起身來，便與唐、文二人跟在喬福身後。

喬福領着三人，一直向西院行去，然後把他們帶入一間很大的房間內。

曾十一進入這間房，內裡陳設一樣豪華之極，當下感到十分滿意。

喬福在房內打點了一會，便行出去了。

房內有三張床，曾十一毫不客氣便向其中一張床倒了下去，只覺得舒服無比。

文一龍也在其中一張床坐了下來，一笑說道：「這喬二少對我們也還不錯。」

唐非說道：「看來這喬二少不會安着什麼好心。」

文一龍怔怔的望着他，說道：「不會吧？」

唐非行到曾十一床邊，說道：「師父，你認爲喬一飛這樣待我們有什麼企圖？」

曾十一坐起身來，望着文一龍，說道：「一龍，師兄就比你聰明得多了，他知道喬一飛對我們有不軌的企圖。」

文一龍怔住了。

唐非道：「原來師父也覺得喬一飛有古怪？」

曾十一道：「你以爲師父是蠢材嗎，只不過我不想當面揭穿他吧了。」

唐非道：「那麼你認爲喬一飛對我們有什麼企圖？」

「他在利用我。」

「他如何利用你？」

「暫時我也不知道他怎樣利用我，他

約了徐爭五天後交換羊皮卷，若果我沒有猜錯，未到交換日期之前，喬一飛是絕對不會讓我們離開的。」

文一龍插咀道：「師父，你不是說過喬二少是個性情中人嗎？他怎會利用我們？」

曾十一道：「這只是我對他說的門面話而已，在這種人心目中，我們行走江湖的，他只當我們是亡命之徒吧了，又豈會當我們是朋友？」

唐非道：「現在我們應該怎樣？」

曾十一道：「既來之，則安之，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享受一下。」說完，又在床上躺了下來，唐、文二人也拿他沒辦法。

私吞不果　受襲而亡

喬忠傑坐在大廳上，神態仍是那麼的自若，淡淡的對面前的喬一飛道：「今天你去風雨亭赴約，結果怎樣？對方又是誰？」

喬一飛道：「對方名叫徐爭，他要我們以二千兩黃金交換羊皮卷。」

「你答應了？」

「他要我們明天就拿二千兩黃金去交換，但我要求五天後，他也同意了。」

喬忠傑仍很深沉，說道：「叫人去查一查這徐爭是什麼底細。」

喬一飛道：「徐爭要我們明天交出二千兩黃金，後來我改爲五天後，目的就是要拖延一下，然後叫人去查他的底細，但現在不必了，我們就照數給他二千兩黃金吧。」

喬忠傑瞪大了眼睛，說道：「你瘋啦，竟然平白給對方二千兩黃金？」

喬一飛道：「大哥，爲了事情不致宣揚得太大，這二千兩非付不可。」

喬忠傑略一點頭，說道：「你說得對，若果把事情鬧大了，爭奪羊皮卷的人就多了，到時我們要得回羊皮卷就更難。」

喬一飛道：「更何況那批寶藏根本就有點不乾淨，若果眞相被揭發了，我們兄弟兩人的名聲就掃地了——那時我們就很難立足下去。」

喬忠傑又點了點頭，說道：「那個狂小子曾十一你認識他？」

「我怎會認識這種人？」

「那你爲什麼把他請回來了？」

喬一飛道：「就因爲羊皮卷的事，所以才把他們請回來。」

喬忠傑道：「難道羊皮卷與他們有關？」

「關係倒沒有，不過我想把他們留下來是有作用的。」

「什麼作用？」

「羊皮卷你和我都沒有見過，十年前，江湖上盛傳，羊皮卷只有你和我才看得懂，但是人人都看不懂，我也不敢肯定我們看得懂，若果我們以二千兩黃金把羊皮卷換回來，但又看不懂的話，豈非平白損失了二千兩黃金？」

「這與曾十一有什麼關係？」

「別忘記，曾十一在江湖上以詭計多端，頭腦聰明，心思縝密出了名，到時我們若果眞的看不懂羊皮卷內容的話，就給曾十一看一看，希望以他靈活的頭腦能弄清楚羊皮卷的內容。」

喬忠傑望着他，說道：「就算曾十一看得懂羊皮卷的內容又怎樣？懂不懂只有他自己知道，到時被他看懂了，還不是一樣可以說不懂嗎？然後自己去尋寶，我們豈非變了蠢材？」

喬一飛笑道：「你以爲你弟弟眞的蠢到如斯地步嗎？」

喬忠傑微一動容，目光一閃，說道：「難道你另有妙計？」

喬一飛狡猾一笑，說道：「當然。」

「什麼妙計？」

「我已對曾十一說過，羊皮卷上的寶藏價值連城，若果曾十一看了羊皮卷，而又看懂了，他當然不會蠢到照直告訴我們的，你想他會怎樣？」

「他當然會自己去尋寶。」

「對，任何人都會這樣做。」

喬忠傑立時恍然過來，說道：「不錯，曾十一看了羊皮卷之後，他到底不會在喬家久留，只要他離開喬家，我們就派人去跟踪他，就可以知道他是否把羊皮卷看明白了。」

喬一飛又狡猾一笑，接口道：「若果他眞的去尋寶的話，必定會携帶一些挖掘工具，只要他在什麼地方發掘，就表示寶藏在那裡，而我們派去的人就把他們師徒三人殺掉，甚至要做到派去殺他們的人也不知爲什麼要殺他們師徒，這樣，我們兄弟兩人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得到寶藏，更可以保住我們的聲譽。」

喬忠傑發出一絲微笑，說道：「以二千兩黃金換取價值連城的寶藏，一點也不貴。」

喬一飛道：「這個當然。」

喬忠傑又道：「但若果到時我們眞的看不懂羊皮卷的內容，而曾十一又看不懂那又如何？那時我們豈非損失不菲？」

喬一飛道：「現在我們是在賭博，二千兩黃金只是賭注，爲了要得到厚利，就賭一局吧，這樣總好過與徐爭反目，到時更可能會掀起重重風波。」

喬忠傑想了想，然後就好似作個很大決定一樣，說道：「就這樣辦吧。」

* * *

曾十一師徒三人在喬家莊住了三天，三天來得到喬家上下人等的殷勤招待，他們住的是舒適寬敞的房間，睡的是高床軟枕，吃的是山珍海錯，總之喬氏兄弟就當他們是貴賓一樣招待，目的就是要給他們一個賓至如歸的享受。

曾十一除了睡覺之外，任何時間都不能安靜下來，喬氏兄弟並不了解這一點。

他們是聰明人，也知道曾十一是個聰明人，但他們對待曾十一卻有點愚不可及，就是他們不該對曾十一太過殷勤招待。

就因爲喬氏兄弟的待客態度太過熱誠，所以曾十一就更加起了疑心，認定喬氏兄弟必定不會安着什麼好心。

以曾十一的性格，當然不能在喬家過籠中鳥的生活，但羊皮卷還未到手之前，喬氏兄弟說什麼也不能讓他們離開

，這一點，果然不出曾十一所料。

曾十一不明白喬氏兄弟何以極力挽留自己，但他知道這其中必定大有文章，爲了要弄清楚喬氏兄弟的意圖，曾十一只好暫時留在喬家了。

＊　＊　＊

第四天，曾十一與徒弟們吃過一頓豐富的晚餐後，三人又回到房中。

這四天的生活，看來舒適得很，但文一龍早已蹩不住了，不耐煩的道：「師父，現在我們就好似坐牢一樣，我實在忍受不住，到底我們何時才可離開？」

曾十一道：「明天午時，就是喬家與徐爭交換羊皮卷的日子，明天過後，看看喬氏兄弟有什麼反應才作打算吧。」

唐非懊喪的道：「龍州市是個繁榮的烟花之地，夜生活又多姿多彩，本來要見識一下的，但現在來到門前卻不能身歷其境，竟然好像坐牢，眞活該。」

曾十一道：「忍耐一下吧。」

文一龍道：「我想今晚就到龍州市逛一逛。」

曾十一道：「若果我們對喬一飛說只是去龍州市逛一逛，他一定不會相信，只以爲我們借機逃走的。」

唐非道：「就是了，但困在這裡有什麼樂趣？」

曾十一道：「這樣吧，我留在喬家，你們兩個去輕鬆一下吧。」

唐非喜道：「不錯，師父留在這裡，喬一飛就不會懷疑我們逃避了。」

曾十一搖頭苦笑了一下，說道：「看來眞正在這裡坐牢的不是你們，而是我才對。」

唐非笑道：「師父你忍耐一下吧，我和文一龍去見識一下就回來陪你的了。」

曾十一道：「若果不是想弄清楚喬一飛到底搞什麼鬼的話，我早就一走了之了，用不着躭在這裡活受罪。」

＊　＊　＊

龍州市日間行人熙來攘往，一片繁榮，到了晚上又是另一種景象。

這裡並不似一般市鎮，入夜後就一片寧靜，而是充滿姿彩的一個城市。

既然有夜生活，當然就少不了徵歌逐色的秦樓楚館。

「倚翠樓」就是龍州市其中一間妓院，而且規模也不算小，每當入夜，「倚翠樓」就吸引無數各式人等前來光顧。

徐爭也是個男人，而且是個精力充沛的男人，所以他也需要女人。

徐爭最愛光顧「倚翠樓」，因爲「倚翠樓」內有他的老相好——白如雪。

一聽白如雪這個名字，就知道不會是眞名，但在妓院之內討生活的，眞眞假假又何需認眞？

據說，這白如雪眞的人如其名，肌膚勝雪，且滑不留手，而且又年輕貌美，是個善解人意的女人。

龍州市中的衆多妓女之中，最令徐爭着迷的，就是白如雪。

他已有好幾天沒有到「倚翠樓」了，內心甚是掛念白如雪，所以今晚無論如何要一會佳人。

當徐爭進入龍州市，在街上行了一會，此時他發覺有人在身後向自己盯梢，盯梢的人不止一人，彷彿街上每一個人都在盯梢自己一樣。

他不知道這些是什麼人，也不知道他們何以暗中跟踪着自己？他告訴自己，非盡快擺脫這些人不可。

時在晚上，街上雖然燈火通明，但一樣行人衆多，在人堆中穿插了一會，便把跟踪自己的人擺脫了，然後向另一邊行去，不久已行到「倚翠樓」門前。

徐爭以爲擺脫了跟踪的人，豈料在「倚翠樓」四週，同樣有神色不尋常的人出現，他心下明白，這些人必定是跟踪自己的人了。

他站在「倚翠樓」門前，向這些人瞥了一眼，想了想，便閃身進入「倚翠樓」內。

「倚翠樓」的鴇母見他進來，其中一人連忙迎了上去，徐爭不待鴇母開口，搶着說道：「我要找白如雪，快叫她來見我。」

徐爭是「倚翠樓」的常客，那鴇母當然認得他，見他面露緊張之色，笑道：「徐大爺要見白如雪也不用如此心急嘛，坐下來先喝杯水酒吧。」

徐爭忙道：「不坐了，你帶我進房吧，然後盡快叫白姑娘來見我。」

那鴇母笑道：「看你心急成這個樣子，好吧，跟我來吧。」

那鴇母便把徐爭帶進二樓一間房內，徐爭忙道：「快去叫白姑娘來見我吧。」

鴇母只道他是急色兒，一笑，說道：「那麼你等一等吧。」說完向他一笑，便開門出去了。

鴇母去後，徐爭忍不住走到窗前，微微把窗門打開，居高臨下望去，却不見向自己盯梢的一班人，心中微驚，心想：「難道那些人跟進來了？」又想：「那些人跟踪我是什麼目的，難道爲了羊皮卷？」

他呆呆想了一會，此時忽然響起拍門聲，他心中一跳，不期然把窗門打開，大有縱身跳下去之意。隨即聽見房外說道：「是徐大爺嗎？」

這是一把瀝瀝之鶯聲，徐爭認得這是白如雪的聲音，方才定下心來，然後又關上窗門，說道：「進來吧！」

門外的人把門一推而開，這開門進來的，是個二十來歲的少女，只見這少女膚色白晰，身材極之苗條，而且樣子相當可人，還有點含羞答答，原來她就是令徐爭着迷的白如雪了。

徐爭見了她，連忙把她拉進房內，接着把門閂好。

白如雪的樣子並沒有一般妓女的味道，她見了徐爭有點心急，忍不住笑道：「徐大爺又何必急於一時？」

徐爭望着她，鄭重的道：「你來見我的時候，有沒有人跟着你？」

白如雪一面疑惑之色，搖了搖頭。

徐爭顯得有點緊張，忽然伸手入懷，在懷中取出一卷東西，交到白如雪手上，語氣鄭重的道：「替我保存這東西，明天早上在城門下等我。」

白如雪打量一下手中的物件，奇道：「這是什麼？」

徐爭不答反問：「你不是一直想有人替你贖身離開倚翠樓的嗎？」

白如雪的眼神充滿期望，說道：「不錯！」

徐爭說道：「既然你想離開倚翠樓，這東西就千萬別失去，它是可以替你贖身，記住，明天早上在城門下等我，到時才交還給我，再過幾天，我就回來替你贖身了。」

白如雪面容充滿興奮，喜道：「眞的？」

徐爭道：「是眞的，若果這東西被人搶去了，就會使你在倚翠樓接一輩子客。」

白如雪忙點頭道：「放心，我必定會好好把它保存的。」

徐爭在懷中取出一錠銀子交到她手上，說道：「我現在走了。」說完，打開房門，便快步行了出去。

＊　＊　＊

徐爭甫一行出「倚翠樓」大門，只行了十來步，此時，忽然有十多人從暗處閃了出來，接着一字形擋在他面前。

這十多人，全都是手上拿着武器，徐爭見了，不知對方是什麼人，只暗暗吃了一驚，向他們掃了一眼，說道：「兄弟們，看來你們認錯人了。」

他一說完，眼前這排人身後忽然有人說道：「我並沒有認錯人，你就是徐爭是不是？」

徐爭聞言，面色劇變，脫口叫道：「是老大？」

此時，人牆中，有兩人讓出一條路，接着一個人行了出來。

這人是蔡三虎。

徐爭見了蔡三虎，顯得有點惶恐不安，咽了一口唾沫，說道：「老大，什麼事？」

蔡三虎面色一寒，說道：「你應該知道什麼事。」

徐爭顯得有點無奈，說道：「老大，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蔡三虎惡狠狠的瞪着他，說道：「羊皮卷是不是在你手上？若果是的話，快交出來，否則我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徐爭道：「老大，你說那裡話來了，羊皮卷怎會跑到在我身上？」

蔡三虎怒道：「你也不想你到底是跟誰混的？你以爲你可以瞞我嗎？那天在萬家村時我就知道你有古怪了，所以派人暗中監視你。」

徐爭滿面無奈的道：「老大，我是跟你混的，難道我還會消遣你嗎？」

蔡三虎面容更加冰冷，說道：「你不敢消遣我？那麼你這幾天爲什麼顯得如此鬼祟？」

徐爭一時無話可說。

蔡三虎心下雪亮，冷笑着道：「剛才你見過什麼人？」

徐爭正不知如何回答，這時，白如雪不知什麼時候站在門外，她見了徐爭被人圍着，不知就裡，邊行邊叫道：「徐大爺，發生了什麼事？」

徐爭聽了她的叫聲，回頭一看，不禁暗吃一驚，暗忖道：「若果被他們知道羊皮卷在她身上就不妙。」想到這裡，情急的叫道：「如雪，快走！」

白如雪聽他說得情急，又想起他把一張羊皮卷交由自己保管，當下立感不妙，連忙回轉身來，拔足便逃。

蔡三虎見白如雪拔足狂奔，也不理她爲何逃走，便點撥了三人從後追趕。

白如雪是「倚翠樓」的生財工具之一，樓內的打手見她忽然逃走，怕她一走不回頭，到時如何向老闆交代？那有不急？其中三名打手也從後追了上去。

白如雪的逃走，立時引開了蔡三虎等人對徐爭的注意，徐爭見無人留意自己，乘機拔足向黑暗處快步奔去。

蔡三虎見他逃走，猜想羊皮卷一定在他身上，連忙領着手下向前窮追。

徐爭知道蔡三虎懷疑自己奪去羊皮卷，作賊心虛之下，便慌不擇路的狂走，他走得雖快，但蔡三虎追得更快，只走了一會，便被蔡三虎追上了。

蔡三虎縱身一躍，已攔在他面前，徐爭見他攔在面前，身後還有十名手下追來，知道已難脫身，更知道以自己的武功，絕不遜色於蔡三虎，所以一時間去了懼意，便在蔡三虎面前立住了脚。

蔡三虎滿面怒容的盯着他，咬牙道：「老二，我一直都視你爲生死之交，十多年來，我與你一直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想不到你竟然想獨吞羊皮卷？」

徐爭面上懼意已去，冷聲道：「老大，你不要怪我，同時你也要回心想一想，若果你已得到羊皮卷，你會和我分享嗎？」

蔡三虎怒道：「我對你推心置腹，完全信任你，到頭來，你竟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徐爭傲然一笑，說道：「廢話少說，羊皮卷的確在我身上，你有本事的，就從我身上搶去吧，你蔡三虎有多少份量我很清楚，我徐爭是絕不會怕你的。」說着已拉開架式，準備迎戰蔡三虎。

蔡三虎見他毫不把自己放在心上，爲了發洩內心的極度憤怒，也爲了要得到羊皮卷，當下赤紅着雙眼，吼叫一聲，便向徐爭撲去，徐爭見他衝了過來，不慌不忙，忽然伸手入懷，迅即把手抽了出來，接着幾道寒光向蔡三虎激射過去，蔡三虎在急速的去勢中，但見寒光暴現，立感不妙，連忙向旁避開，徐爭早料到他會向旁閃避，另一撮暗器又向他激射過去，蔡三虎避得狼狽，黑暗中，一個閃避不及，身上立時中了三記飛蝗釘。

蔡三虎怒極，向一衆手下喝道：「殺了他！」衆手下得令，立時舉出兵器向徐爭蜂湧上去。

徐爭的暗器上有毒，但已用完，只好被逼空手迎戰湧上來的十名手下。

蔡三虎帶領的手下們，全都是身懷不弱武功之輩，十個人把徐爭圍了起來，若果單打獨鬥，這些人當然不會是徐爭的對手，但十個人加在一起，徐爭就難以應付了。

這十個人如狠似虎的攻向徐爭，打得呼喝連聲，令到只有微光的街道上充滿了懾人的氣氛，徐爭赤手空拳的應付十種兵器，打了一會，身上已傷痕滿佈

，但為了羊皮卷，他不能不咬牙支撐下去。

蔡三虎吃了徐爭三記淬毒暗器後，此時，只覺傷處開始痲痺，他知道暗器有毒，但他知道徐爭採用的是何種毒藥，為了能及時趕回虎崗寨以解藥解毒，連忙向手下喝道：「不要打了，快走吧。」他為了保存性命，雖見徐爭不敵，也只好暫時打消殺他的念頭了。

豈料一衆手下卻不聽他使喚，還瘋狂殺向徐爭。

這班手下知道，只要殺了徐爭，就可以在他身上取到價值連城的羊皮卷，所以蔡三虎的命令他們也就可以充耳不聞。

為了利益，可以手足相殘，為了利益，可以衆叛親離，這世上，利之所在，任何事情也可以發生。

徐爭明知這班人也是為了羊皮卷而纏上自己，更加是為了羊皮卷而視蔡三虎的命令不理，他明知鬥將下去將是死路一條，但他人急智生，激鬥中，忽然伸手在懷中取出一樣東西，便向蔡三虎拋去，叫道：「老大，羊皮卷給你，快叫他們停手吧。」

蔡三虎聞說，信以為真，連忙伸手接住拋來的物件，其餘手下見了，就好似搶花炮一樣，發一聲喊，便撇下徐爭，蜂湧着向蔡三虎衝去。

徐爭見引開了衆人，暗地裡吁了口氣，接着負傷從另一邊走了。

蔡三虎接過徐爭拋來的物件後，見衆手下紛紛來搶，他中暗器處已發痲，恐怕手下們為了羊皮卷而把自己殺了，只好把手中物件拋掉，讓手下們爭着，因為他知道就算得到羊皮卷，遲些會死在自己一衆手下的手上，為了保存性命，只好棄羊皮卷不要了。

蔡三虎拋下手中物件後，一衆手下果然露出本來面目，人人爭着搶奪，刹那間，十個人各不相讓，便在漆黑的街上互相廝殺起來，這一個場面，比之圍攻徐爭還要混亂，而且更加慘烈。

蔡三虎身體漸漸痲痺，他已無力爭奪，只知道若果不及時以解藥解毒的話，就會一命嗚呼，所以他必定趁早回虎崗寨去。

十個人為了爭奪羊皮卷，仍在不斷的廝殺，黑夜中，但見刀光劍影，還不時傳來悽厲的慘叫聲。

* * *

話分兩頭，且說白如雪遭蔡三虎的三名手下及「倚翠樓」的三名打手窮追了一會，已然無力再走，不久已被六人追及。

首先捉住她的，是蔡三虎的手下，但那三名打手亦已趕上。

打手們見白如雪被人捉住，但並不認識對方三人，其中一名打手說道：「閣下是誰？你捉住她幹什麼？」

蔡三虎的手下叫道：「大爺喜歡又如何？關你屁事？」

三名打手怒極，其中一人說道：「她是我老闆的人，快放了她，否則莫怪我們不客氣。」

雙方都是橫行霸道慣了的人，講不了幾句，便一言不合的大打出手了。

白如雪眼看兩方人打起來了，見機不可失，便乘機逃走。

雙方的人見她逃走，「倚翠樓」的其中一名打手便撇下追了上去，與這打手對陣的一名蔡三虎手下見對方追向白如雪，也連忙向前追。其餘四人見己方有人追白如雪，也不追趕，在怒氣難平之下，便繼續惡鬥下去。

* * *

白如雪有如驚弓之鳥，被追趕得氣急敗壞，但為了徐爭叫自己保存的一張羊皮卷，也為了日後有人替自己贖身，脫離地獄般的「倚翠樓」，所以她不得不咬緊牙齦的狂走。

只可惜，以她一個女流之輩，體力有限，很快又被從後追來的兩人追上了。

白如雪嚇得花容失色，在大叫「救命」，街上行人見她被人追趕，又聽她在大叫「救命」，卻是無人理會，而且還很快的散開。

此時，那打手一手扯住她的頭髮，怒叫一聲「臭婊子」，便一掌摑在她的面上，白如雪吃此一掌，登時倒在地上。

蔡三虎的手下把她揪起來，怒叫道：「跟我回去。」

「倚翠樓」的打手瞪着他，說道：「你要帶她去那裡？」

那手下怒道：「我大王命令我抓她，你別理這許多。」

白如雪梨花帶雨，一邊在掙扎，一邊在大聲呼叫，那打手聽她呼叫，伸出巨靈之掌，正想向她摑下，此時，忽然有人從後大叫一聲：「住手！」

那打手的手登時停在半空，二人回轉頭一看，只見身後站着兩個人，正在怒目瞪着自己。

這兩人並非別人，正是唐非和文一龍，剛才那一聲叫聲就是文一龍發出的。

極度驚惶的白如雪忽然見了唐、文二人出現，彷似見了救星一般，又叫道：「兩位大哥，救命呀！」

那打手聽她呼叫，怒不可遏，又一掌向她面上摑去，白如雪尖叫一聲，又倒在地上，文一龍見了這個如花似玉的少女被人欺侮，又憤怒又痛心，一個箭步衝前，便把白如雪扶了起來。

白如雪驚魂稍定，見了面容敦厚的文一龍，忍不住向他懷中撲去。

文一龍見她如受了驚的小綿羊般倒在自己懷中，他性格有點害羞，一時間竟手足無措起來。

蔡三虎的手下及「倚翠樓」的打手見了滿面兇惡的唐非，不知他是何方神聖，但見了他的樣子，猜想不是善男信女之輩，也為之一怯，那打手瞪着唐非，說道：「兄弟，這裡沒有你的事，你最好別淌這渾水。」

唐非惡瞪着他們，一步步行前，說道：「你們欺凌婦女弱小，不覺羞恥嗎？」

打手道：「你想多管閒事？」

唐非狠狠的道：「不錯！」

蔡三虎的手下道：「兄弟是那一路人

馬？」

唐非本來不想向他們說出身份，但在旁的文一龍卻衝口說道：「我們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狂俠』曾十一的徒弟。」

打手脫口叫道：「是唐非和文一龍？」

唐非瞥了文一龍一眼，眼神就好似怪責他不應該向人表明身份一樣，接着回頭瞪着二人說道：「不錯。」

那打手聽了他們原來是曾十一的徒弟，知他們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立時變得有點輕視起來，不屑一笑，說道：「我不管你們是曾十一的徒弟也好，曾十幾的徒弟也好，這妞兒是我們的人，我勸你們別多管閒事，快把她交給我。」

唐非望望白如雪，見她仍是滿面惶恐之色，便對那打手道：「這位姑娘好似不想跟你們走。」

打手怒道：「你想怎樣？」

唐非道：「我要帶她走，保她安全。」

打手惡狠狠的道：「你敢！」

唐非冷笑一聲，說道：「為什麼不敢？」

回頭對文一龍道：「一龍，我們走。」說完便回頭與文一龍向另一邊行去，那白如雪則緊緊的跟在文一龍身旁。

那兩人見他們眞的說走就走，而且有點目中無人，當眞怒火冲天，兩人吼叫一聲，不約而同從後向唐非衝了過去。

唐非聽了二人的吼叫聲，驀地回頭，忙對文一龍道：「照顧這位姑娘……」話音未落，便向二人迎了上去，刹那間，唐非便以一敵二的與那兩人打了起來。

白如雪見了，又吃了一驚，又倒在文一龍懷中，大有藉他來保護自己一樣。

文一龍雖然已三十歲了，但見了女孩子卻有點害羞，再加上他從未有如此漂亮的女人投懷送抱過，只把他弄得一顆心不停跳動，口水也不斷的往肚子裡吞，他稍為定一定神，為了安撫白如雪，便拍拍她的肩膊，說道：「姑娘別怕，這兩傢伙我師兄對付得了。」

蔡三虎的手下和「倚翠樓」的打手本來互相敵對，但見唐非插手，又想把白如雪帶走，先不說白如雪落在誰人手中，但此時已敵愾同仇的向唐非前後夾攻。

唐非的武功本來就平常得很，但自從拜曾十一為師後，在曾十一的教導之下，武功已比前大有進展，但嚴格來說，他的武功說不上是一流，可是對付眼前這兩人卻是游刃有餘。

這兩人平日的確是習慣了橫行霸道，但只是狗仗人勢才可以惡氣縱橫，若論武功，卻是平庸之極，不消一刻，已被唐非打得無力還手。

唐非和文一龍未拜曾十一為師之前，也是在黑道中打滾的，一般江湖黑道中人，對於欺負女流之輩是極其痛恨的，唐非就是恨他們欺侮女流之輩，所以毫不容情的把他們打至口中吐血仍不罷休。

那兩人被他打得叫苦連天，最後只好抱頭而逃。

唐非與他們到底是沒有深仇大恨，見他們逃走，也不追趕，只目送他們在黑暗中消失。

白如雪見要捉自己的兩人終於被打走了，這時驚魂稍定，望了望文一龍，又望了唐非，怯生生的道：「多謝兩位相救之恩。」

文一龍再看清她的面容，見她驚魂中掩蓋不住美艷，又見她望了自己一眼，登時整個人也呆了。

唐非走到白如雪身邊，說道：「姑娘，這兩人為什麼要捉妳？」

白如雪垂下頭來，咬咬咀唇，說道：「他們其中一人是倚翠樓的打手……」

唐非知道「倚翠樓」乃是一間妓院的名稱，奇道：「他們為什麼要捉妳？」

白如雪當然知道「倚翠樓」的打手為什麼要捉自己，但她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倚翠樓」的妓女，只垂頭說道：「我不知道。」

文一龍插咀道：「師兄，那兩個傢伙敢情見了這位姑娘長得漂亮，所以抓她回去做那個……什麼的，做他們的搖錢樹。」

唐非也覺得文一龍所說的不假，話題一轉又道：「他們其中一人是「倚翠樓」的打手，另一個又是什麼人？」

白如雪並不知道另一人就是蔡三虎的手下，只知道他就是徐爭的敵人，但她不能把眞相說出來，因為只要一說，也就要告訴唐、文二人自己是個妓女了，所以只說「不知道」。

文一龍的想像力忽然豐富起來，又說道：「另一人一定是別家妓院的打手，也是為了要抓這位姑娘回去那個……那個……什麼的。」

白如雪聽了，輕聲說道：「也許是吧。」

唐非道：「姑娘，你家在那裡，我們送你回去吧，莫再碰上壞人。」

白如雪忽然扁着咀兒，說道：「我家並不在龍州市，是在很遠的地方，我不能回去了。」

唐非眉頭一皺，說道：「那妳打算怎樣？」

白如雪有點方寸大亂，說道：「我不知道，但我很怕，怕會再遇上那班人。」

文一龍脫口道：「不用怕，有我們保護你。」

唐非無奈，只好道：「暫時你別到處走，先找家客棧安頓下來再說吧。」

白如雪的咀兒又扁起來了，說道：「住客棧？但我沒有銀子。」

文一龍的一顆心對她充滿憐愛，說道：「銀子不成問題，我有。」

白如雪以感激的眼光望着他，說道：「你們眞是好人，若果不是遇上你們，我就不堪設想了。」

文一龍被她吸引得一顆心不停地跳，白如雪不期然望了望他，見他傻兮兮的望着自己，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起來，文一龍見她笑自己，登時窘態百出。

唐非見他們在互相對望，又見了文一龍的神情，知道文一龍對眼前的少女產生了好感，會心一笑，說道：「我們別留在這裡了，替這位姑娘找家客棧再說吧。」

文一龍傻笑一點頭，忙道：「好好好。」

唐非走在前頭，白如雪則一路跟隨着文一龍身邊，還不時向文一龍偷望，她見文一龍的樣子的確老實，而且爲人又沒有機心，一時間也對文一龍充滿好感。

一路行走間，文一龍與白如雪並排而行，而文一龍也不時向白如雪偷望，二人已不止一次四目交投，雙方都對對方有了好感。

由於唐非怕在大街上碰上捉白如雪的人，所以不敢走在大街上，只選擇一些光線昏暗的街道而行。

三人再行一回，來到一條行人稀少的街道，走在前頭的唐非向前望去，發覺一個人睡在街上，不由一怔，回頭對文一龍道：「一龍，前面有個人睡在地上，小心一些。」

文一龍點頭，說道：「你也小心一些。」

唐非不知睡在地上的是什麼人，便亦步亦趨的前行，待接近那人時，藉着微弱的燈光一看，只見那人滿身鮮血的躺在地上，而且一動也不動的，顯然已死去，吁了口氣，說道：「原來是個死人。」

白如雪胆小，聽了「死人」二字，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又倚在文一龍身旁，文一龍身不由己的把她摟着，說道：「別怕！」

白如雪被他摟着，雖覺羞怯，但覺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全感，竟然不由自主的倚偎得更緊，此舉令文一龍的一顆心跳得更加急速了。

唐非向地上的死人再看個清楚，忽然發出一陣錯愕之聲，脫口說道：「是徐爭？」

原來徐爭被蔡三虎的手下圍攻之下，受了重傷，雖然仍能負傷而逃，但傷口卻流血不止，走不了多遠，已支持不住的倒在地上，最後終於失血過多死去。

文一龍見過徐爭，白如雪也認識徐爭，二人聽唐非一說，不由一怔，接着二人不約而同的分開，然後行前一看，那個死在地上的人，不是徐爭是誰？

白如雪胆小如鼠，見了徐爭的死狀，又見了滿地都是從徐爭身上流下的鮮血，先是嚇了一驚，接着脫口叫道：「徐大爺？」然後連忙別轉了臉，不敢再看多一眼。

唐文二人聽她叫了一聲「徐大爺」，都愕然起來，唐非行到她面前，說道：「你認識他？」

白如雪與徐爭的關係只是妓女與嫖客的關係，白如雪當然不會照直說出來，只是說道：「我只是與他有過一面之緣，說不上是認識，他今晚交了一樣東西給我，叫我替他保管，還叫我明早交還給他，想不到他……」

唐非忙道：「他叫妳替他保管的是什麼？」

白如雪聽徐爭說這東西極其重要，本來不想說出來，但見徐爭已死，而且看來有機會脫離「倚翠樓」這座人間地獄，所以放心的說道：「他叫我保管的是一張羊皮。」

唐文二人聽了，不約而同脫口道：「難道是羊皮卷？」

白如雪不解的道：「你們爲什麼這樣驚奇？」

唐非鄭重的道：「姑娘！你身上有那張羊皮，現在你的處境十分危險，我們快點找個地方躲起來吧。」

白如雪聽他說得嚴重，眨了眨眼，說道：「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唐非道：「你終有一天會明白的。」說着，已拉着她的手向前行。

* * *

當下，唐非帶着文一龍和白如雪在黑暗的街上行了一會，爲了不想惹起別人注目，便找來一間低級的客棧租了間房給白如雪暫住。

三人進入房間之後，唐非首先自我介紹了一番，然後問白如雪：「姑娘怎樣稱呼？」

白如雪衝口說道：「我名叫白如雪。」說完，不禁面上一紅，自責不該把在「倚翠樓」當姑娘時的名字說出來，但話說出了，已收不回來，只希望他們不會知道自己是「倚翠樓」的其中一個妓女，更加希望不讓文一龍知道自己的身份，因爲她已對文一龍有着說不出的好感。

文一龍聽了她的名字後，忍不住說道：「好漂亮的名字，你父母眞懂得改名。」

白如雪面上又一熱。

唐非站在她面前，說道：「白姑娘，你說你身上有張羊皮，可否給我看一看？」

白如雪壓根兒不知道這張羊皮到底是何物，更不知道其重要性，在她心目中，這只不過是一張羊皮吧了，所以很放心的把羊皮拿了出來，交到唐非手上。

唐非把羊皮卷看了一遍，他雖然沒有見過羊皮卷，也沒有聽過羊皮卷上的內容，但也知道這張就是十年前在江湖上引起一場大風暴以及徐爭藉以向喬氏兄弟索取二千兩黃金的羊皮卷了，他更加可以猜想到，徐爭之死，無疑也爲了這張羊皮而丢去性命了。

他把羊皮卷看了一遍，只見羊皮上繪了三組圖案，以及寫了一大堆數目字，一時間也看不清楚卷上內容，只對着羊皮皺眉頭。

文一龍見他看得入了神，忽然在他耳邊輕聲道：「師兄，我們不如把羊皮卷給師父看一看，希望他看得懂，然後我們自己去尋寶，我們豈非發大財了？」

唐非好似沒有聽見他的話，忽然叫道：「不妙！」

文一龍道：「什麼事？」

唐非把羊皮卷交給白如雪，接着拉着文一龍的手，說道：「出來，我有話要對你說。」說着已把文一龍拉出房外，文

一龍只好身不由己跟了出去。

白如雪知道他們說的話不方便給自己聽見，所以只好看着他們走了出去。

唐非走出房外，站在走廊之中，文一龍已急不及待的道：「到底什麼事？」

唐非生怕隔牆有耳，所以輕聲的道：「徐爭本來明天就以羊皮卷和喬家交換二千兩黃金的，但現在徐爭已死了。」

文一龍道：「既然徐爭死了，我們倒不如拿着羊皮卷和喬一飛交換吧，要他一千兩黃金也就夠了。」

唐非以責備的語氣道：「做人豈能如此貪心？」

文一龍笑道：「我只是隨口說說而已。」

唐非道：「師父現在還留在喬家，若果明天喬一飛得不到羊皮卷的話，喬一飛可能會懷疑我們與徐爭同夥，到時就會對師父不利了。」

文一龍抓抓頭皮，說道：「不會吧？」

「不會最好，」唐非道：「還有，那姓白的妞兒來歷有點古怪。」

文一龍還是那一句：「不會吧？」

唐非道：「你爲什麼不想想，羊皮卷怎會無故在那妞兒身上？」

「白姑娘不是說過嗎，羊皮卷是徐爭叫她保管的？」

「羊皮卷上的寶藏價值連城，徐爭爲什麼叫她保管？」

文一龍的腦袋怎會想得出這許多東西？他又抓抓頭皮，說道：「我怎知道？」

「但我知道。」唐非道：「徐爭一定是被人搶奪羊皮卷，爲了羊皮卷不致被人搶去，所以就叫白如雪替他保管。」

文一龍只有聽的份兒。

唐非又道：「剛才追捕白如雪的人，一定知道羊皮卷在她身上，而我們又胡裡胡塗的救了她，所以我們現在的處境也很危險。」

文一龍微微一驚，說道：「那我們豈非做了代罪羔羊？」

唐非道：「我們救了白如雪，最少已有兩路人馬知道，說不定我們會成爲被追殺的對象。」

文一龍一驚，道：「那我們如何是好？」

「我們不能自私撇下師父不理，首先我馬上回喬家莊，叫師父乘夜離開喬家莊，否則師父就很危險。」

「我們回喬家莊去，豈非丢下白姑娘一個人？」

「你陪着她，我先回去通知師父。」

文一龍想起可以伴着白如雪，心中一樂，笑道：「這個最好。」

唐非鄭重的道：「我叫你陪着她，其實是監視她，千萬別讓她跑了，我們就很麻煩。」

文一龍一面疑惑之色，說道：「你怎麼說得如此嚴重？」

唐非見他毫無機心，爲之氣結，只好說道：「別說了，我現在先回喬家莊去，你監視那妞兒。」說完，便離開了那家客棧，文一龍只好推門進入房中。

* * *

文一龍進入房中，與白如雪單獨相處着，只覺混身的不自然。

白如雪見了他畏羞的樣子，忍不住從心裡笑了出來。

她雖然是個操迎送生涯的風塵女子，閱人也不少，但所見過的男人當中，只怕有兩種面孔，一種是虛偽的，另一種則是兇巴巴的，在「倚翠樓」內，何曾有男人當她是正常女人看待過？她見了文一龍雖然害羞，又不敢正視自己，但眼中卻流露出多情而又友善的光彩，在這靜悄悄的環境之下，她忽然感到，終於碰上了一個愛護自己的男人。

兩個初次會面的人，雙方都對對方產生了强烈的好感，這一刹那之間，二人也不敢多望對方一眼。

白如雪見唐非離開房間一會兒之後，卻沒有回頭，只以爲他有心替兩人製造方便的機會，想起來，不禁滿面通紅。

空氣沉寂了一會，白如雪忽然開口說道：「文大哥，你師兄呢？」

文一龍聽她乍然開口，一顆心跳了一下，吞了口口水，連正眼也不敢望她，說道：「師兄去找師父去了。」

白如雪道：「你師兄見了那張羊皮卷後變得如此緊張，到底爲什麼？」

文一龍自知不懂說話，也不知該不該把羊皮卷的事件對她說，只好說道：「待師父來了，你就會知道。」

接着，二人已不知該以什麼來作話題好，只是各坐一隅，令到空氣極之沉悶。

但兩人一點也不覺得悶。

文一龍覺得今晚是一生人最快樂的一個晚上。

白如雪覺得今晚是一個平靜而又令人難忘的晚上。

* * *

唐非騎着馬，一口氣直向喬家莊奔去，沒多久，已回到喬家莊。

進入喬家大宅，便一路向西院的房間而去。

曾十一見一個人閒着無聊，早已睡了，但他睡前沒有把門關上，所以唐非一回來後，隨手一推，便把房門打開了。

唐非知道曾十一最愛睡覺，而且只要睡着了，若有人把他弄醒的話，他就會大發雷霆，但唐非不得不把他弄醒。

曾十一好夢方濃，忽然被人弄醒了，當眞滿肚子是火，睜眼一看，見是唐非，正想發作，但唐非不給他機會發作，連忙說道：「師父，大事不妙！」

曾十一聽他說得嚴重，再看清楚，只有唐非一人回來，第一個感覺就是可能文一龍出了事，心中暗吃一驚，心頭怒火盡去，忙坐起身來，語氣有點緊張的道：「什麼事？是不是一龍有什麼麻煩？」語氣對文一龍充滿關懷。

唐非道：「師父放心，一龍沒有事。」

曾十一稍爲定了下來，說道：「到底是什麼大事不妙？」

當下，唐非便把一切對他說了，說師兄弟二人在龍州市逛街的時候，聽見

有一少女大叫救命……等等都一一說了。

曾十一聽後，面上顯出喜悅之色，說道：「妙極了，你怎地說大事不妙？」

唐非眉頭緊皺，說道：「我說大事不妙，你爲什麼反而說妙極了？」

曾十一道：「羊皮卷既然在那妞兒手上，我們大可以據爲己有，然後按圖尋寶，那我們就發大財了，爲什麼不妙？」

唐非一怔，說道：「師父，你以前不是說過視錢財如糞土的嗎？怎麼忽然這麼貪財了？」

曾十一一笑，說道：「我是有這樣說過，說那話時，只因我是個窮光蛋，所以說這話來安慰自己，這就叫做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現在這葡萄可以吃到了，當然就是甜的。」

唐非起初只是担心師徒三人的安全，沒有想到尋寶一回事，但聽曾十一提起，立即動心起來，好似恍然大悟一樣，說道：「不錯，既然羊皮卷我們垂手可得，爲什麼白白錯過發這大財的機會？」

曾十一又一笑，說道：「世間上只有白痴和瘋子會視錢財如糞土，但我不是白痴，也不是瘋子。」

唐非笑道：「視錢財如糞土的人，註定要做一輩子窮鬼。」

曾十一道：「現在我們先睡一覺，到半夜的時候，趁喬家的人全都睡了，我們就偷偷離開。」

唐非道：「喬一飛明天和徐爭交換羊皮卷，他不見徐爭赴約，他會有什麼反應？」

曾十一忽然道：「我今天踏死一隻螞蟻。」

唐非奇道：「你今天踏死一隻螞蟻和喬一飛交換羊皮卷有什麼關係？」

曾十一道：「那麼喬一飛不見徐爭赴約又與你有什麼關係？」

唐非明白他是在搶白自己，頓感有點沒趣。

* * *

秦剛大概四十五、六歲，他是個身材健碩的大漢，爲人樣子有點斯文，實在他是一個心狠手辣之人，任何人若是開罪了他，那個人就絕對不會放過。

秦剛在龍州市擁有幾家規模不小的妓院，還有幾家賭場，還豢養了一班亡命之徒作爲手下的爪牙。

秦剛也是「倚翠樓」的老闆。

此刻，秦剛正在「倚翠樓」的一間豪華廂房之內，在他身邊的，當然少不了滿面惡氣的一班手下了。

他得到手下報告，說「倚翠樓」內的白如雪私自逃走了，這事交由手下辦理就是了，這本來不需要他操心，可是，當他聽到捉白如雪的人是蔡三虎的手下之後，可就怒不可遏了，一拍桌面，怒叫道：「蔡三虎，我秦剛與你素無仇怨，你竟然踏我的場子來了？」

一衆手下見他大發雷霆，全都鴉雀無聲起來。

秦剛餘怒未消，向其中一手下道：「你查清楚那些捉白如雪的人就是蔡三虎的手下？」

站在一邊的兩人，就是與蔡三虎手下一起追捕白如雪兩人，其中一人說道：「那些人親口對我說的，看來不會是假。」

秦剛又道：「你們追白如雪是共有三人，另一人呢？」

那人道：「我們和蔡三虎的手下打起來了，白如雪乘機逃走，那個兄弟追上去了，現在還沒有回來。」

秦剛道：「蔡三虎要捉白如雪，到底所爲何事？」

那人搖頭道：「我不知道。」

站在秦剛身旁的一個大漢，看來還有點份量，此時插咀說道：「老闆，看來蔡三虎是有意跟我們過不去，我們絕不能示弱的。」

秦剛恨得咬緊牙齦，雙拳緊握着，一雙眼仿似要噴出火來一樣，說道：「我是絕對不會就此罷休的，無論如何要還他一點顏色。」

此時，忽然有人拍響了房門，秦剛向其中一名手下說道：「開門。」

那手下應了一聲，便上前把門打開。

房內衆人向房門外一望，待門外的人進來時，衆人看了，不由一愕。

原來那進來的人，滿面傷痕，顯然是被人毆打過，他就是與蔡三虎手下一起追捕白如雪，後來碰上了唐非和文一龍的人，他面上的傷，就是被唐非打傷的。

秦剛見了他，瞪大雙眼，說道：「什麼事？」

那面上有傷的人還未開口，與他一起追白如雪的人忙道：「老闆，他就是和蔡三虎手下單獨追白如雪的兄弟。」

秦剛滿面憤怒，說道：「蔡三虎的手下把你打成這個樣子？」

那手下不能把白如雪捉回來見老闆，又負傷而回，已感到大大丟臉，甚至連正眼也不敢望秦剛一眼，低頭說道：「我不知道和我追白如雪的人就是蔡三虎的手下……」

還未說完，秦剛又咆吼着道：「他爲什麼把你打成這個樣子？」

那手下有如鬥敗了的公鷄，仍舊垂下頭來，說道：「我的傷不是蔡三虎的手下打傷的。」

秦剛怒道：「除了蔡三虎外，還有誰敢跟我作對，竟然把你打傷？」

那手下道：「是唐非！」

秦剛道：「那個唐非？」

那手下道：「唐非就是『狂俠』曾十一的徒弟。」

秦剛又憤怒，又奇怪，說道：「什麼？『狂俠』曾十一也敢和我作對？」

那手下便把唐非和文一龍橫加插手的事說了一遍，說完，補充一句：「若不是唐非和文一龍的話，我早就把白如雪捉回來了。」

秦剛聽後，又大力一拍桌面，怒叫道：「馬鐵漢，立刻叫人把曾十一師徒抓回來見我，還有，白如雪那臭婊子只要捉回來了，叫兄弟們好好懲治一下。」

站在秦剛身邊那個深沉而又滿面怒氣的大漢，就是秦剛的得力手下，武功甚是不弱的馬鐵漢。



白如雪把羊皮卷交給曾十一。

馬鐵漢聽了，連忙恭敬的道：「知道了，老闆。」

秦剛又道：「由現在起，各位兄弟只要見到虎崗寨的人，就不用客氣，給我好好的打！」

馬鐵漢又應道：「是，老闆。」

* * *

蔡三虎吃了徐爭三記淬毒暗器之後，幸而他胯下馬匹脚頭走得快，能夠及時趕回虎崗寨以解葯解了毒，否則就一命嗚呼矣。

他慶幸能死裡逃生之餘，對徐爭的反骨極表憤怒，當下命人無論如何要把徐爭抓回來，然後碎屍萬段。

當然，他叫人把徐爭抓回來，除了要洩心中之恨外，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在徐爭身上得到羊皮卷。

他本來帶着十三名手下外出跟踪徐爭的，除了有三人追捕白如雪外，其餘十名手下竟然爲了羊皮卷而不顧大王之生死，對於這班人，他更恨得咬牙切齒，正想叫人也把這班人抓回來之際，此時，那十名手下之中，竟然全數走了回來。

蔡三虎見了此十名叛徒竟然還敢回來，不由大怒，吼叫一聲，說道：「你們有沒有把羊皮卷搶回來？」

那十人之中，當時由於互相爭奪假羊皮卷，以致互相廝殺，十人中，有六人身上都受了傷，這就是互相打鬥所致，當時，他們在你爭我奪，各不相讓，但後來知道中了徐爭的調虎離山之計方才停止拚鬥，後來便循住徐爭逃走時所留下的血迹追上去，終於在一條昏暗的街上發現了徐爭死在血泊之中。

衆人見到徐爭的屍體，滿以爲羊皮卷在他身上，豈料一搜之下，卻沒有發現，當下唯有冒着被大王處罰之險回來報告，此舉是希望繼續跟蔡三虎混下去。

那十人見蔡三虎盛怒之極，全都嚇得震了震身子，其中一人壯着胆子，行到蔡三虎面前，說道：「大王，請息怒。」

蔡三虎怒氣稍爲降了，說道：「好，只要你們把羊皮卷交出來，我就不追究。」

那手下道：「大王，當我們十人對付徐爭的時候，徐爭爲了想逃走，就把一樣東西拋給你，說是羊皮卷，後來我們拿來一看，那東西並不是羊皮卷，只是一張從身上撕下來的爛布而已。」

蔡三虎道：「那麼即是說，羊皮卷還在徐爭身上？」

那手下道：「當時我們也以爲羊皮卷還在徐爭身上，所以和兄弟們跟着他逃走時留下的血迹追了上去……」

蔡三虎不待他說完，急不及待的道：「後來怎樣？」

那手下道：「我們追上去之後，發覺徐爭倒在地上死了，大概是受傷太重吧，當我們搜他的身時，卻沒有發現羊皮卷。」

蔡三虎以嚴厲的眼光瞪着他，冷冷地道：「是不是你們已經在徐爭身上拿去了羊皮卷，然後把我瞞騙？」

那手下驚道：「怎麼會呢？若是我們要瞞騙大王的話，還會回來見大王嗎？」

蔡三虎一想也是道理，但仍以威嚴的語氣說道：「羊皮卷分明在徐爭身上，你們怎麼會找不到？」

那手下道：「大王，我覺得此事有一點值得懷疑。」

「什麼事？」

「當時，大王帶着我們一班兄弟在倚翠樓門前把徐爭截住，大王要徐爭交出羊皮卷，但忽然間，倚翠樓有一個婊子走了出來，當時徐爭見了那婊子顯得有點緊張，還大聲叫那婊子快走，那婊子聽了，果然脚底抹油開溜了，看來那婊子有點古怪。」

蔡三虎登時醒覺，叫道：「一言驚醒夢中人，當時我們沒有對那婊子下手，徐爭爲什麼叫她走？而她又爲什麼聽了徐爭的話就立即開溜？」

那手下道：「所以我懷疑我們跟踪徐爭的時候被徐爭發覺了，徐爭作賊心虛，爲了保住羊皮卷，就把羊皮卷交由那婊子保管，他爲了羊皮卷不想被大王拿去，所以叫那婊子逃走。」

蔡三虎一個動容，說道：「不錯，這事已很明顯，羊皮卷一定在那婊子身上。」

那手下接口道：「只要找到那婊子，大王就有機會得到羊皮卷了。」

蔡三虎面上立時顯得充滿希望，說道：「當時不是有三個兄弟追那婊子的嗎？他們回來了沒有？」

那手下道：「我們也是剛剛回來，並不知道那三個兄弟回來了沒有。」

蔡三虎正想命人去找那三人下落，但話還未開口，那三人剛巧行了進來。

蔡三虎見了那三人，只見其中一人面上又紅又腫，顯然吃了一頓拳頭，他當然不知這人面上的傷就是被唐非打成的，但他無暇去關心這人的傷，只關心他們是否已在婊子身上得到了羊皮卷，所以心急的說道：「你們回來了，捉到那婊子沒有？」

那三人行到蔡三虎所坐的虎皮交椅之下，首先沒有受傷的其中一人開口道：「報告大王，我們本來已抓到那婊子了，但卻有人從中干涉。」

蔡三虎一怒，叫道：「是誰如此大膽？」

那人道：「是秦剛的手下。」

蔡三虎微一愕然，接着又怒道：「他們爲什麼干涉我們捉那婊子？」

那人正未開口，先前與蔡三虎說話的人道：「對了，當時我們的兄弟追那婊子的時候，倚翠樓當時也有三個人追了出來。」

剛回來的人說道：「倚翠樓就是秦剛開的一家妓院，那三個追那婊子的人就是秦剛的手下了。」

蔡三虎道：「但他們爲什麼要追那婊子？」

先前那人道：「大王，會不會秦剛也知道了那婊子身上有羊皮卷，所以派人去追？」

蔡三虎對羊皮卷已是志在必得，聽了那人的話後，誤以爲秦剛也在爭奪羊皮卷，頓感有點心急，說道：「那婊子是不是已被秦剛的人抓回去了？」心中已想定，只要那婊子被秦剛抓回去了，就帶領大隊人馬把羊皮卷從秦剛手上搶回來。

那面上受傷的手下聽他說了，這時方才開口說話：「我們三個人去追那婊子的時候，秦剛的手下也跟着我們追，後來我們把那婊子抓到了，但秦剛手下却和我們爭，不讓我們把那婊子帶回來。」

蔡三虎急道：「後來怎樣？」

那受傷的人道：「後來我們就和秦剛的人打起來了，那婊子見我們打起上來，就趁機逃走，我便單獨追了上去，而秦剛的其中一個手下也跟着我追那婊子。」

蔡三虎聽到這裡，又見他滿面傷痕，不問可知，那婊子已落在秦剛手上了，震怒之餘，喝聲「飯桶！」

一衆人等又被他的盛怒嚇了一跳。

蔡三虎又大聲叫道：「馬上動員所有兄弟去找秦剛，務必要把羊皮卷得到手爲止。」

站在他身邊的幾個親信正想答應，然後傳令下去，但還未開口，那面上有傷的人忙道：「大王，那婊子並不在秦剛手上。」

蔡三虎道：「爲什麼？」

那受傷的人當下便把唐非和文一龍將白如雪帶走的事說了一遍，還說自己面上的傷是被唐非打成的。

蔡三虎聽了唐非和文一龍就是曾十一的徒弟後，叫道：「那麼那個婊子現在是在曾十一手上了？」

那人道：「大概不會錯吧。」

蔡三虎怪笑幾聲，說道：「既然那婊子在曾十一手上，那就易辦，對付曾十一，總比對付秦剛容易。」接着，轉而用命令式的語氣向衆人下令道：「馬上派兄弟去龍州市找曾十一三師徒，無論如何要他交出羊皮卷。」

＊　＊　＊

正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唐非無意中救了白如雪，竟然大大開罪了秦剛和蔡三虎兩路人馬，曾十一大禍臨頭尚且懵然不知，還正爲得到羊皮卷而沾沾自喜。

當晚深夜時份，喬家上下等都睡了，曾十一和唐非便乘夜潛離喬家莊。

那時候，正值蔡三虎與秦剛的衆多手下在龍州市四出尋找曾十一下落，曾十一與唐非二人走在街上，隨時都有碰上這兩路人馬的可能。

雖在深夜，龍州市的主要街道上仍有不少行人，這些行人當中，當然少不了蔡三虎與秦剛的手下，曾十一並不知自己正處於四面受敵的環境之下，竟然與唐非大模大樣的在街上出現，幸而尋找他們下落的兩路人馬之中，只有兩個人見過唐非的眞面目，所以他們在街上碰上這兩路人馬也可以安然無恙。

可是曾十一也不是蠢材，他雖然初次到龍州市，但見此深夜時份街上仍舊行人衆多，頓時感到有點不尋常，接着他又發覺，街上行人之中，大部份神色有異，有些人身上還隱隱藏着武器，就

更加覺得不對勁了。

他立時醒覺，徐爭無故死在街上，不問可知是爲羊皮卷而死，而此刻羊皮卷在白如雪身上，唐非和文一龍又救了白如雪，他立下判斷，這些神色不尋常的人，大有可能是找唐非和文一龍而在街上出現的了。

此時曾十一才感到大事不妙，趁這些人還未認出自己之前，應該避之則吉，所以把心中想的對唐非說了，然後師徒二人便擇了一些昏暗的街道而行。

在唐非的引路之下，不久來到白如雪住的下級小客棧。

＊　＊　＊

文一龍和白如雪已互相鍾情，二人在房中無言相對了一段頗長的時間，雙雙也覺得倦了，便各自睡了，當晚白如雪睡在床上，而文一龍則睡在地板上。

文一龍終於結識了一個心愛的女子，而這女子又是長得漂亮動人，這一晚興奮得說什麼也睡不着，整晚只不停的憧憬着與白如雪的美好將來，就好似一個多情的少年一樣沒有分別。

文一龍的確是多情得過份了，但他不是一個少年，就因爲他自知年紀不算輕了，所以才對白如雪份外着緊起來。

他仍在幻想着與白如雪將來的美好日子，正自想得出了神，但此時，他被忽然响起的拍門聲驚醒過來。

白如雪也在睡夢中被拍門聲驚醒了，在此深夜時份，忽然聽了此拍門聲，她生怕是「倚翠樓」的打手找上門來，頓時嚇了一跳，忙坐起來，脫口道：「我很怕。」

文一龍行到她床邊，說道：「你怕什麼？」

白如雪連忙撲在他懷中，驚道：「我怕又是那些人來了。」

文一龍見她如受了驚的小綿羊一般緊緊依偎着自己，興奮得一顆心又不停地跳，口水不斷往肚子裡吞，一時間竟好似舌頭打結一樣，連話也說不出來。

拍門的人見無人應門，此時又拍响了幾下，白如雪聽了，更加惶恐不安，不期然又把文一龍摟得更緊，語聲微顫的說道：「不要開門，若是我被他們捉了回去就慘了，那些人全無人性可言的。」

文一龍此時已老實不客氣起來，連忙借機把她牢牢摟着，說道：「好好好，我不開門，你別怕。」

門外的人見良久無人應門，此時開口說道：「一龍，快開門。」此是曾十一的聲音。

文一龍聽了曾十一的聲音，對白如雪道：「原來不是那些人，是我師父來了。」

白如雪聽他說是師父來了，方才驚魂定下來，但她天眞得可以，說道：「你師父老人家是不是好人？」

文一龍點頭道：「我師父老人家是個天大的好人。」說完，面上忽然發出一點傻色，脫口叫道：「不好。」

白如雪暗吃一驚，忙道：「什麼事？」

文一龍道：「我師父見了漂亮的女孩子就非常喜歡，我怕他見了你之後就會喜歡，那我如何是好？」

白如雪粉面微紅，垂頭笑道：「你師父年紀已一大把了，怎會還喜歡漂亮的女孩子？」

文一龍道：「我師父只是二十多歲，不是老人家，而且樣子長得也很好看，我怕你見了他之後會喜歡他，那我怎麼辦？」

文一龍在情急之下，向白如雪表明了心跡，白如雪聽了，羞怯得垂下頭來，輕聲道：「我……我……只喜歡你一個。」

文一龍聽得興奮，說道：「眞的？」

此時，曾十一又在房外叫道：「一龍，你是不是在房內？快開門吧。」

文一龍衝口說道：「一龍不在房內，你們不要吵啦。」

白如雪聽他說了，不禁笑了起來，說道：「一龍哥，快開門吧，否則你師父以爲我們在房內做……」做什麼？她不好意思開口。

文一龍心頭一跳，喜道：「你叫我一龍哥？」

妓女無辜　捲入漩渦

曾十一在房內等了良久，還不見文一龍開門，不禁眉頭緊縐，唐非在他耳邊道：「一龍會不會在房中被人威脅着？」

曾十一道：「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唐非道：「難道還有第二個可能性？」

曾十一點頭笑道：「房內還有那姓白的妞兒，第二個可能性就是他和那妞兒正在幹那回事。」

唐非瞪大眼睛笑了起來，說道：「想不到這小子竟有如此艷福。」

曾十一笑道：「你羨慕？」

唐非也笑道：「那還用說？」

此時，文一龍忽然把門打開了，他見了二人，說道：「師父，師兄，你們來啦？」

曾十一望着他，又向房內望了望，微光中，果見一個少女坐在床上，向文一龍一笑道：「剛才是不是很快活？很興奮？」

文一龍掩不住面上的喜悅，也笑道：「快活極了，興奮極了，我一生人從未如此興奮過。」

曾十一曖昧一笑道：「第一次？」

文一龍傻笑着點頭道：「好像是。」

曾十一又笑道：「但不要幹得太多，幹多了會傷身的，尤其是我們這些練武之人，就更加不宜幹得太多。」

文一龍抓抓頭皮，滿面不解之色，說道「怎麼抱一抱她也會傷身的麼？」

曾十一一怔，瞪大雙眼望着他，說道：「什麼？你整個晚上和她在一間房中，就這麼抱了她一下？」說完，望着唐非，二人當眞有啼笑皆非之感。

文一龍卻說：「本來我一早就想抱她的，但我不敢。」

曾十一爲之氣結，嘆道：「看來我還要傳授一點對付女人的功夫給你。」說着已行進房內，唐非跟在他身後，然後把

門關上了。

進入漆黑的房間後，文一龍便把房中的燈點亮了。

曾十一藉着燭光，朝坐在床上的白如雪望了過去，在燭光之下，他看得清楚，這白如雪除了人如其名的肌膚勝雪外，樣子還相當漂亮，登時令曾十一看得目瞪口呆，摒住了呼吸。

白如雪被他看得粉面通紅的垂下頭來，聲如蚊蚋的道：「你就是一龍哥的師父？」

曾十一聽她聲音好聽極了，不由心中一跳，忙道：「不錯，一龍哥就是我師，不不不，我是一龍哥，不不不，我是一龍的師父，大家是自己人了。」

白如雪見他說得有點手足無措，忍不住笑了起來，接着下了床，站着向曾十一斂衽一禮，說道：「如雪拜見師父。」

曾十一道：「別叫我師父，叫我十一哥好了。」說時，一雙眼仍不停注視着她。

文一龍見了他的樣子，明知曾十一樣子長得比自己好看，而且又比自己年輕，他怕自己不是曾十一對手，也怕白如雪會喜歡曾十一，連忙在二人中間一站，面對着曾十一，緊張的說道：「師父，如雪是我的，你可別胡亂打主意，她還對我說，只喜歡我一個。」回頭對白如雪道：「如雪，你快告訴他，你只喜歡我一個。」

白如雪一張臉簡直火燒一般紅，怎好意思開口？

曾十一也明白到，徒弟的女人豈可胡亂打主意？所以頓時感到有點失望。

唐非行到曾十一身旁，在他耳邊輕聲道：「師父，羊皮卷要緊。」

曾十一一想不錯，便說道：「大家坐下來再說吧。」說着，已在房中唯一的一張櫈子坐了下來，其餘三人只好站着。

曾十一望着白如雪，想起她是徒弟的女人，此時已不存非份之想，一本正經的說道：「白姑娘，你身上是不是有一張羊皮？」

白如雪點點頭。

曾十一道：「拿出來交給我保管吧。」

白如雪便在懷中把羊皮卷拿了出來交給曾十一，說道：「這羊皮到底是什麼？」

曾十一把羊皮卷接過，說道：「這羊皮很重要，你千萬別對任何人提起，否則你的性命就完蛋矣。」

白如雪聽他說得嚴重，微吃一驚，說道：「到底是什麼如此嚴重？」

曾十一煞有介事的道：「羊皮上的內容，就是記載了三國時諸葛亮攻打曹操的戰略，當時曹操恐怕諸葛亮攻打自己的軍隊，所以命人搶回來。」說到這裡，加了幾分緊張，續道：「但後來羊皮卷落在唐非，不不不，是張飛手上，於是曹操的手下追殺張飛，而諸葛亮也想把羊皮卷搶回來，搶呀搶的，終於搶到今時今日，也不知搶了幾百年，到現在為止，曹操的手下仍不斷在找這張羊皮，你要知道，曹操的手下兇惡極了，只要知道羊皮在誰人手上，他們就殺了那個人，為了你的安全起見，所以這羊皮最好由我保管，以後的事就由我担當好了。」

曾十一吹牛與扯謊，可以連眼都不用眨一下，而且一下子就可以編一個騙人的故事出來，唐非聽了，只在一旁偷笑，文一龍則聽得眉頭緊縐，猛抓頭皮。

這白如雪可也有點天真，聽了曾十一的一派胡言，竟然信以為真，還語氣帶點緊張的說道：「既然這樣，這羊皮在你手上豈非很危險？」

當然，要在一個人面前吹牛，那就要看一看對象是誰，曾十一見白如雪天真得可以，就可以把牛皮繼續吹下去，聽白如雪說了，作其凜然大義狀，說道：「為了大家的安全，我不怕危險，但你千萬別對任何人說羊皮在我手上。」

白如雪忙道：「師父你如此偉大，我怎會胡亂對人說？」

曾十一道：「只要你不要對人說起關於羊皮卷的事，你就救了無數人民百姓，所以你比我更偉大。」

文一龍此時終於也忍不住了，說道：「師父，你胡說什麼？羊皮卷那裡關曹操和諸葛亮的事？」

曾十一為了要把羊皮卷據為己有，更加不知道白如雪的眞正身份，恐怕文一龍把羊皮卷背後的眞相對白如雪說了，連忙擺起師父的架子，瞪着文一龍說道：「大胆！師父說話你那有資格插咀？」說時向唐非作了個眼色。

唐非見了他的眼色，心領神會，連忙把文一龍拉到一旁，然後輕聲道：「一龍，你若果想發大財的話，最好別把羊皮卷的事實告訴她。」

文一龍好似有點不服氣，說道：「如雪是自己人嘛，為什麼要騙她？」

唐非見他為人毫無機心，也為之氣結，說道：「總之師父叫你怎樣就怎樣，你別說這許多。」

文一龍自知自己不懂說話，只好說道：「好吧，你們說怎樣就怎樣好了。」

當下，曾十一把羊皮卷擺在燈下，詳細的看了一遍，他看見羊皮上的三組圖案和那一大堆數目字，一時間，也好似大部份過羊皮卷的人一樣，只有縐眉頭的份兒，但他鍥而不捨，仍細心的把羊皮卷一直看下去。

唐非站在他身邊，見他把羊皮看了又看，好似仍得不出一個結果來，忍不住說道：「師父，你明不明白那些圖案和數目字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道：「若是我明白了，還需要看下去嗎？」

唐非知他頭腦聰明，為了讓他仔細看下去，也再不打擾，只好站在一邊了。

那邊廂，文一龍那有心情去理會曾十一是否能明白羊皮卷上的意思？便與白如雪坐在床邊，你眼望我眼的無言相對，這二人就好似世上已無別的事物存在，眼中只有對方一樣。

曾十一與唐非也好似世上已無別的事物存在，眼中就只有一張令人莫名其妙的羊皮卷。

曾十一知道，要弄清楚羊皮卷上的內容，第一步就先要明白三組圖案的意思，只要弄清楚圖案所指，對於那些數目字，就不難推敲下去了。

他反反覆覆的看了良久，口中喃喃的道：「兩個沒有頭的人，脚下有兩把小刀，那是什麼意思？」他口中所說的，就是第一組圖案。

唐非插咀道：「這兩把小刀是不是把那兩人的頭割下來的？」

曾十一道：「人字沒有頭，那是什麼字？」

唐非道：「是不是八字？」

曾十一道：「人字根本是沒有頭的，就算勉强說它有頭，去了頭，也不成八字呀。」

唐非道：「嘗試當它是八字如何？」

曾十一道：「八字之下一把刀，那是分字，但兩個分字並排，是什麼意思？」

「即是分分。」

「但圖上的內容顯然是直排，分分兩字是橫排，兩個分字並排，根本就不成字。」

唐非道：「還有，那兩個無頭的人所穿的衣服各繪上一條龍，這會不會和龍有關？」

曾十一嘗試的說道：「八字下面一條龍，龍字下面一把刀，難道意思是說八龍刀？」

唐非道：「寶藏會不會和一把名叫八龍刀的刀有關？」

「若是的話，因何要重複？」

唐非苦笑搖了搖頭，說道：「再看第二組圖案吧。」

這第二組圖案，就是半個弦琴，琴下是一個無頭裸女，而且這無頭裸女繪畫得身材相當完美。

曾十一弄不清第一組圖案的意思，只好把注意力轉移集中在第二組圖案之上，但搜索枯腸，想破了腦袋，仍是毫無半點頭緒，最後，只好又把注意力放在第三組圖案之上。

第三組圖案，就是繪了兩排房屋，兩排房屋之中間明顯是一條通道，通道中央則寫着「無泥」兩個字。

一時間，曾十一也弄不清楚三組圖案的含意，更遑論要把那堆數目字推敲下去了，但為了價值連城的寶藏，他不能不絞盡腦汁的想下去，可是他明白到房中還有一個白如雪，而且還沒有弄清她的身份，所以他不能對羊皮卷顯得太着緊，再看了一會，便把羊皮卷收起來，然後就當文一龍和白如雪沒有存在一樣，便倒在地板上大睡其覺去了。

* * *

喬忠傑仍是那麼的深沉、冷靜，這個人，就好似天塌下來也不當一回事一樣。

他站在書房的窗前，雙眼凝視着後花園盛開的各種花卉，彷彿陶醉在萬紫千紅的花叢中一樣。

他的弟弟喬一飛就不及他那麼神色自若，此刻他正坐在書房的一張椅上，一雙眼帶點憤怒的光彩，而且坐得一點也不安樂。

喬忠傑仍站在窗前，甚至一直連頭也沒有回一下。

那時已接近黃昏，太陽的餘暉斜斜投進房中。

此時，房中忽然响起拍門聲，喬一飛聽了此拍門聲，精神一振，霍地站起身來，望着喬忠傑的背部，說道：「一定是劉勇有消息帶回來了。」

喬忠傑仍是有點無動於衷，只淡淡的道：「叫他進來吧。」

喬一飛便上前把門開了，進來的，是喬家的一名護院，喬一飛把他迎了進來，急道：「果然是你，有什麼消息？」

那護院劉勇說道：「大少爺，二少爺，你們叫我去查那徐爭的底細，我已查到了。」

喬忠傑仍是靜如深海，連頭也沒有回一下，喬一飛則顯得有點急不及待，說道：「怎樣了？」

那劉勇道：「原來這徐爭就是虎崗寨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

喬一飛道：「他現在在那裡？」

劉勇道：「當我去到龍州市的時候，聽一些江湖朋友說，徐爭已被人殺了。」

喬一飛登時愕住了，接着急問道：「查清楚了沒有？」

「查清楚了。」

「他什麼時候死的？」

「他的屍體今天一早被人發現在一條僻靜的街上，據說，他是昨晚被人殺死的。」

「知不知道是誰把他殺了？」

「沒有人知道。」

喬一飛正待追問下去，喬忠傑忽然道：「劉勇，你先出去吧。」

劉勇說道：「是，大少爺。」說完，便退出房外，順手把門關上了。

劉勇去後，喬忠傑才緩緩回轉身來，神色仍是那麼的自若，接着在喬一飛面前的一張酸枝木椅坐了下來。

喬一飛望着他，說道：「大哥，你對這件事怎樣看法？」

喬忠傑的語氣仍是那麼的平淡，說道：「徐爭約了我們今天交換羊皮卷，但他竟然失約，原來他昨晚已被人殺了。」

喬一飛眼神帶點憤怒，說道：「曾十一三師徒昨晚離開喬家莊，而徐爭也是昨晚被人殺了，看來這事與曾十一有關連。」

喬忠傑在沉思。

喬一飛又道：「我懷疑曾十一知道徐爭身上有羊皮卷，又知道我們今天與徐爭用黃金交換，所以昨晚偷偷離開喬家莊，查到徐爭下落後，便把徐爭殺了，再把羊皮卷據為己有。」

喬忠傑的眼神忽然射出殺氣，狠狠的道：「曾十一夠胆和我們作對，我們絕不能放過他。」

喬一飛道：「馬上命人把他們抓回來。」

喬忠傑眼光殺氣更盛，說道：「叫所有護院出去找他們吧，然後把他們帶回來慢慢折磨，務必要他們把羊皮卷交出來為止。」

* * *

曾十一帶着唐非，行藏小心的來到一家算是中級的客棧。

二人行到掌櫃處，那掌櫃見了他們，連忙面上堆滿笑容的道：「兩位客官，是投店嗎？」

曾十一在錢袋摸出些碎銀塞在掌櫃手上，說道：「我想知道，有沒有三個男人帶着一個女人來這裡投店？那三個男人一個二十多歲，一個普通身材，約莫三十歲，另一人身材高大，面容很兇惡的，大概三十二三歲，而那個女的，約莫二十二歲，樣子相當漂亮，而且膚色很白的？」

那掌櫃想也不想，搖頭道：「沒有。」

曾十一道：「你再想清楚一點。」

掌櫃道：「不用想了，今天已有三個人來問過同一問題，所問的四個人和你們問的都一樣。」

曾十一道：「那麼勞煩你了。」說完，便行了出去。

唐非跟在他身邊，不解的道：「師父，你要問的四個人是什麼人？」

曾十一道：「我所問的四個人，那三個男的，就是我、你，和一龍，而那個女的，就是白如雪。」

唐非奇道：「你為什麼這樣問？」

「因為今晚我們要住這一家客棧。」

「要住就住，問這些無聊問題做什麼？」

曾十一瞪着他，說道：「你難道不知道我們現在的處境很危險！」

「這與你問這些問題有什麼關係？」

曾十一道：「現在情形已很明顯，起碼有三路人馬正在找我們下落，那些人知道我們除了住客棧外，已無別的地方好住，於是到各家客棧打探我們有否入住，剛才那掌櫃已說得很清楚，今天已有三個人在找我們下落，若果我們仍留在那小客棧的話，那些人遲早要找上來，那時我們就成為甕中之鱉了，明白嗎？」

唐非道：「既然你明知有人在找我們，為什麼仍要入住剛才那家客棧？」

「因為那些人已到過那家客棧找我們，既然找不着，當然不會回頭，所以現在我們入住就最安全不過。」

唐非一想，覺得絕對有道理，登時忍不住大讚他聰明。

曾十一道：「待會我們四個人分開逐一租住房間，最好每人租一間房，那就不會惹起別人的注意了。」

唐非道：「師父，既然有這許多人要找我們，我們倒不如盡快離開龍州市，避一避那些人，豈非上策？何必躲躲藏藏的？」

「我們暫時不能離開龍州市。」

「為什麼？」

「第一，那些人在龍州市找不到我們，就以為我們已離開了，這叫最危險的地方，其實是最安全的。」

「第二個原因呢？」

「為了羊皮卷上的寶藏。」

「我不明白。」

「當年，喬慶雲設計那張藏寶圖，若果我估計不錯的話，寶藏一定藏在喬家莊方圓百里之內，龍州市距離喬家莊並不太遠，所以我們只要留在龍州市慢慢推敲羊皮卷上的內容，一弄清楚了就馬上尋寶，然後遠走高飛，用不着去了又走回頭，這樣就只有更易引起注目，同時也省了走一些冤枉路。」

唐非聽了，除了自嘆頭腦不及靈活外，又忍不住大讚他聰明起來。

＊　＊　＊

當晚，曾十一便帶着唐、文二人及白如雪離開那家小客棧，轉而投住向掌櫃問話的一家客棧之內。

為了避免引起注目，他們就逐一到客棧租房間，而且真的每人租了一間房，四個人就租了四間房了。

房間租了，未必一定要入住的，曾十一本來打算師徒三人同住一房的，但白如雪身處龍州市中，可說是異常危險，她自知如果被「倚翠樓」的人找到了就不堪設想，那還敢獨住一間房？曾十一不知道她的真正身份，更不知她害怕的就是「倚翠樓」的打手，只以為她為人胆小如鼠，所以就安排文一龍與她同住一房，文一龍被他這樣安排，又驚又喜，也就扮作不好意思的同意了，而曾十一也就和唐非同住一房內，其餘兩房則任由它空着，然後曾十一知會客棧的伙計們，沒有必要，千萬別進房打擾。

四人在房間安頓下來後，也該是吃晚膳的時候了，於是便逐一到酒樓用膳。

這時晚膳時間，進入酒樓後，卻是高朋滿座，曾十一游目四顧了一會，見只有一個座頭是空的，便行到唐非身邊，輕聲道：「阿非，你們三個人坐那張空枱，坐下來後，千萬不要交談，詐作互不相識，吃完飯後馬上進房去。」

唐非一點頭，便向文一龍那邊行去，再把情形對他說了。

曾十一知道，刻下龍州市每一個角落都可能有人在找自己師徒及白如雪四人，若果四個人坐在一起的話，就容易暴露身份，所以才與他們分開而坐。

也幸而龍州市內沒有人見過他，而見過唐非與文一龍的就只有兩個人，而找他們的人要找到他們，就只能憑着「三男一女」及唐、文二人的外形來判斷了。

曾十一安排好了唐非入座後，自己一個人要找個位就不難，隨便找一張有人坐的枱，若有空位，隨便問一聲，就可以坐下來了。

他故意遠離唐非等人的座頭，行到另一邊，此時，他無意中聽見一張坐着兩個人的一張枱的人在說話，其中一人道：「白如雪那臭婊子累我們被老闆臭罵一頓，若果找到她的話，莫說老闆要教訓她，我也要好好的教訓她一下。」

另一人笑道：「老闆還說過，只要捉到白如雪，就叫我們輪流消遣她，這婊子我早就對她有興趣了，捉她回來後，非好好享受她一下不可。」

先前那個人白了他一眼，說道：「你也不想想，那臭貨是在『倚翠樓』當婊子的，什麼男人沒有領教過？恐怕你消遣她時，她就當是接客，那裡是懲罰她？你要快活逍遙，龍州市窰子多的是，何不找個稱心滿意的？」

那人又笑道：「現成便宜嘛，不吃白不吃，錯過了豈非可惜？」

曾十一聽到這裡，方知道白如雪原來是個妓女，登時也就明白她何以顯得一步一驚心了。

＊　＊　＊

華燈初上，龍州市另一種多姿多采的生活又告展開。

「倚翠樓」就好似平日的每一個晚上一樣，仍舊燈火輝煌，中門大開的等待着每一個需要女人的男人踏足光臨。

只要你是男人，無論是何種階級的人物，這種場所絕對歡迎你來。

曾十一也是個男人，當然也會受到熱誠的招待。

曾十一踏足「倚翠樓」，並不是想找女人尋開心，他雖然也需要女人，但他沒有必要的時候，是絕對不會光顧這種場所的。

他是為了要弄清楚白如雪的真正身份及真正企圖而進入「倚翠樓」。

他已不是第一次涉足這種場所，過往，他也曾為了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進過妓院，第一次時，他扮其歡場老手，這一次也不例外。

他一進入「倚翠樓」，一個鴇母已迎上來了，用慣常的口氣，慣常的笑容，慣常的語調說道：「公子你好嗎？有沒有相識的姑娘？若果沒有，我介紹一個給你如何？」

曾十一真的扮其公子哥兒的模樣，有點不可一世的從懷中拿出一些碎銀塞在鴇母手中，不屑的道：「你的。」

那鴇母毫不客氣的就收了，面上笑得彌勒佛相似，說道：「公子坐下來吧，我帶幾個漂亮的姑娘給你挑選。」

曾十一便直向內堂行去，然後在一張椅坐了下來。

那鴇母見他坐了下來，便說道：「公子等一等，我現在就去把姑娘帶來讓你挑選。」

曾十一道：「不必。」

那鴇母道：「難道公子有相識的姑娘？」

「不錯！」

「你要找那位姑娘？」

「白如雪。」

「白如雪？」那鴇母一怔。

曾十一見了她的神情有點不對，但扮作看不見，又說道：「不錯，我要找白如雪，前幾天我和她快活過，真的令我畢生難忘，所以現在又來找她快活多一次。」

鴇母賠笑說道：「如雪姑娘沒有回來，你還是找另一位吧。」

曾十一道：「不會的，我剛才在街上碰着她，她說馬上回來，叫我有空來找她，我現在有空了，而且很空，所以來找她，妳怎地說她沒有回來？」

鴇母神色忽然顯得有點緊張的道：「你見過白如雪，什麼時候見過她？」

曾十一道：「黃昏過後。」

「你知不知她現在在那裡？」

「若果知道，我還會來找她嗎？」

鴇母忽然若有所思一樣，過了一會，說道：「你若果下次見到她的話，就告訴我們吧。」

曾十一望着她，說道：「我剛才見她的時候，見她神情有點慌張，好似怕被人發現行踪一樣，我問她到底發生什麼事，但她又不說，她是不是真的有什麼不對？」

鴇母嘆口氣，說道：「我也不妨坦白對你說，白如雪已偷偷離開了『倚翠樓』了。所以公子你還是找別個姑娘吧。」

曾十一裝作不解的道：「她不是幹得好好的嗎？為什麼要走？而且要偷偷的走？」

鴇母又露出那慣常的笑容，說道：「別說她了，公子還是找姑娘開心要緊。」

曾十一知她不會把真相說出，但他知道「財可通神」是句至理名言，所以他知道該怎樣做，當下在懷中取出一錠銀子交到鴇母手上，說道：「告訴我，白姑娘為什麼要離開『倚翠樓』？」

白花花的銀子誰不喜歡？鴇母見了那錠銀子足有二兩重，賺之不難，便連忙以最快的速度收了，然後便把白如雪逃離「倚翠樓」的經過說了，說徐爭來到「倚翠樓」找白如雪，但隨即離開，後來徐爭在「倚翠樓」門前被十多人圍住了，白如雪行出門外，徐爭忽然叫她逃走，白如雪便拔足狂奔……第二天一早，徐爭被人發現陳屍街上等等都一一對曾十一說了。

曾十一聽後，就當是聽故事一樣，接着裝成不把事情放在心上，作了個失望神色，說道：「我一心要來找白姑娘的，想不到她已走了，看來我還是到另外一些什麼樓，什麼院去碰碰她，希望與她有緣能碰上，否則我今晚就難以入睡了。」說着站了起身，便要離開。

鴇母為了要找生意，硬把他留了下來，曾十一身處這種場所，本來有留下來的意思，但終於也離開了。

＊　＊　＊

唐非、文一龍及白如雪在酒樓內相安無事的用完晚膳，便各自返回房中。

文一龍有白如雪在房中相伴，有說不盡的纏綿，恐怕你趕他他也不會踏出房門半步了。

唐非可就悶得發慌，因為他的樣子露了光，已不敢外出，又不想打擾文一龍和白如雪纏綿，曾十一又還未回來，所以就只好躭在房中發悶了。

正在房中悶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睡也不是的時候，此時房門被拍响了。

他知道必定是曾十一回來了，終於可以打破悶局，便連忙上前把門打開，門開處，果然是曾十一。

曾十一連忙把門關上，神色正經的道：「阿非，你看一龍是不是真的愛上了白如雪？」

唐非不明他為何有此一問，只好說道：「你難道看不出來？」

「我當然看得出，一龍對那妞兒已是達到不能分離的地步。」

「既然你看得出．為什麼卻來問我？」

曾十一嘆了氣，說道：「一龍愛上那妞兒，真的大大不妥。」

唐非眉頭緊皺的望着他。

曾十一又道：「你知不知道白如雪是什麼人？」

「她是什麼人？」

「她是個妓女，一龍怎能和一個妓女相愛？」

唐非登時愕住了，說道：「什麼？白如雪竟是個妓女？」

「不錯，這還不要緊，但這白如雪與徐爭有關，而徐爭身上的羊皮卷又忽然落在她身上，這就是大大的不對勁。」

唐非道：「我一早就覺得她有古怪。」

曾十一道：「我懷疑這白如雪在利用我們，而且更大大的在利用着一龍，現在她和我們在一起，我們的處境相當危險。」

唐非微微一驚，道：「那麼我們應該怎樣應付？」

「設法令她和一龍分開，然後我們把她撇掉。」

「但一龍能夠放手嗎？」

「現在事情已很明顯，一龍已被她迷住了，所以才令我頭痛。」

唐非也嘆了口氣，說道：「自古有言：婊子無情，戲子無義，這妞兒怎會無故愛上一龍，看來她眞的在利用一龍。」

曾十一道：「怪不得她走在街上會顯得惶恐不安，原來她偷偷離開了倚翠樓，恐怕倚翠樓的打手抓她回去處罰。」

「當日我和一龍無意中救了她，而當時追她的兩人又已知道我們的身份，現在她和我們在一起，我們豈非已成了倚翠樓打手的敵人？」

曾十一嚴肅的望着他，說道：「你知不知道倚翠樓的老闆是誰？」

唐非道：「是誰？」

曾十一道：「我剛才已查清楚，倚翠樓的老闆就是龍州市有名的惡霸秦剛，他手下的爪牙多的是，而且個個都心狠手辣的。」

唐非微微一顫，說道：「我們還是避他們一避。」

「為今之計，唯有乘夜離開龍州市為妙。」

「帶着白如雪一起走？」

「有她在身邊，就簡直帶着一頭猛虎在身邊，所以我們非把她撇開不可。」

「但一龍這小子能放下她嗎？」

「你把他叫過來，讓我對他說清楚，這種女人是不能愛的。」

唐非只好聽他的話，行出房外，到另一邊的房間去找文一龍。

＊　＊　＊

曾十一在房中等了一會，此時，唐非已把文一龍帶進房中。

文一龍還不知道自己的處境堪虞，而且還滿臉春風的，就好似一個多情的少年沐浴在愛河之中一樣，簡直不知人間何世。

他一進房中，望著曾十一，滿懷輕鬆的道：「師父，你找我？」

曾十一見唐非把門關上了，才對文一龍道

「不錯，我有話跟你說，你先坐下來吧。」

文一龍便坐了下來，曾十一還未開口，他已說道：「師父，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曾十一怔怔的望着他，說道：「什麼好消息？」

文一龍神態忽然變得有點偈促，但面上笑容更加愉快，說道：「師父，師兄，剛才如雪答應嫁給我，她要和我一生一世長相廝守，永遠相愛。」

曾十一與唐非登時相視呆了起來。

文一龍似乎沒有發覺二人神色不對，面上掩蓋不住喜悅繼續說道：「我終於討了個好老婆了。」

曾十一忽然面色一變，正色道：「不，你不能娶她。」

文一龍向二人報了這個喜訊，滿以為師父和師兄必定替自己高興，及換來一片「恭喜」之聲，豈料換回來卻是這句話，登時整個人愕住了。

曾十一又正色道：「一龍，你不但不能娶白如雪為老婆，而且我要你馬上離開她。」

文一龍神情變得痛苦起來，叫道：「為什麼？」

唐非知他是個受不起感情打擊之人，也知他心裡有點痛苦，忙加以安慰的道：「一龍，師父是為你着想，你不要問為什麼。」

文一龍霍地站起身來，又叫道：「你們為什麼要我離開白如雪？為什麼？」

曾十一也知他一時間不能放下白如雪，但為了三人安危，他不能不硬下心腸說道：「別說這許多，現在我們馬上離開龍州市，至於我為什麼要這樣做，你遲早會明白的。」

文一龍叫道：「我們三個離開？」

曾十一知他心裡難過，點頭道：「不錯，我們三個。」

文一龍身子微震，說道：「那麼白如雪呢？」

曾十一道：「我們就是要離開她，離得越遠越好。」

文一龍叫道：「不，我不能離開白如雪的，我不能沒有她，我要和她在一起，要走的話，你們兩個走吧。」

曾十一也叫道：「但你知不知道白如雪是什麼人？」

「她是好人，是個很好很好的好姑娘。」

曾十一有點無奈，知道不能不說清楚，便柔聲道：「一龍，你冷靜一點，這白如雪其實是個妓女，任何人也可以和她上床的妓女。」

文一龍已有點激動，說道：「你騙我，如雪怎會是個妓女？」

唐非也道：「一龍，是眞的，師父怎會騙你？」

文一龍忽然滿面敵意的瞪着曾十一，說道：「我明白了。」

曾十一道：「你明白什麼？」

文一龍指着他，說道：「你第一次見如雪的時候，我知你已愛上了她，你現在存心拆散我們，是想橫刀奪愛，你以為我不知道？」

曾十一與唐非聽了，端的哭笑不得，唐非行到他面前，說道：「一龍，你以

為師父是這種人嗎？」

文一龍對曾十一的敵意更深，恨恨的道：「他就是這種人，你想想，以往他有那一次不是見到漂亮的女人就直瞪眼的？」

唐非聽他說了，也有點怒意，說道：「但師父會不會存心搶你的女人？」

文一龍斬釘截鐵的道：「會！」

曾十一被他如此誤解，眞有萬般無奈，搖了搖頭，說道：「一龍，你怎樣想我也好，現在我要你馬上離開白如雪，然後我們馬上離開龍州市。」

文一龍叫道：「我是絕對不會離開如雪的，要走你們走，別理我。」

曾十一那裡體會到文一龍對白如雪的一片痴心？只覺得他實在有點固執，也不禁有點怒意，叫道：「但你知不知道，你和她在一起是十分危險的？你的腦子那裡去了？」

文一龍已是一意孤行，叫道：「我和她一起會有什麼危險？就是有什麼危險，我也不怕。」

曾十一是個不易動怒的人，但一怒就一發不可收拾，此刻怒火已開始燃起，叫道：「她只是一個妓女，你竟然為了一個妓女……」

還未說完，文一龍見他稱自己心上人為妓女，大怒叫道：「住口！」

曾十一也就沒有說下去，忽然怒氣沖沖的開門行了出去，唐非見了，叫道：「師父，你去那裡？」

曾十一回轉頭來，眼中充滿怒火的道：「我親自去找白如雪那臭婊子，要她馬上離開一龍，莫教她詭計得逞。」說完已行了出去。

文一龍恐怕他眞的把白如雪趕走，又聽他稱心上人為「臭婊子」，又怒又急，連忙追了出去，快步走在曾十一前頭，然後回身雙手把他攔住，怒叫道：「你說如雪是臭婊子？」

曾十一見他攔在面前，怒叫道：「滾開！」

唐非見兩人都已怒火冲天，恐怕二人會動起手來，連忙走到二人之間，加以排解，說道：「大家冷靜一點好不好？」

文一龍道：「師兄，你來評評道理，如雪有什麼地方開罪了他，而要三番四次叫她做婊子？」

曾十一怒道：「她根本就是婊子。」

文一龍也怒道：「你這叫做因愛不遂，含恨在心，所以用話來侮辱她。」

曾十一怒得雙眼赤紅，唐非知他一發怒就會不顧一切，連忙把文一龍推開，叫道：「一龍，你冷靜一點好不好？」

文一龍盛怒難平，惡瞪着曾十一，叫道：「曾十一，你再叫多一聲婊子，我就跟你不客氣。」

曾十一踏步上前，叫道：「白如雪是婊子，是個好臭好臭的婊子。」

心愛的人被人一直稱為婊子，那還有不怒之理？文一龍當眞恨得目眥皆裂，把唐非用力一推開，握着雙拳，便向曾十一打了過去，曾十一見了，以手格開他雙拳，再用力一掌把他推開。

文一龍被推開退了數尺遠，他被一推之下，心中更怒，吼叫一聲，又挾着雙拳向曾十一衝了過去，曾十一見他衝來，叫道：「你夠胆就打我吧……」

文一龍叫道：「為什麼不夠胆？」話音未了，人已衝到，曾十一以師父身份自居，以為徒弟不敢也不會打自己，所以沒有閃避，豈料文一龍竟然說打就打，「碰碰」兩聲，雙拳已打中曾十一胸膛處。

曾十一見他連師父也敢打，當眞怒不可遏，吃了兩拳後，已是怒火冲天，當文一龍又攻來之際，此時已不客氣，格開他攻來一拳，左脚便朝文一龍胸膛重重踢了一脚，登時把他踢得飛出丈外。

唐非做夢也想不到他們竟然動起手來，登時愕住了。

文一龍被踢倒，盛怒難平，爬起身來，又向曾十一衝去，唐非見了，連忙攔腰把他抱住，叫道：「一龍，你好大胆，竟然連師父也敢打。」

文一龍雙眼赤紅，叫道：「我沒有這麼奪徒弟所愛的卑鄙師父，從今天起，我要和他斷絕師徒關係。」

曾十一當眞又氣又怒，說道：「好，說得好，從現在起，我們互不相干，你行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沒有你這種人頭猪腦的徒弟。」

唐非見了事情的劇變，呆了半晌，對文一龍道：「你瘋啦？你為什麼說這些話來？」

文一龍一點也不後悔向曾十一作出決裂的決心，望着唐非，正色道：「師兄，你現在有兩個選擇，第一，你和我一起離開他，第二，你和他一起，若果你和他一起的話，那麼我們二十多年的交情就此完結。」

他的說話，簡直把唐非難為得無以復加了。

他們師徒三人在客棧外的通道吵吵鬧鬧的，把房客們都驚動了，房內人人都把門打開，然後探頭外望，曾十一見了這許多人就好似在看戲一樣，對着一衆房客，怒叫道：「他媽的！看什麼？有什麼好看的？

那房客見曾十一兇巴巴的樣子，大吃一驚，連忙把門關上了。

文一龍此時忽然快步向通道另一邊去，唐非見了，叫道：「一龍，你去哪？」

文一龍一聲不响的，連頭也不回一下，便直向前行，唐非正想追上去，曾十一忽然叫道：「阿非，讓他去吧。」說完，便怒氣難平的走進房中。

唐非眞的左右做人難了，但最後還是跟曾十一進入房中。

曾十一與唐、文二人的關係亦師亦友，感情本來相當深厚，但為了一個白如雪，竟然師徒反目，曾十一此刻也不知是心痛還是憤怒？唐非似是很了解他的心情，只搖頭嘆息起來。

曾十一望着他，低聲說道：「阿非，你和他到底也有二十多年交情，你若果喜歡的話，就和他一起吧，別理我。」

唐非道：「師父，別說這些話，一龍這人就是沒有機心……」

還未說完，曾十一已怒道：「就是了，他也三十歲啦，頭腦還這麼簡單，也不知道世途險惡。」

「一龍只是一時糊塗才會這樣的，只要我們慢慢的向他說清楚事情的利害，他就會向你道歉的。」

「道歉？他心目中還有我嗎？」

「我很了解他，只要他想清楚了，事情就會很快過去了。」

曾十一也不多說，便向床上倒了下去，蒙頭大睡去了。

唐非的心情實在很矛盾，既不想失去既是師父、又是好朋友的曾十一，更不想失去有二十多年感情的文一龍。

* * *

文一龍怒氣沖沖的回到房中，白如雪見了他的神色，奇道：「一龍哥，什麼事？」

文一龍見了白如雪，怒氣方才消了，望着她道：「如雪，我們馬上離開這裡。」

白如雪一直就是想離開龍州市，免至日夜提心吊膽，現在終於要離開，喜道：「好，我們去那裡？」

文一龍道：「回我家鄉去，然後我們擇日成親。」

白如雪聽了這話，甚感安慰，然後像小鳥依人般倒在文一龍懷中，柔聲道：「你爲什麼忽然想着回鄉去了？」

「因爲這地方我們不值得久留，留下來會有人對我們不利。」

白如雪聽了，以爲「倚翠樓」的打手殺到來，吃了一驚，說道：「什麼人對我們不利？」

「是曾十一。」

「你師父？」

「除了他還有誰？」

「他是你師父，爲什麼會對我們不利？」

「他想拆散我們，我不想失去你，所以只好遠離那個卑鄙傢伙。」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日後才慢慢對你說，現在我們馬上離開這裡，遲了就不妙。」

白如雪實在怕「倚翠樓」的打手怕得要命，能離開龍州市這危險地方，自然求之不得，但此時忽然間面露愁色的道：「一龍哥，你對我這麼好，我很感激，但有一件事我不該瞞你，我現在要坦白告訴你。」

文一龍道：「你說吧。」

白如雪離開他的懷抱，以背對着他，低下頭，咬咬下唇，低聲道：「我怕你聽了之後就不會再愛我了。」

文一龍有點緊張，忙走到她面前，說道：「不會的，無論我聽了什麼，我也一樣愛你。」

白如雪不敢望他，把頭垂得更低，想說話，但卻欲言又止，文一龍急道：「你說吧。」

白如雪又擰轉了身子，文一龍只好怔怔的望着她，等她開口。

空氣沉寂了一會，白如雪才蚊蚋的道：「我其實是一個……」說到這裡，又好似沒有勇氣說下去。

文一龍神情焦急的又走在她面前，追問道：「你是什麼？快說吧。」

白如雪忽然掉下幾滴眼淚，哭泣着道：「一龍哥，我眞的是很愛你的，你不要離開我。」

文一龍道：「我怎會離開你？」說着把她抱在懷中。

白如雪泣道：「我是個妓女，你知道我是個妓女之後，還會愛我嗎？」

文一龍字字聽得清楚，登時整個人呆若木雞起來。

白如雪見他的神情，張着口望着他，一顆心怦怦亂跳，眼淚也流得更急，接着掩面痛哭起來。

文一龍又把她摟抱着，柔聲道：「如雪，我很高興你這麼坦白告訴我，放心，我不計較你是什麼人，我一樣這麼愛你。」

白如雪淚光中放出笑容，興奮的道：「眞的？」

文一龍點頭道：「眞的，無論任何情形之下，也阻止不了我對你的愛。」

白如雪興奮得把文一龍抱得更緊，文一龍說道：「師父已知道了你的身份，他想阻止我們結合。」

白如雪幽幽的道：「你師父不喜歡我？」

「不，他就是太喜歡你，想從我手上把你搶走。」

「他既然知道我是個妓女，還會喜歡我嗎？」

「他就是拿你是個妓女來做藉口，然後拆散我們，橫刀奪愛。」說到這裡，想起一段往事，說道：「他怎會嫌棄你是妓女的身份？以前他也愛過一個妓女，後來還和那妓女成了親。」

（作者按：在『狂俠走天涯』故事集『智者無敵』一文中，曾十一的確與一個妓女相愛過，後來那妓女被人殺了。）

白如雪又怎會了解曾十一爲人？聽了文一龍說了，只信以爲眞，說道：「想不到你師父竟是這種人。」

「所以我才打算離開他。」

白如雪日夕盼望離開龍州市，急道：「那麼我們快走吧。」

當下，二人便收拾了簡便行裝，便乘夜離開了。

文一龍誤以爲曾十一欲想橫刀奪愛，爲了恐怕曾十一把白如雪搶去，竟然下了一個與曾十一決裂的決定。

他們師徒間弄至這個地步，第一，是因爲文一龍年紀已不輕，日夕盼望能得到一個紅顏知己，今番與白如雪有緣，而又得到她的青睞，那有不珍惜之理？他已認定曾十一存心橫刀奪愛，當眞又恨又怕，恨的，是曾十一竟與自己爭女人，怕的，就是怕自己不是曾十一對手，在沒有把事情弄清楚的情形之下，一怒就與曾十一斷絕師徒關係。

第二，曾十一誤以爲白如雪與羊皮卷背後眞相有關，最令他感到懷疑的，就是白如雪與徐爭扯上了關係，而羊皮卷本來在徐爭身上，但忽然又落在白如雪手上，最令他不安的，還是徐爭竟然次日被人殺了，他當然不知道徐爭在情急之下才把羊皮卷交由白如雪暫代保管的，而白如雪根本對羊皮卷之事毫不知情，也根本不知道羊皮卷到底是何物？在種種疑點之下，加上自己師徒已被多方人馬到處尋找下落，就誤會白如雪是敵人誘自己上當的餌，爲了明哲保身，才叫文一龍離開白如雪。

正如文一龍所說，曾十一曾經與一個妓女相愛過，他不是個思想迂腐之人，當然不會計較白如雪的身份而阻止文一龍與她相愛，他就是不想墮進敵人佈下的圈套之內。

雙方都不清楚內中因由，只是二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各持己見之下，就導致各走一方了。

文一龍與白如雪乘夜離開，曾十一與唐非當然還不知道。

* * *

次日一早起來，曾十一想起文一龍爲了一個妓女而動手打自己，更爲了那妓女與自己反目，回想起來，端的餘怒未消。

唐非實在担心文一龍與曾十一是否能夠和好如初，但爲了他們之間不至弄到破裂的地步，只有做好做歹的對曾十一道：「師父，一龍昨晚想了一晚應該想清楚了，待我去找他來向你道歉吧。」說完，正想開門走出去，曾十一卻叫道：「別去！」

唐非知他是個勢不低頭之人，無奈的道：「師父，這又何必呢？」

曾十一怒道：「若果他有心向我道歉的話，他自然會來找我，若果我們去找他的話，這豈非表示我不對？」

唐非道：「一龍這人就是老實得有點倔強，他未必會主動找你的。」

「難道要我主動找他？」

唐非也明知二人心中仍有怒意，而文一龍不對在先，而且動手打師父，更向曾十一說明斷絕師徒關係，曾十一怒火未消之前，也未必會接受文一龍道歉的，所以心中想着給點時間他們冷靜一下，把事情沖淡了才打算未遲。

曾十一一副憤憤不平的樣子坐在枱前，此時不經意的伸手入懷，從懷中取出了羊皮卷，再把羊皮卷攤放在枱上，喃喃的道：「只要弄清楚了羊皮卷上的內容，那我們就發大財了。」

唐非精神一振，也不提文一龍的事，便坐在他面前，望望羊皮卷，說道：「這羊皮卷上的內容十年來也沒有人明白其中意思，難道眞的這麼複雜？」

面對這張可以令人一朝致富的羊皮卷，曾十一也把不愉快的事抛開了，聽了唐非的話後，說道：「據喬一飛說，十年前，那些人爭奪羊皮卷爭了兩年，但後來羊皮卷下落成了謎。」

唐非道：「即是說，那兩年內都沒有人能明白卷上內容？」

「應該不會複雜到兩年來都沒有人明白的。」

「但時至今日，的確沒有人弄明白，徐爭也不例外。」

曾十一道：「照我估計，十年前那些人得到羊皮卷後，根本沒有時間去研究，所以看不懂。」

「怎會沒有時間研究？」

「很簡單，當年爭奪羊皮卷的人，今天在某人手上，明天又落在另一個人手上了，就算得到羊皮卷的人，得到後，日夕提防有人來搶，根本不能冷靜下來分析，所以怎麼看也弄不明白。」

「但徐爭有很多時間去分析，他爲什麼又看不懂？」

「一時間當然難弄明白，徐爭發財心切，而且也很知足，更怕被人知道羊皮卷在他手上，所以寧願要二千兩黃金算了，怎知他卻被人殺掉。」

「殺掉徐爭的人會不會知道他身上有羊皮卷？」

「難說得很，但後來這羊皮卷卻在白如雪手上，我懷疑白如雪與徐爭有關。」

「若是白如雪與殺徐爭有關的話，她得到羊皮卷之後，爲什麼又把羊皮卷交給我們？」

「所以我懷疑這是個陷阱，才叫文一龍離開她。」

「師父，你說過羊皮卷上的寶藏應該藏在喬家莊百里之內，爲什麼有這個想法？」

曾十一道：「這寶藏既然價值連城，數量一定不少，當年喬慶雲埋這寶藏的時候，絕不會把寶物運得太遠，所以我才估計寶藏一定在喬家莊不遠之處。」

唐非有點心急的道：「你快細心看一看羊皮卷吧，只要弄清楚了，我們就去尋寶，然後遠走高飛。」

曾十一也不多說，雙眼停留在羊皮卷上，唐非也目不轉睛的望着羊皮卷。

過了一會，曾十一好似若有所悟一樣，說道：「卷上的第一組圖案之中，奧妙一定在那兩個無頭人穿的長袍上。」

唐非知他發現了端倪，急道：「你覺得那一點最值得你懷疑？」

曾十一道：「兩件長袍上的一條龍。」

唐非忽然靈機一觸，說道：「袍上有龍，這豈非是龍袍？」

曾十一面露喜悅之色，興奮的道：「我明白了。」

唐非精神抖擻，說道：「你終於明白了？」

曾十一道：「不錯，龍袍，世上什麼人才可以穿龍袍？」

唐非道：「皇帝。」

曾十一喜道：「不錯，是皇帝，圖案上那兩個人其實是代表皇帝，兩個皇帝。」

唐非不解的道：「皇帝無頭，脚下有兩把小刀又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道：「圖上兩個無頭的皇帝代表兩個『皇』字，皇字無頭，即是去了『皇』字頭上的『白』字，餘下來的，就是兩個『王』字。」

唐非道：「但王字下邊兩把小刀又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道：「小刀即是匕首，一把小刀代表一個匕首的『匕』字，兩把匕首即是兩個『匕』字合併，就是比較的『比』字。」

唐非恍然道：「兩個王字並排，下邊一個比字，那是『琵』字。」

曾十一喜道：「對了。」

唐非望着第二組圖案，說道：「那麼

半個琴，下邊一個無頭裸女，又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道：「那個琴只有半個，假設沒有下半部，『琴』字沒有下半部，也是兩個王字。」

「但那個無頭裸女又是什麼？」

「佛家有云，人體即是色，色即是人體，用裸女去代表，那是『色』字，『色』字無頭，就是『巴』字。」

唐非興奮的道：「兩個『王』字並排，下邊一個『巴』字，那不是『琵』字嗎？」

曾十一禁不住興奮，叫道：「對了，兩組圖案加起來，就是『琵琶』兩個字。」

唐非見三組圖案已弄清楚兩組，答案呼之欲出，望着第三組圖案，說道：「這第三組圖案有兩排房屋，中間一條通道，很明顯那是一條街道，三組圖案加起來，那是『琵琶街』，難道寶藏就藏在一條名叫『琵琶』的街上？」

曾十一道：「不會，寶藏又怎會藏在街上？而且圖案上的一條街寫着『無泥』兩個字，你知不知道什麼意思？」

唐非道：「街中無泥，『街』字是一個『行』字中間一個『圭』字組成的……」

還未說完，曾十一搶着道：「『圭』字是由兩個『土』字組成的，泥即是土，土即是泥，街上無泥，即是去了那個『圭』字，就是一個『行』字了。」

二人興奮的相視着，忍不住叫道：「是『琵琶行』？」

曾十一面上掩不住喜悅之色，說道：「是『琵琶行』，這是唐朝白居易所作的一首詩的名稱，那麼寶藏與『琵琶行』這首詩有關了。」

三組圖案弄清楚了，但圖案左旁還有一大堆數目字，共有三十組，每一組皆由三個數目字組成，唐非望着那些數目字，眉頭皺起，說道：「那些數目字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仔細的把數目字看了一會，又忽然若有所悟一樣，說道：「這些數目字有一個破綻。」

「什麼破綻？」

「這些數目字之中，都是三個數組成的，而每一組數字，尾數都沒有八九及零的，你明白了嗎？」

唐非搖搖頭。

曾十一卻道：「我明白了，全都明白了，這些數目字其實是一個啓示，它清清楚楚講明了寶藏的正確地點。」

唐非喜不自勝，說道：「眞的？」

曾十一點頭道：「眞的，你唸過『琵琶行』這首詩沒有？」

唐非道：「唸過了。」

「記不記得內容？可不可把它由頭唸一遍？」

「這首詩太長了，要我由頭至尾唸一遍根本沒有可能。」

曾十一道：「那麼你馬上到街上去，把這首詩買回來，我就可以告訴你其中妙處。」

唐非興奮的站起身來，說道：「好，我現在就去，你等我。」

曾十一急道：「快去。」

唐非行到門前，正想開門而出，但忽見曾十一拿起一把剪刀，一剪就把羊皮卷剪成兩邊，唐非見了，忙道：「師父，你還未弄清楚數目字，怎地把它剪掉了？」

曾十一道：「我只剪去那些圖案，既然弄清楚了圖案的意思，這些圖案就可以毀去，免被人搶奪，只要留下那堆數目字就可以了。」說着，把圖案那一部份剪成粉碎。

唐非一想不錯，便開門行了出去。

＊　＊　＊

時間雖然是早上，但龍州市的各主要街道已是人來人往，人潮中，大部份是爲了生活奔波的勞苦大衆，一早走在街上，當然是忙着幹活去了。

街上諸式人等，每一個階層的人都有，其中也不乏一些有閒階級，更有一些無所事事，東張西望，漫無目的之人。

這幾天，各大街小巷的人像無所事事，東張西望的人好似特別多，這些人分佈在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的雙眼都不停在遊目四顧，眼中放出特別的光芒，這種眼光甚至顯得有點謹慎，還不停向來往的行人注視，就好似獵人在找尋獵物，然後隨時捕捉一樣。

唐非沒有留意這些人，更沒有留意這些人的眼光，因爲他心情實在無比的興奮。

——當你知道即將成爲一批價值連城的寶藏主人的時候，你能不興奮嗎？

唐非當然很興奮，因爲他絕對不是一個嫌棄財富的人，更因爲他並非一個視錢財如糞土的人。

他走在街上，行了幾間售賣書籍的店舖，終於買到一本名叫「唐詩集」的書，這本「唐詩集」，書中輯錄的，全都是唐代詩人作品，其中當然包括了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

唐非當然不是忽然詩興突發而買下這本書，他是「錢作怪」才買下這本書的。

他把書本揣入懷中，就踏着輕快的腳步、興奮的心情回客棧去見曾十一。

他在街上行了一會，就被那一班眼神不尋常的人發現了，可是他卻還懵然不知。

那一班人之中，其中一個忽然若有發現一樣，向唐非一指，對身旁的一衆同伴說道：「就是他了。」

這說話的人並非別人，正是蔡三虎的其中一名手下，當晚「倚翠樓」的打手一同追捕白如雪的人，後來唐非爲了要救白如雪，還把他和「倚翠樓」的打手打至吐血。

蔡三虎從手下口中知道，羊皮卷並不在徐爭身上，而白如雪與徐爭有關，當晚徐爭叫白如雪盡快離開，後來其中一名手下追捕白如雪，卻偏偏從中殺出一個唐非和一個文一龍，還把白如雪救走了，順理成章的，就懷疑羊皮卷在白如雪手上，因此派出手下四處找尋白如雪及曾十一三師徒的下落。

但見過唐非的，就只有一個人，就是那個曾被唐非打至吐血之人，可是世事就是那麼巧合，唐非竟然被那人發現了。

說是巧合，倒不如說他們鍥而不捨，日夜尋覓才找到還恰當。

那人說了那話後，一衆同伴立時緊張起來，其中數人不約而同的道：「他是文一龍還是唐非？」

那人道：「是唐非。」

有人說道：「有沒有認錯人？」

那人還未回答，其中一個似是老大的人忙道：「寧殺錯，莫放過，上！」

「上」字說完，便一個箭步向唐非衝了過去，其餘人等那肯坐視？也爭相向前衝。

唐非還很輕鬆，口中剛哼起輕快的調子，但忽見有十二三人一聲不响的便迎面衝了過來，他壓根兒不知發生什麼事，哼着調子的咀兒登時僵住了，還以爲這班人目標在自己身後，竟不期然的向後望了望，但發覺身後似乎沒有這班人的目標人物，這才轉頭來，再定睛一看，才發覺這班人當中，其中一人正是當晚救白如雪而被自己打致口中吐血的人，他見了這個情形，心中雪亮，知道這人必定是糾衆前來尋仇的了，他見了這班人氣勢兇兇的來勢，知道難免要打一架了，登時抖擻精神，嚴陣以待。

十多人迅即衝到唐非身旁，但卻不動手，只把他團團圍住。

這十多人之中，那爲首的，就是當晚圍攻徐爭的其中一人，後來在徐爭身上找不到羊皮卷，還敢率領兄弟回虎崗寨見蔡三虎。

唐非見被十多人圍住，但這些人又不動手，那裏似是向自己尋仇？心中不解，一副絕不畏懼的神色說道：「你們想怎樣？」

爲首的大漢面容有點狡猾，皮笑肉不笑的道：「你就是唐非？」

唐非知道已被認了出來，根本無可能逃避，只好面對現實，一副硬漢本色，說道：「若果你們要找唐非的話，你們沒有找錯人。」

難明謎句　得寶失寶

這班人在街上把唐非圍住，而且有極濃重的殺氣，當然很惹街上行人注目，唐非與那爲首的大漢只短短說了幾句話，已大大引起另一邊一個人的留意，那人聽了唐非的名字後，似乎有了很大的發現，接着轉身向另一邊快步走了。

這個人當然要盡快離開，因爲他是「倚翠樓」老闆秦剛的手下，秦剛爲了白如雪，也派人到處找曾十一師徒下落，因爲他知道白如雪是被曾十一的兩個徒弟救走的，秦剛當然很憤怒，這不謹是唐非和文一龍帶走白如雪，最主要的還是龍州市竟然還有人敢跟秦大爺過不去，這簡直是對自己蔑視，所以絕不能放過曾十一三師徒。

那個秦剛的手下見了唐非之後，莫說唐非已被人包圍住，就是唐非一個人，單就唐非的高大身型及那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他也未必敢上前抓唐非去見老闆，所以他就盡快回去通知老闆，好讓老闆派人去抓唐非，因此他走得很快。

話說回來，卻說唐非向蔡三虎的手下說了那話後，那人面上浮現一副不把他放在眼內的神色，說道：「好一個唐非，果然有種！」

唐非冷哼一聲道：「廢話少說，你想怎樣？」

那老大面色一寒，說道：「快把羊皮卷交出來，否則莫怪我們人多欺人少。」

唐非一怔，心想：「他們怎知羊皮卷在我們手上，難道白如雪告訴了他們？那婊子果然有古怪，師父說得一點也不錯。」

那老大見他不說話，心中，已認定羊皮卷確在他身上，咬牙道：「羊皮卷在那裡？」

唐非毫無懼色，說道：「什麼羊皮卷？我不知道你胡說八道什麼，要找羊皮卷的話，就捉隻羊回去慢慢找吧，我可不是羊。」

唐非的說話，有點似曾十一的味道，只把那些人聽得怒火中燒，那老大怒極，狠狠的道：「他媽的，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掉眼淚了，弟兄們，把他好好教訓一下。」

蔡三虎的衆多手下之中，沒有一個是善類，這些人打架當作消遣，殺人放火當作娛樂，所以老大一聲令下之後，十多人爲恐沒有自己消遣的份兒，便爭先恐後的向唐非湧了上去。

唐非雖見對方人多，知道勢色不對，但他到底是見慣風浪的人物，未拜曾十一爲師之前，也曾在黑道中打滾了多年，經歷過不少刀光劍影的場面，也流過不少血，早就養成了一幅硬漢本色，見衆人湧了上來，也沒有理會是不是對手，便首先發難起來，吼叫一聲便迎了上去，刹那間，便以一敵十三的姿態與對方打起來了，這個情形，只把街上行人嚇得唯恐殃及池魚，爭相走避。

這十多人之中，全都身上帶有武器，那個老大也很冷靜，他恐怕手下們會以武器把唐非殺了，只要唐非一死，就很難知道羊皮卷的下落，所以他向衆手下叫道：「莫用兵器，要把他生擒下來。」

經老大一聲令下，衆人紛紛把武器收回。

唐非的武功本來還有點火候，四五個人他也未必會放在眼內，可是十三個人加在一起，而且這班人武功底子不弱，若果唐非能以一個人打敗十三個人的話，這根本就是奇蹟。

世上好似沒有奇蹟的，所以唐非只有敗下來的份兒，而且被打至遍體鱗傷。

那老大見手下們把唐非擒下來了，知道不能在街上逼唐非說出羊皮卷的下落，便對手下說道：「帶他走！」

衆人等正想押着唐非離開，但忽然有人叫道：「等一等！」

衆人向那人望去，那人正是曾被唐非打至口中吐血的人，老大望着他說道：「什麼事？」

那人一面獰笑，吐口口水在雙掌上，然後磨擦一番，說道：「我要報仇。」

他當然要報仇，因爲唐非曾經把他痛毆

過一頓，現在唐非被四個人挾着雙臂，不能動彈，正是可以爲所欲爲，這報仇的大好良機，那裡肯錯過？

唐非見他一步步行了過來，却毫不把他放在心上，當那人一拳當胸打過來之際，他驀地雙脚在地上一撐，借着雙臂被挾着之力，身子凌空彈起，雙脚朝那人胸膛猛力踢了過去，這雙腿一踢，去勢奇猛，也奇快，那人但覺眼前一花，還不知發生什麼事，但聞「砰」的一聲，整個人向後飛出丈外，待跌回地上的時候，只覺喉頭一甜，接着口中吐出血來。

衆人見同伴被踢至吐血，大爲憤怒，其中一人兇巴巴的道：「非再好好教訓你一頓不可。」說着已有數人磨拳擦掌走近唐非，正要動手之際，那老大忽然大叫一聲：「停手！」

數人只好停了下來，然後回頭望着老大，老大面容有點憤怒，說道：「你們是不是想打死他？」

那些人當然知道絕不能打死唐非，因爲若果唐非死了，再找曾十一奪取羊皮卷就難了，所以唯有聽老大的命令了。

那個被踢至吐血的人當然很不滿意，老大見了他的神色，正色道：「那是你咎由自取，與人無關。」說完，對衆人道：「快離開這裡，莫引人注目。」

衆人只好押着唐非離開，唐非栽了個觔斗，還被打至遍體鱗傷，全身痛楚，他當然深深不憤，但又無可奈何。

* * *

秦剛得到手下報告，說在街上見唐非被十多人圍住，他猜想包圍唐非的人必定是虎崗寨的人，想起秦大爺無人不怕，無人不讓幾分面，而蔡三虎竟然踩自己的場子，以他爲我獨尊的個性，那會不怒？於是命令馬鐵漢帶批硬漢，一方面報蔡三虎踢場子之仇，還以顏色，另一方面也要把唐非好好教訓一下，還要他把白如雪交出來，否則只好人頭落地。

馬鐵漢得到老闆之命令，知道虎崗寨之人共有十三人，於是點撥了二十五人，個個手握朴刀，殺氣旺盛的直向街上趕去。

這二十多人走在街上，當眞比皇帝出巡還要霸道，街上行人見了他們都爭相讓路給他們通過。

馬鐵漢帶領手下在街上兜截了一會，果然在一條街上迎面碰上蔡三虎的手下們，便先叫手下停了下來，目光如炬的瞪着來人。

蔡三虎的手下們見前路被人阻住，那老大連忙示意衆人停步，然後與馬鐵漢對望着。

馬鐵漢與對方相視了一會，咀唇微微掀動，面上肌肉也跳了跳，沉着面道：「閣下可是虎崗寨的人？」

那老大知道對方似是來意不善，雖見對方人多，但毫不放在心上，當下來個先禮後兵，作個揖，說道：「不錯，在下乃是虎崗寨頭領趙沖，閣下是誰？」

馬鐵漢斜睨着趙沖，面上肌肉跳得更快，說道：「馬鐵漢，秦剛就是我主子。」

趙沖當然有聽過秦剛的大名，但他不知道白如雪就是秦剛的一件生財工具，想起秦剛的手下曾經與自己兄弟一起追捕過白如雪，此刻找上來，顯然是爲了羊皮卷了，當下說道：「什麼事？」

馬鐵漢見了他們挾着一個受傷不輕的人，知他必是唐非無疑，便說道：「先把唐非交給我再說。」

唐非見馬鐵漢自稱是秦剛的人，料到他們必定是爲了白如雪而找上自己了，他知道秦剛是出了名的大惡霸，今天無論落在那一方人馬手上，必然苦頭吃盡，登時不敢想像下去。

秦剛及衆多手下之中，本來不知道羊皮卷一事，但趙沖聽了馬鐵漢叫自己把唐非交與他們，就誤會馬鐵漢也想染指羊皮卷了，當下心中在想：「秦剛是龍州市黑道中的大人物，手下衆多，不宜與他硬拚……」想到這裡，便又向馬鐵漢作個揖道：「馬兄，可否行前說幾句話？」說完，把手上拿着的一柄鬼頭刀交由手下接住，表示毫無惡意。

馬鐵漢不知他弄什麼玄虛，但爲了表示自己的胆量，也要顯示一下自己的風度，說聲「好」，也把朴刀交給手下，然後雄赳赳的向前行去，趙沖也一步步的走近他。

兩方人馬在街上各据一方，雙方也有百尺距離，雙方的手下們見老大向中間位置行去，不知將有什麼變故，是以兩方人馬都緊握兵器，準備隨時應付突變，所以顯得有點緊張。

唐非仍被四個人各挾着兩條手臂，見了這個情形，也不知道下一步將會如何，有什麼事發生，所以也好奇的望着雙方老大向中間位置行去。

趙沖與馬鐵漢一步步向對方逼近，趙沖顯得一幅友善之色，馬鐵漢見了，恐怕中計，所以步步爲營，面容也綳得緊緊的。

雙方向對方行前，待距離對方約莫五尺時方才雙雙停下步來。

趙沖面露笑容，望着馬鐵漢，說道：「馬兄，大家都是同道中人，何必傷和氣？」

馬鐵漢眉頭一皺，隨即正色道：「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趙沖道：「你也應該知道，十年前，爲了爭奪羊皮卷，以致死傷無數，你也不想今天歷史重演的，是嗎？」

馬鐵漢在江湖上混了多年，當然也知道十年前羊皮卷所引起的連場腥風血雨，但他根本不知道十年後的今天羊皮卷重現江湖一事，聽趙沖一說，忍不住脫口叫道：「羊皮卷？」

趙沖道：「不錯，羊皮卷就在曾十一手上，我們捉住唐非，就是要他說出曾十一下落，馬兄要找唐非，無非也是想知道曾十一下落，然後奪取羊皮卷，既然如此，我們就是同道中人了，我們何不好好合作？你爭我奪的，事情只有擴大，那時爭奪羊皮卷的人就多了，我們要得寶藏的機會也就更微了。」

馬鐵漢實在想不到會有如此天大的發現，他本來根本不知道羊皮卷重現江

湖一事，聽趙沖語氣，顯然是誤會自己抓唐非是爲了羊皮卷，但他不動聲息，扮成是局內人一樣，說道：「你說的也是道理，但我們怎樣合作？」

趙沖向他行前，生怕話聲被人聽到，輕聲道：「只要我們逼唐非說出曾十一的下落，就可以在曾十一身上得到羊皮卷，那時我們一起去尋寶，寶藏你我二人五五攤分，那時發了財也無人知了，又何需打打殺殺的？」

馬鐵漢爲之動容，說道：「羊皮卷重現江湖之事我們也知道，所以敝上才派在下把唐非抓回去，然後逼他說出曾十一下落。」

趙沖道：「我也是蔡三虎派來抓唐非的，現在唐非在我們手上，羊皮卷我們就垂手可得，我不打算帶他回去虎崗寨，所以想和馬兄合作。」

「如何合作？」

「你瞞着秦剛，我瞞着蔡三虎，然後我和你去尋寶，用不着把利益分薄了。」

「你的手下已知道你找到了唐非，你怎樣瞞蔡三虎？」

趙沖面露殺氣，說道：「我把他們全都殺了，就沒有人告訴蔡三虎。」

馬鐵漢道：「妙計！」

趙沖道：「這叫無毒不丈夫。」

馬鐵漢道：「十年前，喬慶雲造了這張藏寶圖，後來在江湖上爭奪了兩年，但八年前，這羊皮卷下落已成了謎，但爲什麼會忽然間再度出現的？」

趙沖便把羊皮卷重現江湖的經過說了出來：

原來，十年前，江湖上黑白二道的人物互相爭奪羊皮卷，當時蔡三虎與五個結拜兄弟也是爭奪羊皮卷的其中一份子，當年，羊皮卷曾一度落在蔡三虎手上，但還未弄清楚卷上內容，六個結拜兄弟爲了想獨吞羊皮卷，竟然發生內鬨，後來，其中一個叫陳雄的兄弟把羊皮卷得到手，之後便遠離蔡三虎，想獨自尋寶，但陳雄只是個頭腦簡單的人，怎樣也看不懂羊皮卷上的內容。

蔡三虎知道陳雄帶着羊皮卷不知所踪，便帶人四出找尋陳雄下落，一直找了八年，最近才無意中找到陳雄下落，但陳雄的生活却是潦倒之極，顯然並未曾找到寶藏，否則生活就不會如此潦倒了。

蔡三虎找到陳雄後，便逼他交出羊皮卷，但陳雄誓言羊皮卷並不在自己手上，蔡三虎知他一直把羊皮卷收藏着，見他不交出來，詐作相信他的話，然後離開了。

蔡三虎離開後，陳雄恐怕他會再度逼自己交出羊皮卷，便帶着羊皮卷離開，以避蔡三虎耳目。

蔡三虎聲東擊西之計奏效，陳雄果然帶着羊皮卷離開，事先安排的手下們便向陳雄搶奪羊皮卷，陳雄知道中計，只好落荒而逃，蔡三虎的手下則一路追殺。

陳雄被追至無路可逃時，被逼與蔡三虎的手下打了起來。

追殺陳雄的人一共有十人，但陳雄武功也不弱，十個人之中，被他殺了七人，其中三人身上也受了傷，但陳雄身上所受的傷更不輕，雖然如此，仍能負傷逃命，一直逃至萬家村附近。

其時，適藉萬家村外有一名牧童在放牛，陳雄恐怕追兵從後追來，到時羊皮卷就不保，情急之下，便把羊皮卷交由該牧童暫時代爲保管，聲言日後再取回。

牧童並不知道羊皮卷是什麼，見了一個身受重傷的人之要求，便答應暫代保管，然後拿着羊皮卷急急回萬家村去了。

牧童回到家後，便把經過告訴了父親，他的父親見了羊皮卷後，知道是寶物一件，大喜過望，便愼而重之的收藏起來，卻想不到惹起一場大禍，還枉送了父子兩條性命。

再說陳雄，他把羊皮卷交給牧童後，那牧童離開不久，追殺他的三人亦已殺到，那時陳雄已受傷不輕，根本無力反抗，那三人在他身上找不到羊皮卷，知他藏了起來，便逼他說出，但陳雄卻不肯說，那三人便對他百般折磨，陳雄經受不了，最後只好說出羊皮卷已交給了一個萬家村的牧童。

那三人知道了羊皮卷的下落後，便把陳雄殺掉，然後返回虎崗寨，把情形對蔡三虎說了。

蔡三虎得到報告，便帶領、徐爭、趙沖等一共六十人浩浩蕩蕩的直趨萬家村，誓要奪回羊皮卷。

豈料，蔡三虎對徐爭太過信任，徐爭在萬家村得到羊皮卷後，竟然瞞着蔡三虎，想把羊皮卷獨吞，蔡三虎本來被蒙在鼓裡，但徐爭得到羊皮卷後，行動顯得怪異起來，因而引起蔡三虎懷疑，於是暗中跟踪，終於跟至龍州市，徐爭情急之下，把羊皮卷交給白如雪，後來徐爭終於又成爲羊皮卷的犧牲品……

趙沖把羊皮卷的前因後果說了出來之後，馬鐵漢聽了，方才知道當晚蔡三虎的三名手下要追捕白如雪的原因，原來是爲了羊皮卷，並不是要踢秦剛的場子。

即是說，羊皮卷重現江湖之事，秦剛也是毫不知情，而馬鐵漢也是在陰差陽錯，連串誤會之下才知道羊皮卷重現之事。

馬鐵漢當然不會錯過這個發大財的機會，便對趙沖道：「趙兄，大丈夫做事要心狠手辣，待會你把你的手下也全都殺了，然後我把我的手下全都殺了，那時就沒有人知道唐非在我們手上了。」

趙沖面露狡猾的笑容，點頭道：「好，我現在就帶他們去酒樓吃飯，在酒菜中下毒，把他們全部毒死，省卻了很多工夫。」

馬鐵漢微笑道：「妙計！」

趙沖道：「你又怎樣對付你的手下們？」

馬鐵漢道：「既然你想出用毒葯這妙計，我只好向趙兄效法了。」

趙沖道：「那麼我們現在就去長旺酒樓包一個廂房，把他們全部毒死吧。」

* * *

早市剛過，午市未到，所以長旺酒

樓內一點也不旺，而且顯得有點冷清。

趙沖與馬鐵漢都向手下們解釋，剛才在街上只是一場誤會，為了慶祝誤會冰釋，所以一起在酒樓內吃其和好酒。

雙方人馬在酒樓內各據一方，然後由趙沖與馬鐵漢各自點了菜。

唐非仍被人押着，此刻，他被繩索困綁着四肢，被冷落在一角，他當然不知道這兩方人馬在搞什麼把戲，也只好坐在一角，然後什麼也不去想他。

趙沖與馬鐵漢點了菜後，二人站在一邊，趙沖附耳對馬鐵漢道：「待會菜端上來的時候，我負責落毒葯在我手下的菜上，你則落毒葯在你手下吃的菜上，不過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覺，莫被他們發現。」

馬鐵漢道：「放心。」

然後，趙沖吩咐店小二，待會菜餚弄好後，首先把全部菜餚先放在兩張無人坐的空枱上，沒有命令，不得上菜，小二們也只好點頭稱是，接着二人才返回座位，等待菜餚端上來。

不久，小二們把弄好的菜擺放在兩張空枱上，這時馬鐵漢與趙沖行到擺放菜餚的兩張枱邊，在雙方手下沒有留意之下，便在懷中取出剛才購買的粉狀毒葯，然後撒在每一道菜上，小二們見了，只道他們在菜上加上調味品，所以不以為意。

馬、趙二人把毒葯均匀的撒在菜上之後，這才叫小二們上菜，還指定由馬鐵漢落「調味品」的菜端給馬鐵漢的手下們，而由趙沖落「調味品」的菜則端給趙沖的手下們。

接近三、四十人分四張枱而坐，每一席都有九道菜式。

上菜的時候，馬鐵漢與趙沖都不入座，只站在一旁看着手下們進食，那些手下們也就毫不客氣，連忙狼吞虎嚥起來，馬、趙二人見了，只在一旁相視冷笑着。

過了不久，在進食的三十七人忽然全部捧着肚子大聲呼痛起來，接着每一個人紛紛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

小二們見了這個場面，登時人人都嚇得呆起來了，此時才知道，馬、趙二人剛才在菜上撒的，那裡是什麼調味品？是毒葯才眞。

唐非見了，也登時呆若木鷄起來，實在想不到，他們何以如此狠毒？

馬、趙二人見三十七人全部倒在地上，全無聲息，又相視笑起來了，馬鐵漢道：「趙兄果然是妙計，略施小計就把他們全都放倒了，也保住了這天大的秘密。」

趙沖狡猾一笑，說道：「這叫無毒不丈……」「夫」字尚未出口，在狡猾的笑容中，忽然在懷中取出一柄匕首，出奇不意地就向馬鐵漢腹部〃了過去，馬鐵漢與他相距太近，一個閃避不及，腹部登時被刺了一下，鮮血向前直噴而出，接着倒了下去，趙沖見了，仰頭大笑起來。

馬鐵漢痛苦的掙扎起身，怨毒的眼光射着他，說道：「你……這是……為什麼？」

趙沖大笑過後，說道：「姓馬的，你以為我眞的會與你分享羊皮卷的寶藏嗎？」

馬鐵漢怒極，便向趙沖一撲而前，趙沖好整以暇的避過，忽然叫道：「弟兄們，把姓馬的宰了。」

趙沖話音一落，躺在地上的手下們忽然全都彈起身來。

馬鐵漢怔怔的望着趙沖，說道：「你……沒有落……毒葯在菜上？」

趙沖很得意，說道：「你以為我眞的會把弟兄們毒死嗎？我這樣做，只是引你上當吧了。」

馬鐵漢面容甚是痛苦，說道：「你果然狡猾。」

趙沖面色一沉，手一揮，向手下們叫道：「給我殺……」

衆手下得令，全都握刀向馬鐵漢衝前，但馬鐵漢忽然叫道：「且慢！」

趙沖便叫手下們退了下來，然後還很得意的說道：「我知你死不瞑目，你有什麼遺言？儘管說吧。」

馬鐵漢腹部中了一刀後，鮮血如泉湧出，他的面容本來很痛苦的，但此刻忽然顯得輕鬆起來，也擺出一副得意神色，說道：「姓趙的，你以為我馬鐵漢是蠢材，如此容易就會上你的當嗎？」說着，從懷中抽出一個盛滿液體的革囊，原來剛才趙沖一刀刺來，他故意不閃避，好讓他的匕首刺在革囊上，假裝中刀流出鮮血。

趙沖見了，當然感到很愕然，但隨即又得意的笑道：「你假裝受傷又怎樣？你的手下全都被你毒死了，你一個人孤掌難鳴，你以為可以活着離開這裡嗎？」

馬鐵漢很鎮定，說道：「姓趙的，你見我們人多，恐怕敵不過我們，所以就使計叫我毒死手下，其實你落在食物上的，根本不是毒葯，目的又是騙我毒死手下吧了。」

趙沖還很神氣，說道：「你說得對，只要你的手下們死了，再殺你就一點也不難，可惜你知道得太遲了。」

馬鐵漢冷笑一聲，說道：「但你知不知道你的詭計事前已被我洞悉得一清二楚？」

趙沖聞言，得意的笑容登時僵住了，因為他聽了此話後，方才知道上當的是自己。

現在輪到馬鐵漢得意，一副勝券在握的樣子，說道：「兄弟們，起來吧。」

話音一落，馬鐵漢的二十五名「中毒」身亡的手下忽然全都彈起身來，然後各自握着朴刀，便迅速把趙沖共十三人圍住了。

趙沖登時面色劇變起來。

馬鐵漢望着他，說道：「你也以為我眞的會把兄弟們毒死嗎？」

兩方人馬尚未正式交鋒，但明顯的，馬鐵漢一方已佔了優勢，因為他一共有二十六人，而趙沖一方只有十三人。

趙沖當然知道形勢極之不利，但一點也不屈服，忽然叫道：「兄弟們，為了價值連城的羊皮卷寶藏，給我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

他一聲令下，手下們為了羊皮卷上

的寶藏，果然全都抖擻精神，拚命的向對方衝殺上去，馬鐵漢的手下見對方動手了，也不需頭兒命令，便相繼喊殺連天的迎向對手。

利那間，雙方人馬在酒樓的廂房內打得杯盤橫飛，枱翻椅倒，厮殺聲幾乎要震爆整間廂房，打得好不慘烈。

馬鐵漢並沒有加入打鬥，眼見己方佔盡優勢，只顯出得意神色。

趙沖見形勢不妙，便與兩名手下且戰且走的走向門口，也終於被他衝出一條血路，總算拾回了性命，其餘十人，也就全都成為馬鐵漢衆多手下的刀下亡魂了。

馬鐵漢見把所有人都解決了，便對手下們道：「這唐非很值錢，把他帶回去。」

唐非本來落在趙沖手上，但現在又落在馬鐵漢手上了。

＊　＊　＊

且說文一龍與曾十一反目後，昨晚與白如雪離開居住的客棧，轉而投住另一家客棧，今天一早，便帶着白如雪，欲想遠離龍州市，豈料在街上走了一會，就碰上了喬家莊四名護院。

當晚，曾十一偷偷離開喬家莊，次日徐爭被人殺了，以致喬氏兄弟不能得到羊皮卷，喬氏兄弟就認定羊皮卷已落在曾十一手上，因此派出莊上所有護院尋找他們師徒三人下落。

由於曾十一師徒三人在喬家莊住了四天，莊上所有護院見過他們，所以今天一早那四名護院一見了文一龍，就把他認出來了。

喬氏兄弟所僱用的護院，個個都武功一流，而文一龍的武功却甚平凡，所以那四名護院很輕易的就把文一龍連同白如雪擒下來，然後抓回喬家莊。

＊　＊　＊

喬氏兄弟向所有護院發出命令，務要他們把曾十一師徒抓回來，即使不能把三人一起抓到，抓到其中一個就夠了。

他們當然不會告訴護院們要找曾十一師徒三人的眞正目的，因為羊皮卷上的寶藏價值太誘人了，豈能輕易透露眞相？衆護院見主子有令，那還會追問因由？總之就是照命令行事就是了。

兄弟二人每天都焦急的等候消息，他們當然焦急，因為恐怕羊皮卷上的內容已被弄清楚了，到時被人捷足先登取了寶藏，豈非可惜得很？

幾天下來，仍無曾十一師徒三人的音訊，喬一飛更急了，但喜怒不形於色的喬忠傑一直以來都若無其事一樣。

此刻，兄弟二人正在大廳吃早飯，喬一飛每一頓都食不甘味，喬忠傑則相反。

就在此時，名叫劉勇的護院忽然走進大廳，面帶喜色，一拱手，對兄弟二人道：「報告兩位少爺，小人終於在龍州市把文一龍抓回來了。」

喬忠傑聽了，毫無表示，神色仍是那麼的自若，喬一飛則反應强烈，大喜過望，忙站起身來，說道：「眞的？」

劉勇點頭道：「是眞的。」

喬忠傑淡淡的道：「既然抓到了文一龍，現在就把他帶進地牢去綁起來，我們隨後就到。」

劉勇應道：「知道了，大少爺。」說完便退了出去。

喬一飛面上充滿希望，說道：「希望曾十一那小子還未弄清楚羊皮卷上的內容就好了。」

喬忠傑雙眼射出殺氣，面上肌肉微一掀動，冷冷的道：「即使曾十一把羊皮卷弄明白了，甚至把寶藏掘了出來，既然他徒弟在我手上，我就有辦法令他把寶藏全數交出來。」

喬忠傑為人深沉、冷靜、喜怒不形於色，而且外表還有點和藹可親，其實這種人是最可怕的。

＊　＊　＊

喬家的地牢潮濕而昏暗，此刻牆上插了幾支火把，更令週遭氣氛有點詭秘。

劉勇和三個護院很用力的把文一龍和白如雪以鐵鍊鎖着雙手，然後把他們二人分兩邊吊了起來。

接着劉勇就在一旁等候喬氏兄弟。

白如雪早已嚇得面無人色，以她一個弱質女流，而被人如此吊了起來，這實在是一件很殘酷的事，可是劉勇等人卻無半點憐香惜玉之心。

文一龍見白如雪怕得不停流淚，只好安慰她：「如雪，不要怕。」

這個情形之下，白如雪又怎會不怕？她不知道下一步將會受到什麼對待，所以她甚至感到有點絕望。

文一龍側頭望着她，面上出現歉疚神色，說道：「如雪，對不起，我把你連累了。」

白如雪淚光中，出現一抹幽幽眼神，說道：「我是苦命人，註定不會有好日子過的，或許是我的命不好，才把你連累了，不是你連累我。」

文一龍道：「如雪，不要說這些話。」

白如雪好似感到前路茫茫一樣，垂下頭來，輕輕泣道：「以我這種人，能得到你的愛，我已很滿足，我不求永恒，只要能有人愛我，那怕是短暫的，我已覺得不枉此生了。」

文一龍怔怔的望着她，好似不明白她說什麼。

白如雪忽然哭得凄切起來，說道：「其實我們不該在一起。」

文一龍對她的愛極深，立時緊張的道：「為什麼？你難道不愛我？」

白如雪抽泣着，說道：「不錯，我很愛你，所謂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但我愛你之後，卻令你和師父反目成仇，所以我的心也很難過。」

文一龍叫道：「但師父想橫刀奪愛，所以我才和他反目。」

白如雪目光呆滯的道：「當初我也相信你的話，以為你師父想奪徒弟所愛，但我想清楚之後，覺得他不是這種人，他只是為你好。」

「但他的確存心想拆散我們，你難道不知道？」

「我知道，但他拆散我們是有原因

的。」

「什麼原因?」

「我也不知道。」

文一龍正想說話，忽然見喬氏兄弟行了過來，也就沒有說下去了。

兄弟二人進來後，望望文一龍和白如雪，然後喬一飛問劉勇，說道：「那女人是什麼人?」

劉勇道：「相信是文一龍的女人吧。」

一名護院插咀道：「他們兩個在說什麼你愛我，我又愛你的肉麻極了，這女人一定是文一龍的女人了。」

喬忠傑背負着雙手，還是木無表情，淡淡的道：「你們出去。」

劉勇及三名護院當然知道大少爺是對自己說的，所以四人同時應道：「是!」便退出了地牢密室，然後劉勇順手把門關上了。

白如雪見了喬氏兄弟二人，更加驚了。

文一龍並不知道喬氏兄弟何以抓自己回來，但見他們如此招呼自己，而且甚不友善，也不由不担心自己的命運了。

喬一飛冷笑着，一步步向文一龍逼近，說道：「姓文的，你們好大胆，竟然抽我的後腿。」

文一龍的胆子忽然變得大起來，說道：「我不知你說什麼?」

喬一飛怒道：「羊皮卷在那裡，快說出來，否則有你好受。」

文一龍聽了，才知道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羊皮卷，但却口硬起來，說道：「我不知道。」

白如雪不知就裏，望着文一龍，說道：「一龍哥，羊皮卷是不是就是我交給你師父那張東西?」

喬忠傑微一動容，冷笑着道：「羊皮卷果然眞的在曾十一手上。」

文一龍望着白如雪，叫道：「如雪，你怎能告訴他們羊皮卷在師父手上?他們會殺死師父的。」

白如雪不知事情的可大可小，聽文一龍說了，登時吃了一驚，口也張大了。

喬一飛怪笑幾聲，一步步行近白如雪，狡猾的笑道：「小姐，曾十一在那裏?你說出來，我就放了你們，否則你們兩個只好死在這裏，到陰曹地府做夫妻。」

這個情形，喬一飛當然知道女人比男人易於對付，所以他轉而問白如雪。

白如雪果然被他的話嚇住了，正在猶豫好不好說出曾十一的下落，以換取兩人的安全，但文一龍忽然叫道：「如雪，你不能告訴他們師父下落的。」

白如雪急道：「若果我不說，他們會把我們殺死的。」

文一龍叫道：「我寧願死，也不能出賣師父。」轉而望着喬氏兄弟，一臉大無畏之色，叫道：「喬忠傑，喬一飛，你把我們殺了吧，休想我會把師父下落告訴你們。」

白如雪此刻才知道，文一龍對曾十一仍舊感情深厚，登時感到文一龍是個義薄雲天之人，能有一個如此重情重義的人愛自己，實在感到無比的安慰。

喬一飛望着文一龍，冷笑一聲，說道：「你很夠義氣，但你知不知道，講義氣的人都不會有好收場?而且即使你們死了，曾十一會關心你們嗎?說不定他腦子裏只有羊皮卷上的寶藏，那還會把你們的生死放在眼內?你又何必替他隱瞞?」

文一龍「呸」的一聲，叫道：「我師父不是這種人，你亂七八糟的說什麼廢話?乾脆點就殺了我吧。」

喬忠傑仍背負着雙手，語氣仍是那麼的平淡，說道：「你以為你會死得痛快嗎?」

白如雪忽然急道：「你們不能殺一龍哥。」

喬忠傑忽然對喬一飛道：「把那妞兒帶出去。」說完，開了密室的門，便行了出去。

喬一飛拿起掛在牆上的鑰匙，便把白如雪放了下來，然後帶出密室。

文一龍見白如雪被帶了出去，當眞痛徹心脾，狂叫道：「你們要怎樣對待如雪?」

喬一飛充耳不聞，取下牆上其中一個火把，然後把密室的石門「砰」的一聲關上，任憑文一龍在室內大喊大叫，室外却一點聲响也沒有。

密室外是一條極之昏暗的通道，藉着火把的照耀下，白如雪有如一頭受驚的馴鹿挨在牆上，一雙充滿恐懼的眼睛骨碌碌的望着喬氏兄弟。

喬一飛把火把插在牆上，一副兇相的瞪着白如雪，冷冷的道：「曾十一在什麼地方?只要你說出來，我就把你放了，絕不傷害你。」

白如雪見了他的兇相，機伶伶打了幾個寒噤，稍一定神，說道：「我告訴你也可以，但我有條件。」

喬一飛見她顯然受驚而屈服，忙道：「什麼條件?」

白如雪忽然好似去了害怕之心，站直身子，說道：「我要你先把一龍哥放了，待他去了安全的地方，我就告訴你們曾十一在什麼地方。」

喬一飛面色一沉，說道：「放了文一龍?叫他去通知曾十一遠走高飛嗎?那時你說了和不說又有什麼分別?」

喬忠傑忽然淡淡的道：「好，我答應你。」

喬一飛怔怔的望着他，但他不理，又對白如雪道：「還有什麼條件?」

白如雪道：「你們放了一龍哥後，不能派人從後跟踪，待他離開一個時辰之後，我就告訴你們曾十一的下落。」

喬一飛叫道：「什麼?一個時辰?那時文一龍也差不多去到龍州市了，你倒很會計算。」

喬忠傑仍是一派鎮定，說道：「姑娘，我答應你。」

喬一飛張口的望着他，他在計算路程，從喬家莊去到龍州市中心，若果徒步走得快的話，大概一個時辰多一點就可以到達，如果文一龍離開一個時辰後白如雪才說出曾十一下落，那時再派人

去找曾十一，即使騎馬，相信也不夠文一龍快，只要文一龍通知曾十一，再找到他們就難了。

喬一飛不明兄長何以答應白如雪的條件，忙說道：「大哥，這很不化算。」

喬忠傑道：「我自有主張。」

白如雪道：「你既然接受了我的條件，請你馬上把一龍哥放了吧。」

喬忠傑望着喬一飛，說道：「開門。」

儘管喬一飛認為這很不化算，也只好把密室的門再度打開了。

文一龍見石門打開，望着白如雪，便神色緊張的叫道：「如雪，你有沒有告訴他們師父的下落?」

白如雪見他仍被吊着，感到十分心痛，眼淚又忍不住掉了下來，哭道：「沒有。」

文一龍道：「好，你無論如何不要屈服，大不了被他們殺掉，也不能出賣師父。」

白如雪再也不忍心多望他一眼，一顆心實在比刀割還要痛楚，只垂下頭來在抽泣。

文一龍關切的道：「如雪，你哭什麼?是不是他們欺負你?」

白如雪垂頭不語。

喬忠傑對其弟道：「把他放下來。」

喬一飛便上前把文一龍解了下來。

白如雪見他被放下了，「哇」的一聲便向他懷中撲至，就彷如隔世一樣，便在他懷中痛哭起來了。

文一龍把她摟抱着，說道：「如雪，你哭什麼?」

白如雪抬起頭，淚如泉湧的道：「一龍哥，他們答應把你放了，你快走吧。」

文一龍忙道：「好，我們一起走，離開這鬼地方。」他也沒有去想想，喬氏兄弟何以忽然間答應放他走?

白如雪哭得彷如生離死別，說道：「我答應過他們，我留下來，讓你一個人走。」

文一龍驚叫道：「為什麼我一個人走?要走一起走，要留一齊留，我不能撇下你不理。」

白如雪正想說話，但忽然回頭望了望喬氏兄弟，然後就好似怕說話被他們聽去，所以沒有說出口，只說道：「你不要問，總之你走得越快越好。」

文一龍固執的道：「我不走!」

喬氏兄弟好似猜到白如雪要對文一龍說什麼一樣，喬忠傑向其弟打了個眼色，便行到密室另一邊，遠離他們，讓他們方便說話。

白如雪見他們遠離了，才抽泣着，輕聲道：「你師父和師兄相信仍留在吉祥客棧，你現在馬上去通知他們，叫他們馬上離開，否則被找到了就很危險。」

文一龍急道：「你為什麼甘願留下來，讓我一個人走?」

白如雪道：「這是我和他們講好的條件，只有這樣才能救你師父和師兄。」

「但你知不知道留在這裏是很危險的?」

「我一個人危險，但可以換取你們三師徒安全，這很值得。」

文一龍激動的道：「如雪，你太傻了。」

白如雪好似已不把生死放在眼內，說道：「你才傻，試想想，若果我們不說出你師父下落，他們就會殺了我和你，然後派人找你師父和師兄下落，他們這麼多人，總有一天會找到你師父和師兄的，然後又把你師父和師兄殺了，豈非四個人也要死?」

文一龍沒有想到這些細節，經白如雪一說出，登時覺得有道理，但想起白如雪留在喬家，命運會如何?他實在不敢想像。

文一龍好不好離開?他在面臨一個抉擇，若果離開，留下心愛的人就會後果堪虞，若不離開通知師父，師父與師兄也很危險。

白如雪是自己心愛的人，曾十一是自己師父，關係除了亦師亦友之外，師父還救過自己數次，而且還一手將自己帶離黑道，改邪歸正，重新做個好人。

白如雪見他在猶豫不決，而且難為極了，忙催促道：「一龍哥，快走吧，我留下來會沒事的。」

文一龍的眼眶紅了，哽咽的道：「如雪，我實在沒有用，不能保護你，為了師父對我的恩德，為了和師兄從小到大的二十多年交情，請你不要怪我撇下你不理，我現在馬上就去找師父和師兄，叫他們避一避這些沒有人性的人。」

白如雪見他終於決定離開了，忽然哭得更悽切的把文一龍抱着，就好似不捨得他離開一樣。

文一龍也把她抱着，仍舊哽咽的道：「為什麼我們愛得這麼苦?」

喬氏兄弟也實在不耐煩了，喬一飛已忍受不住，走上前，惡聲道：「你們東拉西扯的，說完了沒有?」

白如雪哭得身子直顫抖，急道：「一龍哥，快走吧。」

文一龍惡瞪着兄弟二人，咬牙切齒，雙眼發紅，說道：「你兩兄弟若果傷害我老婆，我就跟你們拚命。」

喬一飛怒道：「他媽的，少跟我嘮噲，給我滾。」說着已把他推出密室。

白如雪含淚跟出去，說道：「我要看着他安全離開。」

喬一飛望着兄長，好似在徵求同意。

喬忠傑對他點點頭，表示也答應白如雪的要求。

喬氏兄弟便押着文一龍與白如雪離開密室，白如雪不許兄弟二人離開半步，因她恐怕他們會通知護院從後跟踪文一龍，那時曾十一就相當危險了。

文一龍當眞有生離死別之感，離別在即，紅着雙眼的望着白如雪，一顆心實在痛楚難當。

喬一飛見他仍不走，忍不住叫道：「你這人怎地如此婆媽?還不滾等什麼?」

文一龍怒道：「他媽的，關你屁事?」

白如雪恐怕文一龍會激怒他們惹來

皮肉之痛，急道：「一龍哥，快走吧。」

文一龍只好忍心回轉頭，「呼」的一聲便快步離開喬家大門。

白如雪淚如泉湧的目送文一龍在道上消失，就好似萬箭穿心一樣，實在比在「倚翠樓」受苦還甚。

喬一飛見文一龍去得遠了，對着白如雪道：「我們回去吧。」

白如雪也只好跟他們進入屋內，然後兄弟二人便把她帶進一間房，爲了讓她安心，表示不會叫人從後追文一龍，所以兄弟二人也就伴在她身邊。

* * *

對喬一飛這個有點急躁的人來說，一個時辰實在太長了，所以他顯得坐立不安起來，因爲他實在怕文一龍趕到龍州市後，便把情形告訴曾十一，曾十一得到消息後，一走了之，再要找他也就難了。

喬忠傑仍是那麼的鎮定，他甚至坐下來閉目養神，毫無半點急躁的味道，喬一飛見他氣定神閒的，實在有點佩服他。

白如雪坐在一邊，有如老僧入定一樣，實際內心在承受着無邊痛苦。

差不多過了一個時辰，喬一飛走到白如雪面前，說道：「姑娘，時間夠啦，文一龍去龍州市已走了一大半路程，你也應該說出曾十一的下落了。」

白如雪的眼淚本已收了，但此刻又湧了出來，她心想：「也差不多了，這個時候，他們要派人手找曾十一，就算騎馬，也不及一龍哥快的。」想到這裏，便站起身來，忽然悽慟的叫道：「一龍哥，來生再見……」說着，驀地一頭猛烈撞向牆上，「轟隆」一聲，頭顱登時迸發出一蓬令人觸目驚心的血漿，接着身軀墮回地上，一動也不動的死了。

喬一飛登時呆住了。

深沉的喬忠傑也不由暗吃一驚，脫口道：「她竟然出此下策。」

喬一飛呆望着他，說道：「她還未說出曾十一下落後就自殺，我們如何找曾十一？」

喬忠傑恨恨的道：「我本來等她說出曾十一的下落後，就以飛鴿傳書，通知龍州市的護院直接找曾十一的。」

不錯，只有飛鴿傳書，才可以趕在文一龍前頭，知會龍州市的護院捉拿曾十一，此刻喬一飛才猛然想起，難怪兄長如此鎮定了。

喬家在龍州市有不少生意，也開設了一家「福來客棧」，平日，兄弟二人爲了便於與龍州市通訊，和指示生意運作，所以養了一批信鴿。

喬一飛見白如雪已死，說道：「這妞兒已死了，我們如何找曾十一？」

喬忠傑道：「文一龍相信還未進入龍州市，現在唯有以信鴿叫住在福來客棧的兄弟在必經之路等文一龍，然後從後跟踪，就知道曾十一的下落了。」

喬一飛忙道：「事不宜遲，快寫信。」

喬忠傑道：「你現在快點把信寫好，把信鴿放出去之後，我們馬上到龍州市接應。」

* * *

且說馬鐵漢捉了唐非之後，他本來想獨自逼唐非說出曾十一奪取羊皮卷，然後按圖尋寶的，但奈何羊皮卷一事已被其餘手下知道，若果把實情瞞着秦剛，其餘兄弟把事實對秦剛說了就不妙，所以最後只好把唐非帶回秦剛住處，把羊皮卷重現江湖之事對秦剛說出，此舉也是希望秦剛日後得到寶藏後，不會少了自己的份兒。

唐非落在秦剛手上，少不免要受一點苦頭。

秦剛知道羊皮卷重現江湖，而且刻下羊皮卷正在曾十一手上，眼見面前有一個發大財的機會，那肯錯過？

既然唐非知道曾十一的下落，秦剛爲了發大財，也就可以把唐非救走白如雪的事一筆勾銷，轉而逼問唐非，要他說出曾十一的下落。

唐非最初異常口硬，無論如何也不肯說出曾十一現在何處，此舉就只有惹來連串皮肉之苦。

唐非被百般折磨後，已抵受不住，最後想着：他們逼我說出師父下落，無非爲了羊皮卷上的寶藏，既然師父已弄清羊皮卷的內容，而且把三組圖案毀掉，只留下有數目字一邊，他們得到半張羊皮卷根本得物無所用，只要師父牢牢記住那些數目字，或者把那些數目字另外抄了下來，這寶藏也就是我們的了。

他想到這裏，最後只好同意帶秦剛去找曾十一了。

對於這個價值連城的寶藏，秦剛當然十分之重視，所以他便親自帶領了十五名武功不弱的手下，押着唐非，由唐非帶領之下去找曾十一了。

* * *

趙冲雖然跟着蔡三虎混，但此人心術不正，只是一心獨吞羊皮卷的寶藏，那次他與兄弟殺了徐爭後，爲了羊皮卷，竟然不惜違背蔡三虎命令，還爲了羊皮卷而與兄弟們互相殘殺，但後來在徐爭身上找不到羊皮卷，還敢胆帶領兄弟回虎崗寨見蔡三虎，原來他冒着被蔡三虎懲罰之險，回虎崗寨重投蔡三虎，目的就是想藉蔡三虎之名奪取羊皮卷。

他把唐非抓到之後，那有想過帶唐非回去見蔡三虎？只是一心想獨吞寶藏，却不料從中殺出一個馬鐵漢，登時令發財美夢粉碎，還栽了一個大大的觔斗，最後只好帶着兩名死裏逃生的手下回虎崗寨，把情形對蔡三虎一說了，當然，他話中盡是甜言蜜語了。

蔡三虎見垂手可得的寶藏被秦剛手下搶去，那有不怒之理？

羊皮卷他已志在必得，當下就點撥了三十名手下，浩浩蕩蕩的離開了虎崗山。

蔡三虎打算手下們在秦剛住處附近埋伏，只要秦剛帶着手下離開住宅，就不問而知，是從唐非口中知道曾十一下落，然後帶領手下去找曾十一了，然後他蔡三虎就暗中跟隨，就不難會知道曾十一下落，只要見到曾十一，就下手強搶羊皮卷。

* * *

且說文一龍離開喬家莊後，他明知白如雪留下來會很危險，但爲了師父與師兄安全，也就不能再作他想，內心痛苦得有如萬箭穿心就在所難免。

他一口氣直向龍州市奔去，途中毫不稍停，過了一個時辰之後，他已筋疲力盡，已幾乎跑不動，但想起恩同再造的師父曾十一的處境危險，又抖擻精神起來，又再沒命的向龍州市奔去。

在身心俱疲之情形下，他終於進入了龍州市，但那時，在市中的其餘喬家護院早就接到信鴿，一衆護院依照信鴿帶來的消息，在進入龍州市的必經之路恭候，不久，十多名護院果然見文一龍氣急敗壞的進入市中。

那些護院見了文一龍後，一方面派出一人回福來客棧等候喬氏兄弟，其餘人等則從後跟着文一龍。

文一龍被十多人從後亦步亦趨的跟着，他根本懵然不知，只是一口氣直向曾十一居住的吉祥客棧奔去。

* * *

曾十一弄清楚羊皮卷上三組圖案的意思，又明白了那些數目字是何所指，就叫唐非外出購買「琵琶行」這首白居易的名作，便在房中心情興奮的靜候佳音。

他見唐非去了一段時間尚未回來，起初還以爲時間尚早，售買書籍的店舖還未開門，於是便耐心等候，還索性躺在床上，過了一會，也就呼呼的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再度醒來的時候，向窗外一望，見已日上三竿，仍不見唐非回來，這時不由不令他憂心了。

他想起爲了羊皮卷已起碼有三路人馬在找自己師徒三人下落，唐非一去不回，會不會已落在那些人手上？

他越想越急，又想起文一龍，於是開門行了出去，便逕自向文一龍入住的房間行去。

文一龍昨晚帶着白如雪離開入住的房間他還不知道，當他來到文一龍房間的時候，便伸手拍門，但良久却無人回應，心中暗感不妙，也不由暗暗吃驚，便嘗試伸手推門，房門竟然一推而開，向內望去，那裏還有文一龍的影子，更加驚了。

文一龍不在房中，到底去了那裏？現下是安是危？是否已落在別人手上？想起兩個徒弟目前不知所踪，生死未卜，登時令他焦急得額上也滲出了冷汗。

他腦中實在有點紊亂，只好離開文一龍的房間，折回自己入住的房間。

回到房中，又焦急得來回踱步，手心也緊張得滲出汗水來。

正當他最爲焦急的時候，此時，房外驀地傳來急速的拍門聲。

他聽了此拍門聲實在有點不尋常，心中一跳，只呆呆的望着那扇門，竟沒有上前開門。

拍門聲越來越急促，而且不停響起，曾十一不知房外的人是誰，來者是善是惡？只發呆的望着那扇門，一顆心仿似要從口裏跳將出來一樣。

拍門聲持續了一會，此時門外的人叫道：「師父，快開門。」聲音顯得有點氣急敗壞。

曾十一聽了，認得是文一龍的聲音，脫口叫道：「是一龍！」連忙一個箭步衝前，迅速把門打開。

他把門一打開，果然是文一龍，知他無恙，先是一喜，但隨即發覺不見白如雪在他身邊，而且見他全身好似軟弱無力，仿似虛脫一樣，立感事情不妙，失聲叫道：「一龍，發生什麼事，白如雪呢？」

文一龍經過一個多時辰不停的急劇的奔跑，全身氣力早已耗盡，因虛脫過度，雙腿一軟，便向曾十一倒去。

曾十一吃了一驚，忙把他接住，然後抱着他，再把門關上，便把他抱在一張床上，忙倒了一杯茶，灌進文一龍口中。

文一龍喝過那杯茶後，呼吸仍是那麼的急速，曾十一見他氣喘的樣子，又見他神色既焦急，又傷心似的，忙道：「一龍，到底發生什麼事？」

文一龍忽然在他面前跪下來，一副想哭的樣子，而且帶點自責，說道：「師父，徒弟不好，昨晚不該動手打你，也不該帶着如雪離開你，否則就不會發生今天的事了。」

曾十一聽他語氣，已知情形不妙，連忙把他扶起，說道：「算啦，我不怪你，你坐下來慢慢說吧。」

文一龍便滿帶歉疚的坐下來，待回過氣的時候，便把經過說了出來，說昨晚與他反目後，便帶着白如雪投住另一家客棧，今天一早想離開龍州市，但在街上被喬家的護院捉住押回喬家莊等等都說了一遍。

曾十一聽了，知道喬氏兄弟爲了羊皮卷會纏上自己，現在唐非又下落不明，白如雪又生死未卜，一時間也顯得有點慌亂起來。

他明知留在客棧房中會很危險，因爲喬氏兄弟可能已從白如雪口中知道自己下落，或者他兄弟二人已派人暗中跟着文一龍，到時被追到來，師徒二人就危險了。

喬氏兄弟目的只在羊皮卷，只要把羊皮卷上的內容告訴他們，他們可能會就此罷休，但羊皮卷的價值不菲，曾十一會雙手奉與他人嗎？

文一龍說完後，已有點心急，忙道：「師父，我們快離開這裏吧，不然被人找到了就不妙。」

曾十一何嘗不急？說道：「我們暫時不能離開。」

文一龍急道：「爲什麼？」

曾十一道：「阿非現在不知去了那裏，白姑娘又留在喬家，喬氏兄弟不知會怎樣對她，所以我等喬家的人來找我。」

文一龍道：「喬家的人會對你不利的。」

曾十一嘆了口氣，說道：「想不到爲了羊皮卷會發生這麼多事，爲了你師兄和白姑娘的安全，就把羊皮卷交給他們便算了。」

提起白如雪，文一龍不知她命運如何，心中一陣刺痛，忽然說道：「師父，

你是不是愛上了如雪？若果是的話，我就讓給你吧，以免破壞我們師徒間的感情。」

曾十一當眞啼笑皆非，說道：「她是你的人，我做師父的，爲什麼會愛上她？」

文一龍道：「若果你不是愛上她的話，爲什麼要拆散我們？」

曾十一道：「但你知不知道她是個妓女？」

「她已告訴我她是個妓女，但我不介意，難道就因爲她是妓女，你就要拆散我們？」

「我當然不是這個原因。」

「那是什麼原因？」

「因爲羊皮卷本來在徐爭身上的，但徐爭忽然被人殺了，羊皮卷又落在她身上，所以我才對她懷疑起來，才叫你離開她。」

文一龍道：「如雪已把羊皮卷爲什麼在她手上的事告訴了我，她說，徐爭只是倚翠樓的一個嫖客，那晚徐爭忽然到倚翠樓找如雪，一來到就把羊皮卷交給如雪保管，還說次日取回的，然後離開倚翠樓，但行出倚翠樓後，就被十多人圍住，原來那些人是向徐爭要羊皮卷的，如雪不知發生什麼事，便行出倚翠樓看一看，但徐爭忽然叫她走，她就聽從徐爭的話，後來就有人追捉她……」

曾十一聽了文一龍述說白如雪得到羊皮卷的經過後，方才知道白如雪根本不知羊皮卷是何物？也不知道白如雪根本與羊皮卷毫無關係，他嘆了口氣，懊喪的道：「原來我錯怪了白姑娘。」

文一龍道：「我也錯怪了你。」

曾十一道：「這全都是誤會，大家也沒有錯。」

文一龍道：「師兄會不會被人抓去了？」

曾十一道：「羊皮卷在我們手上，龍州市有很多人正在找我們，阿非至今尚未回來，他大有可能被人抓去了，然後向他逼問羊皮卷下落。」

文一龍一驚，說道：「若果師兄被人抓去，豈非很危險？」

曾十一道：「這些人目的只爲羊皮卷，相信也不會對阿非不利的。」

師徒二人正在交談間，房門忽然被人「砰」的一聲踢開了。

這一聲响起，把二人嚇了一跳，向房外望去，只見那扇門已被人踢得倒了下去，再看個清楚，門外已聚集着十多人，隨着房門倒下去之後，十多人紛紛亮出兵器衝進房內，然後重重的把曾十一和文一龍包圍住。

這個情形，只把文一龍又嚇了一驚。

這十多人，原來就是秦剛和馬鐵漢，他們是在唐非帶領之下找上來的。

曾十一見了這班人，並沒有吃驚，因爲已在預料之中，他第一眼看見的，是滿身傷痕的唐非被人挾着。

秦剛見衆人把曾十一圍住了，才施施然進入房中，望望曾十一，滿面得意之色，說道：「你就是曾十一？」

曾十一看見唐非傷痕滿佈，又痛心又憤怒，說道：「你是什麼人？」

秦剛得意地道：「我就是龍州市無人不識，也無人不怕的秦剛。」

曾十一怒極，說道：「你把我徒弟打成這個樣子算是什麼意思？」

秦剛面色一沉，冷冷地道：「快把羊皮卷交給我，否則你們三個都要死。」

曾十一見唐非仍被人押着，便對秦剛道：「你先把我徒弟放了再說。」

秦剛冷哼一聲，說道：「你們落在我手上，也玩不出什麼花樣來的。」隨即命人把唐非放開。

唐非被放開後，便走到曾十一身旁，文一龍連忙問道：「師兄，你怎樣了？」

曾十一也輕聲道：「現在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大家見機行事。」

唐非仍很輕聲，說道：「羊皮卷反正只有半截，你就交給他們吧。」

曾十一道：「不，羊皮卷只有半截，他們一定猜到已被我弄清楚了三組圖案，所以他們一定會逼我說出圖案內容的，但這寶藏價值連城，怎能輕易告訴他們藏寶地點？」

唐非道：「那現在怎麼辦？」

曾十一望望房內臨街的一扇窗，然後在二人耳邊道：「跳窗逃走！」

二人同時點點頭。

秦剛見他們在交頭接耳的，好不耐煩，此時已忍不住叫道：「你們說完了沒有？說完了就把羊皮卷交出來。」

曾十一見師徒三人仍被秦剛的手下重重包圍住，便對秦剛道：「秦大爺，你的手下也未免太不友善了，我們已成甕中之鼈，又何必動槍動刀的把我們圍住？你難道還怕我們會飛上天嗎？」

秦剛見曾十一已有點屈服的味道，便叫圍住他們的一衆手下退了下來，然後說道：「只要把羊皮卷爽爽快快的交出來，我保証絕不會傷害你們三師徒，否則後果就很難說。」

曾十一見衆手下退開了，沒有被人阻住去路，機不可失，忙向唐文二人叫道：「跳！」

「跳」字出口，三人便同時向窗門飛撲出去，奪窗而走。

秦剛見狀，忙向衆手下叫道：「追！」一衆手下得令，馬鐵漢率先撲出窗外，其餘人等也紛紛握着武器撲了出去。

曾十一師徒三人從客棧的二樓跳落街上，隨即拔足狂奔，但秦剛的手下們也迅即落在街上，三人只走了幾步，又被人重重圍困住，曾十一明知無路可逃，也只好的洩氣停了下來。

秦剛大怒，向手下叫道：「上，把他們好好教訓一頓，然後給我帶回去。」

一聲令下，十多人果然衝向曾十一三師徒，曾十一不顧眼前强敵當前，只希望衝出一條血路，也向唐、文二人叫道：「殺！」

唐非已是滿身傷痕，且全身痛楚，文一龍體力尚未恢復，二人那有能力應付如狼似虎的秦剛手下？但碍於眼前形勢，也只好被逼向對方迎上去了。

利那間，雙方在街上打得激烈起來

，只把路人嚇得走個清光。

另一邊，一路跟踪秦剛的蔡三虎本來埋伏在客棧門外，打算等秦剛從客棧行出來加以暗算的，但此時秦剛却命人圍攻曾十一師徒，蔡三虎見狀，便向手下下令殺向秦剛。

虎崗寨的人得到命令，三十多人全部紛紛從暗處湧了出來，殺聲震天的殺向秦剛的人馬。

秦剛回頭一看，大吃一驚，他知道蔡三虎前來爭奪羊皮卷，連忙叫手下轉而對付蔡三虎。

雙方人馬一經碰頭，這不僅是爭奪羊皮卷如此簡單，同時也要了結因白如雪而惹起的恩怨，所以一經接觸，便打得殺聲震天，至爲激烈。

兩方在互相廝殺，慘叫連天，難免會對曾十一三師徒鬆懈下來，曾十一見雙方人馬只顧拚殺，見機不可失，當下不理廝殺中的兩路人馬，連忙領着唐、文二人從街上另一邊快步離開。

* * *

却說喬氏兄弟快馬加鞭趕到龍州市中，由護院引路之下，也趕到曾十一入住的吉祥客棧，甫一抵埗，就看見蔡三虎與秦剛兩路人馬廝殺。

喬氏兄弟清楚看見曾十一師徒從客棧二樓的房間跳落街上，隨即見秦剛的手下殺將出來，接着蔡三虎也領着手下纏上了秦剛一路人馬。

喬忠傑見兩路人馬在街上展開廝殺，暗中偷笑，本來打算讓兩路人馬殺得天昏地暗之後才來個漁人得利的，但隨即見曾十一擇路而逃，便帶着衆護院由另一邊繞道而行，要從另一條街繞到曾十一前頭截住去路，然後下手搶奪羊皮卷。

曾十一三人快步而行，只轉了一條街，果然迎頭碰上了喬氏兄弟領着十多名護院攔住去路。

曾十一見了這個情形，暗叫不妙，因爲前行就難免落在喬氏兄弟手上，後退又成爲蔡三虎與秦剛爭奪對象，正不知如何打算之際，文一龍忽然赤紅着雙眼，瞪着喬氏兄弟大叫道：「姓喬的賊兄弟，我老婆怎樣了？」

喬一飛聽他稱自己爲「賊兄弟」，大怒，正想發作，喬忠傑對他道：「別衝動。」

喬一飛只好吞下這口氣。

喬忠傑氣定神閒的望着文一龍，淡淡的道：「你老婆死了。」

文一龍聽了，腦中「轟隆」一聲巨响，狂叫道：「你說什麼？」

喬忠傑仍是那麼的若無其事，又淡淡的道：「你老婆死了。」

文一龍集憤怒、悲傷、仇恨於一身，又狂叫一聲：「我要報仇……」便向喬氏兄弟撲將過去。

曾十一知道喬氏兄弟不是等閒之輩，而且身邊還有十多名武功一流的護院，他見文一龍衝殺上去，知道有如以卵擊石，所以當文一龍一衝而前之際，連忙把他拉住，叫道：「一龍，冷靜一點。」

文一龍悲痛之餘，想擺脫他，又叫道：「他們殺了如雪，我要報仇。」

曾十一道：「一龍，把事情弄清楚才報仇不遲。」隨即對唐非道：「你捉住他，別讓他衝動。」

唐非便把文一龍牢牢抱着不放。

曾十一向喬氏兄弟行前兩步，目光透出憤怒的道：「你們目的只是羊皮卷而已，只要你們開口，我可以雙手捧送，又何必殺一個女流之輩？」

喬一飛怒道：「我們那有殺那妞兒？她只是自殺而已。」

曾十一一怔，說道：「自殺？」

喬忠傑語氣平和的道：「她的確是自殺。」

曾十一道：「她爲什麼自殺？」

喬忠傑道：「她不想出賣你們，所以寧可自殺，對於這種人，我深感佩服，她既然死在我家裡，我會好好安葬她。」

曾十一知道白如雪的死訊後，除了替文一龍難過外，也甚感悲憤，他目光灼灼的瞪着喬忠傑，說道：「喬大少，我也相信你絕對不會殺害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女流之輩。」

喬忠傑把話題一轉，說道：「曾十一，相信你也應該知道我們此行目的了吧？」

曾十一只好從懷中取出羊皮卷，但喬忠傑一拋，說道：「羊皮卷你拿去吧。」

喬忠傑把羊皮卷接在手中，打開一看，卻只見一堆數目字，三組圖案的一部份已明顯被人剪了下來，面色一寒，瞪着曾十一，狠狠的道：「你在消遣我？」

曾十一詐作不懂，說道：「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喬忠傑道：「羊皮卷上分兩部份，一邊是三組圖案，一邊是數目字，但爲什麼只有一半？」

曾十一道：「我得到這羊皮卷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我那裡知道爲什麼只有一半？」

喬忠傑不是蠢材，他已心中雪亮，冷的道：「剪口是新的，你還想騙我？你一定弄清楚了卷上內容，所以把三組圖案毀去，只留下那些數目字，方便日後尋寶，是不是？」

曾十一不能不佩服他的推斷力，登時無話可說。

喬一飛狡猾一笑，說道：「既然羊皮卷上的內容你已弄清楚了，即是說你已知道藏寶的正確地點，識相的，快帶我們去尋寶藏。」

曾十一正不知如何打算，但此時，忽聞身後人聲嘈吵，回頭一去，只見蔡三虎和秦剛兩路人馬從後趕了上來。

喬氏兄弟知道這兩路人馬是爲了羊皮卷而來，他不想曾十一落在這兩路人馬手上，忙以刀挾着曾十一想離開，但秦剛和蔡三虎見了他兄弟二人挾着曾十一欲想離開，已明白他們的意圖，是以兩方人馬連忙快步趨前。

蔡、秦二人瞪着曾十一，異口同聲的道：「快把羊皮卷交出來。」

曾十一想他們三方人馬互相廝殺，便說道：「羊皮卷在喬氏兄弟手上，想要

的話，問他們好了。」

蔡、秦二人聞言，不期然向喬忠傑手上望了望，果然見他手上拿着一卷羊皮，二人眼睛爲之一亮，不約而同的，正想向喬忠傑動手搶奪，但喬忠傑連忙叫道：「等一等！」

蔡三虎仍虎視眈眈的望着他手上的羊皮卷，說道：「還等什麼？」

喬忠傑把半張羊皮卷打開，呈在蔡、秦面前，說道：「羊皮卷只有一半，另一半被曾十一剪下來了，沒有了圖案的那一邊，就很難知道這些數目字是什麼意思，所以我們得到羊皮卷根本沒有用。」

秦剛冷笑望着曾十一，說道：「既然有圖案的一邊被曾十一剪掉了，那是說，曾十一已知道寶藏在那裡了。」

曾十一暗叫不妙，他明知三方人馬都不會放過自己，但他隨即想出一個辦法來，便說道：「既然大家對羊皮卷上的寶藏都志在必得，而只有我知道寶藏在那裡，所以我有個協議。」

三人同聲道：「什麼協議？」

曾十一道：「大家不要你爭我奪了，我弄清楚數目字的意思後，就帶大家去尋寶，找到寶藏之後，我們分開四份，每一方的人佔一份如何？」

曾十一說完，蔡三虎、秦剛、喬氏兄弟都面面相覷起來。

曾十一見他們尚在猶豫，又道：「羊皮卷上的內容只有我一個人明白，我不說出來，相信你們也不會放過我，如果我不說的話，就算你們把我三師徒殺了，你們三方人馬只有更加增添仇恨，打打殺殺的，倒頭來却一無所得，這值得嗎？難道你們還認爲不公平？」

蔡三虎首先動容，說道：「曾十一說得對，我們爲的只是想發財，寶藏分開四份，相信這不會少的。」

秦剛也道：「不錯，大家出來混的，只是想發財，打打殺殺的，要打到幾時，難道要重蹈十年前的覆轍？」

蔡三虎與秦剛同意了曾十一的協議，喬一飛望着兄長喬忠傑，等他表示意見。

喬忠傑想了想，終於也道：「好吧！」

大家都同意了寶藏平均分配，殺氣也淡下來了，蔡三虎發財心切，望着曾十一，急道：「既然大家都同意了你的協議，你馬上帶我們去尋寶吧。」

曾十一道：「我還有條件。」

蔡三虎道：「什麼條件？」

曾十一道：「首先我們要互相信任，找寶藏的時候，我們三師徒一起，你們三方人馬之中，每一邊只能有一個人去發掘寶藏。」

大家都明白曾十一此舉是防止寶藏出土後有人爲了想獨吞寶藏而動殺機，既然每一方都只有一個人，就不怕有人先動手了，因爲只要有人動手，就難免會成爲另三人羣起攻之，所以大家也同意了曾十一這個要求。

曾十一三師徒一起前往尋寶，其餘三人當然不會怕他們會弄什麼花樣出來，所以也同意了他們三師徒同行。

協議講好了，蔡三虎又心急的道：「現在可以起程了沒有？」

曾十一望着喬忠傑，說道：「喬大少，既然白姑娘是死於自殺，我也不追究，但日後若被我查出她是被你們的人殺死的話，我絕不會罷休的。」

喬一飛怒道：「她自殺就是自殺，我們爲什麼要殺她？」

曾十一道：「我相信你。」

喬一飛道：「既然相信了，你還嘮嘛什麼？」

蔡三虎已急不及待，又道：「別說這許多了，快帶我們尋寶吧。」

曾十一道：「我要安葬了白姑娘遺體，看着她入土爲安才去尋寶。」

喬忠傑道：「在情在理，應該如此。」

曾十一又道：「你們先把全部手下使開，然後我們先去喬家莊。」

秦剛、蔡三虎及喬氏兄弟只好把衆手下使開了。

* * *

曾十一在市中買了口棺材，喬忠傑僱了馬車，把棺材搬上車上，叫人送去喬家莊，然後兄弟二人、蔡三虎、秦剛及曾十一師徒三人，一共七人，便騎馬向喬家莊而去。

不久，七人乘馬並肩抵達喬家莊，喬忠傑先命人把白如雪的屍體搬進棺材內，文一龍傷心欲絕則不在話下了。

折騰了一會，衆人合力把白如雪的棺材搬上山上，然後安葬好，曾十一師徒三人含淚燒了冥鏹，這才離開墳墓。

那時已是黃昏時份。

曾十一領着喬一飛、蔡三虎、秦剛及唐、文二人下了山，蔡三虎又急不及待的道：「現在所有事都辦妥了，可以帶我們去尋寶嗎？」

曾十一點頭道：「羊皮上那三組圖案意思是說『琵琶行』。」

喬一飛在懷中取出羊皮卷，說道：「但那些數目字是何所指？」

曾十一望着他，說道：「眞好笑，十年前，你老子造這張藏寶圖是要給你們兩兄弟看的，你卻看不懂，來問我？」

喬一飛有些不滿，說道：「我們根本沒有看過，怎會看得懂？」

秦剛也急了，說道：「別說啦，發財要緊，快說出那些數目字的意思吧。」

曾十一從喬一飛手上取過那半張羊皮卷，把那些數目字呈在大家面前，大家都可以清楚看見這些數目字就是：一三三、四二一、七七六、二二五、七七三、七四一、七四二、二五六、七二七、二零四、七三一、七三二、一六六、一五五、一二五、一五五、三二、一一一、二四一、一二五、五十五、一二六、七三一、四三一、三六三、四四六、二四三、四二二、七三一、三九七。

蔡三虎望着那些數目字，皺眉道：「十年前我已看過了，就是看不明白。」

曾十一對唐非道：「我叫你買『琵琶行』這首詩，買了沒有？」

唐非便把那本「唐詩集」拿了出來。

曾十一把「唐詩集」接在手中，翻到「琵琶行」這首詩上，對衆人道：「羊皮卷

上的三組圖案是指『琵琶行』，而這些數目字就與『琵琶行』這首長詩有關。」

衆人都好奇的道：「有什麼關係？」

「琵琶行」這首白居易的作品一共有八十八句，曾十一望着這首詩，在心中唸了一遍，然後說道：「數目字的意思告訴我們，每一組數目字代表一個文字，數目字共有三十組，即是共有三十個文字，而這三十個文字也就清楚說明了寶藏的正確地點。」

羊皮卷上的內容一直都是一個啞謎，衆人一早已想知道謎底，這不僅是爲了寶藏，還爲了好奇。

曾十一說完，蔡三虎又道：「那麼那三十組數目字代表了那三十個文字？」

曾十一道：「第一組數目字是一三三，即是代表『琵琶行』這首詩的第十三句第三個字。」

衆人都好奇的在查「琵琶行」第十三句第三個字，發覺是個「萬」字。

然後衆人把其餘數目字依照這個方法查下去，第二組數目字是四二一，即是第四十二句第一個字，那是個「家」字，第三組數目字則爲七七六，即是第七十七句第六個字，那是個「村」字。

只看了三組數目字，已露出「萬家村」三個文字，很明顯的，寶藏一定藏在萬家村附近，所以衆人都雀躍起來，然後很心急的把其餘數目字查下去，待全部三十組數目字查出來後，就得出了三十個文字，再加上標點符號，得出來的結果就是：「萬家村後山，杜鵑雜生中，其間有三重，三人移小重，翻開其十一，一切在其中。」

這好似一首詩，詩中明顯地講出了寶藏的地點，蔡三虎對萬家村一帶較爲熟悉，高興的道：「我明白了，萬家村後有一座山，名叫杜鵑山，山上長滿了杜鵑花，還有，山上有三塊大石，村民都叫此三塊石爲三重石，『其間有三重』，即是說三重石了。」

喬一飛也興奮起來，接口道：「不錯，那三塊大石之中，最小的一塊也要三個人才可移得開，所以要『三人移小重』，即是說三個人移開那塊小重石，就會『一切在其中』了。」

秦剛道：「但這首詩其中一句『翻開其十一』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道：「『十』字之下一個『一』字那是什麼字？」

秦剛道：「那是個『土』字。」

曾十一道：「把泥土翻開，就可以把寶藏掘出來了。」

蔡三虎急道：「萬家村離此不遠，我們馬上去尋寶吧。」

既然藏寶地點已弄清楚了，大家都已心急起來，於是衆人連忙趕往萬家村。

只要找到寶藏，大家都可以發大財了，雖然如此，但文一龍仍舊異常傷心，唐非也就只好從旁安慰了。

* * *

曾十一師徒三人、喬一飛、蔡三虎及秦剛一行六人，急不及待的，不一會已來到萬家村後的杜鵑山，在山上果然有三塊巨石。

找到三重石後，即是寶藏地點已明朗了，蔡三虎、喬一飛和秦剛三人便合力把最小的一塊大石移開。

大石移開了，曾十一三師徒也加入了發掘行列，由於大家身上都沒有發掘工具，更無隨身武器，所以曾十一建議拾些粗大樹枝來進行發掘。

六個人一路掘將下去，十二隻眼睛則不停注視泥土之下，約莫掘了兩尺深左右，蔡三虎手中的樹枝觸及一件硬物，他大爲高興，叫道：「我發現寶藏啦！」

此聲叫起，衆人都興奮莫名，不約而同的，手上樹枝全集中在一處發掘，只一會工夫，明顯的，泥土之下露出一個木箱其中一角，大家都知道這是裝載寶藏的木箱，便瘋狂的繼續掘下去。

六人一齊動手，只消一刻，便在泥土中掘出一個小木箱，這個小木箱，大概只有五六寸見方，蔡三虎連忙拿在手上，端視了一會，說道：「難道寶藏就藏在這個小木箱內？」

秦剛看着這個以一把小銅鎖鎖着的小木箱，皺眉道：「這個木箱的體積如此細小，會有什麼價值連城的寶藏？」

曾十一道：「這可能只是寶藏其中一部份，繼續掘吧。」

他此一說，蔡三虎只好把小木箱放下，六個人又繼續挖掘，但一路掘將下去，洞穴越掘越深，面積範圍也越掘越大，除了先前掘出那個小木箱外，就什麼也沒有發現，而且相信掘下去也是徒然，所以每個人都有點失望，曾十一也爲之洩氣，只好說道：「大家先打開那小木箱，看看箱內有什麼才說吧。」

衆人也只好爬出那個洞穴，然後蔡三虎又拿起那個小木箱，再打量一會，有點不滿的說道：「就算這箱內有什麼寶物，分開四份每個人能分得多少？」

喬一飛已拾起一塊石頭，說道：「先把銅鎖弄開再說吧。」

蔡三虎只好把小木箱放在地上，喬一飛便拿起石頭，向那小銅鎖砸了幾下，那小銅鎖登時被弄開了。

喬一飛把鎖弄開後，伸手把箱蓋揭開，箱蓋一打開，衆人都清楚看見，箱內只有一張紙，而且摺得甚是整齊，除了這張紙外，箱內就什麼也沒有了。

蔡三虎見了，破口罵道：「他媽的，這算是什麼寶藏？」

秦剛也叫道：「我們拚死拚活爲的是羊皮卷，弄清楚羊皮卷了，花了這許多工夫，想不到掘出來的只是一張紙。」

喬一飛也有點啼笑皆非之感。

曾十一看了他們失望的神色，說道：「我們把那張紙拿來看一看，可能紙上才是正確的寶藏地點。」

蔡、秦、喬三人聽了，爲之動容，覺得曾十一說得有理，這三人不約而同的，就伸手把箱內的一張紙拿了出來，還是喬一飛手快，把那張紙搶先拿在手中，然後把紙張打開。

那張紙打開後，大概也有尺來長，只見紙上寫滿了字，喬一飛爲了方便讓各人可以看到紙上內容，便把紙張攤放在地上。只見紙上寫的好似一首詩：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六

三敗高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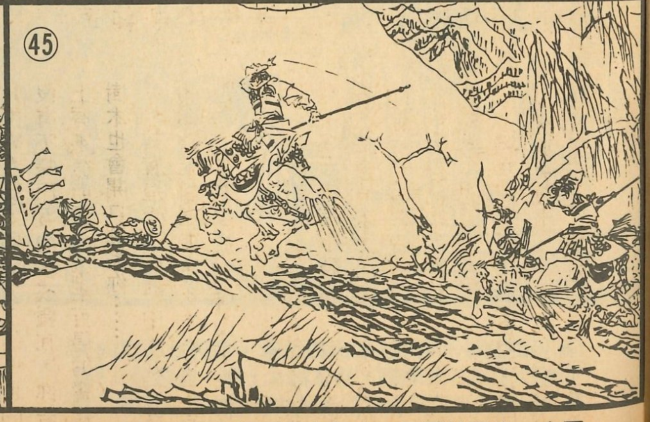
高石・編繪



43　兩人你扯我拽，用力相爭，連人帶馬都陷在水裏，在水中扭作一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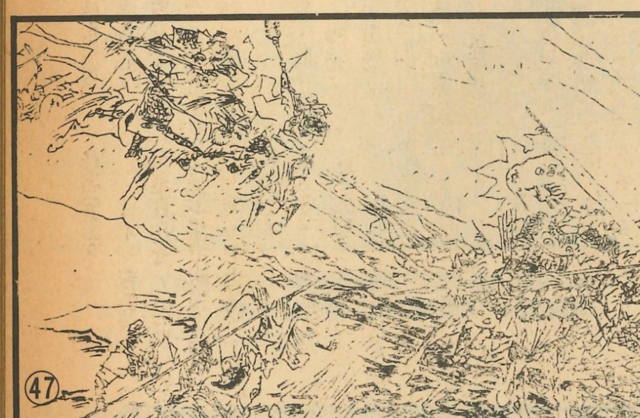


44　正在難分難解，梁山好漢張清帶一支人馬衝來，喝令衆軍搶救呼延灼上來，活捉了韓存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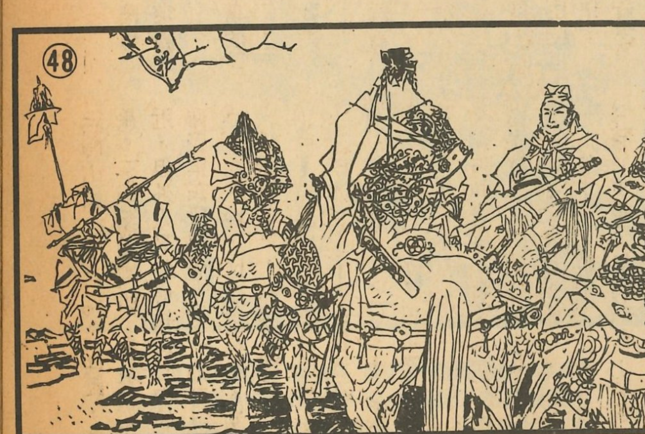


45　張清將韓存保反捆在馬上，正要往回走，官軍節度使梅展帶一支軍隊趕到，使三尖兩刃刀向張清殺來，不提防張清打來一石子，正着額角，梅展撇了刀，掩面進走。

46　張清也急回馬，不料官軍裡張開射來一箭，張清座下馬中箭倒地，張開急取張清，官兵乘勢奪回了韓存保。



47　正危急間，忽然前面喊聲震天，衝來兩隊人馬。一隊是秦明，一隊是關勝，一齊殺來，救了張清。



48　秦明和關勝又二次從官軍手中把韓存保奪回來，殺退官兵，連夜解韓存保住梁山。

放眼望蒼生，愚輩何其多？
爲求世間財，不論苦若何？
勸君顧目前，莫被目前阻，
三思再三思，定然益處多，
舉步望前方，三神山中座。
三神來佐証，其中有因果。
君說神無語，神下松三棵。
巨松也無話，無需嘆奈何。
低頭再三思，不必求神助。
世上無奇蹟，奇蹟由君織。
君若明我意，自然有成績。
若然不明瞭，只好把君饒。
此乃心中話，勸君毋忘了。
寶物何處有？藏在君心頭。
埋首來努力，於君幄籌謀。
三尺有神靈，神靈自庇佑。
山上何來寶？下山謀成就。
三尺唾涎中，棵樹把君嘲。
巨大野心在，松樹開笑口。
之乎君三思，中間有計謀。

這首詩的內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詩中充滿了嘲笑、譏諷、教訓的味道。

蔡三虎和秦剛看了詩中內容，當眞心頭有火，他們感到，打打殺殺的，到頭來不但一無所得，反而被嘲笑、譏諷及教訓一頓，而且還大大被愚弄了，那有不怒之理，蔡三虎一怒之下，拿起那張紙，便撕爲兩邊，喬一飛連忙把其中一邊搶回來，因爲這到底是父親的作品，豈能容人毀去？

蔡三虎怒不可遏，拿起搶到的半張紙，便撕成粉碎，然後一肚子氣的拋掉，紙屑登時隨風飄散。

秦剛怒不可遏，叫道：「喬慶雲造的什麼藏寶圖？原來他十年前根本立心不良，造成江湖上人人爭奪，死傷無數。」

蔡三虎也叫道：「幸好知道羊皮卷重現江湖的人不多，否則又不知要死多少人了。」

秦剛大有遷怒於喬一飛之態，叫道：「他媽的，一場歡喜一場空。」說完，便悻悻然的下山去了，蔡三虎也滿肚子是氣，冷哼一聲，也隨秦剛下山去了。

喬一飛拿着那首詩的前半部，也感到是被父親愚弄了，也不禁搖頭苦笑起來。

曾十一望着喬一飛，說道：「喬二少，令尊造這首詩，有點似通非通，你難道沒有發覺其中的妙處？」

喬一飛微一動容，說道：「不錯，爹不會無的放矢的。」說着忍不住望着這半首詩。

曾十一見他看得入了神，又道：「我發覺詩中盡是一語雙關之言。」

喬一飛喜道：「不錯，詩中其實是個啓示，它清楚講述了寶藏的正確地點。」

曾十一道：「你終於明白了？」

喬一飛道：「詩中說『舉頭望前方，三神山中座』，不錯，前面就是三山神，它還說『三神來佐証，其中有因果。』難道寶藏就在三神山下？」

曾十一道：「寶藏的正確地點其實在詩中的下半部清楚說明了，只可惜那下半部已被蔡三虎撕得粉碎，即是說要找到寶藏也就難了。」

喬一飛失望的道：「難道這寶藏就此長埋黃土？」

曾十一苦笑道：「一個人的生死榮辱，是貧是富，似乎一生下來已有了定數，根本無可能强求的。」

喬一飛也道：「今次事件，就當是個教訓吧。」

文一龍垂頭道：「時間不早了，我們快下山吧。」

當下，師徒三人便並肩離開了杜鵑山。

山上只有喬一飛在呆立着。

*　　*　　*

蔡三虎和秦剛以爲被喬慶雲愚弄了，原來，十年前喬慶雲設計藏寶圖的時候，恐怕藏寶圖會落在他人手上而起出寶藏，因而佈下了一個疑陣，就是藏寶的正確地點在另一處，杜鵑山出土的一首詩才正確講明了藏寶地點。

在正常情形之下，若果有人得到羊皮卷而弄清楚了卷上的兩部份內容，就會到杜鵑山尋寶，當尋寶的人發覺掘出來只是一首詩，而且詩中內容儘是嘲笑的字眼，那人當然會很憤怒把那張紙撕成粉碎，起碼蔡三虎就是一個例子，這樣一來，喬慶雲也就可以保住寶藏。

喬慶雲設計的藏寶圖是留給兩個兒子的，他深信兩個兒子必定會明白自己用意，就算不明白，這首詩被人毀去，總好過寶藏落在他人手上，因此他在詩中說：「世上無奇蹟，奇蹟由君織，君若明我意，自然有成績，若然不明瞭，只好把君饒。」

喬慶雲在詩中還說：「舉頭望前方，三神山中座，三神來佐証，其中有因果。」這已清楚講明了寶藏就在三神山附近，但外人又怎會知道其中妙處？於是喬慶雲在詩中進一步說：「君說神無語，神下松三棵，巨松也無話，無需嘆奈何，低頭再三思，不必求神助。」這幾句已說明，三神山下有三棵巨松，只要在三棵松低頭想一下，也就無需求神助，就可以找到寶藏，所以曾十一看了這首詩後，覺得內容盡是一語雙關之言，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說到最後，喬慶雲尚恐怕兒子不明詩中意思，因此在詩中最末的十四句中把寶藏的正確地點以雙關語說出來。

這十四句詩中，有點似通非通，而且語氣重複，無論如何，明眼人一看就知內容在勸人要努力工作，世間上根本沒有不勞而獲的現成便宜，你若以爲世上有不勞而獲，垂手可得的寶藏，就算樹木也會開口嘲笑你……

其實這十四句詩中，妙處就在每一句開首的第一個字，十四個字合起來就是：「寶藏埋於三神山下三棵巨松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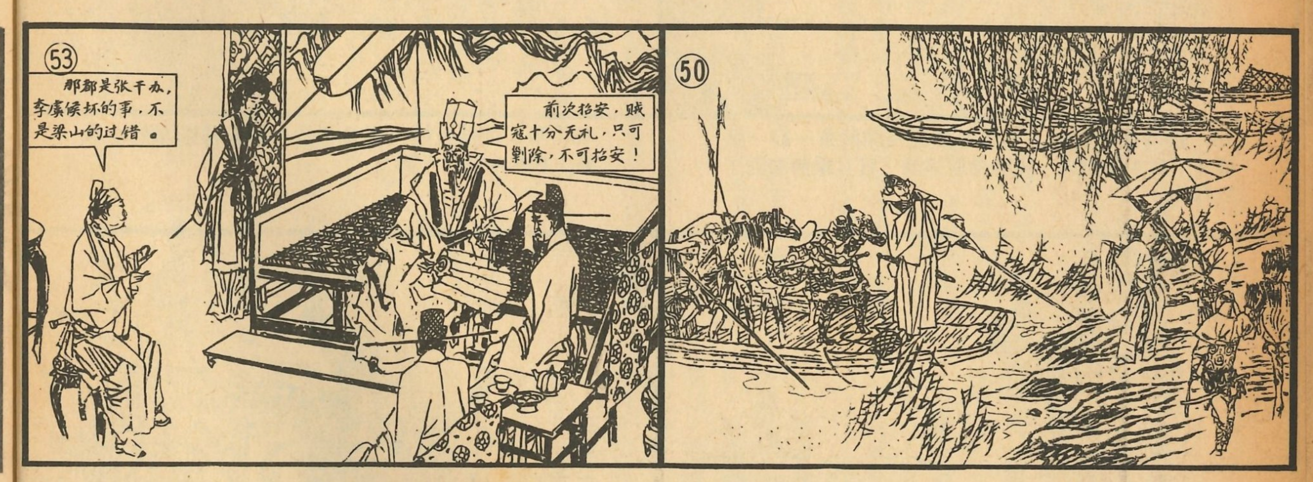
只可惜，蔡三虎和秦剛沒有好好冷靜下來分析一下詩中的啓示，就把詩毀去，這樣一來，正是上了喬慶雲的當，待曾十一明白詩中啓示的時候，可惜詩中最重要的後半部詩句已成爲紙碎，隨風飄去不知所踪了。

因此，喬家這個價值連城的寶藏也就從此長埋黃土，永遠也沒有人知道寶藏的正確地點了。（全文完）



49　宋江坐在忠義堂上，見縛來韓存保，立刻離座，喝退軍士，親把韓存保解開，請至廳上，殷勤相待，並請黨世雄出來相見。

52　王煥等跪下苦苦哀求道：「這都是梁山詭計，與他二人無關，若斬了他二人，反被賊恥笑。」高俅這才饒了兩人性命，削去他們的官職，發回東京聽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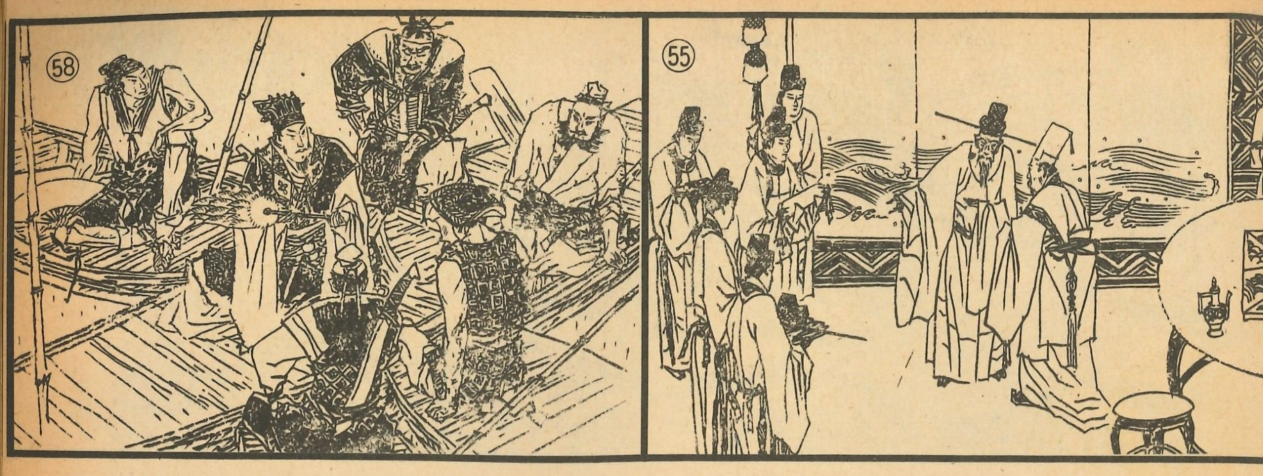
50　第二日，宋江又備酒款待一番，命備鞍馬，親送韓存保、黨世雄下山，兩人着實感激。

53　韓存保原是國老太師韓忠彥的侄子。回到東京，他把經過對韓忠彥說了。韓忠彥通過余向書，帶韓存保一塊來見蔡京，親自向蔡京訴說梁山願意受招安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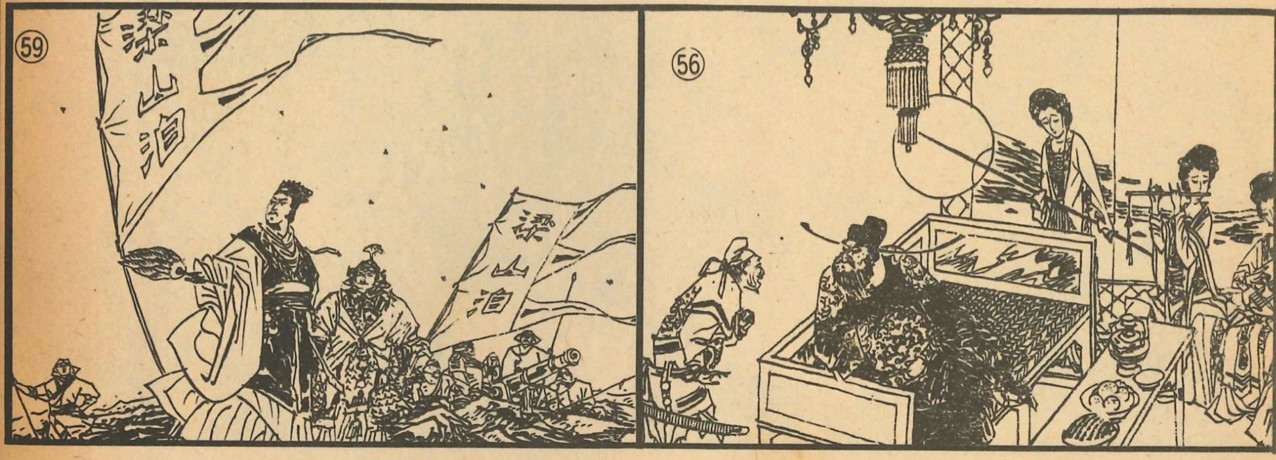
51　二人回到濟州，見了高俅，聽說宋江如何仁義，又如何放了他們的事。高俅拍案大怒：「這都是賊人詭計，你二人還有臉來見我！左右與我推出斬了！」

54　韓存保一再陳述梁山的誠意，蔡京才答應向天子奏說，第二天早朝，蔡京抱本上奏，徽宗說：「現高太尉差人來請聞煥章到濟州共議剿除山寇之事，就差他為使，帶詔書到梁山招安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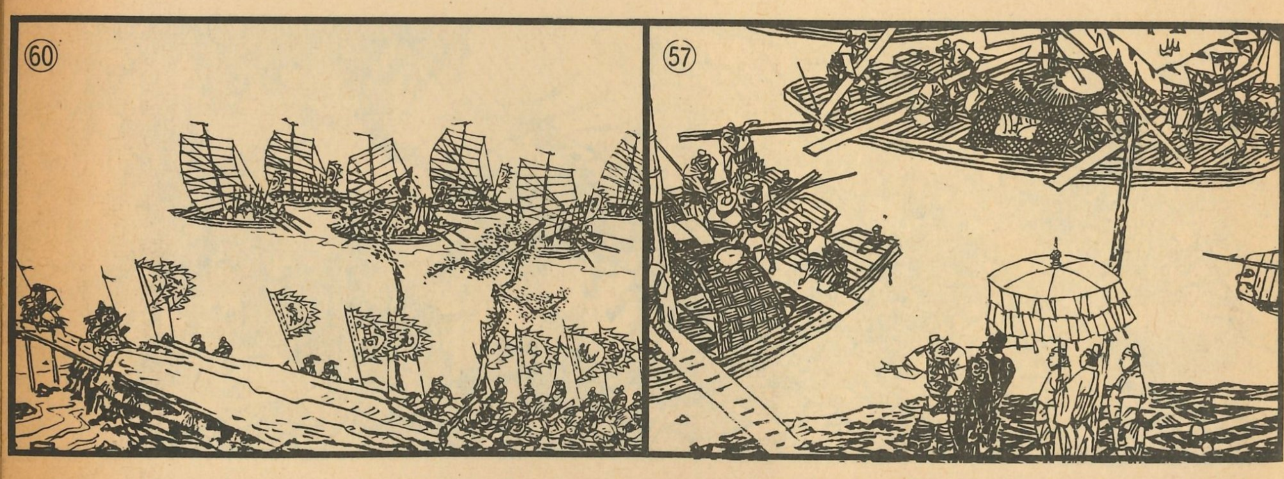
55　蔡京回府，命人請聞煥章來，傳諭聖旨。寫好詔書，並設筵席爲聞煥章送行。

58　高俅操演水軍的事，已被梁山探聽明白。軍師吳用喚赤髮鬼劉唐來，叫他掌管水軍建功；又命衆水兵頭領準備小船，船頭一排排釘上鐵葉，內裝蘆葦乾柴、硫黃引火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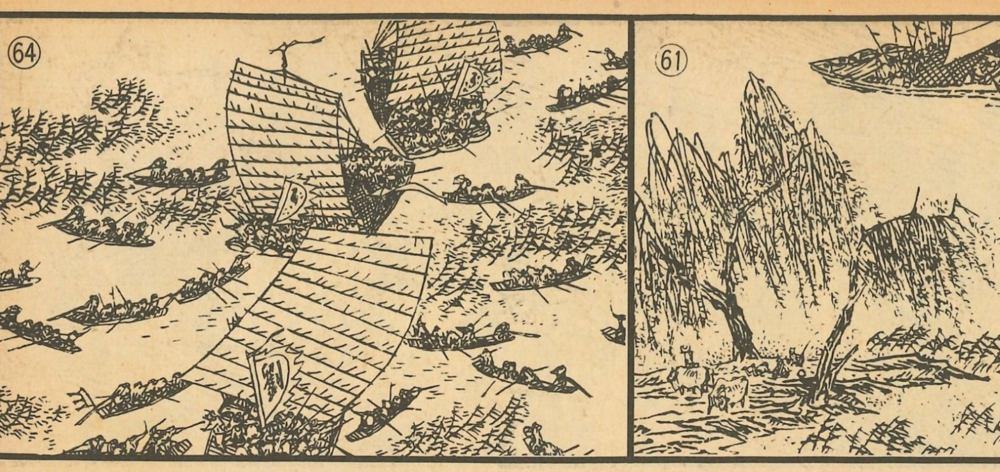
56　再說高俅在濟州接連失利，不能取勝，心中十分煩惱。這日牛邦喜回來，報說搜征來一千五百餘隻民船，高俅立刻轉憂爲喜，連連誇讚牛邦喜能幹。

59　又令炮手凌振在四面高山上，專施號炮；再命各處假設營壘，旱地也分定三隊人馬接應。一切準備停當。單等官軍前來厮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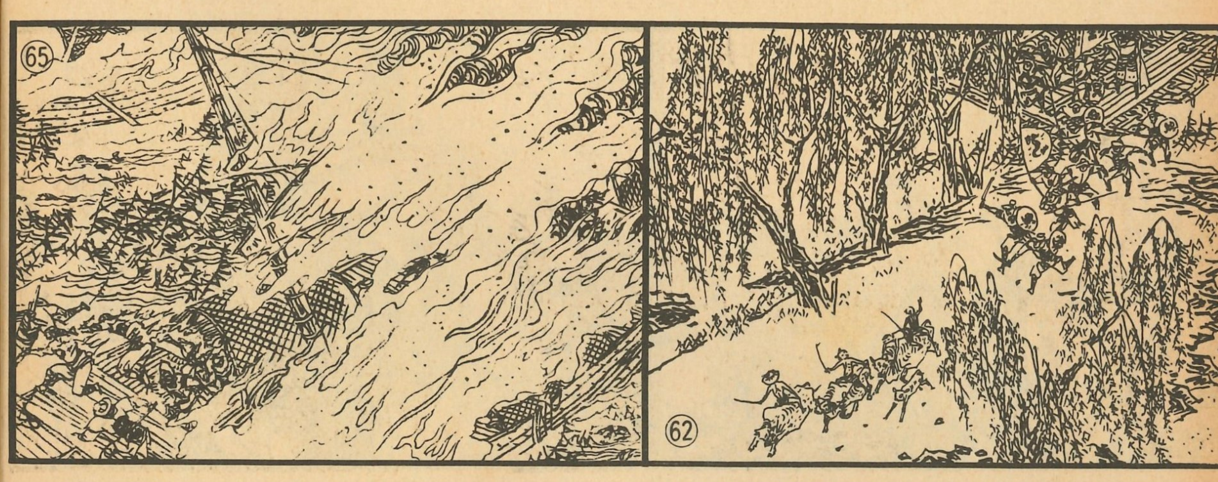


57　高俅傳下號令，命將搜征來的民船都開入港裏，每三隻釘作一排，上鋪木板，編排軍士上船操演。等操演熟練，再向梁山進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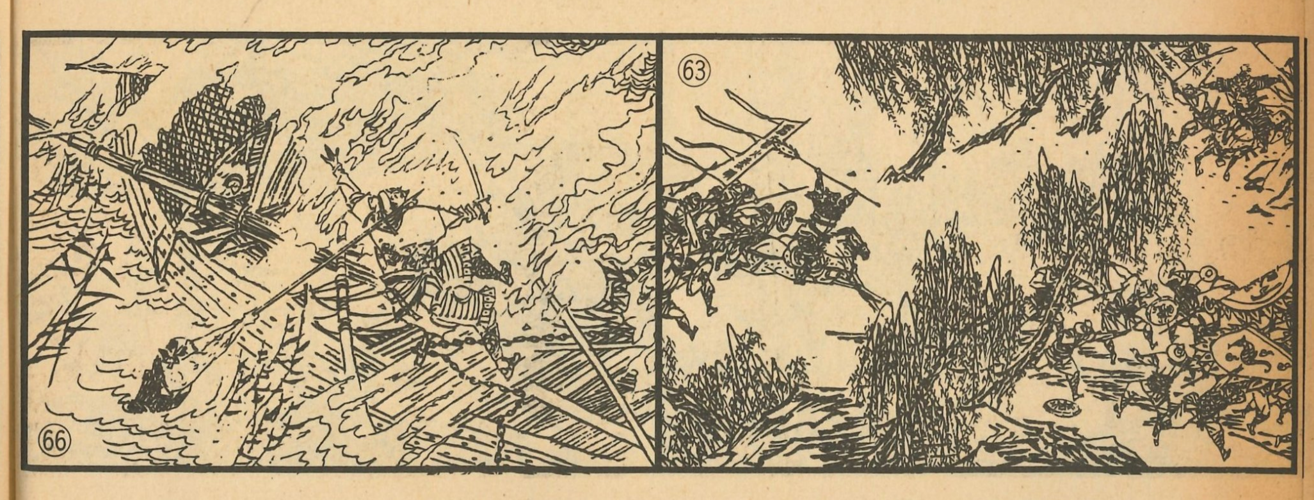
60　濟州這邊，操演了半月，俱已操演熟練。高俅命牛邦喜爲水軍統領，和劉夢龍共掌水軍。分撥已定，只聽三聲炮响，船隻紛紛開出小巷。水裏船行似箭，路上馬走如飛，直向梁山殺來。



61　官軍船隻划至梁山泊深處，水上靜悄悄並無一船，又划至金沙灘近處，見灘頭樹上拴兩頭黃牛，三、四個牧童在樹下睡覺；遠處又一個牧童，口吹橫笛，倒騎黃牛，慢慢走來。



62　劉夢龍命軍士上岸去追，幾個牧童跳起來哈哈大笑，都跑到柳樹深處，轉眼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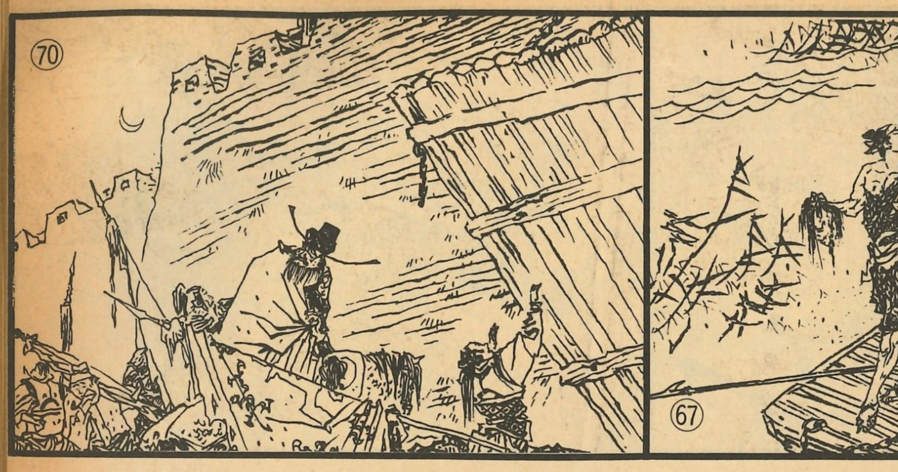
63　這時官軍已有六、七百人搶到岸上，只聽柳樹林裏一聲炮响，兩邊戰鼓齊鳴，梁山好漢秦明和呼延灼率人馬由左右衝出，向官軍殺來。

64　劉夢龍見勢不妙，急命回船；牛邦喜聽得前軍亂喊，也急命退軍。只聽山坡上又是一聲炮响，霎時間，港濤蘆葦裏搖出無數船隻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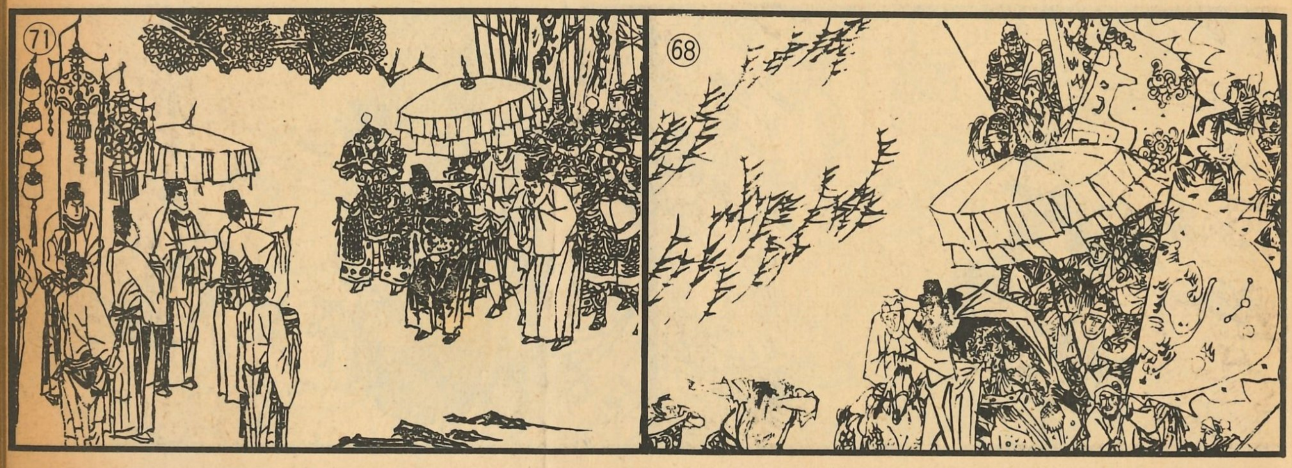
65　鼓聲响處，小船上一齊點着火把，都投到官船裏，加以油薪焰硝，官船上頓時烈火飛天，全都燒着。

66　劉夢龍見滿港烈火橫飛，急跳水逃命，被水裏混江龍李俊活捉；牛邦喜正要跳水，張橫從水裏鑽出拿撓鈎搭住，也拖下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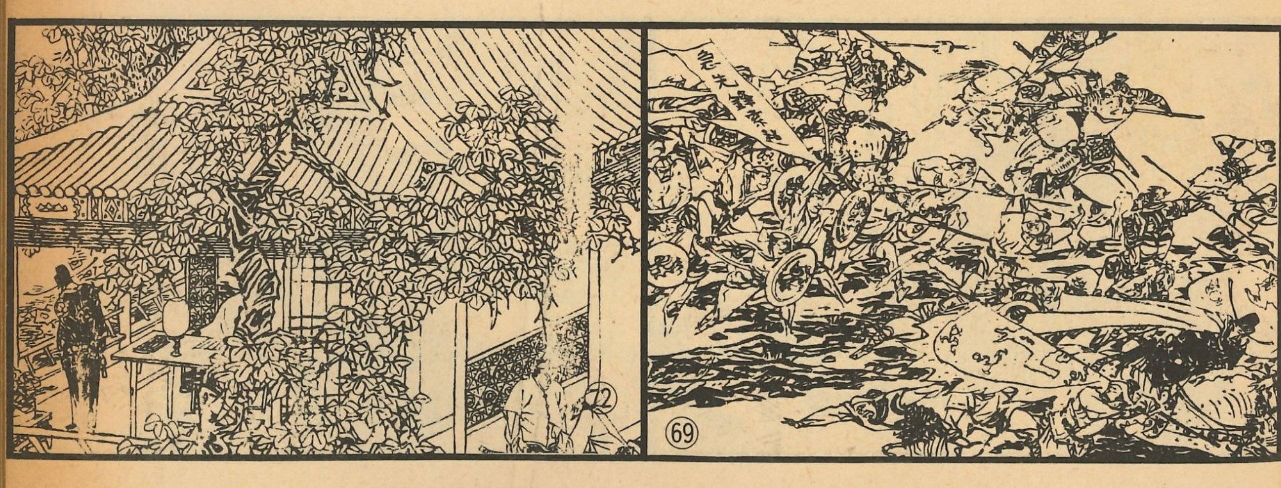




67　李俊、張橫活捉了劉夢龍、牛邦喜，待要解上梁山，又怕宋江再把他們放走，便結果了兩人性命，割下頭來，這才回山交令。



68　高俅原在岸上策應，忽聽金鼓亂鳴，喊聲震天，知道水軍厮殺起來，便靠岸臨水觀望，只見自家的水軍已紛紛爬上岸來。高俅問明水戰情況，嚇得膽戰心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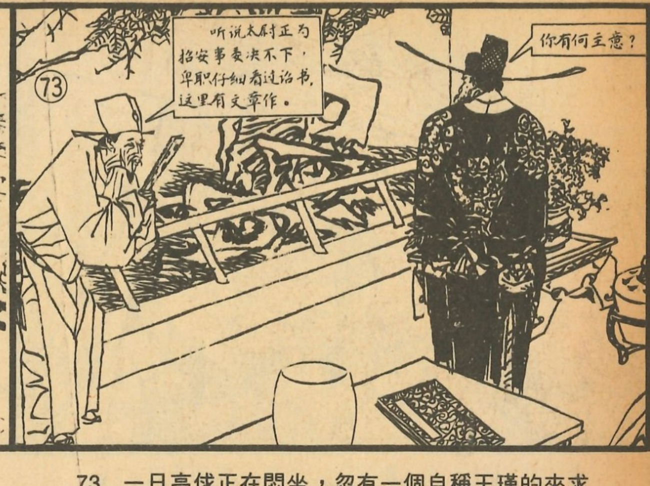


69　高俅急命退軍，正走着，迎面衝來一支人馬，爲首大將索超，掄起開山大斧，大殺一陣走了。高俅不敢追趕，只顧逃命。

70　行不數里，前面又衝過來一彪人馬，大殺一陣又走了。這樣一起一起，高俅人馬被殺了七、八陣，及至逃回濟州，已是半夜。清點人馬又失了大半。

71　高俅又被梁山大敗一陣，連日來心中悶悶不樂，無計可施。一日忽聞報天使到，高俅急率衆將出城迎接。原來是聞煥章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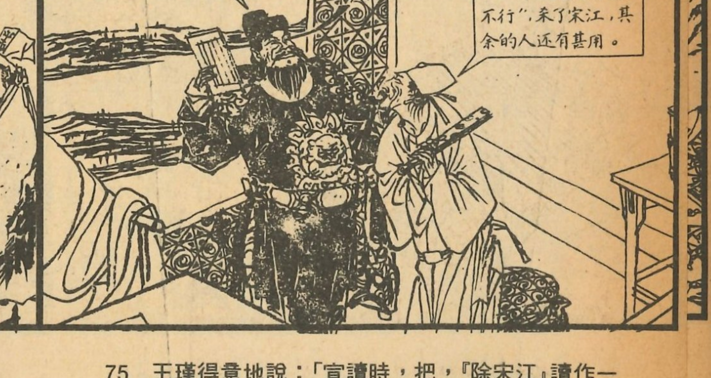
72　高俅迎聞煥章回到之濟州府衙，仔細讀過詔書，待要招安，實在覺得羞愧，無顏回京；待要不招安，又折了許多人馬，難以取勝。他猶豫數日，主意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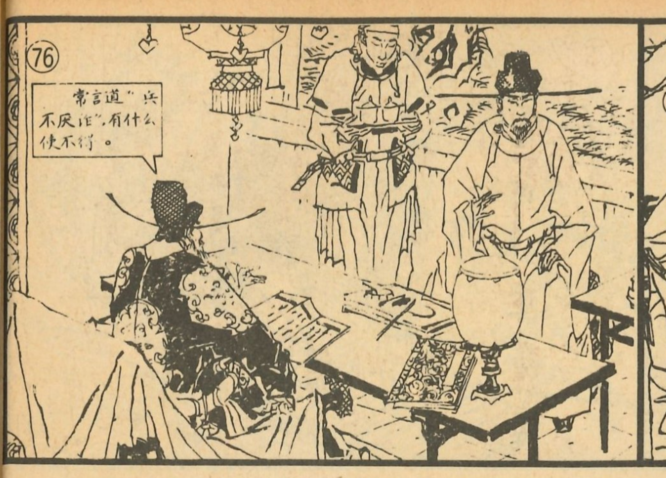
73　一日高俅正在悶坐，忽有一個自稱王瑾的來求見，說是特為招安之事而來。王瑾原是濟州府一名官吏，平日陰險刻毒，百姓都叫他剮心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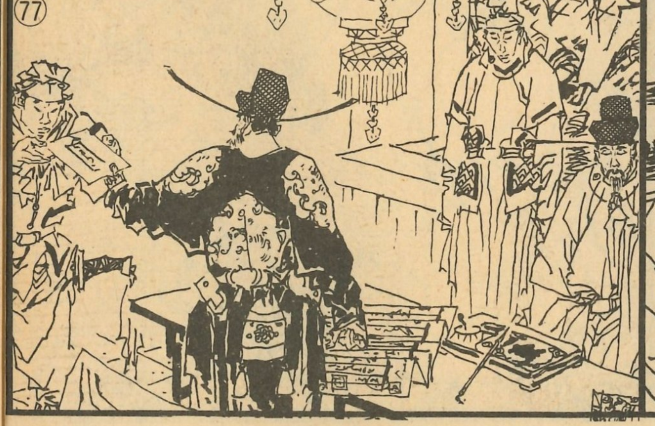
74　王瑾說：「詔書裏有一句話是『除宋江、盧俊義等大小人衆所犯罪惡，並與赦免』。這是一句囫圇話，只要把這句話讀成兩句，管教梁山招安不成，兄弟散伙！」高俅一時不解，忙問他其中奧妙。



75　王瑾得意地說：「宣讀時，把『除宋江』讀作一句，以下的讀作一句，這樣把宋江和他衆弟兄拆開，只捉宋江來殺了，還怕他兄弟不散伙？」高俅聽了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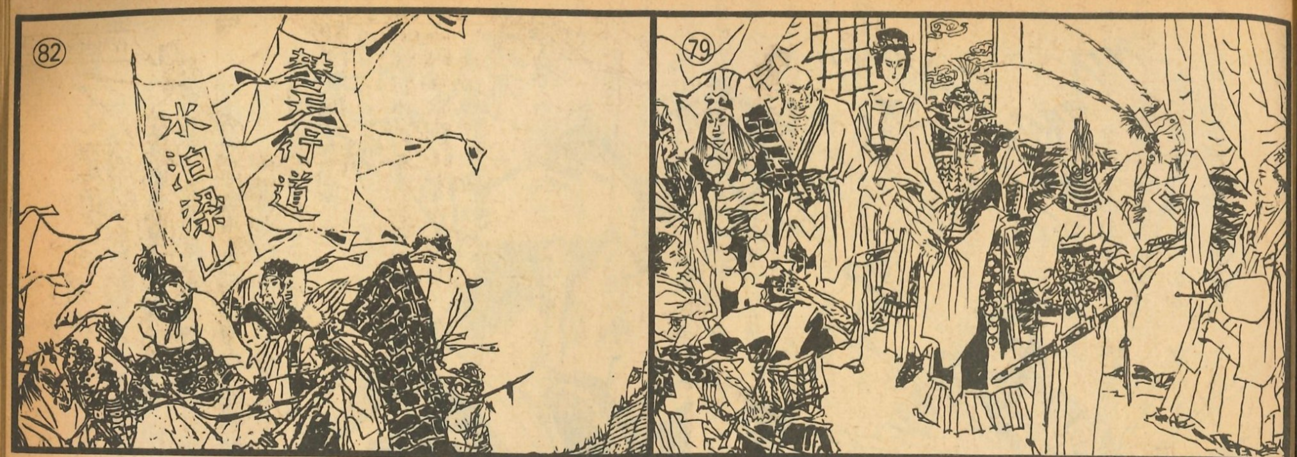
76　高俅立刻請聞煥章來，說與此事，聞煥章說：「堂堂天使，只可遵詔行事，不可行此詭詐。倘或宋江以有智之人識破，鬧翻了可就不好收拾了。」高俅卻執意不聽聞煥章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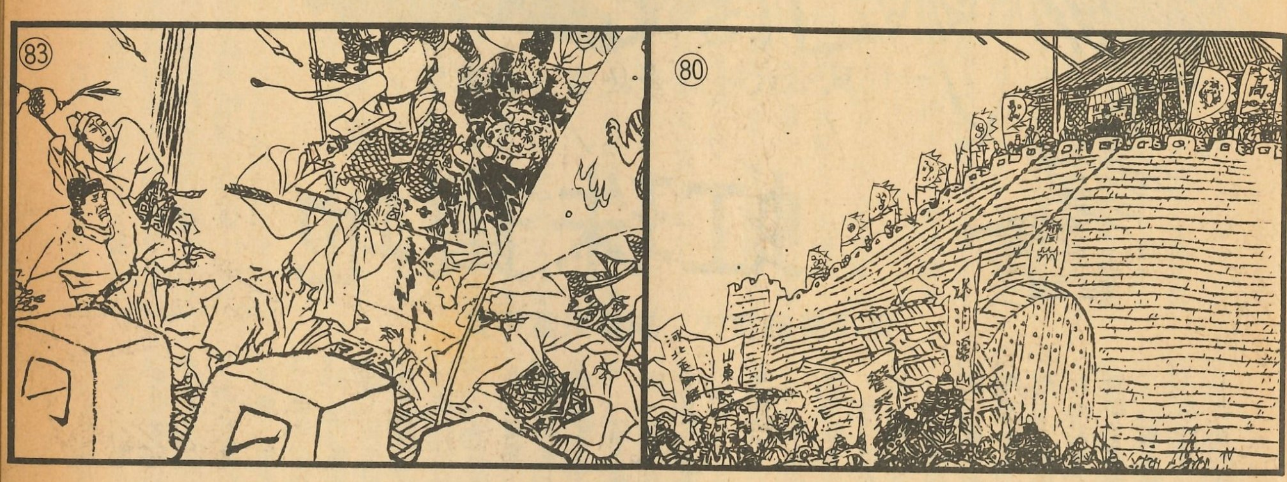
77　高俅一面派人到梁山，令梁山全伙到濟城下聽讀詔書；一面命衆拔寨回城，埋伏城內，單等梁山衆兄弟前來聽詔時，見機行事。



78　梁山大殺高俅兩陣，回山論功慶賞已畢。這日宋江等正在忠義堂上議事，人報高俅派人來傳話，要梁山衆頭領到濟州聽詔。宋江大喜，即傳來人上堂問話。



79　宋江賞過來人，立刻傳下號令，要衆頭領立即刻準備到濟州聽詔。為了防備意外，吳用差李逵和扈三娘各領一千步軍，埋伏濟州城東西接應。



80　宋江和衆兄弟全身披掛，浩浩蕩蕩來到濟州城下，高俅和聞煥章以及衆將俱在城上。只聽城上喊道：「朝廷特派天使招安，你等為何披甲前來？」宋江說：「不知詔意如何，未敢去甲。」



81　宋江又提出要高俅城中百姓一同到城上聽詔，高俅應允。不一刻，百姓扶老攜幼，紛紛來了。宋江便命衆兄弟下馬，拱手聽詔。

82　天使讀到除宋江一句時，吳用給花榮使了個眼色，花榮點了點。其餘衆頭領也憤憤不平。

83　詔書剛剛讀完，花榮大叫：「既不赦我哥哥！我等投降作甚？」搭弓在手，一箭射到城上，正中開詔使臣面門。其餘衆兄弟大叫一聲「反」，亂箭向城上射去。又一聲炮响，衆兄弟上馬便走。

84　高俅急命城裏官兵來追，左李逵右扈三娘一齊殺出來；宋江等大隊人馬也反身殺回。三路夾攻，官兵大敗。(待續)

上文提要：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一行人離了臨安南行的第九日，來到廣東省順德鎮，身上又缺少盤川，肚子又餓，吃了當地的著名「綳紗蝴蝶」，迫得爲雜貨店老闆看風水、改家宅，對司馬福出詭計騙食頗不滿。三人繼續前行，來到羅浮山，發現九龍騰飛吐虹珠，經過尋龍，來到九龍半島大帽山，發現吐珠之地——官富場和對岸小島……



虹珠寶地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覓得眞龍寶穴　誤葬只富不貴

在張府大門前，賴布衣向守門家丁說明來意。家丁連忙進去通報，張老爺見果然有人上門相救，大喜，連忙迎了出來。但他一見賴布衣這副潦倒的模樣，心下先就冷了半截，心道：「此人如此模樣，那像個名醫的身份？不然，亦斷不會落泊到如此地步！」這般判斷，張老爺心內輕視之意頓生，勉强說了句客氣話，便把賴布衣引進客廳。張老爺安慰自己道：「罷！罷！罷！眼看不濟事，也總勝於坐以待斃吧！」

張老爺面上的神色，自然逃不過賴布衣雙眼，但他却不動聲色，心道：「也難怪人家，這醫學一道，便連自己亦毫無主意！」

張老爺爲人倒好涵養，心內雖然懷疑，但也不露形跡，不失禮教，吩咐家丁上茶，這才試探的問賴布衣道：「請教先生，在何處高就？來此地想必是行醫濟世吧？」

賴布衣笑笑道：「凡世人欲救人者，便是醫者之心也！張老爺既然有心救女，爲何還在此拖延時間？須知救人如救火，早救一刻便多一分希望也！」

張老爺一聽，心內登時有了幾分好感。當下亦不再言語，吩咐家丁，先入內室通傳一聲，說有醫者來替小姐診治。一會後，家丁出來稟報，說請郎中大夫入內。張老爺說到底也不大放心，便跟了進去。

張老爺千金的閨房在內室的第三疊，房外是一個小院，小院裏有幾棵青竹，枝葉糾結，甚是痴纏，竹樹的樹身却均迎向小姐的閨房。賴布衣路過時，一見心內便一動，但却沒說什麼，逕直的隨張老爺走進小姐的閨房。

張小姐的閨房清幽雅靜，想必性愛恬靜。賴布衣再一踏進，心內便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他與張老爺一道走近小姐的病床。這時，早有丫環把小姐的手腕遞了出來。賴布衣坐在床邊，裝模作樣的把診手脈一會。

良久，賴布衣舒了口氣，站起來，對張老爺道：「張老爺可否讓令嬡露一露面？在下要瞧清其面相，方好下藥也！」

張老爺到此地步，雖然半信半疑，但也沒法，只好照做，便吩咐丫環把絲帳掀開了，張小姐的臉容便露了出來。

賴布衣定睛一瞧，只見這張小姐面貌清瘦，瓜子口臉，若在平日，想必是一位美人兒，但如今却是形容枯槁，奄奄一息，大有油盡燈枯之兆，且更有臉容之中，蒙着一層青肅之氣，甚爲怪異。

賴布衣心內登時有點明白了。他吩咐把絲帳放下，再步出閨房，面對小院青竹，默默的計算一下四周的地形勢格，心內便豁然而明白了。他也不再多言，拉着張老爺就走。張老爺心下十五十六，也不知這郎中大夫弄甚玄虛。

待出了客廳，賴布衣這才問張老爺道：「令千金之病，想必是八月中秋之夜起始的麼？」

張老爺一聽，驚奇的連連點頭，道：「是極！是極！但先生如何得知？」

賴布衣不答，又笑笑道：「令千金起病之前，必喜見青色之物！」

張老爺更驚奇得一拍掌道：「正是！正是！是之極也！她那日早上，整日呆在院中，望着那棵竹樹默默出神，如此過了幾天，便起了這怪病矣！先生果然有兩下子！先生既已瞧破來龍去脈，萬望相救！在下只此一女，便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也！」

賴布衣點頭道：「好！好！張老爺如此說，在下便大膽施爲矣！」

當下賴布衣大模大樣的坐了下來，擺開名醫大國手的氣派，對張老爺道：「要治令千金之病，須得雙管齊下。一要用藥，二要鎮邪。如今先把所需之物開個方子，張老爺即着人速速配齊，送去本鎮東鄧氏草屋之中，那兒有在下的伙伴接應侍候。送藥之人，每一味只準一人前往，切記切記！」

當下，便開了一條長長的方子，裏面全是一些奇毒之物，諸如黎蘆、烏頭、砒石、雄黃、蜘蛛、蜈蚣、蜥蜴、水蛭等物。

張老爺亦是懂文墨之人，一看賴布衣所開的處方，嚇了一大跳，驚道：「先生所開之物，單是一味便足以致命，何況要這許多？先生這是甚方子？小女之命可是在先生手上啊！」

賴布衣微笑道：「張老爺放心！醫者父母心，在下自有主意。須知用藥之道，有一定規矩，這處方所用主藥叫君藥，次藥稱臣藥；臣藥已在在下同伴手上，這等毒物，不外是輔佐之物，取其以毒攻毒之奇效也！此法雖然靈驗，但若無根基者，斷不敢貿然施之，既敢施之，便必有其道理！」

張老爺無奈道：「那先生想必是有根基之人？小女之命便托在先生手上矣！」

賴布衣道：「好說！好說！這便請張老爺速去辦來，遲則令嬡恐防有變也！」

張老爺愛女心切，眼見賴布衣已然點出來龍去脈，心中雖然忐忑，但也無可奈何，只得馬上召集衆家丁，吩咐一衆人等持方子速往鎮上大小藥材舖辦妥。

張府的幾十名家丁，每人負責買一味藥，每味的斤兩也甚驚人，足達三、五斤之巨，各人直把鎮中大小藥材舖搜光購盡，方才備齊。當下便手捧肩扛的直向鎮東的鄧氏草屋而來。

這一面，賴布衣又吩咐張家上下，購備香燭等物，於張府內外燃點起來。一時間，張府上下，香煙繚繞，燭光掩冉，好不熱鬧。

這種種奇景，登時把鎮中的父老兄弟全驚動了。各人先是聽聞張府的千金病危延醫、打鑼求賢，隨後更見張府家丁在鎮上大肆搜購各類奇毒之物，却送去新近喪夫的鄧氏草屋之中，雖明知鄧氏新喪丈夫，但好奇所致，也管不了許多，紛紛跟隨那送物的家丁上鎮東鄧氏草屋而來。

這一面，衆人又見張府忽然張燈燃燭燒香，以爲張家小姐已然不保，趨炎附勢乃人之常情，便也紛紛上張府打探來了。

衆人來到張府，却不見張老爺出來接客，又聽說小姐尚在人世，各人又驚又奇，呆在張府中死活不肯離去。張府倒也奇怪，便進來多少人亦皆熱情招待，供茶供煙，霎時間好不熱鬧，倒不似病危之家，而像大喜日子！

這一面，在鄧氏草屋，司馬福、李二牛兩人，對着那哭哭啼啼的鄧氏，以及那具日漸發漲的屍身，又擔心賴布衣此行吉兇未卜，正感心煩意亂。

忽然，草屋外面，有人大叫道：「先生所需之藥送來矣！請出來接收可也！」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知賴布衣那話兒果然來了，便連忙跑了出來。兩人一看眼前陣勢，登時目瞪口呆！只見門外站了三幾十人，各人手上均捧着扛着大包東西，在他的背後，更有鎮中好事者尾隨蜂湧而來。

司馬福撞了撞李二牛，悄聲道：「二牛！這大陣仗全是賴布衣弄出來的！如今已勢成騎虎，要溜也溜不了啦！這等物事，可如何是好？」

李二牛大叫道：「既有物事送來，不要白不要，我等照收便是！」

於是，兩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但凡送來之物，均照收可也。這大包小包的東西，直把整間草屋都擺滿了。好事者又湊熱鬧，一時間，鄧氏草屋熱鬧非常，倒似千百人趕着前來吊喪。

司馬福待衆人離去，把這些包裹拆了幾包細看，見全是毒蜘蛛、毒蝎子之類的奇毒之物，當下驚得舌頭也吐了老長！他悄聲咬牙叫道：「二牛啊二牛，賴兄想必是患了急心瘋矣！這些毒物，如眞箇煎成藥啊，便一千頭大水牛也毒殺了！」

李二牛傻笑道：「你管他瘋與不瘋？反正不用掏腰包，這大包小包的擺滿了這草屋，合起來的氣味又當眞好聞！如眞箇用錢去買啊，怕要三幾百兩銀也！」

司馬福想了想，便不再言語。他這老江湖，深知這必是賴布衣弄的鬼主意，雖然猜不透其中道理，便也不再聲張，只暗暗吩咐二牛打點停當，萬一有個風吹草動，便趕緊溜走請救兵，以便救出賴布衣。

＊　＊　＊

賴布衣這時正在張府從容鎮靜的點撥分派。他見一切均弄得妥妥貼貼，張家去送藥的家丁亦回來稟告，藥物已送齊往鄧氏草屋。賴布衣大喜，當下便寫了一封書函，密密的封好，交給一名家丁道：「你速把此函送去鄧家，交給一位叫司馬福的老人家，他便會打點！你送信之後，速速趕回稟告，萬勿遲滯，切記！切記！」

這家丁答應一聲，拿了信函，如飛般跑了出去。張老爺已依賴布衣的主意，吩咐下去，張府上下，但凡爲救小姐之事奔走皆須努力，事成之後重重有賞！這些下人辦起事來當眞有如神助，份外落力。

張老爺一連大半天，被賴布衣任意點撥，如此這般的大施爲，心中便當眞有如十五隻吊桶的七上八落！他也要待不信，但賴布衣偏偏又把女兒的病根說得頭頭是道，便連女兒的貼身侍婢也未必知道。待信實了吧，這賴布衣又弄出這

等大陣仗，不但所開的方子奇之怪極，全是毒物，更把全鎮之人皆驚動了，試問世上哪有這等大氣勢的郎中？他實在忍不住，便小心翼翼的陪着小心問賴布衣道：「先生，這法子想必甚有奇效吧？可小女之病這半日反越發沉重矣！」

賴布衣笑吟吟的道：「張老爺別急，在下已斷定令千金在午夜之前斷然無碍！只等在下的伙伴把藥引送來，便可立見奇效矣！」

張老爺被賴布衣弄得作聲不得，他幾乎忍不住欲發作，但轉念想道：「銀兩已花了這許多，若中途而廢，雖可把弄玄虛的黃綠醫生送官究治，但銀兩到底也收不回了！況且女兒的生命眼看難挨到午夜之後，萬一這人眞有神術，豈不白白斷送了女兒生命？」這麼盤算下來，無奈何只好忍住了。

再過得二、三個時辰，家丁把一位老頭引了進來。只見這人捧着一隻白碗，上面蓋了黃紙，也不知是甚物事，小心翼翼的捧了進來。這老兒也不望神情古怪的張老爺，便逕直走到賴布衣身邊，大聲道：「藥引已送來矣……」隨又壓低聲音，在賴布衣耳邊道：「賴兄！你這是弄甚玄虛？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便連我也成了送上門來的羔羊也！」

這老兒正是司馬福。賴布衣一聽却故意大聲答道：「司馬兄！放心好了！且回去把二牛也請了來，以便同享一頓酒菜也！」

司馬福一聽，以爲這是賴布衣在使計叫他開溜，便連忙答應一聲，拔腿便走。

張老爺一見，馬上把他截住，陪笑道：「先生既有同伴留在鄧家，便派個人去請來便是，也免了你老人家東奔西走的！」說着，也不管賴布衣是否同意，吩咐家丁速趕去鎮東鄧家，把李二牛請來。

司馬福咬牙道：「罷了！罷了！這姓張的想必是擔心人質不夠，連二牛也提來頂替矣！」

賴布衣却笑口吟吟，從容鎮定，這可把司馬福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光腦袋！

賴布衣再等了片刻，眼看天色已慢慢黑沉下來，心內暗道：「鬼混了這大半天，也是動手之時矣！」

當下賴布衣神情一肅，對張老爺道：「請速擺香案入小姐內宅院中！」

張老爺這時見到賴布衣的滿臉肅容，不敢違逆，便向下吩咐速辦。不一會，下人便回報，香案等物已擺入小姐內宅院中。

賴布衣霍地站起，道：「戌時末、亥時頭，驅魔除妖，此其時也！」說罷領先直入內宅小姐閨房前的花園。

花園中果然已擺好香案，香燭、桃木劍等一應俱備。賴布衣疾步走到香案前，披散頭髮，手執桃木劍，燃起香燭，喃喃的唸頌了一會，桃木劍突地一指那棵最粗大的青竹，沉聲喝道：「汝等妖邪之物，速速現形，吾可免汝一死，否則，必發五雷神火，把汝燒成煙灰！」

說時遲，那時快，那棵青竹忽地無風自動，姿態突地變得柔媚之極，仿似女子在翩翩起舞，隨即發出一陣嘯嘯叫聲，接而却是淒厲的哀叫，其聲尖烈，震動張府上下，人人皆膽戰心驚。

賴布衣面向那淒厲哀呼的青竹喝道：「汝既知罪，便應速速退走，還留戀不捨怎的？人鬼殊途，豈可成其知交姐妹？吾體念汝尚無大惡，知錯尚早，也不爲己甚，免汝現形露醜，汝速速去吧！」

那青竹又一陣搖舞，恍似拜謝，隨即一陣清嘯，便歸靜寂。

就在此時，已昏迷了三日三夜的張家小姐在病床上忽然發聲哀叫道：「……請姐姐勿走！帶小妹一道去也……」一連叫了幾聲，竹林的清嘯聲又突轉淒厲。

賴布衣一見，大吃一驚，馬上在袋中掏出一頁黃符，呵了口氣，又把黃符燒了，把灰放入司馬福攜來的那碗藥引中，着丫環速把此藥替小姐灌服。待小姐服畢，賴布衣戟指喝道：「陰陽相隔，汝欲往何處？難道汝竟不念父母養育之艱辛勞苦麼！」

賴布衣大喝了一聲，小姐這才停了呼叫，隨又靜靜的入睡了。接而，那院中的青竹突然彎腰，似有女子向賴布衣俯拜，隨即一陣清風響過，便四下寂靜。但見滿院之中，月色如洗，清風陣陣，令人神清氣爽。

賴布衣長長的鬆了口氣，伸手抹了抹滿額的冷汗，轉身對驚得呆站一旁的張老爺道：「好了！好了！令千金已無大碍，她這一覺當睡到天明，然後便會覺肚子作痛，待去清污物，肚子見餓之時，便是大康之期也！」

到此地步，張老爺已然六神無主，一任賴布衣東西南北的吩咐。

賴布衣重出客廳時，李二牛果然已被張家家丁半勸半逼的領來了。他正與司馬福交頭接耳，悄悄咬牙私語。李二牛一見賴布衣走出來，也不管他後面跟着的張老爺愁眉苦臉，連忙便搶近來，大叫道：「大功告成了麼？」

賴布衣笑笑，拿眼色制止李二牛亂叫亂嚷，轉身對張老爺道：「張老爺只管去安心睡覺，在下保你家小姐行將大康便是！」

張老爺這時也沒了主意，愁眉苦臉的歎道：「小女目下尚昏迷不醒，在下如何便睡得着？沒奈何，今晚只好陪先生守一晚夜矣！」

司馬福與李二牛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雖明知這張老爺一來是擔心愛女安危，二來防止賴布衣一干人等趁亂溜逃，他便沒了着落，因此要死死的親自絆住。

賴布衣却詐作不聞不見，坐在椅上，一會便呼呼的大睡起來。李二牛、司馬福擔驚受怕了一整天，這時見賴布衣模樣，知已然吉多兇少，心頭一鬆，不久也就伏案而睡。可憐張老爺依然睜開雙目，徹夜守候着愛女的病情。

第二天一早，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正在張家大廳中伏案睡着，張老爺已興衝衝的跑了進來，他也不管賴布衣睡得正香，一把把他推醒了，便連連

的向他打拱作揖，嘴裏一疊連聲的嚷道：「多謝神醫！多謝神醫……」

賴布衣揉揉眼皮，微笑道：「小姐想必已認得爹爹矣！」

張老爺高興得搗蒜似的點頭道：「正是！正是！她昨晚一覺果然睡到天明，然後便嚷肚子痛，要去如厠，丫環扶她如厠畢，便喊肚子餓，一連吃了兩碗米粥，待在下進去時，她已搶先向我喊爹爹請安矣……這下好之極矣！先生果然是大神醫也！小女得以重生，全靠先生再造……」這張老爺高興得昏了頭，一個勁的嘮叨不休。

司馬福、李二牛却早被他吵醒，司馬福忍不住道：「張老爺！你家小姐大康，可我等之肚皮却快大病也……」

張老爺一聽，連忙一拍後腦道：「該死！該死！請恕在下因焦急之際招呼不週……在下這便立刻吩咐擺上酒菜，一來權充答謝，二來也算是替先生接風也！」

不一會，酒菜便擺了出來。張老爺把賴布衣恭迎上座，自己則在下首相陪。待酒過三杯，張老爺忍不住問道：「先生這神妙醫術，當眞天下少見！特別這大批毒藥混聚合用，便除了華佗再世，當今世上再無人有此妙法膽量！」

賴布衣正欲一言帶過，李二牛心性憨直，忍不住便嚷道：「不對！不對！其實啊，我等只用了一味雄黃……」

張老爺一聽，面露驚疑，心想一味雄黃只能瀉肚，這卻平庸之極矣！

賴布衣一聽，連忙拿眼色制止李二牛往下亂嚷，接口道：「好教張老爺得知，其實這是君臣配佐，以毒攻毒之法也！在下用雄黃作藥，再配以其他藥引，君臣相佐，以毒攻毒，帶出腹中汚穢之物，人便清爽；再加驅邪鎮妖，令千金便豁然大康矣！」

賴布衣說着，順手把一塊雞腿塞在二牛嘴裏，二牛才無法言語。

酒宴畢，賴布衣眼見張老爺的千金已無大碍，便欲告辭。張老爺倒甚有信用，聽說賴布衣要走，連忙苦苦的挽留，賴布衣堅執要走，張老爺沒法，便吩咐管家捧了一百兩銀出來，雙手向賴布衣奉上，道：「這區區薄禮，權充在下謝意，日後先生需要在下幫忙，只管吩咐便是！」

賴布衣見張老爺盛情，樂得收下，又見他雖富而甚守信用，心中甚有好感，便對張老爺道：「張老爺府上，居屋風水欠佳，待在下辦完急事，當前來一察查勘。」

張老爺一聽，大喜，心道：「豈料這位神醫尚懂風水！」馬上謝道：「如此先謝過先生！在下虛渡五十有六，膝下卻只得一女，如先生眞有奇術，令在下添一男丁，此恩便猶同再生父母矣！但卻未請教先生高姓大名？」這張老爺爲愛女之病弄昏了頭，竟然直到臨別之時才記得詢問賴布衣的名字。

李二牛一聽，哈哈大笑，順口道：「呵呵！張老爺你糊塗極也！這般大好機緣竟輕輕錯過，到這時才問他名號！他呀，便是名聞天下的賴……哎喲！怎麼了？」

李二牛呼痛，便停嘴不說。原來賴布衣不欲張揚，拿眼示意司馬福，司馬福便伸手狠狠的擰了李二牛屁股一把。李二牛作痛大叫，瞪着司馬福，便忘了往下說什麼。

張老爺卻聽得滿頭迷霧，忙追問道：「這位兄弟，你說什麼名聞天下的賴……什麼？」

司馬福笑着接口道：「我這位兄弟有個急口病，人又憨直，有時說話便顚三倒四的！他是欲說，這位先生欲名聞天下，便全賴他的濟世醫道也！其實他姓戴，戴大夫也！」

張老爺笑道：「是極！是極！戴大夫身懷此神技，名聞天下必爲時不遠矣！你等與他作伴，當眞大有福氣，有病有痛，也不必犯愁！」

司馬福大笑道：「是極！是極！不但能醫頭痛身熱奇難怪病，更能醫我等肚皮也！」

張老爺轉身向賴布衣道：「戴先生答應替在下查察家宅風水，尚請勿忘，在下靜心等候先生光臨。」

賴布衣笑着點點頭，道：「好說！好說！三日後，我等自當親臨拜候！」

* * *

三人走出張府，一直向鎮東的鄧氏草屋走去。半路上，司馬福忍不住笑道：「你弄的甚麼玄虛？縱橫開闔，把個張老爺弄得昏頭轉向，更弄回滿草屋的毒藥，只用了一味雄黃，卻引來千百人湊熱鬧！這滿屋的草藥啊，莫非你眞箇欲轉行做那行醫郎中麼？」

賴布衣笑道：「賴某自有道理！這許多毒藥，司馬兄以爲夠用了麼？」

司馬福直吐舌頭道：「夠！夠！夠之極也，如眞箇拿去醫人，怕要準備坐牢也！這大堆奇毒之物，別說人吃，便一千條大水牛也必死無疑！這可是打的甚麼妙主意？若不說出來，便悶也把人悶死了！」

賴布衣笑笑，眼見離鄧氏草屋不遠，便不再答話，待見了鄧氏，賴布衣安慰她幾句，拿出張老爺所贈的銀兩，全數交付鄧氏，道：「這是打點喪事及購棺木銀兩，下葬費待賴某另行設法。你可速去辦妥，我這就上大帽山一趟，替你鄧家選一塊墓穴，若諸事順利，你鄧家便有轉機矣！」

鄧氏接過銀兩，又悲又喜，雙目淚水交流，一跤跪在地上，朝賴布衣叩頭道：「先生乃鄧氏再生父母也！」說罷感極而泣，泣不成聲。

娃娃炳兒倒也懂事，見娘親跪下，也依依呀呀的向賴布衣爬伏在地。

賴布衣心中又悲又歎，連忙伸手抱起炳兒，又扶起鄧氏，安慰了幾句，便道：「大嫂請速去辦事吧！」

當下鄧氏又悲又喜的去鎮上打點棺木香燭去了。

賴布衣望了望背着娃娃的鄧氏背影一眼，感慨道：「相識也是緣份！我等便替鄧家盡一點心意去吧！

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三人一道，朝大帽山方向而來。司馬福到底按捺

不住，道：「賴兄弄來這大堆毒物，端的為何？若再不點明，老不死只怕上不了大帽山便悶死了！」

賴布衣歎了口氣，道：「這是無奈中的無奈之法也！賴某早就說過，鄧家氣運衰滯，這番替她籌謀，實是逆天行事，試用人謀鬥天運，其間艱險重重。這些奇毒之物，乃用來辟其屍室久停邪氣，若要花錢購置，只怕要數百兩銀，這筆銀兩，卻到何處籌集？湊巧碰上張老爺千金之病，實乃邪物侵體，亦用得着這等毒物辟邪，因此因利趁便，藉張家之財力，替張鄧兩家辦事，這以毒攻毒之法，便一舉兩得也。」

司馬福想了想，突地恍然大悟，道：「然則賴兄藉送藥為名，把數百人引來鄧氏草屋，亦有深意麼？」

賴布衣笑道：「果然被你猜中也！試想鄧家貧賤之家，孤苦零丁，守靈僅得母子之人，這等孤清之氣，必令其血脈衰頹，不用此法，焉能把鎮中數百人引來？這是藉外力引動萬人朝拜之旺運大法啊！」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才豁然開朗，不禁搖頭吐舌道：「神機莫測！神機莫測，賴先生當眞神機莫測也！」

賴布衣等一行三人，再度上大帽山。這一趟，賴布衣行行復停停，攀爬得甚慢。每停下來，他便用羅盤仔細量度眼中所見諸山形相，然後沉吟思索，好一會，才又復往上攀爬。

這樣子，直到傍晚時分，才上了大帽山頂。

司馬福爬得氣喘吁吁，不解道：「賴兄！我等此行是上大帽山尋龍穴，你卻身在此山心在彼山，卻是為甚？」

賴布衣道：「司馬兄有所不知，凡尋龍者，先得將一地域之山川河流弄清，以定祖孫，以分支派，以明行止，龍隨水行，這是大地尋龍之要旨也。若懂得此法，去尋點龍穴，方可望有成。」

司馬福笑道：「然則這地域之祖宗當在何處？誰又是子孫支派？」

賴布衣沉吟半晌，方道：「大帽山山高九百五十八尺，次為鳳凰山，山高九百卅五尺，再次為大嶼山八百七十一百尺，太平山五百一十尺，八仙嶺六百尺，水中山六百尺，青山五百尺，按高位推度，大帽山當為此地之祖山也。但凡龍脈，必發自祖山，他山之龍脈，皆祖山之伸延。再者此地皆由粵川羅浮一脈沉而復起，上衝而為大帽祖山，由此祖山分出餘脈，西北行至九徑山、青山，西行者直下至海，南行一脈，至煙墩山降氣而結九龍諸山，此地龍脈甚多，不可勝數，但牽一髮動全局，祖山大帽山龍脈之興衰，對諸脈之影响至為巨大。」

賴布衣這番解說，直把司馬福弄得又驚又奇，道：「賴兄本來踏足此地，我與你一道前來，怎的你對此地瞭如指掌，我卻朦如混沌初開？」

賴布衣還未及答話，一直默不作聲的李二牛，本來只顧看風景，這時忍不住接口道：「如你所知與賴先生等同，那你還用去辛苦撐船？倒不如像賴先生一般，拿個羅盤行走江湖，與之所至便弄個三幾百兩銀過活了！」說罷朝司馬福扮個鬼臉，連忙跳了開去，免得司馬福糾纏不清。

司馬福無奈，指着跳離幾丈遠的李二牛罵道：「這小子！老拿我老頭子開心！」

賴布衣搖搖頭道：「二牛此語差矣！想尋龍一道，何等玄妙？賴某窮一生心血，亦僅得皮毛！若存心欺世胡混騙飯吃之庸庸地師，則當別論，然則此等人雖一時風光，但其實並無眞材實學，指鹿為馬，害人無數，為禍世間，必遭大地氣脈之怒，此等人便必死無葬身之地也！」

李二牛見賴布衣正言教誨，便再不敢頑皮鬥嘴。

賴布衣等三人在大帽山上盤桓，眨眼間，天色已漸黑沉下來。眼看一日工夫又將浪費，司馬福心下着忙，對賴布衣道：「賴兄，穴既未尋着，那鄧家大嫂母子，守着她亡夫那具屍身，怕會腐臭哩！」

賴布衣搖搖頭，歎口氣道：「龍穴之尋，豈能一蹴而就？若非眞有龍脈之氣，胡亂點來，與抛落亂葬崗又有甚分別？那屍身有那許多毒藥薰陶辟邪，一時三日，倒不致有甚大碍，司馬兄只管放心。」

賴布衣摸黑而行，行行間，來到大帽山東側的一泓溪澗邊。

這時，天色已黑沉沉的一片，夜風也刮了起來，吹得滿山的松枝嗚嗚作響，仿似有婦人於深山呼嚎，立時又令人憶起那鄧氏草屋中，那母子二人，孤零零的守着亡骸悽哭。

司馬福、李二牛二人直覺毛骨悚然，瞪大了眼珠，四週的張望，唯恐在黑暗中，忽地撲出什麼妖精鬼怪，把他們吞噬了去。

賴布衣卻渾然不覺。但凡一個人沉浸於某一種嗜好，他必定為此而心神俱注，一心一意的專注他着意的物事，其他雖入耳而不聞，雖過目而不見，神定氣凝，氣凝則心清，心清自然神爽，若人之精神清爽，便則無往而不利，這也是事業成功之道。

前面的溪澗漸近，淙淙的水流聲在山林中迴響。賴布衣閃目往溪澗一看，只見這條溪水甚有奇特之處，雖是黑夜，但鋪在溪底的石頭似乎閃閃有光，透過三尺深的溪水清晰的浮鋪着，石頭的鋪陳甚怪，凝神而望，竟有頭、有頸、有腰、有尾、更有四條巨足。在夜色中，仿似一條石龍在溪水中或沉或躍，曲折宛轉，蜿蜒而動！

賴布衣一見，心有所動，便突然地跳落溪澗，踏足於石上，按着其形，先從龍尾走起，到龍腰、龍頸、龍頭……賴布衣左足剛一踏上龍頭，便覺一股熱流打腳心處昇了上來，隨後更驀地起一聲悶雷般的轟鳴！

賴布衣心中大震，已然知其中因果，便連忙死死踏住，一面發聲大叫道：「司馬兄！李二牛！你等速速退後十丈！快！快！」

司馬福、李二牛二人正東張西望間

，卻聽賴布衣厲聲喝叫，兩人大吃一驚，深知他料事如神，生命攸關之事，那敢怠慢，連忙轉身就跑，二人剛跑離了十丈八丈遠，後面「隆！嘩！」一聲，水流像盤天巨柱般湧升上去，嘩啦一聲，水柱又散落下來，把前面的賴布衣遮蓋住了！隨即便響起賴布衣的厲喝聲，怪物像虎吼般的咆哮聲。

「賴先生！你怎的了？」二人關心賴布衣的安全，失聲的大叫。李二牛不顧一切的衝了上去，但未接近那水幕，便被一股灼熱的氣浪打翻在地。司馬福一見，連忙跑上前，扶起二牛，那水柱挾着騰騰的熱流似崩山般的向兩人砸壓下來！

司馬福驚叫一聲，抱起二牛，接連幾個翻滾，拚死拚活的退後了十幾丈，那水柱砸壓之勢才堪堪避過。隨即卻又像風車般，繞着賴布衣立足之處盤繞起來，在黑沉沉的黑夜中，恍惚築成一道鐵壁似的水墻！

「厲害！厲害！不知是甚怪物作祟，賴先生今番兇多吉少矣！」李二牛跌足大叫道。

司馬福驚惶未定，好半晌，才喘過口氣，道：「賴兄得龍母眞傳，已成百毒難侵之身，想必不碍事吧？況且方才他既發聲示警，當知危機將臨，他如應付不了，自會退避！」

李二牛哭道：「這水墻之內，不知是甚怪物？神通廣大！賴布衣今番完矣！」

司馬福、李二牛兩人，在水墻之外為賴布衣的安危提心吊膽。在水墻之內，賴布衣亦為眼前的景象嚇得目瞪口呆！

原來自水柱衝起之時，那溪水中的石龍竟然騰空而起，伸爪欲攫賴布衣！若換了別人，必難倖免，賴布衣雖被這兇險景象弄得一怔，但隨即醒悟，知是眞龍現形，不敢怠慢，口中喃喃禱告，突地伸出右手，把龍足抓住，左手扯住龍耳，以防眞龍閃遁。眞龍受困，突然扭身飛騰，把賴布衣扯離地面，挾着漫天的水柱，向上翻捲而昇，隨即又向前急竄，所過之處，皆成江河，山崩地裂，其勢喧赫無比。

在水墻外面的司馬福、李二牛兩人，突見水墻向前移動，連忙招呼李二牛，在後面緊緊尾隨！說也奇怪，水墻所經之處，遠看頓成湖澤，但水墻一過，便即回復如常。司馬福與李二牛一直追趕，到黎明時分，已跑過了大半個大帽山。

這時，水柱突地在大帽山一處山腰凹陷處凝聚不動！片刻後，二人聽到水柱內有物在叫，其聲甚歡，似是因尋到棲身之所而歡欣雀躍，隨後，水柱嘩啦一聲落了下來，漫山遍野登時被水霧遮住！

待一切煙消雲散，司馬福、李二牛二人驚魂甫定，突見賴布衣定定的踏在一塊石上，目定神凝，仿如老僧入定似地動也不動！司馬福、李二牛二人連忙奔上前去，一左一右的拉着賴布衣，問他方才之事，賴布衣不答，二人欲扯他，但他雙腳猶如釘了釘子，絲絲不動。

賴布衣忽地在衣袋裏摸出一道黃符，在手指咬了一口，指血噴在符上，俯身朝立腳之石猛地一貼，才像經歷了千辛萬苦似的伸直了腰，鬆口氣，走了下來。

「怎的了？怎的了……」司馬福、李二牛一疊連聲的問道。

賴布衣指指那黃符貼着的石塊，道：「你二人有所不知，這黃符所貼之處，便是地龍之眼，方才這條地龍被我激發靈氣，幾乎騰空而去，我乃用大法將牠鎮住，這才幸保無事！你二人所見，不外是一片幻像罷了！」

司馬福、李二牛聽了，張大嘴巴，半晌難以作聲。好一會，司馬福才歎道：「這當眞是大帽山尋龍大俠夜追龍也！留傳後世，可是一大佳話！」

李二牛亦忽作斯文之言道：「賴先生為九龍百姓，嘔心瀝血，他日將隨九龍之名永垂不朽矣！」

賴布衣不禁哈哈大笑，道：「吾輩中人，閒雲野鶴，四海為家，管什麼千秋後世名頭！倒是山下鄧家之事未了，我等趕快下山才是正經也！」

三人下了大帽山，到得山腳，已是天色大明。返回鎮東鄧氏草屋，已然過了早飯時間。

鄧氏抱着娃娃炳兒，正苦苦的守着亡夫的遺骸，屍身四周，堆滿幾十種奇毒的藥物，滿室之中盡是濃郁藥味，更無半點屍臭之氣。更奇的是，自經賴布衣使計引來萬人朝拜，再用奇毒之物以毒攻毒以驅邪氣，屍身雖停放了三日三夜，但丁點不變，面色反而緩緩紅潤，週身上下洋溢一片祥和之氣。

賴布衣見了，暗暗點頭，轉頭對鄧氏道：「大嫂，在下已替你鄧家尋得眞龍寶穴，你須在明日午時下葬！切記勿錯過時辰！這兒留下他二人助你打點，我這便上張家替你籌措殮葬築穴費用！」

說罷，賴布衣把司馬福、李二牛扯到一旁，悄聲囑咐了幾句，然後便離了鄧家草屋，逕直往張老爺家而去。

*　*　*

匆匆一晚過去。

第二天一早，賴布衣在張家已托人捎了殮葬費來，并托來人轉告鄧大嫂，說午時之期，他自會直上大帽山安排下葬，他未到時，切勿胡亂入棺。

司馬福、李二牛二人，助鄧氏把棺木、香燭等料理妥當，一面又支派了仵作速上大帽山那處黃符震住的穴位掘墓。

待一切打點停當，已是辰時末時分。司馬福緊記賴布衣臨行所囑之言，便連忙催促鄧氏道：「大嫂！時候不早，這便起殮也吧，不然只怕錯過了午時下葬之期！」

鄧氏一聽，亦心急起來，好一會，總算諸事打點停當，可以起行了。仵作抬了棺柩，正要走出草屋，就在此時，鄧氏懷裏的兒子卻大叫一聲，在母親懷裏掙跌下來，摔在地上，隨即昏迷不醒，口吐白沫。

一眾人等登時驚惶起來，鄧大嫂見兒子有事，便似要了她的命，登時放聲

慘嚎道：「兒啊兒！你怎的在此時出事？若有個三長兩短，娘親也不想活了，就算葬了個龍穴，又有甚用？」

這時，司馬福搶到近前，接過娃娃一看，只見這娃娃面色忽紅忽紫，口吐白沫，馬上想起賴布衣臨行囑咐之言，當下更不敢怠慢，疾速掏出一道紙符，用火燒了，把灰溶在茶水中，便要往娃娃的嘴裏灌去。

鄧氏一見，搶近前來，驚叫道：「怎的了？紙灰豈可入肚？炳兒已這般模樣，若再吃錯毒物，哪還有命麼？」

司馬福眼看時辰快到，深知不能再拖延，也不及與鄧氏細說，使個眼色，着二牛把又哭又嚷的鄧氏拉開幾步，然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灰茶灌落娃娃的肚裏。好一會，娃娃便哇的一聲哭將起來，隨後小手張揚，面色轉而紅潤，眼見是斷無大碍了。

司馬福這才對又驚又奇的鄧大嫂道：「大嫂，方才魯莽，休怪，休怪，此是賴先生吩咐下來，道眞龍之穴，福薄之人斷難承受，每每節外生枝，三災六禍隨時會降在承受人身上。方才娃娃在起殮之時出事，正是此因由也。賴先生已早留下符咒，吩咐若有事變，便把符火化，其灰和茶灌其服下，可保無碍。」

鄧氏一聽，這才明白賴先生等一片苦心，當下又千恩萬感的謝了，因這一躭擱，時候又過了許多。

司馬福急忙道：「午時已快到，切勿再延滯，須得加快腳程上山，否則，便錯過吉日良辰矣。」

鄧大嫂這才明白，催促仵作抬棺起行，一行人抬着棺柩匆匆趕路，眼看已到大帽山山腳，忽然，一陣怪風在山腰背後吹來，隨即連響幾下驚雷，本來還是烈日當空，這時突然下起傾盆大雨。

自古有道：出殯最怕遇風雨。因抬棺之人，本已覺棺木沉重，雨水滲入棺中，便有如百上加斤，越抬越重。仵工把棺柩停了下來，在山腳歇着，便死活也不肯在雨中趕路了。一行人沒法，只好在山腳避了半個時辰雨，待雨勢稍停，才繼續趕路上山而來。

一衆人等，終於上了大帽山。在賴布衣所點的穴中，仵作已快掘妥墓穴，只剩最後片刻工夫。

這時雨勢雖稍停，但天陰沉沉，也不知是甚時份。不知不覺只剩最後數鏟泥工夫，一名仵作心急，猛的一連幾鋤下去，泥土鬆處，只見有黃泉一泓，泉水之中竟有九條泥鰍模樣的怪物，在泉水中騰奔游突。司馬福一見，心中原已惶亂，他這時已不辨時辰，太陽也沒了，如何方判斷方位時辰？這時一見那九條怪物，便大叫道：「這是龍潭現形，速速下葬！」

仵作依言，把棺柩速放而下，再覆蓋泥土。雨中泥土鬆軟，再者仵工在雨中勞作，均恨不得快點完工了事，這覆棺的進度便加倍的快捷。

眼看只差最後幾鏟覆土，墓穴便已築成。就在此時，賴布衣滿身泥汚，跌跌撞撞的跑上山來，離老遠便聲嘶力竭的叫道：「午時已過，此時不宜下

葬……」

賴布衣話音未落，仵作的最後一鏟覆土便已然拍了上去墳頂，整穴已成，再也不能改變，一切已成定局。

賴布衣這時才搶到墳邊，一看墳穴已成，問起方才情景，司馬福回了話，賴布衣不禁跌足歎道：「可惜！可惜！福祿天定，任何神機妙算，也是枉然也！」

司馬福一聽，驚道：「賴兄此話怎說？」

賴布衣歎氣道：「此乃九龍吐水穴，九龍竄穴，世世朱紫，富貴無比！此乃大帽山祖脈之精華，非同小可。如今卻誤了時辰下葬，不但此穴因此走了靈氣，便連帶此地龍脈亦大受渲泄，日後此地富人甚多，但貴則不可望矣！此乃天意，實人命難違也。吾本在張府，聽聞雷聲，心知有異，便連忙及早趕來，豈料在半路卻摔了一跤，好半晌只能稍動腳步，因此雖趕上山來，但畢竟還是遲了一步！可惜啊可惜！」

鄧氏走過來，謝了賴布衣仗義相助之恩，感激涕流道：「賴先生殮葬亡夫之恩，如同再生父母，小婦人也不敢奢望日後有甚大富大貴，只求有兩餐安樂菜飯，養大炳兒，便心滿意足矣，賴先生又何必爲此耿耿於懷？」

賴布衣沉吟不語。一行人下了大帽山，賴布衣見鄧氏之事已了，便不欲再多逗留，便向鄧大嫂告辭。

離開鄧氏草屋，賴布衣等三人一直向鎮上走去。李二牛忽爾問賴布衣道：「賴先生既說鄧氏祖墳誤了時辰下葬，那鄧家日後的氣運未知如何？」

賴布衣道：「鄧氏得此龍穴，雖誤了正時，龍氣受損，貴格難求，但此穴畢竟非同小可，日後鄧家富甲一方，而且亦大旺丁口，世代繁衍，永不衰竭，乃此穴之功也。但僅此而已，再難求貴格。吾已細觀鄧家娃兒，覺其相局平平，斷難承受大富大貴之穴，雖用法替其擋煞，但畢竟富貴難雙全，可知世事當眞不可强求也。」

司馬福這時接口道：「那賴兄方才在張家之事如何？」

賴布衣一聽，忽然失聲叫道：「哎呀，不好！方才我因匆匆趕來，竟忘了在屋脊之上添一鷄翼，如此，只怕張家日後男丁有望，但世代不旺也。」

司馬福一聽，奇道：「怎地忘了添一鷄翼，張家人丁便不旺呢？」

賴布衣道：「方才張家已動工改建，我指點他改了家宅形格，用鷄骨之局壓樑，主其一脈有承之勢，日後男丁自然有望。但因此與張家原來之戾氣相衡，故需用鷄翼導引邪氣離體，方可保人丁大旺。但方才匆忙之間，竟忘了此事，日後張家男丁必多衝煞，災難重重，當眞天意也。」

李二牛忙道：「看這張老爺爲人倒算爽快，賴先生助人助到底，不如這便趕將前去，替他重新添上鷄翼，豈不重挽頹勢麼？」

賴布衣搖頭苦笑道：「這事談何容易？須知家宅形格一經定形，便有一重神髓，豈可妄加變動？否則不但無益，反而失其原來之利！如今張家改建之事早已完工，一切已難補救矣。」

各位：這是賴布衣初來九龍新界地域，妙施大法，助鄧氏下葬其夫，又助張家驅邪改宅傳奇事。

二年之後，賴布衣早已離開多時，張老爺納妾，竟一連生了三個兒子，張老爺高興得如掘了個金礦。可惜在一天晚上，雷聲在屋脊之上響過，竟把屋脊上的鷄骨轟去一半，自此之後，張家的二位男丁便先後染上重病，終不治去世。剩下一位小兒，卻甚是福大，雖身體多病，但每到危急之時，必有靈氣護體，一劑藥便妙手回春。日後張家這位少爺娶妻生子，竟然又只能存下一個，如此世代單傳，至今仍是人丁單薄。

而鄧大嫂自其夫下葬九龍吐水穴後，便咬緊牙關，辛辛苦苦撫養炳兒成人。幾年後，鄧炳兒已是十歲的大娃娃了。雖是窮家子弟，但面圓而有光澤，甚有財主之相。因此有富家子弟嘲笑他是「乞兒身財主相」。

鄧炳兒回家告訴娘親，鄧氏突然憶起賴布衣臨走時對她說的偈語，心道：「那九龍吐水穴不知是否會替鄧家帶來財運？」

一日，鄧炳兒正在海邊挖海貝，突然見有幾隻官船追着一隻漁艇而來，漁艇大概逃得慌亂，在一塊暗礁上撞翻了。後面追上來的官艇，一輪箭矢，把落水的三條大漢射死在海裏，然後，鈎起他們的屍首，便回去領功取賞去了。

、鄧炳兒知是海盜被官兵追殺，一時好奇，便潛落方才翻艇之處，在水底，突見一個包裹，甚是沉重，便把它撈了上來。他把包裹帶回家中給娘親看。鄧氏把包裹拆了開來，登時把她驚得目瞪口呆，原來包裹裏面是一大包價值連城的珠寶，其中有幾顆鷄蛋般大的珍珠，每一顆均閃閃發光，鄧氏識貨，便不聲張。

第二天，她便偷偷携了其中一顆珍珠，遠路跋涉，趕去廣府，在一家當鋪裏遞給掌櫃。掌櫃仔細的瞧了又瞧，然後也不問鄧氏欲當多少銀兩，便手顫顫的把珍珠捧回鄧氏。鄧氏奇道：「掌櫃不肯受當麼？」掌櫃搖了搖頭，歎口氣道：「夫人見笑了，雖然你衣衫襤褸，但我知妳必是朝廷大臣的一品夫人，不然，夫人亦不會拿這價值三百兩黃金的珍珠跟小的開玩笑，天啊，便把我這間當鋪全部拆掉，也抵不上這顆珍珠的價值啊。」

鄧氏知道這筆橫財的價值到底有多大了。她也不敢太過張揚，回去九龍後，便把其中一些小珍珠拿去賣了幾十兩黃金，這也足夠她母子兩人過上安樂的日子了。她把草屋拆了，建了一間磚屋，過了幾年，又替兒子炳兒娶了老婆，媳婦在幾年內接連產下三胎雙胞胎，共是五男一女。

再過了十幾年，鄧家已儼然大家。後來孫兒也長大了，個個奮發做人，又懂得運用財富掙錢之道，儼然成了當地大族，竟連首富張老爺亦蓋了過去。日後，鄧氏一族更向粵東、上海一帶經商，世族繁衍，代代富有。最奇怪的是，

鄧家的財富好像永無窮盡之時。賴布衣義助鄧家發跡之事，至今仍在老輩的鄧氏父老口中留傳。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　＊　＊

賴布衣當日因鄧氏祖墳誤了下葬正時，令龍氣渲洩，失了貴格，不時嗟歎，直悶了幾日。幸得司馬福善言相勸，李二牛又故意弄出些頑皮事來逗他開心，這才漸漸的平復釋然。

這天，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三人在官富場周遭逛蕩，不經意便入了一處市集。這鎮集地方不大，但甚是熱鬧。三人信步走到一座酒館前，但見這酒館在門口處掛出一面牌子，上書一個金色的大「酒」字，格局倒似粵川地域的一模一樣。

三人逛了酒館，裏面的客人甚多，大都喝得面紅耳熱的，么五喝六的鬧得甚歡。賴布衣三人揀了一張角落的枱坐了，要了幾味小菜，又打了幾両酒，這伙計介紹，這兒除了山西竹葉青、貴州茅台、紹興花雕等名酒外，尚有新近被選爲皇帝御用的名酒「蓮花白」，細詢之下，原來其前身乃「二麯白干」，因聲名日隆，被選爲御前飲品，更另外命名爲「蓮花白」，末了，這伙記還鄭而重之的說道：「這可是千眞萬確的事，如你等不信，小的只要舉出一位響當當的人物，你等便要信了。」

司馬福見這伙記有趣，便笑道：「這位響當當的人物，只怕老夫亦耳熟能詳也。」

這伙記不屑地輕「哼」了一聲，道：「托大麼？你知這人物是誰？他便是響當當的尋龍大俠賴布衣啊。那二麯白干，便因賴大俠一番指點，遂成天下名酒，你說，若你能與這位賴大俠結交，只怕早就飛黃騰達了，還用上小的這間下三流酒館喝酒麼？」

司馬福嘿嘿冷笑，道：「好好，老夫便擔保你今生今世必能見上賴大俠一面，但卻也未必便飛黃騰達。」

這伙記瞪了司馬福一眼，正欲答話，卻被掌櫃呼喚，無奈嚷了一句：「憑你？叫鬼相信麼……」說着走了開去，老遠還聽他忍不住駡道：「這窮老頭，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鏡子。」

司馬福大怒，正要發作，卻被賴布衣搖手制止，微笑道：「司馬兄之言已隱含玄機，日後這小子自會明白，那時啊，他痛恨自己有眼無珠之痛苦，可比你現下的怒氣更甚哩。」

司馬福一想，這話大有道理，哈哈一笑，輕聲道：「賴兄啊賴兄，民間已差點便把你視作活財神矣。」

不一會，酒菜送了上來。三人正喝酒間，突然有一位年約廿五的少婦，呼天搶地的闖了進來，劈頭抓住個喝得醉醺醺的青年男子，悽厲的哭叫道：「你這隻『死佬』，連仔也賣了，拿去賭。如今乜都無了，我睇你點死……」說罷大哭。

這少婦說的是地道的廣東話，但賴布衣在粵川行走多時，粵川話已能道，聞言不禁暗自搖頭，歎道：「豈料這九龍虹珠寶地，竟亦似粵川廣府一般，民風如此糟糕，若然如此，豈非白白糟塌了這郁郁龍氣麼？」

這麼想着，賴布衣便連喝酒的興緻也沒了，低着頭，撫着酒杯默默沉吟。

司馬福見賴布衣這等模樣，便知他心中有事，便試探的問道：「賴兄，這兒風涼水冷的，大熱天時，在這兒飲上幾杯，便勝過做神仙，卻還有甚悶悶不樂？」

賴布衣歎了口氣，忽爾又笑了起來。

司馬福驚疑的眨眨眼，推一推二牛，悄聲道：「二牛，不好，賴先生又犯了急心瘋矣！」

李二牛驚疑的睨了賴布衣一眼，忽然醒悟，神秘的一笑，彷似胸有成竹，卻不言語。

司馬福心中又急又氣，他碰上這悶葫蘆本就懋得慌，偏二牛這憨小子也似乎明白了，自己卻蒙在鼓裏，司馬福越想心裏便越不服氣，卻又不甘心向二牛開口求教，心思一轉，忽爾也學着賴布衣的模樣，手舞足蹈，嘴裏嘰嘰咕咕的嚷了起來。登時便把不少茶客的目光引了過來。

這回輪到賴布衣納悶了，他瞪了司馬福一眼，道：「司馬兄，你這是怎的了？中邪了麼？」

司馬福笑道：「非也！非也！我這是學着賴兄的模樣，看似也不似？賴兄讓人猜悶葫蘆，我老頭子也扮怪樣讓你猜度猜度。」

賴布衣又好氣又好笑，道：「你也不知我想的什麼，你怎扮得似……是了，賴某只怕眞箇要請司馬兄扮扮傻子矣！」

司馬福一聽，着實嚇了一跳，忙收起怪臉，一派正經道：「賴兄，我便不扮你便是，你也別想法子算計我。老夫跑跑腿還可以，但要裝瘋賣傻，去飲尿食屎的，我老大幹不來也。這份差事我便不跟二牛爭了，免了！免了！」

賴布衣見司馬福惶急模樣，大樂，他笑了笑道：「司馬兄放心，賴某也并非眞箇要你飲尿食屎的扮相，你不願幹，就讓二牛幹吧。不過幹這份差事有苦亦有樂，說不定還有甚酒呀肉的招呼，你如不願意，也就罷了。」

司馬福一聽，心思一動，忙道：「賴兄且詳細道來，如合算處，或許老夫便破例幹一次吧。」

賴布衣笑笑，往四周瞧了一眼，見衆人皆已自顧自喝酒作樂，誰也沒再留意這面，才悄聲道：「方才那後生哥賣子狂賭之事，你二人亦瞧在眼內，豈料在這九龍虹珠寶地，民風竟亦如此衰頽，但賴某既臨此地，好歹也得點出幾處龍穴，眞龍之地，決不可妄點奸邪淫惡，否則定遭天譴。因此賴某欲週遊各鄉，卻要扮成瘋癲之人，一面引人注目，一面體察民風，以辨正邪。你二人中，總有一人跟着我行事，另一人則在後面隨時接應救助，與我隨行之人，亦要扮成瘋癲模樣，方能令鄉人深信不疑，暴露其人性本來面目，自古道，在傻子面前無謂裝模作樣，如此必可引動鄉人注意，則吾之大計成矣。」

司馬福一聽，有點明了，心思大動，便道：「如此說，隨你同行的要吃甚苦頭？有甚快活？賴兄且坦白道來，待老夫斟酌斟酌。」

賴布衣笑道：「與我隨行之人，倒也不必眞箇喝尿食屎，但只爛泥塗臉，手舞足蹈，隨口亂唱幾句，便足矣。至於快活之事麼，現下還說不定，但賴某擔保但凡有成功快活之日，必讓他坐首席，再由他點盡天下名貴酒菜。」

司馬福一聽，大樂，心道：「這賴布衣言出如山，但答應之事，憑他本事，委實不難辦到。」他想想有朝一日，眞箇任他點盡天下名菜、名酒大嚼一頓之樂，口中未嚐眞箇已陶醉！當下便忙拍拍心口道：「賴兄既然如此說，沒奈何，老夫就勉爲其難，隨你扮傻子去也！這跟差之事，便優待二牛，讓他幹了！」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好！既司馬兄打定主意，便如此定了。」

司馬福這時候恐賴布衣臨時變更主意，失了這場平生之大快事，當下忙拍心口擧手的答應了。

第二天一早，賴布衣於歇宿的客店中把長衣脫了，換了短衣短褲，司馬福原來衣着隨便，也無復再着意打扮。賴布衣向李二牛吩咐了一會，便與司馬福一道出門而去。

兩人走到一條河邊，賴布衣伸手掏起一把爛泥，往臉上塗了一把，笑着對司馬福道：「這樣子像瘋子了麼？」

司馬福歎口氣，道：「像！像！像之極了！可憐老夫未曾眞箇快活，便先得塗個大花臉去讓人瞧了快活！」說着，也掏起一把爛泥，胡亂的塗了起來。

賴布衣哈哈大笑，道：「司馬兄別煩，你這是先苦後甜！」

二人說笑着，便向南而來。不一會，來到一座村莊。但是這村莊紅墻綠瓦的，柳樹夾在村中的大道旁，甚是清雅幽靜。村口旁還有一棵如華蓋的老榕樹，樹下清風陣陣，煞是清涼。

司馬福一見，緊走幾步，樂得一屁股坐在大樹下，不肯再走了，嘴裏嘰嘰咕咕的嚷道：「赤日炎炎如火燒，老子樂得先逍遙……」

賴布衣道：「我等這是來行事，並非讓你白坐逍遙快活啊！」

司馬福笑道：「賴兄！我這是臨老學吹打，先學着唱瘋歌哩！」

賴布衣氣得直瞪眼，正欲發作，遠遠的卻見村莊那面有人走來，連忙一扯司馬福道：「起來！有人來矣，我等做戲去來。」

司馬福不敢再胡鬧，便也跳起來，伴在賴布衣身旁，兩人又唱又叫，手舞足蹈的直向村莊那面走去。

兩人的怪模樣，頓時引來村人的注目，先是村中的小娃娃跑了出來，跟在兩人後面叫道：「傻佬呀！有傻佬呀！快來睇傻佬！」說的是廣州話。

小娃娃這一叫，再加上賴布衣與司馬福二人如此這般的裝瘋賣傻，頓時引得這個清靜的村莊熱鬧起來，村中的父老亦紛紛的出來了。見賴布衣二人這般模樣，便大爲討厭，用手掩着鼻子，厲聲斥喝道：「走！你兩個死傻佬，走，快走！走遲半步，便先敲斷你等脚骨！」說着，又喝令村中的年輕力壯男丁，用大棍竹杖驅趕追打。

賴布衣搖搖頭，喝道：「明師吾南來，幽靜非好鄉，山中有生龍，欲來報喜訊，汝等眞愚昧，福薄視如瘋，糟踏好龍脈，福人知不多！」

賴布衣這面還只顧喃喃的喝着，那邊村中惡少的大棍竹杖已然打到身上，司馬福也顧不得裝瘋賣傻了，急道：「賴兄！快走！走遲半步，只怕連唱也沒有命唱了！」說着，也不管賴布衣肯也不肯，拉着他就急急的跑了起來。

賴布衣一面跑，一面氣喘吁吁的搖頭歎氣道：「眼看這清靜之鄉，原以爲定有福祿之人，想不到卻惹來一班惡老惡少，莫非這九龍虹珠寶地，福人當是不多麼……奈何！奈何！」

走出了這村莊老遠，賴布衣和司馬福見後面追打的惡少已停了步，才鬆了口氣，司馬福伸手抹了把冷汗，汗水沾濕了污泥，便更加亂七八糟，他連連歎道：「賴兄啊賴兄！裝瘋賣傻倒還罷了，頂多挨下爛泥的臭味，出下洋相，給人瞧了開心，但若像這等大棒竹杖的追打，走遲半步，只怕連老命也得賠上，這差事老夫幹不了啦！」

賴布衣喘口氣，卻丁點不惱，他拉着司馬福，向西面走去，一面嘻嘻笑道：「司馬兄，你怕被人追打，但賴某卻被打出興趣來哩！」

司馬福一聽，哭笑不得，歎道：「被人打了，還道打出興趣！賴兄啊賴兄，只怕你眞箇是眞瘋了！」

賴布衣笑道：「沒瘋！沒瘋！司馬兄你想想，若我等不是如此模樣，把這等人的內心嘴臉勾露出來，貿貿然的把眞龍寶穴送給他們，這豈非白讓了這等惡人佔便宜，我等反而成了助紂爲虐的罪人，此等人有求你之時，自會裝出笑臉，百般應承，但一旦事成，便反臉無情，就連一頓酒菜亦不肯捨下，你不見這等人見了瘋癲之人這般兇神惡煞？這正是幸災樂禍的小人心性啊！」

賴布衣這一說，司馬福也就不再言語，心道：「白白點了一座千金龍穴，卻連一頓酒菜也沾光不着，這等買賣，確是不合算之極。」他心中亦因此豁然而通，不再抱怨。

兩人又一直朝西而來，不一會，來到一家大莊園門前。這莊園甚有氣勢，大門用坤甸木精雕而成，黑漆油亮的，門口兩邊，兩隻巨型石獅子盤踞，張牙舞爪的，向外面的人擺出一副撲噬之勢。

司馬福一見，便眉頭緊皺，對賴布衣悄聲道：「賴兄，石獅子老夫見得多，那見過這等向外人兇神惡煞的！這等人門前，停留怎地？一望而知是財雄氣盛之人，怎會把我等瘋癲之人瞧在眼內？」

賴布衣已搖頭道：「話非如此也，雖知窮人之中有惡人，富人之中有良善之輩，一切皆不可貌相，而要實觀其人才是！」

兩人正說着話，黑漆大門忽地打開

，裏面走出二個家丁模樣的人來。賴布衣一見，連忙在衣袋裏東掏西摸，瞧東望西的亂望，嘴裏卻喃喃自言自語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我者富，逆我者窮……」

二名家丁見了，不禁大笑道：「你看！你看！這等窮到發癲之人，居然胡說什麼近我者富！你聽着，不如說近宋家者富，近汝者窮，近汝等者死罷了！」

賴布衣詐作不懂，把眼一翻了翻，道：「這兒是甚麼地方？」

家丁甲一瞪眼，沒好氣的答道：「這兒方圓十里，誰不知？誰不曉？這便是大名鼎鼎的宋家莊，此地首富之人！看你等這落魄鬼樣，想必是外地來的吧？想乞食麼？也沒句人話！是冷飯菜汁也倒去餵狗啦！」

司馬福一聽，被這惡家丁當場侮辱，氣得便欲破口大罵，賴布衣使個眼色把他制止住。賴布衣笑笑，對家丁道：「這兒原來便是宋家莊，久仰！久仰！如此便麻煩老哥進去通傳你家主人一聲，便說有一外鄉人求見，可助他斬斷人丁單薄之根，接種貴格寬仁之果苗也！」

家丁乙一聽大笑道：「宋家富甲一方，反勞你費神去種什麼富貴果苗，你既有如此大法力啊，何不先把自家窮根鋤去掘斷？還用得着這般沿門乞討麼！」

賴布衣笑道：「吾欲想家財萬貫，舉手之勞矣！吾萬里南來，非為自家富貴，只欲接引有緣之人，令吾道留傳萬世！」

家丁甲怒喝道：「看你這般衣衫襤褸，臭氣薰人，也是家財萬貫之人麼？直是痴人說夢！快滾！老子沒空與你這老乞兒消遣，走慢半步，還要揍哩！」

賴布衣嘻嘻一笑道：「汝是狗家人，狗眼看人低，吾是得道人，汝焉能看透！」

兩名家丁聽出賴布衣罵他們是狗家人，大怒，家丁打了聲唿哨，一隻大狠狗應聲撲了出來，張牙舞爪的向賴布衣撲來，司馬福嚇壞了，正欲扯起賴布衣逃命，賴布衣從容鎮靜的一笑，不慌不忙，待惡狗撲近身前，這才舉起指頭，虛空劃了幾下，隨即往狗頭上一指，惡狗在原地打了個旋，突地俯伏在地，向賴布衣作搖尾乞憐狀。

賴布衣歎口氣，道：「吾本欲以大法毀汝家精魄，但汝家主人與我素未謀面，亦未知其人心性，吾寬大為懷，且放汝等一條生路，讓汝等自生自滅去吧！」說罷，把手往宋家大門口一指，惡狗驚叫一聲，夾着尾巴逃了出去。

兩名家丁見賴布衣露了這一手，心中大為驚詫，心道：「似這等以手指劃劃，惡狗便夾尾而逃，出門趕路，便算碰上野狠也無足畏懼矣！」這般轉念，兩家丁便連忙跑上前來，向賴布衣打拱作揖道：「原來你有這等神通，方才冒犯，該死之極，大人不記小人過，這便請恕過了吧，還請救我兄弟兩人一救如何？」

賴布衣笑道：「我這老乞兒，哪有力量救你？」

家丁甲苦口苦臉道：「我等放狗咬人，委實該死之極，但我等出外，亦常被人放狗撲咬，這條小命遲早不保，若先生能教這等擋狗之法，當眞感恩不淺！」

賴布衣正欲答話，司馬福卻老大忍不住了，這兩名惡家丁他早就恨得牙癢癢的，他素知賴布衣心性寬大，只怕被這兩人花言巧語便把他倆輕輕饒了，便連忙接口道：「你二人眞箇要學了這等驅狗大神通麼？」

這家丁眼見賴布衣面色難看，料想他必不會答應，正焦急間，眼見他的同伴露了這轉寰口風，心中大喜，便連忙撇開賴布衣，轉向司馬福打拱作揖道：「倒是你這老哥哥慷慨！這便先謝過了！」

司馬福嘿嘿一笑，道：「是啦！是啦！老子原比那位先生慷慨萬分。」

賴布衣見司馬福這等模樣，便知他欲使計懲治這兩名惡家丁，又想起這兩人的惡嘴臉，心想：便由得這老兒教訓一番吧！這麼轉念，便微微一笑，也不作聲，任由司馬福胡鬧。

司馬福見賴布衣默許，心中大喜，這半天他被人作弄夠了，心中憋了一肚子悶氣，如今輪到他作弄人，他哪會不來勁兒？只見他笑口吟吟的向兩人招手道：「汝兩人欲要學此大神通，原也不難，不過啊……」他故意一頓。

兩家丁滿臉希冀，忙道：「不過什麼？」

司馬福道：「這般神通大法，授於汝等便終生受用不盡，若老子肯授給旁人，他便定必跪下叩頭拜謝，便要他扯開嗓子喊幾聲親爹也唯恐來不及哩！」

兩家丁一聽，忙道：「這般拜恩施謝，原是應該的！」

司馬福大笑道：「既如此說，那汝等拜啊！拜啊！」

兩家丁學這大神通心切，無奈只好跪下叩頭，一面放聲大叫道：「老哥哥肯這樣慷慨授法，果然是爹親娘親，不如老哥哥親也！」

賴布衣站在一旁冷笑，司馬福卻大模大樣的生受了，一面朝着賴布衣扮鬼臉。

家丁拜畢，爬了起來，道：「我等已然拜過學藝大禮，便請老哥哥授法如何？」

司馬福笑吟吟道：「好說！好說！汝二人既如此誠心學法，說不得也要傳授汝等上乘之法也，汝等瞧清了，這般先舉起右手指頭，劃三個半圈，然後向狗身上指去，這狗再兇，也擔保牠夾尾而逃也，汝等就試試演練一下。」

家丁二人依樣畫葫蘆的學習了一遍，心想這法力竟然這般易學，又如此神通，家丁甲便躍躍欲試，他打聲唿哨，宋家那頭大狠狗又應聲撲了出來，司馬福見二人喊出自己家狗來演練，心下着忙，連忙道：「自家狗與汝等熟識，也不顯老子大神通之玄妙！」

兩家丁道：「如此又將如何？一時間去哪兒尋一隻惡狗？」

司馬福笑道：「這容易之極也，汝等狠狠踢這家狗一腳，牠自然便變兇，如此可立顯老子授予之神通玄妙！」

家丁甲一聽，大喜道：「是極！是

極！老哥哥果然頭腦聰明，便猶勝諸葛孔明千倍也！」

這家丁甲一面向司馬福連聲恭維，一面便果眞飛起一腳，狠狠的向自家這頭大狠狗踢去，然後與家丁乙緊走幾步，於是，依樣畫葫蘆的往虛空中劃起圈來。

大狠狗一見這二人模樣，這畜牲想必有性，牠先是捱了二人一腳，再見二人這等動作，以為定是又來算計牠，狂性大發，狂吼着向二人撲來，張牙舞爪的，兇惡撲過來！

家丁二人一見，笑吟吟的以為鴻鵠將至，一齊把手指往撲來的大狠狗身上一指，以為這大狠狗定像方才那般俯伏在地，搖尾乞憐，那可當眞威風之極，誰料他二人不指猶自可，一指之下，大狠狗斷定二人又來害牠，更為暴怒，凌空一撲，向二人伸出的手指張口便狠狠的咬了下去。家丁甲縮得稍遲，伸出的指頭登時被大狠狗咬斷了半截。

家丁乙眼看大狠狗又轉向自己撲來，嚇得大叫一聲「媽呀」轉身就逃。家丁甲捧着手指，殺豬般的痛嚎起來，一面亡命的溜逃，嘴裏大嚷道：「這法術怎的不靈？這法術怎的不靈，莫非我等學得不像麼……」這般大叫着，沒命的早跑遠了。

司馬福看看大狠狗把這兩名惡家丁追得喪家狗般竄逃，樂得拍手跺足的大叫道：「正是！正是！汝二人學藝未精，如今反遭其害，成了喪家狗般逃也！」

眨眼間，二名惡家丁已被大狠狗追得無影無蹤。

賴布衣瞧着，不禁莞爾一笑，道：「司馬兄，你這毒計，可把二人害苦了，不怕他轉回來找你算賬麼？」

司馬福笑道：「他兩人逃得一去難回，我等已走得不見了，他哪兒去找我等算賬？我這是跟賴兄學來的以毒攻毒大神通呀！」

兩人說笑着，離了宋家莊，繼續向南面走去。

這宋家莊的主人名宋坤，為人倒還算中規中矩，雖為當地首富，但在鄉中尚無大惡。他家財百萬，可惜世代單傳，現下近五十歲了，卻依然只得一子，長得骨瘦如柴，形單隻影，如果宋坤有幸遇上賴布衣，求他指點一二，人丁或會興旺起來。可惜卻因兩名惡家丁狗眼看人低，把一場送上門來的天大緣份錯失了。

後來，宋家傳到孫子一代，終於斷後，偌大一個宋家莊，從此灰飛煙滅。宋坤只因下人作惡，便教自家一族斷絕，冥冥之中，懲罰可謂慘酷，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賴布衣與司馬福，在四周的鄉村中逛了三日，所碰着的遭遇皆差不多少，可算受盡白眼，嘗盡凌辱。司馬福着實忍受不住了，他對賴布衣發狠道：「這四鄉之人，怎的如此可惡，全是勢利小人，賴兄何不一施大法，教彼等吃盡苦頭，以儆效尤。」

賴布衣搖頭苦笑道：「人之心性皆天生而成，你我也不必過於執着。若遭人白眼、奚落，便要報復，如何得了？須知這世上好惡之性各佔其半，而惡中善所倚，善中惡所伏，凡人之根性皆有善惡潛伏，就看如何引導吧了。如所居之地乖戾之氣籠罩，則善根枯死，惡苗暴長；但若所居之地龍氣薰陶，則惡性默化，善根發芽，是故吾輩中人看來，世間萬人之善惡，皆地氣之故，非關人之本性也！」

司馬福一聽，心中一動：「依賴兄所說，莫非此地雖處九龍虹珠之貴，但人之根性卻處善惡交替之間麼？」如此，豈非難覓根基福厚之人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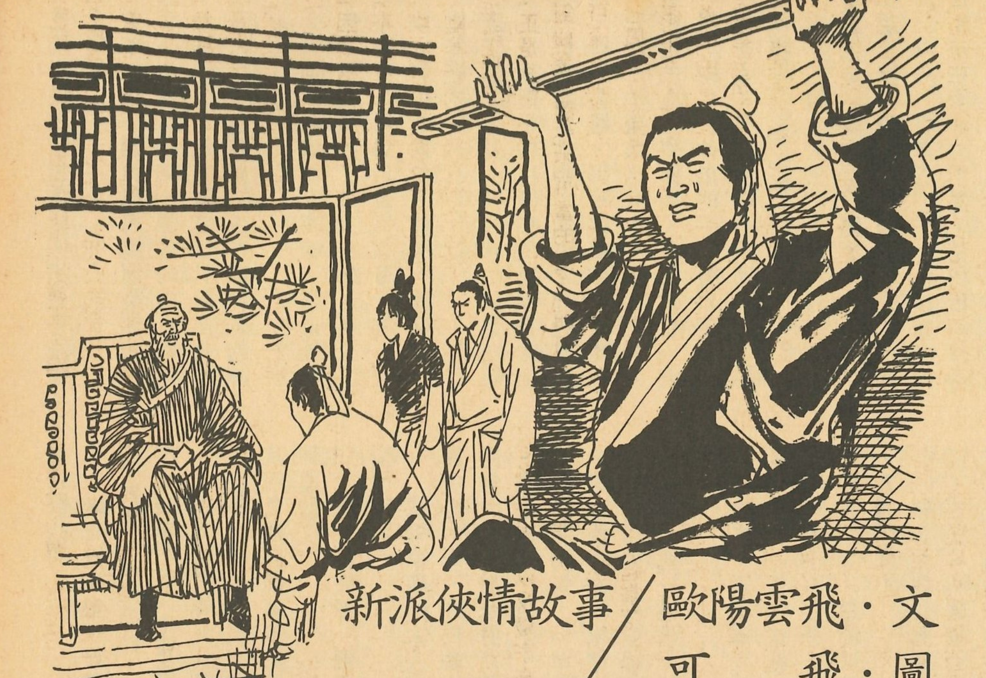
賴布衣道：「這又未必，賴某初登大帽山，便察知這地龍氣聚而不散，當主得沾龍氣之人不多，大多皆是營營役役之輩，但正因其聚氣，因此不沾龍氣猶自可，一沾即大富之格，財運無可限量，按吾推斷，前面這村中便有一龍脈隱聚，我等此行，倒要着意留神矣。」

二人一直向這村莊走來，這時已近傍晚時分，但見村中人聲鼎沸，炊煙四起，甚有生氣。村左右兩面各有大山聳立，左面一山光禿一片，右面一山卻是白霧騰騰，迷濛不清。賴布衣心中大喜，悄聲對司馬福道：「你看這二山拱衞，一清一濁，正是眞龍落脈之象啊！我等且快步去瞧個清楚。」

欲知故事之發展，請續留意[illegible]寶地」之續篇

（未完・二）

上文提要： 鐵小虎、七鳳姐弟二人饒了杜天雄不死，但要他率領部下三百餘人，全部集中到鐵虎莊準備與幽冥教決一死戰，另一項工作要做的是到飛龍堡追查堡主劍仙金飛龍是否參加洗劫鐵虎莊的兇手……發現百善先生、慈悲和尚亦在堡內，對他們更起懷疑，用血劍查核，金飛龍、金如海、金如雪都不是兇手，血劍只飛向金如山，查証了兇手……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鐵小虎

查証殺人是真　指出正身是假

金飛龍淚往肚裏吞。

七鳳道：「這件血案，是由金大叔自己來審問？還是由我們姐弟來？或者是大家一起來？」

金飛龍道：「隨便，都好。」

八虎道：「敬老尊賢，就由金大叔當主審官，我們陪審好啦。」

＊　＊　＊

主審也好，陪審也吧，對劍仙金飛龍而言，都是一樁極為難堪的事，面皮緊蹦，雙手緊握，連牙關都咬得很緊，他在强自壓抑着自己沉痛的情緒。

金如海也好不到那裏去，面如死灰。

淚珠兒，也已經在金如雪的眼眶裏打轉。

登時，氣氛突然靜下來。

靜得令人窒息，令人發毛。

沉默了好一陣工夫，金飛龍才開口說話。

一開口就認定金如山是殺人的兇手，冷厲的聲音道：「如山，你說，為什麼要幹下這種滅絕人性，慘無人道，叫你的老爸，弟妹，抬不起頭，見不得人的混帳事？」

金如山極力為自己辯護道：「爹，沒有，孩兒什麼也沒有做，你老人家千萬別聽信他們的胡言亂語，更別相信那支魔劍的鬼把戲，其中必定有詐。」

劍仙金飛龍咬着牙齒說：「為父的看得很清楚，劍無詐，是你有詐。」

金如山倒抽一口寒氣道：「我——」

僅僅說了一個我字，便吞吞吐吐的接不下去了。

劍仙金飛龍慷慨激昂的道：「金家的人，世世代代，只有斷頭英雄，沒有縮頭小子，好漢做事好漢當，死也要死得像一條漢子，免得愧對列祖列宗，說實話，別在為父的面前打哈哈，是我的兒子，就挺起胸膛來，不要畏首畏尾——」

金如山聽到這裏，忽然噗通！一聲，雙膝跪下去，痛哭流涕的道：「爹，我錯了！」

這一聲「我錯了」，震驚了金如海、金如雪兄妹。

也激怒了鐵七鳳、鐵八虎姐弟，恨不得立刻上去給他一劍。

最沉得住氣的是金飛龍，從齒縫裏吐出來四個字：「你承認了？」

金如山涕淚滂沱的道：「孩子實在也是迫不得已。」

「你是說有人在强迫你？」

「可以這樣說。」

「事實究竟如何？」

鐵小虎插言道：「我來，我比較內行，容易抓住重點，不會受騙上當。」

利刄似的眸光，在金如山的臉上一刮，繼又說道：「毫無疑問，你參加了死亡約會？」

金如山點頭認可，沒開口。

「參加死亡約會的人數一共幾個？」

「十個。」

「嗯，還算誠實，沒有說謊，你注意，只要不老實講，本少爺馬上就會察覺，為了全家的名譽，最好一路誠實到底。說，以你的年齡，不過大我七八歲

，論聲望，可能還不及龍虎小霸王，幽冥教怎會看上你，邀你參加死亡約會？」

「實不相瞞，幽冥教邀約的人並不是我。」

「是誰？」

「是家父。」

「是金大叔？那參加的人怎麼會是你？」

「因為當時家父不在。」

「不在就別去嘛。」

「幽冥教的人威脅要毀我全家。」

「幽冥教的那個狗屁左使者，一定露了一手給你看。」

「正是。」

劍仙金飛龍怒不可當的道：「頭可斷，血可流，金家的人絕不屈服，你——」

七鳳道：「金大叔有所不知，那個左使者張半仙，精通法術，表演的功夫必然挺嚇人的，任何人處在他的地位，總難免會產生屈從之心。」

八虎歪着脖子追問道：「是這樣嗎？」

金如山頷首道：「正是如此。」

「死亡約會後，老魔可有什麼指示？」

「指示三天後，再在某地集結。」

「幹嘛？」

「去爭奪一名野心份子煉鑄的寶劍。」

「可曾報告金大叔？」

「此時家父仍外出未返。」

「你去了？」

「為了避免替飛龍堡惹來麻煩，幾經攷慮後，始決定赴約。」

「哼，請別盡揀好聽的說，對寒鐵寶劍，難道毫不動心？」

「我不否認，這也是原因之一。」

「到了鐵家莊，你總不會不認識吧？」

「當然認識。」

七鳳嬌叱一聲，緊咬着銀牙道：「既知是鐵虎莊，為什麼不懸崖勒馬，還要一味的大燒大殺？」

金如山沉重的歎息一聲，道：「已經上了賊船，身不由己，為了自保，只好蠻幹，不這樣就有死在幽冥教主、另外七名兇手、以及鐵家高手的亂刀亂劍之下的可能。」

七鳳怒極而吼道：「可惡！」

啪！手起掌落，賞了他一巴掌。

八虎氣沖斗牛道：「可恨！」

啪！不多不少，也賞了他五百。

小狗子不甘寂寞，亦道：「可惱！」

通！通！打了一拳，踹了一脚。

理虧的是金家，如海、如雪兄妹，欲哭無淚，欲語無言。

金飛龍沉不住氣了，拳脚交加，又罵又打，將兒子狠狠的揍了一頓。

還是鐵小虎出面攔阻才停下來，道：「殺人放火之後，你得到了一把寒鐵寶劍？」

金如山道：「是！」

七鳳道：「有無將此事告訴金大叔？」

「沒有。」

「為什麼？」

「我怕，不敢。」

「你弟弟、妹妹或者其他人知道嗎？」

「除我之外，無人得知。」

「幽冥教主，以及另外七人的身份來歷你知曉多少？」

「一無所知。」

「沒有騙人？」

「我說的是實話。」

劍仙金飛龍大發雷霆道：「糊塗，糊塗，你簡直太糊塗了，連人家的底細都沒有摸清楚，就跟着別人瞎幹，蠻幹，氣死我也，真正氣死我也！」

越說越氣，又要動手打人，八虎道：「金大叔別發火，該先將寶劍的下落查清楚。」

劍仙金飛龍「哦」了一聲，道：「快說，寶劍藏放何處？」

「就在我們家。」

「我們家那裏？」

「後花園，葡萄架下。」

「走！」

連推帶踢，像趕鴨子似的，將金如山往後院趕。

＊　＊　＊

後花園裏。葡萄架下。泥土之中。

金如山扒出一個鐵匣子來。

打開鐵匣子，裏面有一把劍。

正是鐵家的血劍，魔劍，寒鐵寶劍。

刷！紅光一閃，劍已出鞘，是被金飛龍拔出來的。

映着落日餘輝，幻化出滿天血影，絢爛，壯麗，而又可怖。

寶劍蠢蠢欲動，直欲乘風而去。

鬼哭神嚎之聲又起，令人毛骨悚然。

事情發展至今，金飛龍對七鳳、八虎的身份已無可置疑，一揚手中劍，悲聲道：「七鳳，八虎，是你們自己來？還是由老夫代勞？」

七鳳、八虎互換一道眼神，同聲道：「長幼有序，大叔請。」

金如雪花容大變，道：「爹，你老人家要幹什麼？」

劍仙金飛龍吐字如刀：「殺人者死！」

金如海嚇個半死，嘶聲道：「使不得，使不得，大哥是被人逼上梁山的，並非出於本意。」

劍仙金飛龍鐵面無私：「雖非出於本意，但他可以懸崖勒馬，也可以以死相殉，不此之圖，就是其行可鄙，其心可誅，罪無可逭，死有餘辜！」

辜子出口，紅光再閃，魔劍已以瀉電奔雷之勢刺出。

金如海喊道：「爹，虎毒不食子哪！」

如雪姑娘叫道：「請爹劍下留人呀！」

喊叫聲中，兄妹二人已捨命撲出，意欲强行阻止。

金飛龍是劍仙，是劍術名家，是頂兒尖兒的第一等高手，出手何其快速，如雪兄妹如何能攔得住，人尚在三尺之外，劍已送進金如山的肚子裏去了。

好狠，直從前心刺到後心，血如泉湧，人似敗絮，連半聲慘叫的機會都沒有，便仰面倒下去，一命嗚呼。

「哥！」

「哥！」

事到如今，如海、如雪兄妹只有伏屍痛哭的份兒。

猛可間，八虎一言不發，提着魔劍，大踏步的走過去。

金飛龍猛地一個愣，道：「賢侄，你——」

「我想再補一劍。」

「你不信老夫會大義滅親？」

「信，只是想用血祭劍。」

「祭劍？」

「魔劍透着古怪，非見血不肯入鞘。」

「哦！」

「金大叔可有意見？」

「沒有，請！」

刷！八虎的速度比閃電還快，出劍，拔劍，入鞘，一氣呵成，看在大家眼中的只是一道紅光，已在金如山的大腿上捅了一劍，還入七鳳劍鞘之中。

金飛龍則俯下身去，拔出血劍，道：「兩位侄兒女請稍待，大叔去去就來。」

根本不給七鳳、八虎說話的機會，兀自揚長而去。

* * *

弄得七鳳、八虎、小狗子的如墜五里霧中，你看看我，我瞧瞧你，皆疑雲滿面，莫測高深。

八虎小聲道：「金飛龍在搞什麼鬼？」

七鳳狐疑道：「該不會是侵佔魔劍吧？」

小狗子道：「我看可能被七姑娘猜中啦。」

八虎道：「媽的，果眞如此，咱們就老的小的一塊兒殺。」

七鳳道：「不錯，果眞如此，咱們就前院後院一起來燒！」

小狗子這小子眞絕，笑說：「殺人放火，大燒大殺，一定好好玩啊。」

八虎不悅道：「不好玩，一個不小心，說不定就會將自己的性命賠進去。」

其實，是他們多慮多疑了。

不多一會工夫，金飛龍便回來了。

非但不曾侵佔金如山的這一把劍，連齊魯劍客賀三劍的那一把劍，也一併帶了回來。

劍仙金飛龍正容道：「老夫向來說一不二，兩位的身份既已證實，自當履行諾言，寶劍在此，請當面收回。」

金飛龍大義滅親，現在又表現的如此光明坦蕩，頓使七鳳、八虎猛然省悟，是自己姐弟想歪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覺得很不好意思。

姐弟倆說了幾句悄悄話，略作商議，鐵小虎感慨兮兮的道：「大叔無我無私，磊落坦蕩，實在叫人心折，這樣吧，我們收回一把，另一把就暫時留在飛龍堡，請代爲保管好啦。」

劍仙金飛龍一怔，道：「這是爲什麼？」

七鳳道：「我們姐弟二人，一人一劍，多了反而不方便。」

金飛龍不以爲然：「這樣恐怕不好吧？」

七鳳詫異道：「有何不好？」

劍仙金飛龍振振有詞的道：「是怕江湖上有人說閑話，誤以爲大叔用心叵測，以老欺小，企圖侵佔鐵家的東西。」

八虎聞言聳肩挑眉道：「哼，南金北鐵，如兄如弟，同坐一條船，同穿一條褲，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誰敢饒舌，就把誰的舌頭割下來，大叔快別客氣，我們早已是一家人了。」

小狗子補充道：「是嘛，本來早就已經是一家人啦，將來七小姐嫁過來，如雪姑娘嫁過去，還要親上加親吔。」

金飛龍略一尋思，交給八虎一把魔劍，高舉着另一支劍道：「你們既然這樣說，老夫就恭敬不如從命，暫且代爲保管，日後八劍合璧時再行奉還。」

望了陳屍在地的如山，及哭作一堆的如海、如雪兄妹一眼，換上一副悲戚憂傷的臉孔，接着又以沉痛的語調道：「家門不幸，出此逆子，實在愧對你們鐵家。金家新喪，大家皆傷痛逾恆，如海、如雪恐亦沒有陪伴你們的心情，恕大叔不便留客。」

金飛龍的心境，七鳳、八虎當然心知肚明，同聲一歎，馬上告辭道：「請金大叔珍重，我們走了。」

劍仙金飛龍熱淚盈眶的道：「慢走，不送。」

七鳳忽然想到一件事，道：「金大叔，關於我們姐弟的身份，目前仍請勿對外公開。」

劍仙金飛龍業已忍不住落下來兩行老淚，垂首道：「大叔知道。」

七鳳、八虎感情豐富，禮貌周到，臨別還特意上前去，好言安慰了如海、如雪兄妹一番，方始依依而別。

「大叔再見。」

「再見。」

* * *

離開飛龍堡，夜幕已垂。

開封城裏面，萬家燈火。

七鳳、八虎、小狗子就在城裏的「老陽春」客棧住下來。

飯吧，梳洗畢，大家聚在一起，開起檢討會來。

八虎先開口：「眞想不到，擒龍不成，逮到一條蟲，原以爲金大叔是元兇主犯，結果是他兒子惹的禍，閻王老子眞害人不淺，差點使南金北鐵撕破臉，翻臉成仇。」

小狗子傻呼呼的道：「七姑娘，會不會是被牛頭馬面，大鬼小鬼，嚇傻了眼，看錯了？」

七鳳道：「不會，我看得清清楚楚，是劍仙金飛龍，一字不差。」

八虎道：「那怎會變成他兒子金如山？」

七鳳道：「這事的確很邪門，令人百思不解。」

八虎道：「看來一定是閻羅王犯了錯。」

小狗子怒道：「媽的，神鬼犯錯，與

庶民同罪，將來有機會，咱們殺到森羅殿去，摘掉他的烏紗帽，打他的屁股。」

八虎道：「牽一髮而動全身，咱們本來認爲金飛龍就是幽冥教主，如今却完全被推翻了，必須另起爐灶，重新開始。」

鐵狗道：「這個老王八會是誰？」

七鳳道：「論功力，講修爲，可能只有兩個人夠格。」

小狗子道：「那兩個？」

七鳳道：「一個是百善先生邱百善，一個是慈悲和尚。」

八虎擊掌道：「對，這兩個老不死的，鬼頭鬼腦，假仁假義，確有幾分魔鬼相，但不知陰曹地府的名册上，可有他倆的大名？」

七鳳搖頭道：「好像沒有。」

八虎道：「是眞的沒有？還是記不起來了？」

七鳳道：「應該是記不起來了。」

八虎道：「換句話說，慈悲和尚與百善先生邱百善，有可能是黑名單上的人？」

七鳳道：「他們的嫌疑的確不小。」

八虎道：「姐，另外還有誰？好好的想一想，復仇的工作不能停頓，必須要跟幽冥教主賽跑，跑不贏就會錯過一個仇人，失去一把魔劍，吃一次癟。」

小狗子也急不擇言的道：「七小姐，拜託，拜託，趕快想，拚命的想，咱們一定要打贏這一仗，千萬不能將七鳳、八虎的金字招牌給砸掉。」

七鳳皺着眉頭說：「事實上，我一直在想，從來沒有停過。」

鐵狗道：「問題是有沒有成績？」

七鳳道：「有，一共想起兩個來。」

這下小狗子可樂了，大呼小叫道：「讚！萬歲！好棒！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一箭雙鵰，雙喜臨門。」

八虎追問道：「是什麼人？」

七鳳道：「響劍司馬長虹，劊子手丁八。」

八虎神色一緊，道：「司馬長虹是個獨行俠，也是一隻狡猾的兔子，行踪飄忽，居無定所，連老婆孩子都沒有，到那兒去找他？」

七鳳道：「此人雖然浪跡天涯，四海爲家，但他祖籍開封，有一半的時間還是在此逗留，只要多下一番工夫，不難理出一個頭緒來，難找的是丁八。」

「對了，丁八是何方神聖？」

「是一個以殺人爲業的劊子手。」

「多大年紀？那裡人？」

「不知道。」

「在那個衙門裡當差？」

「也不知道。」

「糟糕，天下的劊子手多如牛毛，人海茫茫，到那兒去找他？」

「事情的確很痲煩。」

「同時，姓丁的並非武林中人，他爲什麼要淌這趟渾水？」

「這事恐怕只有丁八自己心裡明白。」

「姐，妳看到的資料，就這麼多？」

「是的，只有這麼多。」

「難啊，難啊，這兩個傢伙都是無頭案，找起來何異大海撈針？」

「難啊，難啊，一箭雙鵰，雙喜臨門，却也叫人發愁。」

最後這一句話是小狗子說的。

八虎板起了臉孔，道：「發什麼愁？」

小狗子道：「兩條線索，不知是一個一個的來找？還是七小姐與八少爺公開來齊頭並進？」

七鳳不假思索，立道：「自然是分頭行事，多一條路線，就多一個機會。」

這話不假，多一條路線，就多一個機會。

第二天一早，姐弟二人便告分道揚鑣。

原則上，八虎負責尋找劊子手丁八。

鐵小鳳則負責查探響劍司馬長虹的下落。

小狗子是小虎的書僮，跟班的，狗頭軍師，自然與八虎形影不離。

* * *

一夜思量，鐵小虎已有成竹在胸。

這小子眞有一套，他那裡也沒去，直接來到開封府。

開封府的巡捕房，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班房，捕快的辦公室。

可不是空手而來，大包小包，大盒小盒，二人的手上，少說也捧着五六樣精美禮品。

班房乃是巡捕重地，平常百姓可不能隨便進出，前脚甫踏進大門，便被一名大塊頭捕快給堵住了，劈面就沒好話：「走走走！那來的娃兒，想幹什麼？」

鐵小虎的答覆好絕：「想送禮。」

小狗子在一旁幫腔道：「還是厚禮。」

口說不算，還提起禮包禮盒晃了幾下。

有效，馬上引起了捕快的興趣：「送誰？」

小虎道：「隨便。」

這是什麼話，送禮都有一定的對象，沒聽說有人會隨便亂送禮，除非是瘋子、傻瓜，白痴！

捕快就以爲是遇上了白痴，奇道：「送給老子可以嗎？」

鐵小虎道：「可以，只要你能回答本少爺的問題，這些禮物就是你的了。」

小狗子更進一步表示：「如果一切順利，能夠找到我們少爺所要找的人，另有賞賜。」

捕快半信半疑的道：「要找那一個？」

八虎道：「一個劊子手，殺人的。」

「嗨，你算找對人了，開封府的劊子手我全認識。」

「他叫丁八。」

「丁八？」

「是的。」

「個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皮膚黑黑的，喜歡打赤膊，胸前刺着兩條龍，看上去跟土匪差不多。」

「大概是吧？」

「大概？」

「坦白說我們並不認識。」

「赫，這可鮮，不認識幹嘛要找他？」

但他馬上又自己提出了答案：「哦，咱家明白了，可是有親友犯了法，要砍頭，請老丁刀下爽利一點，不要拖泥帶水，活受罪？」

簡直是放屁，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根本搭不上邊兒，八虎倒很會隨機應變，漫應道：「就是這個意思。」

小狗子釘上一句：「請問丁八現在何處？」

捕快道：「可能正在磨刀。」

小虎道：「磨刀幹嘛？」

「準備殺人。」

「殺什麼人？」

「殺你那位親友呀。」

「哦！」

說話當中，捕快已退至室內，小狗子好機伶，將所有的禮物往桌子上一堆，笑嘻嘻的道：「捕快大人，我家公子言而有信，這些禮物全送給你啦，痲煩安排一下，讓我們見丁八一面。」

捕快道：「現在？」

八虎道：「愈快愈好。」

「恐怕有困難。」

「加一個紅包如何？」

「不是錢的問題。」

「那是什麼？」

「他現在分不開身。」

「爲了磨刀？殺人？」

「這是老丁份內的工作。」

「何時可以見到他？」

「午時前後。」

「在那裡？」

「刑場！」

* * *

午時未到。

烈日當頭。

一條通往刑場的大街上，人潮洶湧。

不是看那一家王孫貴人討媳婦。

也不是看那一家的老爺子發喪安葬。

而是爭看一位綁赴法場，準備砍頭的死囚。

死囚是個糟老頭，五花大綁綁在囚車上。

之所以會如此轟動，因爲他是開封府赫赫有名的大富翁。

可惜爲富不仁，逼姦良家婦女不成，惱羞成怒，先殺後姦，因而犯下了殺頭的大罪。

今天，就是他的好日子，正在遊街示衆。

所經之處，駡聲盈耳，唾液横飛。

駡得他耳朶痲了。

唾得他囚車濕了。

這是他最後的一段路。

也是他最難堪的一段路。

* * *

屠夫，是殺豬宰牛的。

劊子手，則是殺人的。

囚車的後面，就緊跟着一名劊子手。

個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皮膚黑黑的，赤膊，胸膛有刺青，是兩條龍。

不用問，一定是丁八無疑。

丁八的手裡握着一把刀，刀口向上，向外，磨得又明又亮，閃閃發光，握把處綁着紅綾，迎風招展，發出「獵獵」之聲。

是一把好刀。

殺人的好刀！

「好刀！」

「好刀！」

人羣之中，有人在讚歎。

是鐵八虎、小狗子主僕。

「阿彌陀佛，好刀！好刀！」

英雄所見略同，慈悲和尚同樣讚不絕口。

和尚在路中，陪着囚車走，口裡不停的唸佛誦經。

有一個老太婆，從路邊衝出來，擠向囚車。

被押解犯人的兵勇發現了，立刻將她攔下來，斥責道：「滾開，死囚要犯，不准接近！」

老太婆一把鼻涕一把淚的道：「我是他的結髮妻子。」

兵勇毫不講情：「是他媽也一樣，站得遠遠的看就可以了。」

老太婆道：「老身是想來打點打點。」

兵勇已經明白是怎麼回事，不再驅趕她。

老太婆取出兩錠銀子來，一錠交給兵勇，一錠放在囚車上，算是孝敬劊子手丁八的，泣不成聲的道：「請這位劊子手大爺把刀磨快點，賞我家老爺子一個痛快。」

劊子手丁八沒開口。

兵勇見錢眼開，代言道：「放心，老丁的刀鋒利無匹，保証一刀畢命。」

慈悲和尚凑趣道：「就好像是一陣清風吹過，還沒有來得及疼痛，便已魂歸地獄，下了油鍋。」

老太婆吃驚道：「什麼？陽世砍了頭，陰司還要下油鍋？」

慈悲和尚道：「姦殺婦女，罪不在輕，閻羅王當然要追究到底。」

噹！老太婆在慈悲和尚的鐵鉢裡丢下一錠銀子，道：「大師父，請大發慈悲，爲他超渡超渡，也好早升天國。」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收人錢財，爲人消災！」

慈悲和尚即說即做，馬上大聲朗誦起佛經來。

兵勇、劊子手丁八、慈悲和尚，生意興隆，財源廣進，接着，死囚犯的兒女，小老婆，親朋好友，也相繼前來打點，大家夥不費吹灰之力，便賺了一大票白花花的銀子。

只是，自始至終，劊子手丁八彷若泥塑木雕，目不邪視，不曾開口說過一句話。

小狗子道：「媽的，鮮，眞鮮，要砍頭啦，還給人家送紅包。」

八虎道：「你不懂，這是例規，也是迫不得已。」

「此話怎講？」

「怕劊子手故意刁難，一刀砍不斷。」

「砍不斷就糟啦，半死不話，生死兩難。」

「所以死者的家屬，多數都會來打點一下。」

「這樣說，幹劊子手也不賴嘛。」

「畢竟是殺人的勾當，正人君子皆不願意幹。」

「咱們何時採取行動？」

「且等他行刑完畢，免得妨礙公務。」

「那個臭和尚——」

「見機行事即可。」

* * *

刑場。

在荒郊野外。

囚犯、劊子手、監斬官俱已各就各位。

趕來看熱鬧的人爲數不少，擠得水洩不通，這是咱們的「國粹」，源遠流長，古今皆然。

笑駡之聲依舊不絕如縷，也算是一種民意的宣洩，或者說是另一種形式的民意審判。

死囚的家屬顯得格外緲小、畏怯，躲在一個角落裡，暗自飲泣。

只有慈悲和尚的表現最大方，就盤膝坐在死囚與劊子手丁八的斜對面，大鐵鉢放在地上，裡面裝滿了大大小小的元寶、銀錠子，以及散碎銀子。

還有一副木魚，正在叮叮咚咚的敲打着，爲死囚誦經超渡。

劊子手丁八手握大刀，則始終不言不動，宛如一尊門神，一座落地生根的鐵塔。

八虎與小狗子就夾雜在人羣中，正密切監視着丁八、慈悲和尚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

萬事齊備。

就待午時三刻。

* * *

午時三刻。

監斬官站起身來，驗明正身，在死囚的名牌上方，用硃筆一勾，然後投擲於地，沉喝一聲：「斬！」

劊子手丁八還是沒有開口。

不過，已經有了動作，向前跨了一大步，舉起大刀，用刀背，在死囚的脖頸上比劃了一下。

這是預備動作，並且另有深義。

一則計算距離、方位、高矮，免得砍錯了地方。

二則先嚇唬一下對方，使其因心驚而骨酥，以利下刀，一刀斷命。

果不其然，丁八比劃一畢，乍見刀光一閃，但聞卡察！一聲，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滾落在地。

比切西瓜還乾脆。

比削蘿蔔還俐落。

確係名家刀法，毫不拖泥帶水。

項上人頭已不見，疤大如碗，鮮紅的血水，噴泉也似的噴起來尺許高。

刀上却點血未見，光亮如故，丁八刀法之快，可見一斑。

通！飛起一脚，將屍體踢倒在地，行刑的程序才宣告全部完成。

然而！被斬的人，此刻尚未完全心死，有詩爲証：

頭上清風過，
心內滾油澆，
重車走十里，
才把心死了。

* * *

城南，有一條狹窄的小巷子。

巷中，有一座廢棄不用的磨坊。

磨坊一角，有一間簡陋的小屋子。

這就是劊子手丁八的家。

無妻無妾，無兒無女，甚至，街坊鄰居們，也從來不曾見他有朋友造訪，丁八就生活在這樣一個近乎孤立的環境裡。

夜幕已降，大地一片漆黑，丁八這才下班回家。

不！下班的時間不會這麼晚，下班之後，曾去酒館喝過酒。

喝得不少，已有七八分醉意。

亦曾去到留春院，泡過妞兒。

這是他的習慣，每當殺人之後，一定要喝酒，玩女人。

還有一個慣例，也是劊子手這一行的行規，殺人之後，要爲死者立一個靈位。

現在，他正在做這件事，將沉重的布包往床上一丢，點燃了燈，掛好了刀，拿起筆來，在一張折疊好的黃表紙上，歪七扭八的寫下了死者的姓名。

找來一個土罐，將靈牌插好，却發現，那張專門供奉靈位的桌子已經客滿，無處可擺。

不是嗎，排列如林的牌位，擺得滿坑滿谷，少說也有一百個。

每一個牌位，皆代表一顆人頭，丁八的「功課」不錯，「成績」斐然。

費了不少勁，調整一下位置，總算勉爲其難的擠進去。

還煞有介事的點燃三炷香，喃喃禱告道：「朋友，殺你的是國法，不是咱家，代人操刀，送你回家，倘有不服，去找閻王！」

插好香，便翻身躺上床去。

那個布包就在他的手邊，裝在裡面的全是他今天所收的花紅，丁八打開布包，漫不經心的清點把玩起裡面的銀子來。

數着數着，玩着玩着，彷彿屁股挨了一刀，背上捅了一劍，猛然驚叫一聲，一躍而起，頭也不回的奪門而去。

* * *

丁八甫去，斗室之內，幽靈鬼魅般地闖進來兩個人。

是八虎與小狗子。

小虎雙目如電，一進門就將目光投注在所有的靈位上。

鐵狗看不懂，道：「八少爺，你在找什麼？」

「找有沒有我們鐵家的神主牌。」

「笑話，鐵家的神主牌，怎會跑到丁家來？」

「你懂個屁，劊子手的行規，每殺一個人，必然立牌奉祀，因怕冤魂不散，找他索仇。」

「有嗎？」

小虎先未答話，片刻後，忽然連喊

了兩聲：「有！有！」

鐵狗攏過去，循着八少爺手指之處一看，可不是嗎，在一張黃表紙上，清清楚楚的寫着：「邯鄲鐵虎莊一家老少八口之靈位。」

不禁大驚失色的道：「哎唷！七小姐的這一趟地獄沒有白跑，姓丁的果然是殺人的兇手，被咱們抓住了小辮子，他推也推不脫，甩也甩不掉，百口莫辯！」

「混蛋，少瞎嚷嚷，快找吧。」

「找什麼？」

「血劍！」

「對，先找到劍，再殺人！」

房子就這麼小，魔劍又那麼大，找起來並不困難。

很快便搜遍了每一個角落。

沒有寒鐵寶劍。

無意中，在一錠元寶上，却發現了兩行字。

一行是：「老地方見。」

另一行是：「老搭檔。」

令人驚奇駭異的是，字是以米粒嵌上去的，這位「老搭檔」的內力之深，不言可喻。

小狗子道：「奶奶的，這個殺人的還有搭檔。」

八虎道：「很可能跟殺豬的一樣，丁八也是代人辦事。」

「代誰？」

「自然是這位搭檔。」

「他的搭檔又是何許人？」

「媽的，你問我，本少爺去問誰？」

「這小子突然離開去幹什麼？」

「八成是去進行魔劍的交易。」

「少爺是說，那個老搭檔向丁八買回魔劍？」

「大概是的。」

「快，咱們也去插一脚。」

「去那裡？」

「老地方。」

「老地方又在何處？」

「這——」小狗子傻眼了，老地方不是一個地方，是只有丁八及他的老搭檔才曉得的一處所在。

* * *

七鳳匹馬單槍，像是一隻沒頭蒼蠅，在開封城裡城外，到處瞎撞。

居然被她撞出一點眉目來。

得知響劍司馬長虹在開封有一個姘頭，叫小桃紅。

小桃紅是一名妓女。

是留春院大紅大紫的名妓。

* * *

鐵小鳳毫不遲疑，馬上找到留春院來。

可是，踏進妓院的門，才發覺自己乃是女兒身，闖進花叢，處境十分尷尬。

鴇兒來了，先以有色的眼光，評頭論足的瞧一瞧，嗲聲嗲氣的道：「喲，瞧瞧這位姑娘有多標緻，是缺少盤纏，還是難耐寂寞，想來撈一票，或是消遣消遣？」

這簡直是侮辱人嗎，七鳳恨不得給她一巴掌，打爛她的嘴。

或者掉頭而去，離開這個人肉市場。

沒有，她沒有這樣做，有求於人，和顏悅色的道：「我是來找人的，找小桃紅。」

鴇兒道：「妳認識小桃紅？」

「不認識。」

「不認識來找她作甚？」

「我——」

鐵小鳳不是省油的燈，千軍萬馬也不會皺眉頭，但是，這是妓院，是人肉市場，耳聞目見之事，處處使她惡心，想吐，又怕打草驚蛇，不敢說實話，我了半天，還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有人接口道：「事實上這位大嫂是來找她老公的。」

說話者是一個年輕人，約莫二十出頭，衣著很體面，一身錦繡，貌相也不俗，儀表堂堂。

話未落地，人已從外面走進來，又加了一句：「大嫂，是不是這樣？」

七鳳別無良策，只好順着錦衣人的意思道：「是啊，是啊，奴家是來找我老公的。」

錦衣人古道熱腸，好熱心，又道：「快把妳老公的大名告訴這位鴇兒大娘。」

鐵小鳳道：「他叫司馬長虹。」

「不在！」

開妓院，最怕人家的老婆來找老公，還沒有人問她，鴇兒便先提出答案來。

錦衣人好機伶，笑道：「這位司馬長虹大俠是小桃紅的恩客。」

「不在！」

恩客更不能讓老婆踩到，斷了財路，鴇兒斷然否認。

錦衣人的點子眞多，道：「鴇兒大娘誤會了，這位大嫂跟她老公有君子協定，並不反對司馬長虹在外面拈花惹草。」

給七鳳使一個眼色，又道：「是不是這樣？」

鐵小鳳忙假戲眞做道：「不錯，小女子從來不干涉長虹在外面的行爲。」

鴇兒的臉色有了變化，不再像是防小偷般那樣緊張，道：「既然不反對司馬大爺在外面花花草草，妳來留春院做什麼？」

錦衣人眞是個天才，腦子好靈光，反應極快：「司馬大嫂是位賢內助，想必是來送銀子的。」

七鳳已經開竅，配合的天衣無縫：「對的，對的，長虹託人帶訊回家，說銀子用完了，特地爲他送來三百兩。」

眞的從懷裡取出一張三百兩的銀票來，在鴇兒的面前抖一抖，繼道：「可惜他不在，有錢無處送。」

錦衣人道：「不在就算啦，也許在別家，再到其他的妓院去找找看。」

鴇兒看到銀票，雙眼早已發直，忙道：「在，在，司馬大爺正在留春院。」

七鳳精神一振，道：「可否叫他出來一見！」

鴇兒猶豫道：「這——他可能正『忙着』，有所不便。」

錦衣人自作主張道：「不方便我們去也一樣，他在那兒？」

鴇兒遲疑道：「在小桃紅的房裡。」

* * *

小桃紅的香閨在那裡？七鳳當然不知道。

鴇兒知道，賞她二兩銀子的小費，便如哈巴狗似的帶到地頭。

獨門獨院，雕樑畫棟，院子裡還有花木盆景，一代名妓，果然身價不菲。

房門緊閉，聽不到燕語，看不見春光。

「篤！篤！篤！」

鴇兒邁步上前，叩門三響。

白搭，屋內反應全無。

「小桃紅，小桃紅！」

白叫了，小桃紅沒有答話。

「司馬大爺，司馬大爺！」

結果如出一轍，司馬長虹也沒有開腔。

七鳳愕然一楞，道：「怎麼搞的？」

鴇兒一臉茫然的道：「老身也弄不懂。」

鐵小鳳：「把房門打開。」

鴇兒道：「從裡面反鎖，打不開。」

七鳳一沉，道：「可以破門而入。」

錦衣人自告奮勇的道：「我來！」

彼此萍水相逢，人家如此急公好義，使七鳳有點過意不去，笑說：「這樣不好意思啦，朋友如有事，還是辦你自己的事情去吧。」

錦衣人不但熱心，還蠻有性格的，哈哈一笑，道：「我狗屁事也沒有，更別誤會區區是來逛花街的，實因偶而路過，碰上了這檔子事，說起來也算是有緣。」

上前數步，雙掌已抵住了房門，又道：「俗話說得好，幫忙幫到底，送佛送到西，妳是一個大姑娘家，在這種地方，多有不便。」

砰！一聲，好深厚的掌力，將房門震開，人也隨聲彈起，以「飛鳥入林」之式，穿入房內。

小鳳的動作也不慢，接踵而至。

不敢往床上看，兩隻眼珠子掃向床以外的地方。

其實，床上根本無人。

人在床下。

一張太師椅上坐着一個貌相不俗的中年人，七鳳認得，正是自己苦尋不遇的響劍司馬長虹。

在他面前不遠，地上，站着一位花容月貌，衣着十分單薄，幾乎是半裸的年輕女子，手裡面還捧着一杯茶，臉上堆着一臉的媚笑。

不必問，想來必是小桃紅無疑。

鐵小鳳冷哼一聲，道：「司馬長虹，你好大的架子，叫門不開，問話不應，姑奶奶——」

言猶未盡，被錦衣人打斷了：「姑娘別對牛彈琴，司馬長虹已死，小桃紅也着了別人的道兒。」

的確，司馬長虹是死了，但雙目未閉，眸中尚有慾火，顯然是在猝然受襲之下暴斃的。

出手之人，必定速度極快，使司馬長虹連變換面部表情的時間都沒有，便一命歸陰。

小桃紅並沒有死，是被人點中了痲、啞二穴。

幸好不是獨門手法，七鳳舉手投足之間，便將她的穴道解開。

砰！又是一聲，穴道一解，小桃紅的茶杯落地，摔得四分五裂，濺起了一片水花。

小桃紅登時花容大變，驚惶萬狀的道：「殺人啦，殺人啦，眞嚇死人啦，嚇死人啦！」

邊說邊往外跑，打開房門，正巧與正要進來的鴇兒撞個滿懷。

七鳳好快的動作，一把將她拉了回來，道：「小桃紅，妳現在還不能走。」

小桃紅牙關打顫，全身發抖，說話的聲音亦在劇烈顫抖：「我又沒有殺人，幹嘛不許我走？」

七鳳冷聲道：「就憑妳，十個也殺不了司馬長虹，本姑娘是要問妳，殺人的兇手是誰？」

小桃紅道：「我不知道。」

「笑話，妳被人點了穴道，不可能一無所見。」

「只看見一道黑影，一閃就不見了。」

「從何處逃走？」

「司馬大爺身後的那一扇窗子。」

「從何處進來？」

「也是那一扇窗子。」

「先殺人？還是先點穴道？」

「大概是先殺人。」

「來人有無開口說話？」

「一言未發。」

「有無搶奪任何東西？」

「好像帶走了一把劍。」

七鳳未再言語，舉步向後窗行去。

錦衣人的江湖經驗老到，早已推窗四顧，將外面的情況弄清楚，道：「外面的地形十分複雜，進出皆極容易，此時追趕已經不可能。」

七鳳道：「我曉得已經追不上，但兇手身份如謎——」

「不是謎，有答案。」

「是誰幹的？」

「幽冥教的人。」

「你怎麼知道？」

「有幽冥令爲憑。」

七鳳不敢怠慢，繞至太師椅後面一看，立見司馬長虹的後腦勺上，果然插着一支幽冥令。

自己好不容易才找到司馬長虹，結果却是一場空，不但未能手刃仇人，還很可能損失了一把寒鐵寶劍，氣得鐵小鳳直跺脚，恨聲自語道：「司馬長虹，就這樣一命嗚呼，實在太便宜你了！」

錦衣人好細心，正在審視司馬長虹的臉，忽道：「司馬長虹並沒有死。」

鐵小鳳猛一楞，道：「他還沒有斷氣？」

錦衣人道：「此人氣息早斷，不過並非司馬長虹。」

話畢，從死者的臉上，撕下一張人皮面具來。

面具的下面，是一個陌生人，而且比司馬長虹要年輕許多。（未完・八）

上文提要：秦豪對李四這人產生懷疑，故不願跟他搭訕，借故溜開，因而讓李四在房內接收了東海雙珠之老二朱珠約會秦豪的信，李四更找人頂冒，前往赴約……東窗事發，李四被東海雙珠揪了出來，懲戒一番，並查出那脂粉客竟是義王府的小吉子，因而亦揭發了小吉子、安總管及春宮主人花泿等人俱是天一會的人……秦豪收到嘉琳郡主的信，欲求一聚……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京華俠隱

神交形不交　無聲勝有聲

秦豪小心地跟蹤來到一幢較好的磚房附近，眼見了凡下了驢拴好，在門前打了個問訊說：「老衲了凡有事謁見壇主……」

「大師請入大廳稍待，本壇主一會就好……」

秦豪又驚駭不已，近來奇事太多了，安、吉之身手，金、潘之敵對，了凡之醜行，自己功力突飛猛進以及體內經脈中的可怕逆流之蠢蠢欲動等，每件事都是使他震駭的。

而如今，了凡居然是洞庭春宮宮主花泿的部下。

而花泿居然也是天一會的壇主。

剛才花泿在內室低聲回答，在外面却能清晰入耳，顯然功力較了凡高出多多，由此可以推演，近來遇上的武林人物，不屬天一會的恐怕不多。

想到這兒有陷入孤立的感覺。

他以爲花泿是在內宅說話，了凡已進了大門，在客廳中等候，奉茶的就是花泿的小婢之一。

秦豪到了房後貼窗一聽，原來花泿在洗澡。

這時有人說：「花泿，讓我爲妳搓背。」

「也好！」

這人分明是「無聊書生」的口音，秦豪無意窺浴，但因爲這些人和嘉琳郡主的失踪可能有關連，所以不能不進一步偵察一下。

尤其那神秘人物約他今夜在渚上和郡主幽會，而這些人却在附近出現，這會是巧合嗎？

他弄破了窗紙望進去，這兒當然沒有浴室，却有個極大的木盆，花泿面向後窗坐在木盆中，盆深約尺半，所以水僅僅淹沒了「小麝臍」。

至於豐隆堅挺而顫巍巍的雙峯，完全無遮。

「無聊書生」蹲在她的背後小心地爲她搓背：「花泿，咱們的未婚夫妻有名無實。」

「噢！」

「有人諷刺我是佔着茅坑不拉屎！」

「讓他們說好了！我一向不在乎這些。」

「花泿，妳不在乎我在乎。」

「在乎又如何？」

「總要表示親近點，也使我有點面子。」

「那又何必計較這些？連『無聊書生』這綽號你都不在乎呢！」

「僅僅是『無聊』而已，總不能讓人家說我有幾頂有色的帽子……」

花泿竟笑了起來。

秦豪忽然心頭一盪，這女人的確學過媚術，加之生得美而冶艷，確能使人心魂盪漾。

此刻坐在大木盆中，臀部在水中看不清，但腿部有一部份在外，加之正面朝窗，予人的直覺感受是白中透紅，紅中透白，沒有一寸不是女人。

「花泿，再搓前面吧！」

「前面不須你搓。」

「爲什麼？」

「你還不夠資格。」

這種話任何一個未婚夫聽了都會冒火，大概只有「無聊書生」例外了，他說：「花泿，我實在不服氣。」

「有什麼不服氣的？」

「多生了一隻手的人就比我高明嗎？」

「噢！這……這是當然。」

「哪裏高明？是人品還是武功？」

「告訴你吧！這是奉會主的懿旨，在會主心目中他比你有用，你懂了嗎？」

「懂……懂了！」

「你出去吧！我馬上還要出去見了凡……」

秦豪一直在唸着兩個字，那就是「懿旨」。

會主是女人嗎？這女人會是誰？

在武林中，有資格作天一會會主的女人太少了，沒有聽說過有這樣一個夠份量的女人。

那只有一個女人，不論是聲望、武功及地位都夠，她就是嘉琳郡主，當然，這種事永遠不會發生。

「無聊書生」走後，花泿站起來抹淨了身子，在秦豪的位置望去，眞正是一覽無遺。

可是一個人如果不往邪處想，單就人體的美，以及造物者偏愛的傑作，這個角度去欣賞一具動人的胴體，那種心動又與登徒子的心旌搖搖大異其趣了。

花泿到了前廳，了凡打了一問訊說：「護法有諭，著花壇主對部下管束稍嚴些，近來一些部下萎靡不振，有損本會主令譽及形象。」

「知道了！」

* * *

晚炊稍過，無風無雪而乾冷。

朱珠不甘心被白玩了，她們自然會到連昇客棧去問的，帳房告訴她們，是個十五六歲的毛孩子，而且大致說了面貌。

姐兒兩個開始搜索，她們非抓住這個小色狼不可。

這不是巧合，這鎮甸只有這麼大嘛！

朱珍在一家「火鍋大王」處遇上了這麼一個人，正如客棧帳房和伙計所描述的：十五六歲、圓臉、鼻塌、嘴大，中等身材，有點八字眉。

朱珍和朱珠分頭找，也來不及去招呼妹妹，就進入「火鍋大王」，儘管火鍋做得不賴，在這小鎮上也只有過往客商光顧。

十來張桌子，只有五七個食客，疏疏落落散坐着。

朱珍一屁股坐在這個八字眉的小伙子對面說：「你就是小吉子對不？」

「對對！嘖嘖！好美的一顆珍珠……」一個十六歲的男人居然說出這麼老練的話來，以前他當然不是這樣的，近一兩年來被史立帶壞了。

朱珍說：「是誰借的胆子給你，居然敢玷污舍妹？」

「大小姐，這『玷污』二字怎麼可以亂說？令妹情竇已開，等於是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她有情我有意，有何不可？」

「你也配！」

「爲什麼不配？要說令妹非秦豪不可，那可就有配不配的問題了，我說大小姐，既然來了，也算我的客人，添副杯筷，喝幾杯『蓮花白』如何？」

小吉子叫伙計添了杯筷。

朱珍以爲，朱珠必會找到這兒來，也就不客氣，反正總要這小吉子點苦頭吃。

她們姊妹常在外面跑，也知道江湖人心險詐，單身女子和單身男人一起吃喝總是危險。但是，她來此是不期而遇，小吉子想在酒菜中弄手脚都來不及的。

朱珍邊吃邊監視他，小吉子不斷地張羅敬酒及佈菜，看來倒像是她的未來妹夫的架式。

「大小姐，一切都是史立安排的，我會有所交待的。」

「那就好！史立呢？」

「他到附近去辦點事還要回到小鎮上來。」

「他爲什麼要這麼做？」

「還不是成人之美嗎？」

小吉子又說：「如果史立是個下三濫，他自己冒充，也並非不可能呀？」

朱珍一想也對，可見在史立來說，眞是成全別人，只是沒有爲女方設想，願不願意而已，而這小吉子比妹妹還小了一歲，色胆倒卻不小。

那知才三小杯蓮花白下肚，朱珍忽然眼前恍惚，十來張餐桌都是倒過來的，食客也是倒懸的。

「小吉子，你……你……你敢……」

小吉子的臉上有邪氣的笑容，但是，這意識馬上就淡下去而終於消失，然後是一片空白。

小吉子架着她說：「大表妹……看妳……我說妳不要喝『蓮花白』……妳可以少喝點黃酒……妳硬是不聽話……唉！眞是的……一個大姑娘家……醉成這個樣子……叫我如何向姑媽交待……」

就這麼一邊自語着，一邊扶她來到一家小客棧內。

小吉子把朱珍放在炕上，插上門拍拍手，心滿意足地說：「眞乃天助我也！送上門的天鵝，豈能拒人於千里之外……」但他忽然想起了「東海魔漁」朱天爵和她們的兄長朱保泰來。

他們父子女們應該是合稱爲「東海魔漁」的，朱天爵爲「漁翁」，朱保泰爲「魚竿」，朱珍爲「魚絲」，朱珠爲「魚鈎」。

漁鈎鈎上了「魚」，兄長及老父往往會敲上一筆，有錢的敲錢，沒錢的武功也成。

小吉子自然聽說過「東海魔漁」父子女的事兒，只是在懸崖上能勒住馬嗎？

看看朱珍醉態可掬，凸浮有緻的胴體，祿山之爪已經滿把盈地罩了上去……

* * *

朔風呼號，鵝毛大雪漫天飛舞。

在岸邊向渚上望去，可以看到一艘連篷的舢舨泊在渚邊，搖擺不定。

小舟主人是個六十以上的老人，但

一輩子在河上討生活，還很健壯，雖然是天氣酷寒，倒沒有瑟索之態。

「這位公子，這天氣您要過河幹甚麼？」

「老伯，你儘管搖櫓，到了河中，請不要多言，如要老伯等候，晚輩另有賞銀。」

「多謝公子，老朽就照你的意思去做，等多久都成。」

「謝謝老伯，這兒有一壺上好的二鍋頭和一包滷菜，待會等候時您也好打發時間驅驅寒。」

「多謝！公子想得太週到了。」

小舟都凍在岸上，但秦豪一抬手就拉了起來，而且挾着放在水中，老頭看得直咋舌，二人上了小舟，秦豪運氣馭舟，老人竟不須搖櫓，還以爲遇上了神怪呢？

小舟緩緩地接近了那停泊不動的舢舨，這舢舨長約三丈，寬約一丈，前後各拋了一口錨，船中央的桅杆已放倒，有一捲起的帆篷，門處有棉簾。

果然棉簾是半捲的，眞正是「賞雪半捲簾」呀！

小舟緩緩地靠在舢舨旁，舢舨上寂靜無聲。

秦豪暗暗戒備，並示意老人噤聲，說：

「西去三五里，
時在一二更，
相對四行淚；
血溶數九冰。」

篷艙中立即傳來了熟悉而悅耳的聲音：

「待月寒渚上，
賞雪半捲簾，
波盪舢舨動；
疑是玉人現。」

這分明是嘉琳郡主的口音，音調凄悽，摧人肝胆，大有「負我十年恩，欠汝千行淚」的情景。

此時此刻，就算舢舨上殺機四伏，處處陷阱，他也不願蹉跎大好的光陰，一掠上船，趁雙足落地，身子半蹲時，已看到篷中無燈，一女人正襟危坐。

「是招弟嗎？」

「嗯……」雖只一字，勝過千言萬語，將近一千個日子的朝思暮想。

這是不是嘉琳呢？

艙篷內有沒有埋伏呢？也許一進艙篷門前，即萬弩齊發。

「招弟……招弟……」

他只隱隱看出，坐在艙篷中的女人向他點點頭。

爲什麼不說話呢？怕聽出口音是假的嗎？

但看這身材又像是嘉琳，如果說船上有陷阱，騙他來此設計的人也弄得充滿詩意。

他還是躬着身子進入了艙內。

兩人相距不過兩步左右，艙篷有前門也有側窗，以秦豪的目力，應能看清，果然是嘉琳。

相思之苦，終於得償，他攬臂一抱。

「嗆」地一聲！嘉琳袖內抽出一柄匕首且已出鞘，當今武林用匕首作兵刃的不多，而嘉琳的兵刃是點穴钁，但秦豪却知道，義王府有一柄「竹葉青」短匕。

這是一柄上古神兵，不知爲什麼沒有列入寶刀寶劍如干將、莫邪、紫電、青霜等名器之列。

顧名思義，「竹葉青」爲一種體質小的毒蛇，而此匕連柄不過八寸，可謂玲瓏小巧，綠茵茵地泛出寒芒。

「招弟，妳這是……」

「竹葉青」指著秦豪的心臟，嘉琳表情木然，不再出聲，秦豪收回欲摟的手，低聲說：「別後好嗎？」

她點點頭。

「妳已被人挾持，身不自主嗎？」

她搖搖頭。

「妳現在並沒有遁入空門吧？」

她又搖搖頭。

「既然未受人脅迫，跟我走好嗎？」

她又搖頭。

「招弟，妳一定知道這兩年多當中，我是多麼難熬？」

她這次未點頭也未搖頭。

「招弟，妳一定知道天一會的事吧？」

她既不點頭也未搖頭，表示她一定知道一點，或者在這舢舨中有人暗中監視她，只准她作有限度的回答。

果眞如此，要想問她一些秘密，她是不會回答的。

於是他緩緩伸手去摸她的左手，因爲她的右手拿著「竹葉青」，他要表示，他只想摸摸她的手。

在古代的君子和淑女來說，授手已是十分親熱的動作了。

他挽住了她的左手，她沒有收回。

對她的玉手，他也很熟，就算閉上眼睛來摸，也能摸出是不是她的手，在相法來說，不論男女的手都要大，指要直要長，指節不可突出，指根不可露縫，手上要有肉不可露筋。

當然，手大脚也要大，相法就是一種均衡學，什麼都要講襯配，嘉琳的手指長，看來有肉，但又不是胖人那種肉嘟嘟的肥手。

表面上，他們談些不著邊際的話，如噓寒問暖，有無廢棄練武，今後動向等等的話。

但在他們的手心上，却在用手指寫字。

由此已可證明，船上有人監視，可能這篷內還有下艙，或者後面仍有艙房。

他在她的手上寫著：「妳一定被天一會軟禁了吧？」

「不算軟禁。」

「有人監視妳？」

「是。」

「天一會會主是誰？」

「不知道，但必是熟人。」

「如果我們合力殲敵，能否突圍離開此舢舨？」

「不能。」

「我不信。」

「你非信不可。」

「我的武功已非昔比。」

「但你的生命也可能日漸縮……」

秦豪大驚：「妳怎麼知道？」

「我但願並不知道，可是知道了也無能爲力。」

「令師以『不封手册』成全了我，到底是善意抑是惡意？他事先知不知道有這種危機出現？」

「應該是不知道的。」

「近來我偷聽到天一會的人交談，稱會主令諭爲懿旨，顯然會主是女人，我曾猜想是妳……」

嘉琳似乎震顫了一下，寫：「當然不是我，想不出是誰？可能是烟幕。」

「會不會是冒妳之命行事？」

「不知道。」

「天一會還有太上會主，妳知道嗎？」

「不知。」

「近來有兩個人跟踪我，監視我，身手都很高，我甚至以爲其中一人好像是令師『不封先生』……」

「不會！」

「嘉琳，妳有什麼苦衷告訴我好嗎？」

「沒有。」

「如果妳看破了紅塵，我願意陪妳一道找個人跡不至之處過隱士生活，嘉琳，沒有妳，也就沒有我，過這種日子，我覺得像病入膏肓的病人一樣。」

「忍！」這次她用力地寫了這個字。

「忍到何時？」

「要不，你娶石筠吧，她很不錯了！」

「嘉琳，妳不要我了？」

「忘了我吧！秦豪，忘了我也許你還有希望……」

「這舢舨上有人監視嗎？」

「當然。」

「是什麼人物？」

「以前的水月庵住持玄眞尼姑的師叔妙空，以及……」

「是她爲了替玄眞報仇幽禁了妳？」

「不是，妳也是聽命於人。」

「天一會？」

「不知道。」

「小吉子和安總管都出來了，而且都是武林高手，且都可能是天一會的人，妳知道嗎？」

嘉琳在發楞，或者傷心。

「嘉琳，妳有很多話不願對我說，是不是眞想不要我了？我要告訴妳一件傷心事，那就是『終南居士』及『睡道人』兩位前輩，都死在我的手中。」

「你有這麼大的本能？」

「妳爲什麼不責怪我以小犯上，大逆不道？」

「你一定不是有意的。」

「當然，可以說那是預先陰謀安排的。」

「那你就不必過於自責。」

「嘉琳，聽妳的口氣，妳已不重視我們這一段情了！這樣也好，我近來武功進境愈快，經脈中可怕的逆流就越厲害，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熬過兩個月，也許某一天突然經裂脈碎，猝然倒斃，也就不會再累贅妳了！」

「忘了我，暫時放開心情，你還有三四成活命的機會，反之……」

「阿彌陀佛！」後艙中出現一個身著青絲的尼姑，說：「君子淑女之交，畢竟不凡，正因二位尚能遵守法則而未踰越，所以本庵主破例延長時間予二位方便。」

嘉琳暗暗藏神匕入袖，說：「本宮深諳神交形不交眞諦，接見秦豪並未踰越。」

妙空說：「要說二位已作到神交形不交，形交神不交之境地，那就言過其實了，兩位不是授手過？」

秦豪說：「相信大師也知道陰陽雙修之前例，男女居室也不出道之範疇，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就是先有先天無極，即爲一，後生太極即爲二，也就是有陰有陽，但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妙空冷冷地說：「怎知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大師見過太極圖吧？太極圖半紅半黑，代表一陰一陽，紅的一邊有一小黑圓點，乃陽中有陰，黑的半邊有一小紅圓點，代表陰中有陽。」

妙空居然被考倒了。（如以現代生理學分析，男人體內有女性荷爾蒙，女性體內也有男性荷爾蒙，則更爲力證。）

妙空也許是惱羞成怒，也許本就安排了這種後果，身子半射掠過嘉琳頭上，這工夫秦豪正要去抓嘉琳一起走，「竹葉青」嗆然出鞘，秦豪只好縮手，退到前艙面上。

妙空的身份和五老相伯仲，也用鋼拂塵，「嘶嘶」聲盈耳，又攻出十來拂塵，比玄眞自然高明太多。

但他游目舢舨四週，已發現有小舟七八隻，每隻舟上除了搖櫓的船家，都有一到兩人不等。

當然，這些人絕不是等閑角色。

而他僱來的瓜皮舟上也有一人，不知這老船戶是有意騙他還是被迫而不得已？

這些人當中除了搖櫓的船家，全部一臉油彩，有老有少，老的自斑白的頭髮上可以看得出來。

向艙篷中望去，嘉琳已不見了。

「她眞的變了！此刻高手如雲，幾乎是十對一的局面，如果她不忘舊情，生死又算得了什麼？可見她說的都是虛情假意。」

一股義忿，也可以說一股羞怒亢奮著他，他撤下了魁星雙筆，由於功力又增長不少，僅是「不封手册」的第一招，就把鋼拂盪開，妙空門戶大開。

但在這危急檔口，小舟上射來兩道人箭。

雖然兩人都畫了一臉油彩，仍可看出，一爲中年，一爲三十以內的年輕人，都是用刀，而且出刀奇快。

筆刀交手，一般的刀較爲吃虧。

但這兩把刀硬接硬架，膂力大，刀勢猛，刀身也重，硬橋硬馬，毫不遜色，這工夫妙空又攻了上來。

秦豪十分痛心，看這情況，要說嘉琳不是香餌引他上鈎而想生擒，是難以

使人相信的。

他甚至相信，這些人當中有了凡、花浪、「無聊書生」、小吉子、安康、史立、頑石道人、無極眞人、金七及潘谷等。

這些人除了潘谷的身手略差外，無一不是當今武林除了頂尖人物以及五老和各門派掌門人外的一流高手。

就是以各大掌門人如少林、武當、華山，或武林五老等人物二三人聯手對付這個場面，能保不敗已是空前盛擧了，要操勝算，連門兒也沒有。

其實除了上述了凡一干人之外，可能還有幾個知名人物，只是想不出來而已，秦豪知道不可久戰。

在這情況下，必須頭腦清醒，沉得住氣，勇、謀兼備才行，兵法說：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這和神醫的「上工治未病」有異曲同工之妙。

由此可見謀比勇更重要。

當「不封手册」上第一式施出來時，因有雙筆在手，威力更加無儔，一柄刀已「噹」地一聲飛落河中，而妙空又被踢到艙篷中去了。

接著又射來三條人箭，雖然個個都力拚，但路數不同，他隱隱肯定某人是了凡，某人是史立，某人是花浪(男裝)，或者某人是金七了。

第二招施出，三柄刀斷成六截，飛上高空，兩個被蹴出想落在四周的小舟上，但有一人未辦到掉落河中。

由於嘉琳的冷漠……

由於身上經脈中潛伏的危機……

由於這等身份的人物，十人以上合擊他一個人，秦豪眞的動了無名的殺機。雙筆在高速揮瀉中，飛舞的雪花即附著筆上變成了水，再與對方兵刃相接，水屑激濺，利如鋼屑。

此刻除了落水及受傷的，已全部出手，輪番攻擊，一些小瓜皮舟再都圍攏在舢舨四周，這樣攻擊的人能進能退，能攻能守。

第三招出手，傳來了刀斷骨折聲，也傳來了慘呼聲，但像浪潮一樣，稍退又是全部湧上。

舢舨並非大船，由於夜風大河上也有波濤，在船身不穩、地方狹小，圍攻的人多、刀陣如架房蓋屋般地罩下，他的短襖上早已出現了七八道裂痕，臂上、肩上及左頰上，已有凍凝的血漬。

第四招出手時，突然出現了三個更高的人物，他以爲這必是壇主以上甚至是護法之類的人物。

其中一人出手就挑破了秦豪的褲管，在腿上劃了一道口子，當然，被這第四招砸出的在六個人以上，而且都掛了彩。

他的雙筆沒有停滯過一眨眼的工夫，在變招時也例外，現在他受到三大高手，五六次猛攻的無儔壓力，感覺每個關節如鋼鋸在摩擦，脹痛得要爆裂開來似的。

甚至他感到有點暈眩，這是經脈逆冲以來第一次出現的可怕現象。

三大高手的刀法精奇，不出手則已，刀一到必有殺著，今夜能否全身而退，他也沒有把握了，這三大高手加上未受傷的五個，其中必有花浪在內，已在他身上劃了十多處血痕。

他的雙筆狂風中厲嘯，他在刀芒隙縫中穿掠，沒有一個對手不想一刀打倒他，他像一條魚，或一塊肉，即將在砧板上任人宰割。

但是，在頭暈骨節脹痛中嘶吼著施出了第五招，這是人類視覺的極限，看不清雙筆的起與落，也看不清他的閃挪與進退。

在一丈方圓內無風、無雪，只有雙筆的罡勁震飛了七柄刀，砸掃出四個人，其中一人摔落在較遠的小舟中，尖叫著：「哎呀！我的阿桃！」

另一女聲說：「哎呀！我的大狗子……」

聽了這兩句話，已搖搖欲倒的秦豪有如絕處逢生，一掠就落在那一男一女的小瓜皮舟上。

這一男一女都是白髮如銀，一人搖櫓，兩人運功催舟，去勢如箭，後面除了三大高手，幾乎無一不傷，而且傷得極重，落水者有一人滅頂。

即使三大高手在第五招「不封手册」的武功全力一擊下，也有兩個受了輕傷，所以他們沒有追。

「眞……眞想不到。」

秦豪又說：「無論如何我想不到你們二位會來。」阿桃是趙俏乳名，大狗子是錢海的乳名，這樣能使秦豪聽懂，別人不懂。

「秦豪，我們是奉命而來的。」

「奉誰的命？」

「說來很可笑，我們居然不知奉誰之命。」

「這的確有點可笑，總見過那人吧？」

「也沒見過，只見了這紙條就來了。」

秦豪接過紙條，勉強可以看清字跡，意思是秦豪和郡主有危險，速去援手，說神秘人物會隨時協助……

到了岸邊，錢海帶路，走了十來里路來到另一小鎮，這兒距潼關不遠了，而擧行武林大會的華山，即在西安與潼關之間。

他們不是住客棧，而是租了民房。

錢海和趙俏洗去臉上的油彩，一個爲他身上的刀傷敷藥，一個去弄吃的，秦豪感慨地說：「二位今夜不來，我八成要昇天歸位了。」

「不會！」錢海又說：「根據那位神秘的前輩表示，你目前的功力已接近天下無敵……」

「錢海，你怎麼也來諷刺我？」

錢海正色說：「秦豪，現在怎麼會開玩笑諷刺你？那位神秘的前輩表示，你現在的功力，比他只高而不低，只可惜你必須渡過一次性命交關的危難。」

「我知道，就是一股逆流在經脈中作怪，也許這逆流正是使我武功進步的功臣，却也可能使我命喪於斯。」

他說了每次迎戰高手，使用「不封手册」上武功時的感受。

錢海驚駭地說：「這武功再好，萬一練到某種火候而走火入魔，或者出了什麼毛病，豈不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正是，其實我現在並未繼續苦練它，每每亦能化險爲夷，幾乎不論什麼高手，我總能渡過，但立刻感到那逆流冲穴之苦，今天甚至還有點頭暈了。」

錢海搖頭表示不解，在作飯的趙俏說：「按理『不封先生』絕不會害你的呀！」

「我也是這麼想，但是……」

「秦豪，你對我們還有什麼不能暢所欲言的？」

「錢大嫂，實在不便說出來，而且是沒有看清，只是有那麼一點印象，說出來即爲不敬……」

錢海說：「事到如今，你的生命危在旦夕，天一會居心叵測，郡主到底是否被人挾持也未弄清，只要你說的是心裏的話，即使錯了也無人怪你的。」

秦豪說：「第一，前些日子我和幾個高手動手，忽然又來了個畫臉的高手，由於我施出『不封手册』上的最後幾招武功，這人退走，但我隱隱覺得他有點像金貝勒。」

「這……這怎麼可能？」趙俏在外面說：「由於金燕西關係郡主的令譽及名節，所以我們未離開之前，每隔三兩天必然潛入忠王府去偸看一下……」

「金燕西還在忠王府？」

錢海說：「而且仍是渾渾噩噩，除了吃喝拉尿睡之外，連向他母親忠王福晋請安都忘了。」

秦豪默然地搖著頭。

趙俏在外間說：「就算金燕西已經清醒了，短時間內也不大可能到這兒來參加天一會。」

「還有一件事……」秦豪又說：「近來有兩次，我發現有人跟踪我，窺伺我，那人的身手雖高，經常監視別人，總會被發現的，我覺得那位……」

錢海說：「會不會就是那位要我們來幫助你的神秘高人？」

「那位前輩我不知道是什麼樣子，但我這位經常在我左右的人，却很像『不封先生』……」

錢海楞了，探進頭來的趙俏也楞了。

「也許我看走了眼，不過，我和『不封先生』相處過一整天的時間，我對他老人家的印象很深。」

錢海想了很久，還是搖著頭自語說：「這件事……這件事眞有點玄……要不他不會救你……要嘛……他……」

趙俏說：「救人救活，殺人殺死，秦豪，懷疑這位前輩的確有點罪過。」

秦豪說：「本來我就有這種罪惡感，可是我信任我的眼睛。」

「要不，」趙俏又說：「那就是『不封先生』暗中照料你，必要時他會出手保護你的。」

「是啊！可是到目前爲主，他老人家還沒有出手。以他老人家的名望，就連天一會的身份也未必比他高些吧？」

錢海說：「你的功力比過去高了數倍有餘，這一點你該慶幸，也許你的經脈中的痛楚到了某一時期和進境就會自然消失了。」

秦豪搖頭，說：「還有件怪事，小吉子和安總管該認識吧？」

「當然，他們……」

「他們也在附近，而且還是高手哪！甚至也是天一會的人。」

「這倒是奇聞，像安總管那個只圖小利，顢頇無能的人會是武林高手？」錢海還有點不信。

「由此可見，他們利用大內某些妃后的關係，打入義王府，可謂用心良苦，而小吉子和安總管素日的互相捉弄促狹，也是相當高明的表現。」

趙俏手脚俐落，不一會就先端上了兩個菜和一壺老酒，秦豪說：「你們是如何混入天一會中的？」

「天一會是混不進去的，只是今夜你和郡主會面，那位神秘的前輩告訴我們如何畫臉，如何租船，在何處等候，然後與他們會合，俟機援手。」

「你以爲嘉琳會不會是天一會會主？因爲我聽他們交談，用『會主的懿旨』這種口吻。」

「秦豪，不要懷疑郡主，她是個有志節的女人，說不定是邪會故意傳播謠言破壞她的形象。」

* * *

小吉子食髓知味，把「東海雙珠」都弄了。

並非這小子渾，不知厲害，實在是他有所依恃。

第一，他潛伏義王府有功，甚受天一會會主的寵愛，其次，他的師門也不是泛泛之輩，武夷山的「生死判」仇通的身份，比武林五老還高。

因此，他不怕「東海魔漁」。

現在他終被「東海雙珠」的父兄朱天爵及朱保泰遇上了，而且堵在山陰道上闃無人跡之處。

「小吉子，你連續擺弄了我大妹和二妹了？」朱保泰是直話直說，絲毫不加修飾，但却長得結實而英挺。

小吉子心頭發毛，以一對二毫無把握，這父子二人可不比「東海雙珠」，他說：「朱兄和朱伯父千萬別誤會，晚輩作事一向負責，這件事經史立從中介紹，成全了一段美好良緣，家師在武林中也是赫赫有名人物，聲望直追『不封先生』……」

「放屁！」朱保泰粗人說粗話，正是老粗本色。

「還有，二位初來中原，還沒有參加天一會，一旦入了會，也就更不是外人了，朱伯伯，您要入會，晚輩一定能保荐您登上壇主的寶座！」

「很好！」

朱天爵生於東海長於東海，甚少到中原來，終年受海風吹襲，滿臉深深的皺紋，一頭黃髮，滿口獠牙，說：「保泰，給我抓起來。」

「爹，就這麼辦！」

朱家的人都用釣竿作兵刃，這種天山上的紫竹堅逾鋼鐵，普通刀劍難損其分毫，長約六尺，粗不過拇指，彈性極大。

本來「東海雙珠」也用這種釣竿，只

是女兒家出門帶著不方便，所以她們用劍。

這時朱保泰說：「爹，要死的還是要活的？」

「活的，半死半活也成。」

朱保泰一抖釣竿，「嗡嗡」聲中幻出九朵海碗大的杖花。

小吉子不用兵刃，身法夠活，軟如麵條，像繞在竿上的絲線。

朱保泰竿勢加緊，乍看小吉子完全被朵朵杖花包圍，但又像是小吉子步步進逼，竹竿處處在迴避他。

一邊的朱天爵大喝說：「小子，收線……」

朱保泰眞聽話，其實這也是他們的默契和暗號，招式又變，「啾啾」聲起，千絲萬縷的銀線漫天纏繞而下，當然，朱天爵也沒閑著。

「卜通」一聲，小吉子身上足足被天蠶絲纏了數十道，兩臂根本不能動了，乖乖地蜷臥在雪地上。

「爹，這小子那話兒作怪，不如乾脆把他變成太監。」

朱天爵不假思索地說：「也好，不過要先問問他，有沒有力量還債補償？」

「就這麼辦，爹！」

朱保泰踏著小吉子的面頰，說：「小吉子，你說吧！你擺弄了俺兩個妹子，你是付遮羞費還是另有補償方式？」

小吉子一聽還有轉機說：「朱大哥，遮羞費要多少？」

「一個人一百兩。」

「便宜，便宜！我決定付遮羞費！一共是二百兩。」

朱保泰冷冷地說：「操！你可別弄扭了！是金子不是白銀。」

「金子……一……一百兩？」小吉子說：「也成，也成，但請朱大哥把我放開來，我帶二位去取。」

「到何處去取？」

「到……」

他實在沒有地方去拿兩百兩黃金，尤其是這種用途，但必須敷衍，先鬆鬆身上的天蠶絲才行。

朱天爵說：「小子，這雜碎滑溜得很，他既沒有金子，武功也不值錢，乾脆給我閹了……」閹人在他們父子來說，就像處理魚蝦一樣。

朱保泰取出一把小匕首，用拇指刮了幾下說：「好好的兩個黃花大姑娘就這樣被你擺弄了！又拿不出金子來，只有切去你這惹禍的根！」

「朱……朱大哥，我敢發誓，令妹她們可都不是什麼黃花大閨女呀！」

朱天爵狠聲說：「你佔了便宜還耍嘴皮子佔便宜，快動手。」

朱保泰說：「爹，這雜碎說的也是實話，她們兩個……」

就在這時，一乘彩轎如飛轉過山坳，這是四人合抬的轎子，轎之上用金銀絲混合編織成巨大的彩蝶。

轎頂四角上還各有一隻以絨球編織的巨大彩蝶，轎子行進中，蝶翅顫動，栩栩如生。

這工夫朱保泰在扯小吉子的褲子，小吉子乍見此轎，突然大呼：「夫人救命，夫人救命！」不已。

朱保泰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閹了再說，但朱天爵却說：「小子，等一等。」

彩轎很快來到五步以外停下，轎後出現了四個輕裘美貌少女。

轎子落下，四個轎伕到一邊去擦汗。

轎中傳來了嗲音說：「春夏秋冬……」

「在！」四婢同聲應諾。

「問問發生了什麼事？」

小吉子知道已保住了性命，說：「啓稟蝴蝶夫人，奴才是會主座前司刑二童子之一的小吉子，由於和『東海魔魚』的二位千金有點瓜葛，他們父子要……要……」

「要殺你？」

「不！不！他們要閹割小的。」

「噢！」轎上的女人說：「朱大俠可否看在本夫人面上，痛責一頓，讓他補償損失？」

朱天爵說：「老夫沒聽說過什麼『蝴蝶夫人』，妳少管老夫的事。」

「本夫人是管定了。」

「那妳要先贏了我們父子二人才成。」

「如果本夫人勝了你們又該如何？」

「殺剮請便。」

「那倒不必！如果本夫人僥倖贏你們父子一招半式，令郎就此作我的侍衛如何？本夫人待部下寬厚，每月有五十両紋銀的薪金，至於朱大俠，則請參加天一會，以壇主支薪。」

「就這麼辦！爹，先由我來掂掂這女人的斤兩。」

「小子，要小心了！」

朱保泰走向彩轎，只聞轎中女人說：「春夏秋冬，隨便那兩個試試看。」

春夏二婢應聲而出，朱保泰正要抗議瞧不起他，春夏二婢已出手，身法靈活，出掌不重，顯然對合擊頗有研究。

朱保泰能在三四十招內擒住小吉子，雖說朱天爵幫過他，但他身手了得，儘管他用了釣竿而小吉子空手，事實上小吉子本就不用兵刃的。

朱保泰在六七十招挑破了春婢的輕裘，秋婢嬌叱一聲撲上來，三對一過了一百招，夏婢被挑破了衣領，冬婢也上來了。

這四婢是「蝴蝶夫人」親自從小調教出來的，尤其是以四象陣聯手合擊，好多有頭有臉的武林人物都栽在她們手中。

朱保泰本想憑自己佔便宜的膂力奪回，但朱天爵說：「小子，你已經敗了！到一邊涼快去。」

「是，爹。」

朱天爵說：「蝴蝶夫人，輪到妳我的了！」

「蝴蝶夫人」說：「朱天爵，本來四個轎伕子已足以對付你，但看在你的聲望份上，本夫人不便輕慢，再說，我挺欣賞你的少爺，不能不給你點面子……」

春夏二婢退到轎前撩起花簾，走出一個艷麗如花、膚白如脂的少婦來。

看年紀不超過三十，髮型是腦後留

髻，衣著是黃色軟緞繡花小棉襖，下面是長裙，在轎中是有披風的。

「既然妳不用兵刃，老夫也不用。」

「不不，我一直不用兵刃，雙手就是刀劍，你一直用漁竿自管使用，這不算佔本夫人的便宜。」

「操！這不算佔便宜，怎麼才算？」

把漁竿丟給朱保泰，人粗是粗些，還不失為一號人物的風範。

「朱大俠請！」

朱天爵不再客氣，在水中搏殺他固是高手，在陸上因無水阻力，掌勁「獵獵」，咄咄逼人。

乍看「蝴蝶夫人」守多攻少，閃閃避避，但朱天爵五七十招的狂攻，連她的衣襟也未摸一下。

直到朱天爵的辮子被揪了一下，對方立刻放手，他才認輸，他知道，這是「蝴蝶夫人」給他面子。

「俺輸了！操！妳這娘們贏哩！」

「朱大俠不必介意，你已是本會的壇主，令郎則是本夫人的貼身侍衛了。」

「不知道壇主一個月能領多少銀子？」

「二百兩。」

就這樣，小吉子當場被責打五十竹杖，「蝴蝶夫人」並命令小吉子，把每月薪資的三分之二交朱天爵，為期一年。

她這一手很得朱天爵的歡心，他覺得銀子比什麼都重要，甚至重於自己兩個女兒的貞操。

他們一路往西，快到華陰縣時，在一村落中落腳，正如「蝴蝶夫人」所說，朱保泰作了她的貼身侍衛。

這「貼身」二字用得十分巧妙。

首先，夫人要他洗澡淨身，夫人技巧地令他侍浴，她不是隨便讓人家服侍的女人，她的身份眞正是千萬人之上，一人之下的，一定要適合她才收下使用。

然後，夫人出浴，由朱保泰侍浴。

這小子倒不曾反抗，他以為這是一件一舉兩得的事，「蝴蝶夫人」一身肌膚有如油脂，像披著一匹白緞子，在燈光下眩人眼目，撩人心弦，燃人心火。

因為是由「貼身」侍衛親手侍候她寬衣入浴的。

她很愛看一個處男在她的裸裎之下呼吸迫促，雙目充血、額起青筋、不停地嚥著口水的樣子。

那等於一面鏡子，反映了她自己的魅力。

當然，也透視了這個男人的幼稚，說得好聽一些是純潔，一個情場老手、花叢油子，是不會有這副饞相的。

她要他搓背、按摩，她會做出一些動作，使一個魯男子快要發瘋時，才給他甜頭。

因為她需要的正是在這情況之下爆發開來的如火熱情和粗獷的舉措。

她是一個食髓知味的婦人。

狂風暴雨剛剛過去，浴室門外輕敲了三下，說：「啓稟夫人，花壇主求見。」

「叫她候著！討厭。」

「是……」小婢悄悄退出，這「蝴蝶夫人」公開玩弄處男，壇主求見都愛理不理，她是什麼身份？

護法？不，一個幫會中的護法沒有這麼大的威風，也不敢如此放肆。

那麼她是會主了？當然也不大可能，果眞如此，她如何以身作則？如何使部下被處罰後而能心服口服？

然而，花浪卻要乖乖聽她的，這「蝴蝶夫人」身份之高，地位之超然也就不問可知了。大約一個時辰之後，她才入廳，由新寵朱保泰隨侍著，接見了花浪。

「花浪見過夫人。」態度恭謹，冶蕩之色盡歛。

「不要多禮，以後若無要事，不必來干擾我，可以逕自去找護法或會主。」

「啓稟夫人，實有緊要的事面稟。」

「坐呀！花壇主。」

「謝夫人！」

這才坐在一邊說：「『紙手銬』的功力與日俱增，幾乎不大合乎武學之道，昨夜十大高手合擊，居然仍被他脫圍而去。」

「蝴蝶夫人」淡然說：「我還以為是什麼大事哩！原來是秦豪……」

「夫人，這能算是芝蔴綠豆的小事嗎？」

「花壇主，妳要記住，秦豪的武功可能還會有進境，這已在本會主及太上會主的預料之內。」

「這……」花浪又說：「長此下去，豈不是舉世無匹了嗎？」

「蝴蝶夫人」笑笑說：「物極必反，也許他能成為獨步武林的奇才，也許他會像殞星似地很快消失……」

「夫人可否說明一下？」

「不必。不久便知，倒是有兩個身手不俗的人，冒充本會份子協助秦豪離開舢舨，要立刻傳令下去盡快查明是什麼人？」

「是的，夫人，本壇主已著令各香主及其部下徹查速報。」

「蝴蝶夫人」抬抬下頜，指指朱保泰，心滿意足地說：「這是我新收的一位貼身侍衛，是『東海魔漁』朱天爵之子，我已派專人呈報太上會主及知會會主，朱天爵派為壇主，朱保泰留在我身邊侍候我。」

「是……」花浪一看朱保泰的體格，像生鐵一樣，粗獷中帶點憨氣，頗為英挺，像她們這年紀的女人，最欣賞這類型的。

「蝴蝶夫人」說：「還有什麼事嗎？」

「據護法傳話，近來在秦豪身邊，經常有位神秘高人窺伺，據猜測是敵非友，囑部下注意，本壇主順便報告夫人。」

「我知道，我曾盯過一兩次，可惜此人很機警，輕功極高，這要大家努力點才行。」

「請夫人指示今後的任務。」

「總之，一句話，在武會之前，你要使秦豪脫出本會的監視範圍之外，我和『玫瑰夫人』已有默契和安排。」

「武會以後呢？」

「武會以後？」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玉龍和宋堅談判瓜分地盤問題沒有結果，二人發生衝突，在六福客棧大打一場，玉龍用暗招贏了宋堅，點到即止，似乎未分輸贏，旁人看不出，宋堅只好作順水人情，讓玉龍和紅紅離去……紅紅帶玉龍回去爲小郭治癒傷病，玉龍隨即離去，小郭看出紅紅要跟玉龍離開，勸玉龍帶她同去，以免留在家裡鬧事……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火鳳凰

拼合藏寶圖　跌落地室內

紅紅竟不知道她外披的那襲金紅色的披風是何等觸目。

玉龍亦不是因爲發現那襲金紅色的披風才知道紅紅隨後追踪，只看紅紅的眼神他便已知道紅紅有追踪的打算。

紅紅什麼掩瞞的技倆也不懂，不知道表面如何裝作若無其事，眼神還是會透露出來。

她那種任性，玉龍也早已知道，他幾乎當時便肯定紅紅一定會隨後追上來。

以他的江湖經驗，要擺脫紅紅當然輕而易舉，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只是默默的往前行。

他在想着的也就是這件事，是否讓紅紅跟上來。

紅紅看不到他的表情，當然不知道他在這樣的苦惱，小心翼翼的隨後追踪，一直到轉一個彎。

紅紅也算是很小心的了，快步來到彎角，探出半個頭偷偷地望去。

玉龍赫然已不知所踪。

若她是眞正小心的一定會考慮清楚，看情形如何再追下去，紅紅卻是心裏一急便什麼也忘掉，策騎急急追前，以爲玉龍發現了她的行踪，急急離開。

她快騎還未到那邊街口，玉龍便從一旁的小巷內轉出來，正好迎住了她的去勢。

她一呆收韁勒馬，總算是一番好身手，沒有與玉龍撞在一起。

玉龍面上帶着笑。「你要到那兒去？」

紅紅一怔，眼珠子一轉。「那兒去也沒有關係。」

玉龍面上的笑意又多了三分。「你不是這種人。」

「那種人？」紅紅奇怪的追問：「你以爲我是那種人？」

「我知你是直性子，有一句說一句，絕不會砌詞隱瞞事實。」

紅紅又是一怔，脫口叫出來。「我不怕承認是要追踪你到九帮十八會聚會的地方。」

玉龍歎一口氣。「我已經跟你說清楚，帮會的規矩我是不可以違背的了。」

「我沒有叫你違背，我只是追踪前去，你可以當作沒有看見過我的。」

「事實就是事實。」

「好了，現在給你發現了，你要怎樣做？封住我的穴道還是將我打傷？」

玉龍搖頭。「我不會這樣做，但除了這些還有其他很多解決的辦法，譬如殺掉你的坐騎——」

「什麼——」紅紅叫起來，勒住坐騎倒退一步。

「我要這樣做不會告訴你的。」玉龍苦笑。「以我的江湖經驗，你以爲會不會發現你隨後追踪？」

「現在發現了。」紅紅搖着頭。「我不明白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我方才一直在想着的也就是這件事。」玉龍微喟。「我不希望我們之間有誤會，有什麼不快。」

「所以你最後決定還是答應讓我跟着去。」紅紅試探着問。

玉龍沉吟着。「我若是不讓你去，也許以後我們便再沒有見面的機會。」

「不會的。」紅紅衝口而出。

「也許你會對我這個人重新考慮，也許我們不可能再活到那麼久。」

紅紅奇怪的看着玉龍。「你是不是也像小郭那樣，受過很重的內傷？」

「一個人活不下去不一定是因爲健康問題。」

「那是什麼原因？」

「江湖人朝不保夕，尤其是我這種不太江湖的江湖人。」

「什麼是不太江湖的江湖人？」

「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玉龍忽然嘆一口氣。「我現在也不明白。」

他不明白的是另一件事，爲什麼與紅紅相識的日子這麼淺已經是難捨難離的，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你不明白的事我當然更不會明白了。」紅紅苦笑。「我現在連你要幹什麼也不清楚。」

玉龍想了想。「我打算將九帮十八會的財富拿過來。」

紅紅一些也不奇怪的反問：「是你爹爹的意思？」

「是我的意思。」玉龍又想想。「這批財富在他們來說本來就沒有了，所以即使失去也應該沒有什麼感受。就因爲這批財富他們沒有團結一致，失去了反而更好。」

「你就是因爲希望他們團結所以要將那批財富拿去？」

玉龍不由苦笑，紅紅的天眞早已在他意料之內，在紅紅的眼中，幾乎是沒有壞人的。

「這可是一件好事。」紅紅一下子想得很遠。「那批財富應該對他們有害而無利，你拿在手裏好好的加以運用好了。」

玉龍微喟。「沒有了那批財富，他們也一定先會團結起來看如何尋回那批財富。」

「那是到處追尋你的下落了。」紅紅忽然笑起來。「那一定會很刺激。」

玉龍點頭。「也一定很危險，所以我能夠再見你的機會簡直是沒有。」

「他們一定會窮追到底，那你一定要躲起來，是不是這樣？」

「要一段時間，若是處理得恰當，那批財富會助我組織另一股龐大的勢力。」

「然後跟他們拚一個明白。」

「你有沒有聽過虬髯客的故事？」玉龍忽然問。

紅紅失笑。「你要做虬髯客，那誰是李靖，誰是紅拂女。」

玉龍搖頭。「我意思是避居海外，另立王國。」

「有意思，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紅紅眉飛色舞的。「必要時我可以找爹爹帮忙。」

「這件事現在已經夠痲煩的了。」

紅紅笑接：「你就是考慮到要避居海外，沒有可能跟我再見面。」

「可能的確不多。」

「但若是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什麼也解決了？」紅紅看來很興奮。「他們目標

只是你，我這兒跑跑，那兒跑跑，有什麼關係？」

「我也是這樣想。」

「那還多說什麼我們一齊去拿那批財富，事成之後，立即往海外跑，玩厭了才回中原，你放心，我爹爹不會到處找我的。」紅紅忽然搖頭。「只有我那個混賬表哥，可是他怎知道這許多？」。

「算了，你還是回去。」玉龍忽然一聲歎息。「這件事太危險了。」

「我已經知道了，事情還有改變的餘地。」紅紅失笑。「你若是將我留下來，我一定會揭破你的秘密。」

「這是威脅？」玉龍笑問。

紅紅搖頭。「你知道我是絕不會這樣做，我也知道你是一定會將我帶走的。」

玉龍怔怔的看着紅紅，好一會才問一句：「你不會後悔？」

「絕不會。」紅紅的回答是如此肯定。

她一向任性，有時就因為一口氣不管事情的好壞，何況玉龍給她的印象這麼好。」

* * *

玉龍跟紅紅走在一起的消息很快便送到封神無忌的手上，他開始有點愕然，很快便恍然大悟的笑了。

「很好。」他笑着點頭。「以後你們不用監視玉龍，只監視那個女孩子便成。」

「那個女孩子跟九帮十八會的財富有關係？」

「沒有——」封神無忌面上的笑容更盛。「可是玉龍一定會將她帶到收藏九帮十八會的財富那兒，除非玉龍本身出亂子。」

九帮十八會當中已有人被他收買，他發現玉龍的行為有異，便立即追尋究竟，消息現在已回來，殺于廷文並非九帮十八會的意思，至於是否武老大的意思，當然是無人知曉。

武老大的下落現在仍是一個謎。

可是他目前所得到的資料，武老大的行事作風並不是這樣，所以他實在有些懷疑這一切其實都是玉龍的主意。

九帮十八會那許多財富，玉龍即使動心亦不是值得奇怪的事情。

封神無忌有這種感覺。

「為什麼玉龍一定會將那個女孩子帶到那兒去？」他的手下仍然不明白。

「以他的為人，若不是有這個意思，絕不會現在仍然將人帶到身旁。」

「這就是大家都不明白的。」

「當然了，在我們蒙古人的眼中，漢人的男女感情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封神無忌有些洋洋得意。

他自問對漢人的文化很有研究，所以他自知很多他的手下不知道的事，亦知道就是解釋他的手下也不會明白。

漢族的文化源流深遠，不容易明白，也不是朝夕便能夠通曉，他雖然所知不多，但在蒙古人當中已經是專家，也因而以此為榮。

這一次，事實被他猜中，玉龍的確是感情用事。

感情這種東西也事實難以言喻．一個玉龍那麼冷靜，那麼冷酷的人遇上了紅紅，簡直就變了另一個人的，可見得感情的不可思議。

「監視那個女孩子無疑比監視玉龍容易。」他的手下都已經明白這一點。

「但仍然要小心。」封神無忌不忘叮囑，他當然是看出手下的輕敵。

這個人所以能夠成為大元的國師當然有他比一般人超越的地方。

* * *

鳳棲梧並不知道事情已經出了這許多變化，但即使知道他還是不免要走多一趟。

他在江湖上認識的人並不多，也沒有人考慮到他是否帮會中的人，亂世當中，帮會到底還有沒有存在，已經是帮會中人懷疑而不敢作實的事。

他們重回十二連環塢有些簡直有做夢的感覺。

鳳棲梧與秦正器走在一起更就是一個明智的選擇，無論如何，秦正器到底是一個大家都尊重的人。

大家都知道為了對抗蒙古人，大刀會差不多全軍覆沒，所餘無幾。

若是他們也會全心全意去對抗蒙古人，大刀會無論變成怎樣他們也不會感到內疚，問題就是在他們根本沒有盡力，所以就是另一種感覺。

他們並不知道秦正器如何收拾殘局，只知道除非無意江湖，否則一定會擴充勢力。

所以雖然有人認識鳳棲梧，對於鳳棲梧是否會加入大刀會却沒有人考慮到，大家都將他當作大刀會的一份子。

就因為他們深信秦正器的為人，順理成章，當然不會懷疑到鳳棲梧的出現。

鳳棲梧也沒有到處走動，他目的只是在鳳凰重現，九帮十八會的財富再見天日。

到時候，無論有什麼問題都一定會出現，要弄清楚是什麼陰謀絕不是一件難事。

秦正器一到，周圍便好像有了生氣，他雖然沒有說什麼，到底是朋友最多的一個，大家都樂意跟他閒聊，說話一多，氣氛也自然熱鬧起來，雖然秦正器實在提不起多大心情談話。

鳳棲梧只是聽，只是看，他既然沒有開口向別人探問，當然聽不到武小倩的消息，也沒有看見武小倩出現。

從秦正器的口中他已經知道武老大一兒一女，乃是人中龍鳳，一個叫玉龍，一個叫小倩。

他雖然不能夠肯定他認識的小倩就是武老大的那個女兒，却多少已經有這樣的感覺。

玉龍小倩一直都沒有出現，無疑是令他有些意外，但距離聚會的日子仍然有一天，他仍然是有希望。

秦正器不知道他有這許多心事，到一切都安定下來，不禁搖頭。「我說過是不用着急的，若是以我原定的速度，我們來得正是時候，不用等候。」

鳳棲梧笑笑。「早來一天半天雖然沒有好處，也沒有壞處。」

「沒有好處已經是有壞處。」秦正器

搖頭。「你看見的，每一個人都像是戴着假面具。」

「你還是記着當年發生的事？」

「我想不記着，但來到這兒，很自然的省起來。」秦正器目光一轉。「就像是一場夢。」

鳳棲梧有些奇怪的。「這種話不是你說的。」

「以前不是。」秦正器淡然一笑。「現在卻是說了。」

鳳棲梧當然知道秦正器的心情，看出他對人性已非常失望。

秦正器對那些帮會頭兒的態度已經很清楚的表示對那些人非獨沒有好感，簡直有些討厭了。

他們也就是悶着過了一天。

武玉龍仍然沒有出現，小倩也沒有，到時間接近，鳳棲梧到底忍不住打聽。「武老大會不會到來？」

秦正器笑笑。「他已經到來了。」

「什麼時候？」鳳棲梧有些懷疑。「你好像一直都沒有消息。」

「不用，他若是趕不及到來，一定有消息的，反倒是已經到了則什麼消息也都沒有。」

「你其實是胡亂揣測。」

「沒有一定的時間觀念如何做九帮十八會的頭兒？」秦正器相信的就是這件事。

鳳棲梧無可奈何的一笑。「對於這些事當然是你最明白。」

「也不一定。」秦正器笑容一斂。「事隔多年總會有所改變的。」

「武老大相信不會。」鳳棲梧笑問：「連這些你也已沒有信心了。」

「若是沒有我根本不會到來。」秦正器歎一口氣。「若是連他也改變，沒有人再值得相信了。」

他們仍然在江湖上行走，只因為他心目中還有一個眞正的江湖人，若是連武老大也令他失望，對江湖他是完全絕望的了。

鳳棲梧當然明白秦正器的心情。

也就在這時候，鐘聲傳來了，綿長的鐘聲，一下緊接一下，一連二十七下。

秦正器很用心的聽，聽罷才伸一個懶腰。「這可以說是奇蹟，九帮十八會的頭兒雖然經過戰亂，沒有一個死亡，現在都齊集在這裏了。」

鳳棲梧有些明白的。「每一下鐘聲就是代表一個帮會的頭兒。」

秦正器乾笑一聲。「也許不齊集我們也能夠找到埋藏財富的地方，但最好當然是所有人都齊集，省却不必要的麻煩。」

鳳棲梧目光一轉。「他們雖然齊集，但未必是每一個在抗元一戰都未盡全力。」

「我知道世間的事有時非常巧合，但我也知道有些人的確未盡全力。」秦正器忽然笑了。「不過這都已成為過去，現在也已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

鳳棲梧亦有些無可奈何的。「蒙古人的勢力現在已穩如泰山，不可能動搖的了。」

「這是大家都得承認的事實。」秦正器站起身來。「我們進去。」

* * *

事隔雖然沒有多少年，這一次九帮十八會再聚集顯然已沒有當年的聲勢，有些帮會在抗元一役中犧牲，有些因為蒙古人的追緝喪命，有些經不起考驗，乘亂脫離了帮會，九帮十八會剩下來的帮眾已不及全盛時期的三份一。

再加上這一次九帮十八會的頭兒為了安全計，除了心腹手下，其餘帮眾都安排在十二連環塢以外，出現在十二連環塢內的實在有限，聲勢當然弱很多。

進入忠義堂的人數也是比當年少了接近一半，時移勢易，可以相信的人實在不多的了。

當年進入忠義堂的都是九帮十八會頭兒的親信。

這麼多帮會的頭兒唯一沒有減少帶來的人，反而增多的就只有一個秦正器。

當年他只是一個人進來，以他的解釋就是大刀會上下一心，每一個都是他的親信，他總不能將大刀會所有的弟兄都帶進去。

事實証明，抗元一役大刀會的確是上下一心，死戰到底，只剩下秦正器，這並不是表示秦正器貪生畏死，而是到那個時候，敵人亦經已全軍覆沒。

也就因為他多帶了鳳棲梧這個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鳳棲梧身上。

宋堅竟然是認識鳳棲梧的，這個人在鳳棲梧居住的地方附近開設賭場，對於那附近一帶的英雄豪傑又怎會不認識。

「鳳公子什麼時候加入了帮會？」他隨即開口，目光灼灼的瞪着鳳棲梧。

秦正器不等鳳棲梧已說話，已搶着回答。「大刀會總要一些高手加入的，他加入大刀會是我姓秦的面子。」

「我看他是一個獨來獨往。」

「你沒有看見他跟我在一起？」秦正器冷笑。「那你要好好打聽一番了。」

「我會的。」宋堅目光一掃追隨左右的親信。「我也絕對信任秦當家對我們九帮十八會的誠意。」

「這個你也可以懷疑的。」秦正器放聲大笑。

一聲乾咳就在這時候傳來，不太重，但每一個人都聽得清楚。

他們雖然沒有回頭望，也知道是武老大來了。

武老大從內堂走出來，只是一個人，玉龍小倩都沒有在身旁，與當年一樣。

當年玉龍小倩年紀太輕，不出現並不奇怪，現在奇怪的也只是鳳棲梧一個人。

大家都知道武老大與秦正器一樣，善待所有的手下，無一不是親信。

武老大也不喜歡擺架子，何況十二連環塢本來就是他的地方。

因為元朝的追緝，武老大並沒有回十二連環塢，封神無忌也沒有派兵搗毀十二連環塢，在他的心目中，搗毀一個地方並沒有甚麼作用，他從來就不做那

種毫無意義的事情。

除非毀掉武老大，否則一個接一個十二連環塢必定會出現，毀之不盡。

到他知道九幫十八會財富的消息，他更加不想打草驚蛇，他完全明白，沒有了那批財富，九幫十八會更加難有所作爲，所以他裝出毫不知情的，任由九幫十八會再次在十二連環塢聚集。

這些江湖事實也不能夠迫得太緊，否則全是拚命，他那方面即使能夠成功將九幫十八會的人一舉殲滅，也必需付出相當的代價。

現在大局已定，應該是蒙古人過舒服日子的時候，他當然不想再作無謂的犧牲，何況他隱約已猜到九幫十八會已有內鬨的趨勢，樂於坐收漁人之利。

他沒有打十二連環塢的主意，十二連環塢內的一切自然都保持原狀。

元兵以外，還有甚麼人敢擅自進入十二連環塢？

封神無忌的行事作風就是這樣，完全令九幫十八會的人有一種錯覺，就像元兵完全不知道有九幫十八會，有十二連環塢這種地方。

事實十二連環塢也的確是一個頗爲隱蔽的地方，除了江湖中人，一般都不知道。

武老大也有這種錯覺，等了這些日子，不由覺得十二連環塢不失安全，才再選擇在這個地方聚集。

他的心境無疑已變得蒼老，可是表面仍然精神奕奕，完全沒有事的。

當年的情景再現，進入忠義堂的人是少了，但武老大卻絕對相信不是因爲這個原因令這個地方變得蒼涼，主要是大家的神態。

他完全感覺到大家這一次到來目的都是急於將藏寶解決，得回自己的所有，即使有例外，也不過是秦正器之類有限的一兩個。

抗元一役十二連環塢傷亡慘重，秦正器大刀會的全軍覆沒當然更加淒厲。

武老大對秦正器大刀會的遭遇當然寄予無限同情，但敬佩這種感情更甚。

他沒有對秦正器說過半句同情的話，那份敬佩也沒有形於表面，可是現在進來，目光卻很自然的落在秦正器面上，然後他留意到鳳棲梧，目光不由自主的又一亮。

鳳棲梧就是那種人，一個人獨自站在那裏並不覺得有甚麼特別，但站在很多人當中，便令人有一種鶴立鷄羣的感覺。

武老大沒有問他絕對信任鳳棲梧，雖然鳳棲梧比他的感覺絕不會是秦正器的手下。

他悠然坐下，目光一掃，很感慨的一句：「大家又見面了。」

由他出現，忠義堂內的語聲便靜下來，聽到他這句話，大家更沉默。

他們多少都有些劫後餘生的感覺。

「老大有話無妨直說。」好一會，宋堅突然開口說這一句。看他的神態，似乎不知道武老大的心情，以爲武老大有甚麼話要對大家細說。

「能夠見到大家健在我已經非常高興，沒有甚麼話需要再說的了。」武老大的語聲是那麼平淡。

這些話入耳，大家不知怎的竟然有一種空洞的感覺，他們認識的武老大是絕不會這樣說話的。

以往武老大即使有很簡單的說話也能夠令他們的心情激盪起來。

武老大非獨帶給他們信心，甚至指引他們走一條正確的道路，所以即使宋堅看見武老大，也不由有一種老大的感覺。

現在他沒有這種感覺，而最重要的是在武老大開口之後，這種感覺才突然消失。

武老大已完全沒有當年的雄心壯志。

宋堅然後突然想起了玉龍。「有一件事我想請老大給一個公道。」

武老大淡然一笑。「除了九幫十八會的財富，我們今天聚在這裡還有甚麼事？」

「有一件。」宋堅的語聲又揚起來。「就是關於令郎玉龍的。」

武老大笑笑。「玉龍是一個年輕人，青年人難免會不知天高地厚，胡作妄爲，但無論他做過甚麼，與我們今天的聚會相信不會有甚麼關係，否則應該有人跟我說的。」

宋堅冷冷的接問：「老大這樣說是對他的所作所爲不聞不問，甚至於不負責的了？」

「每一個人都應該對他自己的所爲負責。」

「老大的意思是我們有甚麼不滿意應該直接找他來解決？」

「這是最簡單的解決辦法。」武老大又笑笑：「你也不是喜歡轉彎抹角來解決事情的人。」

「有你老大這些話我懂得怎樣做的了。」宋堅冷笑一聲：「只是到時候老大不要說甚麼。」

武老大搖頭。「玉龍是我的兒子，我一直教訓他如何去做人處事。」

宋堅冷笑。「他好像都忘了。」

「是嗎？」武老大又笑笑。「我們教訓他的都是原則，但每一個人做人都應該有他自己的原則的。」

宋堅沉默了下去，他完全明白武老大的態度。

武老大目光再一掃。「今天我們要解決的只是一件事，大家也應該明白是那一件事。」

宋堅悶哼一聲。「不明白的是白痴。」

若換是當年，他怎也不會以這種態度對武老大說話，那一份尊重現在已經是沒有的了。

所有的目光立時都集中在他的面上，秦正器長身欲起，但最後還是忍下來。

鳳棲梧是唯一不知道當年情況的一個，但聽着亦覺得宋堅有些過份。

宋堅自己亦顯然覺得過份了一點，與衆人目光接觸，有意無意偏開臉。

武老大卻是若無其事的，悠然接上話。「當年大家信任我，將財富都送到這

兒來，由于廷文覓地收藏，以作日後招兵買馬之用。」

「老大現在還是這個意思？」一個幫會的頭兒插口問，其餘的雖然沒有開口，但大半都露出懷疑的目光。

武老大搖頭。「現在已經是蒙古人的天下，已經不是我們這些人所能夠動搖的了，所以我的意思是將財富拿回來，各分回自己的一份。」

所有人面面相覷，這雖然意料中事，但武老大說得這麼直接，大家亦難免有些意外。

秦正器是最若無其事的一個，對武老大的決定他已經是意料中事。

「老大怎樣決定便怎樣。」他接上這一句，以他以往的性格這種話他是絕不會說的。

武老大無疑很明白他的心意，點頭一笑，接問：「其他人可有意見？」

沒有人作聲，連秦正器都是這種態度，其他人當然不會作聲。

武老大等了一會，又點頭一笑。「既然大家都沒有異議，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這無疑是廢話，武老大絕不是一個喜歡說廢話的人，說這種廢話實在有些乏味。

秦正器看到他眼中那份傷感，鳳棲梧也看見，但却沒有說甚麼。

武老大身子往椅子上一靠，微喟：「有一件事我還要說說。」

「老大有話直說。」秦正器話接得很快，他只是想事情早些解決，免得武老大難堪。

武老大當然明白，接上話：「十二連環塢的司庫經證實有獨吞九幫十八會的財富之意。」

「于廷文應該不是這種人。」宋堅冷冷的一聲，目光顯露嘲弄之意。

于廷文的一切原是由武老大担保，難得有這個機會向武老大嘲弄一番。

武老大若無其事的接上話。「戰亂之中大家正所謂自身難保，難免會疏忽了于廷文這個人，所以他的變心還是值得原諒的。」

「這老大作主就是。」宋堅步步緊迫。

武老大淡然一笑。「我原是着人請他回來，對大家有一個交代，可惜他不肯。」

宋堅追問：「那老大的意思——」

「我已吩咐玉龍好好的處置他。」武老大有些感慨。「玉龍對我保証秘密是絕不會洩漏出去。」

「他有空做這件事？」宋堅冷笑着。

「他雖然胆大妄爲，但答應我的事情，是絕不會放棄的，這一點大家可以放心。」武老大雙手一拍。

兩個人從屏風後轉出來，將一個檀木箱子放下，打開，退下。

檀木箱子內放着石灰，托着于廷文的頭顱，怎樣看也不像是假的。

衆人看着心頭怦然震動，宋堅亦不由閉上嘴巴，若是這也還有話可說，不難會引起公憤。

「于廷文無論怎樣做多少也值得原諒的。」秦正器到底忍不住。「老大這樣處決他大家亦應該無話可說。」

武老大目光在秦正器面上一轉，「解決了于廷文這個問題，大家應該很放心的了，我絕對相信爲了保護自己的生命，他是絕不會輕易將那批財富的秘密洩漏與別人知道。」

秦正器忍不住又一句：「我甚至懷疑他是否清楚記得那批財富收藏的地方。」

「這是廢話了。」武老大目注秦正器，把手一揮。「現在大家可以將那些碎片拿出來，拼合成原圖，然後一齊出發去將財富拿回來。」

語聲一落，他探懷拿出一片碎片，拋到堂中的桌面上，秦正器跟着拋出他擁有的一片。

其餘人相繼將碎片拋出，二十七片碎片眨眼間都落在桌面上。

武老大懶洋洋的接問：「有那一個反對由秦正器將鳳凰圖拼合出來？」

當然沒有人反對，事實在這種環境中，任何一個上前去拼合那幅鳳凰藏寶圖也是一樣，總不成還有人敢在九幫十八會的頭兒監視下動手脚，拿走那些鐵片。

秦正器也是這個意思，歎一口氣。「老大難道担心在這種環境下仍然會出亂子？」

武老大笑了。「我們總不成一齊上前去，那只有一片混亂。」

秦正器接着打一個「哈哈」。「既然是老大的意思，大家不反對，那便我來了。」

「請便——」宋堅揮揮手，九幫十八會的頭兒當中最多意見的就是他，連他也不反對，其他人當然不會。

秦正器於是懶洋洋的站起來，他實在想早一些解決這件事。

才走出三步，一件令他們很意外的事情便發生了，他們每一個都是認爲絕不會有人在這種場合出事，所以一出事如何不意外。

沒有人在衆目睽睽之下闖進來奪取那些鐵片，只是承放八仙桌的那幅地面在衆目睽睽下突然中裂，左右翻下。

那張八仙桌子便從中墮進去，翻板跟着迅速恢復原狀。

九幫十八會二十七個當家立時有七個一齊離開座位，飛撲向翻板所在，宋堅秦正器武老大都在其中，當然以武老大最快。

武老大身形落下，雙拳立即印在翻板上，他看來懶洋洋，但身形一動，簡直就是離弦箭矢的，反應的敏捷實在是匪夷所思。

他雙拳一落，已經是八成功力，可是那塊翻板上的磚石雖然碎裂，翻板並未被震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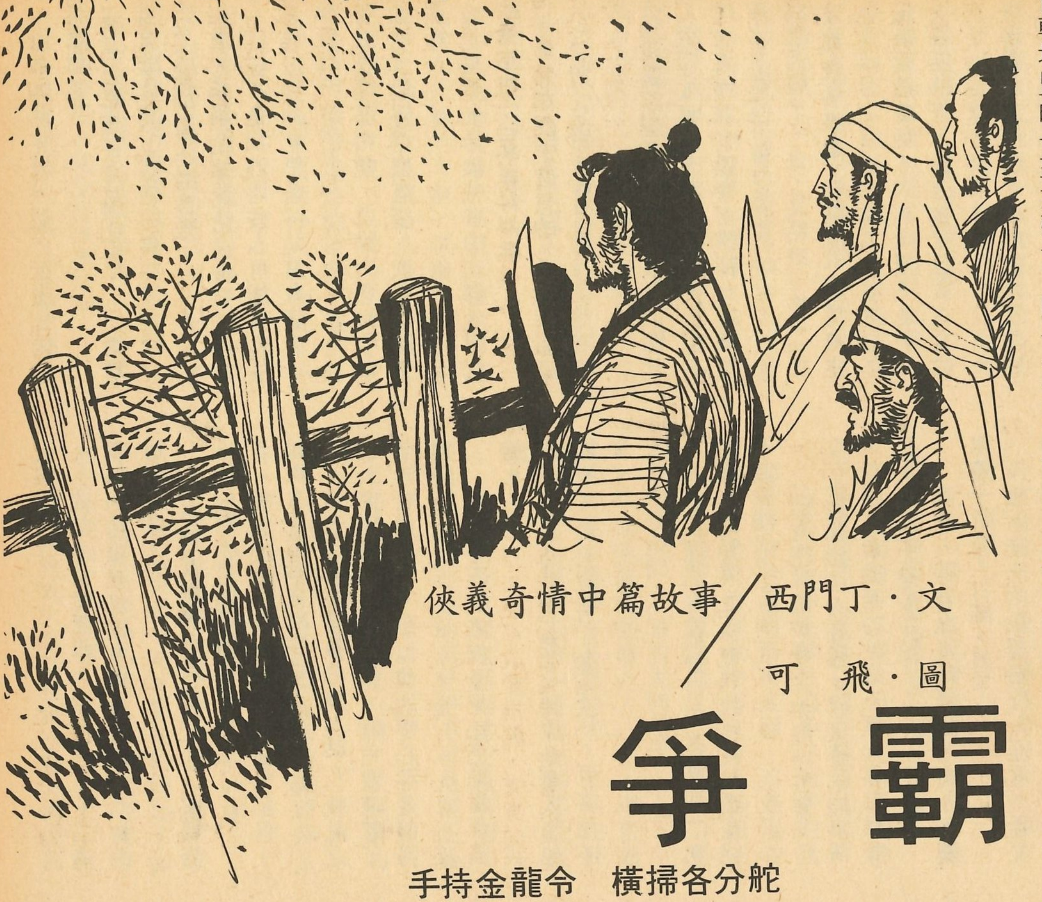
聽那震動的聲响，翻板無疑是鐵打的，武老大收掌方待再提勁劈下，秦正器大刀已出鞘，疾砍下去，雷霆萬鈞。

大刀會之所以名爲大刀會，就是會中的弟兄都練得一手好刀法。

大刀也無疑是既霸道又容易使用的一種兵器，在頭兒秦正器手上，更加凌厲。

（未完・八）

上文提要：余青玉率衆攻打蓋天幫金陵分舵後，再轉向合肥分舵進發，於深夜時份施突襲，火、箭、刀、劍盡出，余青玉乍見與陽知雨拚鬥的竟是自己的父親余修竹，立即挺身上前，向乃父迎戰……青面蛇郎遲夢澤更將豢養的一批毒蛇放出來對付乾坤盟的一羣女弟子，顧七七亦因此而中毒身亡……



爭霸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手持金龍令　橫掃各分舵

陽知雨知他倆武功不行，便道：「本座也願協助盟主！」

當下委任章水仙、陽散雲和鐵冠道人負責偷襲商丘分舵，由郝不滅和趙北坤負責向徐州虛張聲勢，余青玉猛吸一口氣，道：「事不宜遲，第一二隊的弟兄，今夜便出發，第三隊弟兄多休息一天！今次不比上次，時間十分重要，諸位務必小心，事一了須立即上袞州！卓堂主，請派人居中聯絡！」

卓成雙道：「胡廣志和胡廣新負責你們之間的聯糸，屬下再去打探帥英傑之動向！」

余青玉道：「好，就這樣決定，立即行動！」

* * *

卓成雙連夜離開淮陰，他只帶了兩個親信，化裝成客商，策馬南下，到天亮之後才找了個地方歇息，下午才再上路，他盡量利用晚上人少的時候才急馳，以免引人注意。

這天晚上又急馳了二十里，手下道：「頭兒，人挺得住，馬兒也吃不消啦！先歇歇吧！」卓成雙見路旁便有一座樹林，便揮揮手，三人下鞍，拉馬入林。

那座樹林很大，而且有許多果子，卓成雙點了幾根枯枝，給馬上抖，手下摘了幾個果子給他，又將乾糧奉上。卓成雙看了四周幾眼，道：「想不到這還是個好地方！爲防萬一，還是將火踩熄吧！」

三人吃了乾糧，卓成雙恐手下體力不繼，道：「你們瞌一陣吧，稍候本座再喚醒你倆！」他安頓了手下，走到遠處解手，估計距離帥英傑大軍前鋒尚遠，因此不在意，誰知剛解了一半，後腰忽被硬物指住，一個冰冷的聲音傳來，「要命的便別動別嚷！」

卓成雙大吃一驚，半晌才冷靜下來，繼續便溺，低聲問道：「你是什麼人？錢放在馬鞍上！」

「在下司馬七，諒你也有過耳聞，因爲彼此是行家！」

卓成雙心頭一沉，連忙把褲子拉上來，澀聲道：「是蓋天幫飛鴿堂堂主『飛鴿』司馬七？」

司馬七輕笑道：「想不到你打探得這般清楚，不錯，正是我，司馬某並無惡意，只望你合作！」

卓成雙自余青玉口中知道司馬七與他的關係不錯，昔年余青玉身陷蓋天幫，司馬七尚有袒護之意，當下道：「未知你要在下如何合作？」

「我知道乾坤盟的實力，司馬某並無惡意，你最好從實答覆！」

卓成雙心想你問這個問題還說沒有惡意？只是被人挾持不敢反駁，不由爲難起來。司馬七忙又道：「司馬某一向同情三公子，這個你料亦知道！司馬某絕不會做出對他不利的事！」

卓成雙問道：「閣下因何問此問題，又因何會來此？」

「司馬某奉命來查探你們的行動……」司馬七似有爲難之處，結結巴巴地道：「但你放心，司馬某不會將實情上達。」

「既然如此，你又何須知道？胡謅一番也就可交差了！」

司馬七嘆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你還是不相信我，只是司馬某受人所托，又不能明言！當然你可以不說，但這可能是乾坤盟的損失！」

卓成雙心頭一跳，脫口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輕聲一點，吵醒你那兩個手下，立即取你的命！」司馬七沉聲道：「你到底答不答？乾坤盟如今有什麼高手？凰鳳寨牢不牢固？」

卓成雙心中暗道：「這還不容易麼？」當下道：「凰鳳寨關隘處處，固若金湯，戰將如雲，昔日的二教三門四寨五莊的精銳，幾乎都已加入敝盟！不但如此，連鐵冠牛鼻子和廖柏夫也反戈一擊，何懼蓋天幫不滅？司馬七，念在你以前對盟主不錯，卓某便勸你早日棄暗投明，以免落得悲慘下場！」

司馬七冷哼一聲，稍頓方道：「快回去告訴余三公子，叫他立即回凰鳳寨，帥……英傑令東郭西城帶人去攻打凰鳳寨，乾坤盟若無凰鳳寨之險可據，根本無法與蓋天幫周旋！」

卓成雙吃了一驚，忙又問：「帥英傑不是帶人要追趕咱們麼？」

「這是雙管齊下，但事有先後，帥英傑未過江之前，已先派東郭西城去攻打凰鳳寨，這次有備而戰，與上次絕不相同，據說東郭西城携了一批秘密武器，可惜連司馬某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司馬七一頓又道：「當凰鳳寨被攻破之後，帥英傑便不會客氣了！他已放了飛鴿，下令川中的精銳自西包抄攔截，誓要將你們在中原殲滅。」

卓成雙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忘記了被人挾持，轉頭問道：「你還知道什麼？」目光一及，忽然呆往了。

那人喝道：「快轉過頭去！」

卓成雙結結巴巴地道：「你，你怎地好像咱們盟主？啊……莫非你是他哥哥？」

那人又低聲道：「不錯，在下其實是余青玉的二哥余青山！記着，不可洩漏我的秘密，否則我父子兄弟性命難保！」言畢左掌用力將卓成雙推開，轉身向林外奔去，卓成雙蹭出幾步，望着余青山的背影，一時間腦袋尚未轉過彎來，半晌方喚醒手下，道：「快回去！沿途不許休息！」

* * *

余青玉、陽知雨帶了四十八騎，趁着夜色，放馬急馳，他知道此行能較早到達袞州，勝利之機便越多，戰果越大，因此沿途不敢稍停，他要五十騎人馬像天兵天將般，突然在袞州出現，殺對手個措手不及。

余青玉當然不知道卓成雙派人追他，他只知催促手下急馳，沿途換了兩批馬，用兩天三夜的時間，趕至十里舖，此處距離袞州只有五十里，余青玉賃了幾個農舍，下令手下飽餐一番，然後好好休息，入黑之後另再行動。莫說那四十八人，就連余青玉和陽知雨也有疲不能興之感。

直至黃昏，余青玉、陽知雨，林楓紅和關學祖才開始計劃今晚的行動。林楓紅道：「袞州分舵雖然沒有苗常青那種令人頭痛的人物，不過實力不在蕪湖分舵之下，若像上次那樣對付，恐怕難以奏效！」

關學祖道：「若果咱們用火攻，是否有效？」

陽知雨道：「當然無效，上次咱們人多，這次咱們人少，起火之後，他們一齊湧出來，試想咱們如何截攔？」

林楓紅道：「咱們只要對付那幾個頭目！」

余青玉想了一下道：「大家過來，今晚大家好好休息一下，明早本座進城，如此這般……」

次日一早，余青玉化了裝進袞州，他扮作書生到處遊玩。經過一條小巷，忽聞有啼哭的聲音，連忙閃了進去，只聽一個男人粗聲粗氣地道：「老虔婆，你聽清楚，三日之內若還不出一百兩銀子，咱們就要了你的女兒！」

一個女人哭道：「大爺！咱們只借你們二十兩銀子，安葬我老伴，一個月的時間那來的八十兩利錢？大爺，你們不要吃人哪！」

「老虔婆，告訴你，咱們莫副舵主是甚麼人你該知道，誰敢不還錢？」

老婦哭道：「你叫老身去那裏找一百兩銀子還你？」

「這俺才不管，放着一個花不溜丟的女兒在家白吃飯，倒不如送給莫舵主做個小的，你老也可享幾年清福！」

余青玉突然在門口出現，冷冷地道：「這種傷天害理的事，虧你也幹得出來！」

屋子裏的人都轉過頭來，老婦臉色又黃又瘦，駝着背，那漢子也十分瘦，面色比紙還白，但一對眼睛却佈滿紅絲，一望即知不是善類。那漢子喝問道：「小子，你是誰？敢來破壞蓋天幫的好事！」

「管你是甚麼幫，你做傷天害理的事，小弟便要教訓教訓你！」余青玉說罷立即動手，在那漢子身上打了兩拳，那漢子雖然努力反抗，但最後後胯反而再吃一腿，被余青玉踢出門外。

「小子，你敢留下名來麼？有種的你便別跑！」

余青玉道：「少爺住在高陞客棧，隨時候教！」那漢子走後，余青玉放下兩錠銀子，低聲道：「夫人快帶你女兒到城外親戚那裡往幾天吧！」他不等對方回答便連忙到高陞客棧。

余青玉估計蓋天幫的人很快便會找上門來，因此便開了一間小房。果然剛洗了個臉，外面便傳來一陣吵雜之聲，余青玉開門走出暗廊，果然見到剛才那漢子道：「李香主，就是這小子！」

李香主走至余青玉面前才停步，冷冷地道：「小子，快報上名來！」

「不必，要動手就來吧！」

李香主只道他是個剛剛出道不知天高地厚的雛兒，當下大怒，喝道：「今日教你知道好管閒事的下場！」說着揮拳向余青玉面門擊去，余青玉蹲身讓開，左

掌閃電般印出！這一掌去勢極快，李香主大吃一驚，忙不迭後退，仍讓對方的手掌沾及，但覺五內氣血一陣翻騰，又蹬退了一步，余青玉得勢不饒人，凌空飛起一脚，李香主脚跟未曾站隱，閃避不開，胸膛被踢個正着，「嘩」地一聲，衝口噴出一股血箭！

余青玉冷笑道：「這便是幹傷天害理的事之下場！」李香主一跤仰天跌倒，那七八個大漢有的將他扶起，有的則掠過來圍攻余青玉，却被余青玉打得鼻青臉腫！

「告訴你們，以後別去迫那老婦人，滾吧！」

蓋天幫分舵在袞州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這口氣怎嚥得下，喝道：「有種的便別跑！」

客棧掌櫃苦着臉道：「您自個惹禍就罷了，可千萬別把小店拖累！」余青玉微微一笑，便走到斜對面的醉香樓吃飯，他知道袞州分舵必會派人暗暗監視自己行動，他一進去便放下一大錠銀子在櫃台上，道：「掌櫃的，先來兩三個可口的小菜，一壺好酒！」

小二見來了豪客，殷勤招呼，引他到一個靠窗的座頭去。這時尚未至午時，因此飯店內食客冷清得很，亦因此兩個小菜和一壺酒也很快便送上來。

余青玉動了幾箸，便發現街頭走來許多人，眼睛一望，竟然有三四十人，帶頭的亦有三四個！一個滿臉虬髯的壯漢，敞開上衣露出了黑茸茸的胸毛，手持一對板斧，大步流星而來，余青玉雖不認識他，但估計他必是左副舵主「賽吳剛」程義！

程義一至醉香樓外，立即喊道：「兒郎們，先把酒樓圍住，一定要將那小子粉身碎骨！」

余青玉任由他們包圍，心中暗暗計算，「這袞州分舵，正副舵主佔三個，五個香主，十個副香主，不知來了幾個？」

程義揮斧道：「好管閒事的小子，有種的便出來吧！」

余青玉擧杯探頭出窗，道：「要打架麼？少爺最喜歡了！以前在家裏嚴父看得緊，如今出來玩沒有顧忌，可要過過癮啦，嗯，你且等等，待少爺喝了這杯酒再來！」

程義大怒，喝道：「周香主，替我將他迫出來！」一個中年漢握着銅鐧慢慢走前。余青玉笑嘻嘻地道：「你來了麼？少爺請你喝杯酒！」手腕一抖，潑了周香主一臉的酒！

周香主本來比較仔細，但這下也光火了，立即探臂進窗揮鐧向余青玉砸去！這一着却犯了大忌！只見余青玉身子一滑，雙手齊翻，緊緊握住周香主的腕脈和臂彎，周香主只覺一條手臂酸痲無比，銅鐧被余青玉劈手奪去，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其肩膊上打了一鐧，把其琵琶骨也打斷了！

程義大叫一聲，揮斧衝向大門，誰知余青玉反由窗子跳出去。

另一個姓祝的香主見狀忙帶人上前將余青玉圍住，余青玉知道不先殺幾個人，挫其銳氣，勸降亦不會收效，是以也不打話見人便打。他出手狠辣，只幾個照面已給他打傷三個，打死一個！這時候，程義才走回來，氣得哇哇大叫：「待老子來收拾他！」

別看他人魯莽火氣大，但却有幾分眞實本領，一對板斧使得又快又險，余青玉欲一擧殺死他，因此使出九成功力，邊殺邊追，程義咬牙道：「臭小子，今日就算你叫我三聲爺爺，老子也不饒你！你們放開一點，且看我老程的本領！」

程義一向貪功，加上武功高强，因此他插手的事，向來不許別人爭功。當下其他人立即退開，只有祝香主站得比較近，替他掠陣，這正中余青玉下懷！

鬥了三四十招，余青玉只還了四五招，但他已試出程義的武功太過偏重進攻，而弱於防守，是以加緊找尋良機。利那間，只見程義大喝一聲，雙斧齊出，一直劈一橫砍，甚是威猛凌厲，此乃他得意之作，是以才使了一半，便叫道：「倒也倒也！」

誰知余青玉迅速地退後一步，倏地躍高，凌空打了個觔斗，反落在程義背後，他故意行動稍慢，以免引起祝香主上來助陣，程義又大喝一聲，一個大轉身，雙斧乘勢橫劈！

余青玉正要他如此，因爲如此一來，程義下盤必然虛浮，只見他突然蹲下身，銅鐧閃電般掃出！程義既料不到他有此一着，亦無力挪移，但聞「噗」的一聲響，足踝骨已被擊碎，水牛般的身軀亦隨勢而倒！

說時遲，那時快，又見余青玉如豹子般長身而起，左掌穿進雙斧之間，掌力猛吐！「蓬！」程義身子倒飛，人未落地，鮮血如湧泉狂噴，倒地不能動彈！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余青玉再標前幾步，衝至祝香主身前，他才瞿然一醒，急叫：「快圍上來！」

一句話未說畢，余青玉已攻了三鐧，祝香主邊退邊擋，「噹噹噹」三聲過後，又是「嗆啷」一聲響，原來他擋了三鐧，虎口已經迸裂，長劍抓不穩，跌落地上！

這刹那，祝香主魂飛魄散，回身便逃，余青玉裝作俯身拾劍，誰知却是暗發兩把飛刀，直取祝香主的後背！

祝香主亡魂喪胆之餘，聽不到暗器風聲，被兩柄飛刀全射中，幾乎一跤摔倒，這時候余青玉才拾起長劍，衝進人羣，左鐧右劍砍殺！幾個囉嘍被殺死之後，其他人已未戰先怯了！在場的兩個副香主壓不住陣脚，也只好隨人羣逃了。

余青玉哈哈大笑。「你們再敢欺凌弱小，少爺絕不饒恕！」旁人見他威風凜凜懲戒惡人，都樂開了心，却因怕殃及池魚，慌亂回家去了。

余青玉再進醉香樓，掌櫃似死了爹娘般，哭道：「客官哪！您行行好，趕快去吧，銀子俺不敢要了，再回贈你一錠！」

余青玉將他撥開，坐回原位，拿起竹箸便挾菜往嘴裏塞去，道：「掌櫃，你

怕什麼？萬事有我，你不見剛才那些惡人被少爺打得抱頭鼠竄？」

掌櫃霍地跪下，道：「好漢你行行好……我還想再活幾年，你再英雄也只是一個人，他們有五六百個，你都殺得光麼？何況你吃完飯，拍拍手就走，但他們可會找小人出氣呀！」

余青玉回頭喝道：「閉嘴，再敢囉嗦敗你家少爺的酒興，少爺便先對付你！」那掌櫃一驚非同小可，這才哭喪着面孔，走進內堂去。

余青玉自斟自飲，他恐怕分舵的人會在酒菜中下毒，所以不敢呼小二添菜，過了一炷香工夫，忽然外面來了一個白面無鬚的漢子，在店外向余青玉揮手道：「在下乃蓋天幫袞州分舵的副香主吳武光，吳某奉敝上鄒奉先分舵主之令，請閣下到敝分舵一行。」

余青玉淡淡地道：「未知姓鄒的有何指敎？」

「不敢當！敝上向來愛才，慕閣下之英雄氣概，有意結識閣下，務請移玉一敘！敝上絕無惡意，請閣下放心。」

余青玉大笑。「既然貴上慕我，又沒有惡意，爲何他不親自來？嗯！請吳先生回去告訴他，就說在下在此設宴請客，務必請他前來一敘！」

吳武光臉色一變，道：「閣下敬酒不吃吃罰酒，難道有所恃，請問何事衝着咱們？」

余青玉冷哼一聲。「閣下只不過是條狗而已，何來的資格與少爺談話？滾吧！」

吳武光惱羞成怒地道：「臭小子，看你狠到幾時！」

「慢走！」余青玉道：「少爺還有事要辦，鄒奉先不來，在下可要走啦！」吳武光聞言立即急奔而去。

余青玉知道一場血戰即將到來，當下跳出店外，迅速閃進一條小巷，然後躍上一棟平房的屋頂，在上面插了一根小旗，最後施施然返回醉香樓，到後院解了溲，才走到座位上。他一副有恃無恐之態，却把掌櫃急壞，巴不得他早些離開。

過了頓飯工夫，遠處傳來一陣脚步聲，余青玉抓起兵器，跳了出去。但見偌大的一條街，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街道兩旁的商店，大多數竟已關了門，他人一出去，醉香樓的夥計也忙不迭地上了門板。

利那間，只見大街兩頭都有一羣人跑過來，余青玉微微退後幾步，貼近醉香樓，只見人叢中湧出幾條漢子來，爲首那人臉如重棗，相貌堂堂，眉宇間一片肅穆，不怒自威。余青玉看得暗暗喝采，暗道：「可憐這種人物却替帥英傑辦事！」當下問道：「閣下便是鄒奉先？」

「不錯！正是鄒某！」鄒奉先道：「尚未請敎閣下大名！」

余青玉道：「在下姓余，在家排行第三！」

鄒奉先大叫一聲：「什麼？你是副幫主的兒子余青玉余三公子？」

余青玉冷冷地道：「余青玉是不錯，但在下並非你們副幫主的兒子！鄒舵主是想倚多爲勝，還是要與余三單打獨鬥？」

鄒奉先乾咳一聲：「鄒某有自知之明，單打獨鬥不是你之敵手……敢問閣下今次因何事衝着咱們？」

余青玉大笑。「我乾坤盟高擧抗暴旗幟，誓與蓋天幫勢不兩立，舵主不會不知道吧！」

鄒奉先亦忍不住大笑起來：「就憑你余三一個人？」

余青玉斂容道：「鄒舵主，在下未來之前已先打探過！閣下並無太大的劣跡，希望你能棄暗投明，伸張正義，否則苗常青等人的下場便是你的榜樣！」

「螳臂也妄想擋車！」鄒奉先冷笑道：「兒郎們上！若能生擒余三，則是天大的功勞！」他讓手下自他身旁衝上去，自己反而退後幾步，縱目四望。

霎時間，殺聲震天價响，余青玉衝進人羣，如虎入羊羣，斬瓜切菜般，轉瞬間便打倒了十來個，可是鄒奉先帶了二百個人來，任他余青玉如何英勇，一時之間也殺不了那許多。也幸好戰場是在街上，受場地限制，雖說是二百個人，但後面的人根本無用武之地，只能等同伴死後才能取其位而代之！

鄒奉先哈哈一笑道：「余三！好死不如賴活，你不如投降，助我領賞吧！」話音來落，背後弓弦聲响，七八枝長箭齊向他射去！

＊　＊　＊

余青玉的計劃便是憑自己一個人將蓋天幫袞州分舵的人引開，好讓陽知雨等人潛進分舵內行事。他的計劃進行得十分順利，一口氣解決了好幾個頭目，當他在屋頂插起紅旗通知陽知雨時，陽知雨恐他寡不放衆，遂留下十二個人由關學祖率領，伏在屋頂上，在必要時才現身助余青玉，自己則帶着三十六個人急赴袞州分舵。

陽知雨一早已尾隨余青玉進城，暗中在袞州分舵外走了幾遍，此刻止住林楓紅等人，低聲交代了他幾句，便大搖大擺走過去。只見大門外站着八條大漢，神情緊張，如臨大敵，一見陽知雨便喝道：「住步！」

陽知雨彷似沒有聽見般，繼續走過去，邊又伸手入懷掏出金龍令來，喝道：「本特使在此，誰敢無禮？」他將令牌遞前，讓那八個大漢過目。

一個高瘦如同竹竿的漢子道：「屬下是副香主姚山雄，拜見特使！」

「幫主有口諭，快帶我進去見鄒舵主！」

姚山雄邊引他進去，邊道：「適才有人來捋虎鬚，鄒舵主帶人去報復，如今只剩下莫副舵主，請特使稍候，待屬下去請他出來！」他剛走了幾步，裡面已走出一個似癆病鬼的中年漢來。

陽知雨估計他便是副舵主莫晉，忙擧起金龍令牌，道：「莫晉聽令！幫主有諭，乾坤盟余青玉破了蕪湖分舵主之後北上，有可能會來貴舵，請貴舵小心戒備，並準備攔截！」

「屬下領令！」莫晉不認識陽知雨，又因蓋天幫人數實在太多，不虞有詐，

忙道：「請特使上座，來人奉茶！」

陽知雨道：「免！請莫副舵主帶本使先到各處巡視一下，再慢慢說話未遲！」

「是！」莫晉可不敢怠慢，邊吩咐手下緊守崗位，邊道：「請特使隨屬下來！」

陽知雨暗中打量四周動靜，邊問：「適才本使進城，發覺情況異乎尋常，可是有事故？」

莫晉忽然「啊」地一聲叫了起來：「莫非那鬧事的小子就是余三？特使，鄒舵主去對付的可能就是他！」

陽知雨喝道：「冷靜一點，這般毛躁，豈能成事？你慢慢說來，雙脚不要停！」當下莫晉邊說邊帶陽知雨到四週巡視。陽知雨見他們防備十分嚴密，又道：「灶房和柴房在何處，帶本使去看看！」

莫晉心中頗覺奇怪，但特使持令而來，有如幫主親臨，他不敢多問，帶他到灶房裡。只見裡面有二三十個人正在忙碌着，而柴房就在灶房對面，中間隔着一座小庭院，六七個漢子正在庭院中洗菜，陽知雨道：「所有的人都出來列成一隊。把柴房打開！」

莫晉喝道：「聽見沒有？」刹那間，二三十個人全站庭院裡，一個漢子將柴房打開，陽知雨推着莫晉進去。「特使，這裡面……」

話音未落，陽知雨已一指戳在其暈穴上，他掩上門，取出火摺子來，在柴房內放火，待火頭形成之後，才拉着莫晉出去，那些厨子都覺得事情不大對，陽知雨一手挾着莫晉，喝道：「快到灶房內點火，否則殺了他！」那些厨子還在猶疑，陽知雨突然標前，飛起一脚，將一個漢子踢翻，喝道：「誰敢抗令？」

兩個厨子這才乖乖進去放火，一股濃烟由窗口湧了出來，陽知雨立即發出長嘯。這時候，柴房的火已熊熊燃燒，濃烟冲天，與此同時，四周都傳來喝問之聲。陽知雨對厨子道：「你們都由後門逃出去吧！」刹那間，那二三十人跑得一個不剩，陽知雨拉着莫晉往中堂跑去。

剛走到暗廊即見一大羣人衝過來，他急道：「有人潛進後院放火，莫副舵主被打暈了！還有那幾個香主在？」

人羣中有人應道：「特使，小的蕭三是分舵香主！」

「好，莫副舵主交給你！」陽知雨趁他伸出雙手來接時，忽然一指戳在其腰間，蕭三「咕咚」一聲跌倒！

這刹那，那些人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陽知雨已手脚齊出，「砰砰」兩聲，解決了兩個大漢，再俯身抓起莫晉，一路往中堂殺去，他手上有莫晉作擋箭牌，佔了許多便宜，起碼對方不敢亂抛暗器，以免誤傷了莫晉。

與此同時，左側已傳來一陣兵器碰撞聲，陽知雨估計林楓紅已帶人殺到，便向左殺過去，同時喝道：「乾坤盟大軍已至，不想死的便逃命去吧！」

＊　＊　＊

弓弦聲响，鄒奉先才大吃一驚，見旁邊有個手下，忙隨手拉了過來，同時蹲下身去，緊接着背後便傳來那手下的慘叫聲！慘叫聲未了，他小腿肚後一涼一痛，已中了一矢，連忙拔了起來，單足跳開！

發箭偷襲的便是關學祖和其十二個手下，他不能射殺鄒奉先，急又道：「再射！」可是這次鄒奉先有了準備，抽出鋼刀來，左擋右劈，把射來的幾枝箭都掃落塵埃。

「大家小心，屋頂上有人！」

關學祖喝道：「乾坤盟先鋒已至，要命的便速速投降，你們老巢已被咱們搗毀了！」再一排箭射去，放倒十多個人，關學祖抛弓持刀躍下，道：「你們再射箭！」他跳進人羣，向余青玉那方衝殺過去，可是很快便陷入重圍。

鄒奉先忙道：「兒郎們不可放過一個，還有，派兩個人去分舵探探消息！」

屋頂上的十一個弟兄把帶來的箭射光之後，也紛紛跳下去廝殺。由於街上沒有遮蔽物，那一陣箭被他們射殺射傷三四十人，胆小的早已偷偷溜開躲避，余青玉壓力減輕，奮起神威，又殺了兩個人，喊道：「本盟大軍一至，你們將死無葬身之地，要命的便速速逃命去吧！」

所謂不到黃河心不死，那些蓋天幫嘍囉，心裏雖已有怯意，但未至最後，無人肯帶頭投降，因此十幾個人很快便陷於重圍。

忽然有人喊道：「起火啦，分舵起火啦！」鄒奉先抬頭望去，只見左面天際佈滿濃烟，呼爹喚娘之聲，隱約可聞，他忙問：「余三，你們到底有多少人來？」

關學祖道：「本盟精銳全已入城，只一百個人便足以送你們上西天！」話音剛落，但聞一陣如雷的馬蹄聲傳來，他抬頭望去，見是胡廣新帶着兩個人策馬急馳而至，忙道：「老胡，你們來得正好！」

胡廣新本是來通知余青玉，有關蓋天幫發兵攻打凰鳳寨的消息，但此刻見到這種情況，只好取出兵器，跳下馬殺進人羣廝殺。他比胡廣志較工心計，邊殺邊高聲呼道：「啓稟盟主，章副盟主着屬下先來通知你，大軍如今已至城下！」

他這一喊，如在半空炸响個霹靂，渙散了蓋天幫的鬥志，鄒奉先忽道：「兒郎們都停下手來！」那些嘍囉早恨不得他有此命令，當下都住了手，走到其身邊。

余青玉檢視一下身上的傷勢，見只有幾處輕傷，喘了幾口氣便道：「鄒舵主是否爲手下着想，準備投降？」

鄒奉先頗覺爲難，幸而此刻，他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手下回來報告：「啓稟舵主，分舵已被人攻進去，到處都是火頭，莫副舵主和吳、齊兩位香主不死亦已受了重傷，弟兄們都惶恐不安，已有許多人散去了，請舵主定奪！」

鄒奉先再吸一口氣，道：「本座打算投降！」他抬頭又道：「盟主，鄒某願意投降，希望你宏量讓不願意投降的人離開！」

余青玉道：「首先本座代表本盟歡迎鄒舵主加入敝盟，其他人去留均歡迎，但離開者若怙惡不悛，他日在戰場上相見，決不輕饒，而留下來者，本盟的宗

旨是新舊弟兄，一視同仁，望能齊心伸張武林正義，不過任何人都須遵守本盟的規則。」

鄒奉先道：「盟主，鄒某還有一事相求，請准屬下帶人去撲火，以免殃及池魚！」

余青玉大喜，道：「正該如此，大家一齊去！」當下走前携着鄒奉先的手向分舵跑去，胡廣新大急，連忙排衆追前，可是前面人多，他始終追不及，只好叫余青玉的名，余青玉回首道：「胡副堂主，有話稍候再說，當務之急是撲火！」

胡廣新頓足嘆息，關學祖排前問道：「老胡，到底有什麼急事？」胡廣新遂低聲將卓成雙探到的消息告訴他，關學祖大吃一驚，急又道：「這消息是否確實？」

胡廣新道：「卓堂主沒有說出消息的來源，但表示是確實的消息，還說東郭西城携了秘密武器！」

關學祖抬頭望去，道：「如此須立即告訴盟主！」當下兩人追至袞州分舵前才找到余青玉，這時候，陽知雨和林楓紅帶來的人，還在與蓋天幫的嘍囉血戰。

余青玉和鄒奉先齊聲喝停手，雙方人馬都紛紛停下手來，陽知雨一身都是血漬，他將莫晉抛在鄒奉先身前。鄒奉先大聲道：「兒郎們，乾坤盟大軍已在城外，以本舵之力量根本不足以抵擋，何況蓋天幫的行爲大家心中都清楚得很，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故此本座已決定投降！願意留下來的，乾坤盟盟主余三公子表示歡迎，不願意留下來，亦任由離去，本座言盡於此，誰敢再動手，不但是乾坤盟之敵，也是鄒某的敵人！」

這席話把蓋天幫那些嘍囉嚇呆了，余青玉隨即當衆宣佈乾坤盟的宗旨，最後道：「假如還有人準備負隅抵抗的，咱們也願意奉陪！」

也不知由誰喊了一句：「鄒舵主都願意投降，咱們還打什麼？都投降了吧！」刹那間，全部棄械，除了少數人之外，其他的都願意改投乾坤盟。

鄒奉先道：「如今先將火撲熄！宅內若有兄弟尚未死者，立即扶他們出來！」

霎時間又鬧成一片。

胡廣新直至此時才有機會將消息告訴余青玉，余青玉聽後胸中似燃了一堆火般，急道：「那咱們須立即回去！」

陽知雨忙道：「不急，凰鳳寨又不是紙紮的，料一個東郭西城有何本領攻陷她？盟主，千萬莫自亂陣脚，須防帥英傑大軍掩殺，章副盟主等人來不及撤退！」

余青玉深吸一口氣，道：「林堂主，快準備船隻！」

陽知雨低聲問道：「盟主，你看鄒奉先此人如何？」

「看來他是條好漢，信得過！」余青玉目光一亮，道：「不錯，由他準備船隻，最是妥當！」只是鄒奉先正在指揮人撲火，只好道：「急也不急在一時，稍候再商量！」附近鄰居也都出動，挑水撲火，鬧了半個多時辰火才撲熄。

陽知雨這才想起一件事，道：「鄒舵主，剛才陽某封了蕭三的麻穴，將他留在後院……」

鄒奉先舉袖拭汗，邊笑道：「他早被救出來！說實話，鄒某一向與莫晉有心病，故此留他在分舵內監視他的行動！」言畢回頭道：「蕭三，快過來見過盟主！」當下衆人重新見過禮，陽知雨向蕭三道歉。

余青玉道：「鄒舵主可還有妥當的地方？余某有一事請你協助。」

鄒奉先道：「背後便有一家客棧，可以歇脚！」當下交代蕭三留在現場指揮，余青玉也將林楓紅和關學祖留下，只帶陽知雨和胡廣新，隨鄒奉先去客棧。

鄒奉先在袞州就像皇帝一般，他人一至，客棧立即安排了一座獨立小院與他。「掌櫃，你們客棧，咱們包下五天，房錢照算！」掌櫃怎敢說個不字，親自引他們到裏面，鄒奉先喝退了他，問道：「盟主有話請說，只要鄒某辦得到的，絕不推辭！」

「有你這句話，本座便放心了！」余青玉遂將帥英傑派東郭西城攻打凰鳳寨的事告訴他。「如今咱們需要一批船隻，鄒舵主久在袞州，情況熟悉，故斗胆請你辦理！」

「好，這事便包在我身上！」鄒奉先道：「但不知你們需要多少船隻？因爲屬下不知要裝載多少人！」

「咱們七八百個人。」陽知雨道：「若袞州沒法辦得到的，附近可有碼頭？」

鄒奉先道：「若無時間限制，自無問題，若是急的，這許多人可不好安排！」一頓又道：「盟主，所謂救兵如救火，那可是萬萬慢不得的，若乘船走運河，曠日持久，只怕來不及，倒不如策馬東行，至海邊才乘舟南下！」

「好，就這樣辦，陽護法，這裏的事便交由你負責了！」

陽知雨急道：「慢，盟主你一個人去能起多大的作用？必須帶一批人去。」

鄒奉先道：「盟主，屬下在此有一隊親信是由蕭三負責訓練的，本有一百名，如今估計還有七八十人，不由交給你帶去吧！」

陽知雨恐中途生變，忙道：「蕭三若熟悉此處情況，不如由舵主親率，眞正需要動刀動槍，舵主也可幫上忙！」

鄒奉先長身道：「好，就這樣辦，屬下現在立即派人去打點一切！」他首先離開，陽知雨還不放心，仍令關學祖率十二騎隨余青玉去。

剛交申牌，八十多騎便風馳電掣出城，往東而去，鄒奉先一馬當先。八十多匹馬都是百中選一之長程佳駟，因此到次日入黑之後，便到達海邊，鄒奉先立即着人去賃船，他出重金貸三條大船，訂明天亮之後揚帆。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船家半夜便備食水食物，到天亮之後，一切就緒，遂分三批下船。

上天眷顧，船一出海便順風順水，是以船速甚快，但余青玉心急如焚，仍嫌太慢，不斷問船家可否將速度加快，船家的答覆只令他失望。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富若金山的大福銀號門前，嬌俏艷麗的美人兒白夫人和洪娘子在表演技藝，驚險刺激，精彩絕倫，吸引了許多人圍觀，博得不少喝彩聲和銀兩，但當第二天表演時，卻發生意外，洪娘子被利劍刺個正著，流血不止，站在銀號門前的四名護衛便將她抬進店內治療，卻被護院雲天祥揭破陰謀，原來她們另有目的……



內鬨

三期完短篇故事／雲中飄・文

可飛・圖

分贓惹禍　互相殘殺

那公子哥兒道：「當然是現在要的，聞說大同府最令人銷魂的是羣芳院，你們在天黑之前，將金子替我送到羣芳院去，我要的是全十兩一錠的金元寶，卻不耐煩用碎的。」

那兩個掌櫃忙不迭連聲地答應着，叫着上茶、請坐，但是那公子哥兒卻像是嫌大福銀號的地方不乾淨似的，四面一看，皺了皺眉，也不坐下，立時向外踱了出去。

那兩個掌櫃立即躬身送到大門口，眼看那公子哥兒上了車，車子又向前馳去了，這才回到店堂中來。

他倆一回到店堂中來，迎面就碰上了雲天祥，雲天祥道：「兩位，這提票可驗查清楚了麼？」

那兩個掌櫃面上立即現出不悅之色道：「雲爺，我們在這銀號從學徒起，到做掌櫃，已有三十年，各地分號的信畫押，就算是燒成了灰，我們也認得出來，那又如何會出錯？」

雲天祥仍然是帶着微笑道：「一萬兩黃金，是非同小可，何以大名府的分號，沒有快馬來報？」

雲天祥這一句話才出口，便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疾如迅雷的傳到了門口，一個勁裝漢子，翻身自馬上躍了下來，直奔進了店堂，馬上叫道：「兩位掌櫃，花公子可曾來到？」

店堂中人，認得這漢子，並且招呼他名字的道：「才到，已經走了。」

那大漢道：「他身上共有兩萬兩黃金提票！」

那兩個老掌櫃立即瞪了雲天祥一眼，道：「是，他剛才交給我們一張，你遠道而來，且先休息一下！」

那大漢抹着汗，喘着氣道：「我也未曾見過這等豪客，他將一箱箱的黃金，抬進大名府咱們的銀號來時，人人都看傻了眼！」

那兩個掌櫃又白了雲天祥一眼，對那大漢道：「那是你見識少，早年，朝中達官貴人告老還鄉時，哼，不是十萬、八萬金子，由銀號中提了出去？快吩咐下去，開庫取金，你可得率人將金子送去！」

雲天祥揚了揚眉，掌櫃學着雲天祥口氣：「一萬兩黃金，非同小可，要請雲爺親自押送才行，如有甚麼差錯，卻是有負東家所托！」

雲天祥「嗯」的一聲，道：「那是自然！」

掌櫃的又忙吩咐伙計，挑起燈籠，拿起鎖匙到金庫去。

雲天祥站在店堂之中，這時，天色也漸漸昏暗下來，那些小伙計一盞一盞的把燈點亮，店堂中再度明亮起來了，但雲天祥仍然站在堂中。

不一會，祇見那些伙計托着一箱箱的金子走了出來，黃金和人的關係，實在是太密切了。

那些伙計托着的金子，即使是不屬於他們，但是他們的臉上，也呈現著一片異樣興奮的神色。

十兩一錠的元寶，每箱是五十錠，總共是二十箱，一起運到店堂上，兩個

老掌櫃才趕了出來，天氣雖然很清涼，但是他們的額上仍在冒着汗珠。

他們兩人來到了雲天祥面前，道：「雲爺，請你先點一點，好立即替花公子送去羣芳院。」

雲天祥的神態和他們各人卻大不相同，他淡然的道：「不必了，才由金庫取出來，那會錯的？」

兩個老掌櫃卻搖手不迭的道：「雲爺，話可不是那麼說，若是少了一錠，誰也擔當不起！」

雲天祥似笑非笑，「嘿」地一聲，道：「好罷，那就將這些箱子，一起打開來看看！」

銀號中伙計答應着，於是便紛紛把箱子打開了，在大福銀號中的伙計、掌櫃、賬房，誰不曾瞧過金銀呢，可是一萬兩黃金，一起呈現眼前，發出耀目的光芒，這樣的機會，也並不多見！

是以，那二十箱金子打開之後，幾乎每個人都屏住了氣息，在那一刹那每個人臉上，都現出一種如夢似幻的神色來，他們似乎都在想着，如果這些黃金都屬於自己，那多好哩！

雲天祥背負着手，在那些箱子前緩緩踱了一遍，才道：「行了，將箱合上！」

他的說話，聲音雖然低沉，但是在鴉雀無聲的店堂中，卻是人人可聞，然而，那十來個伙計，竟然仍呆若木鷄的呆站着。

雲天祥悶哼了一聲，提高了聲音，喝道：「快將箱子合上，我們要起程了！」

他那一聲大喝，才將那十來個伙計喝得如夢初醒一樣，於是，馬上動手將每箱黃金都蓋起來，上了鎖，雲天祥向站在大堂一角的那幾個大漢望去，道：「連我在內，共是十一人護送，今晚當值的其中十個人跟我走。」

那幾個大漢答應着，退了開去，雲天祥又轉過頭來道：「每人挑兩箱，你們這十個人便足夠了，此去羣芳院，不過是幾條街，大家辛苦一點吧！」

這時，天色已全黑了，大福銀號門口的四盞大燈籠，正在風中搖曳着，照映着由銀號中走出來的人，那些人影在青石板的曠地上搖曳着，就像醉漢走路一樣。

雲天祥領着衆人走過了那廣場，向着那大街的一端而去，他們一行人，才行走三五十來丈，便看到迎面走來一個人，笑嘻嘻地走了過來，向雲天祥一拱手道：「雲兄，好忙啊！」

那人聲音宏亮，身形高大，那正是褟幻影。

褟幻影是江湖上出了名的獨行大盜，而且他曾經搶劫過大福銀號一次，銀號中的伙計、護院，倒有一大半人都認識他。

是以，褟幻影一出現，所有的人便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有幾個急性的漢子，急忙手臂一振，「錚錚」有聲，兵刃都出了鞘，人人的臉色都十分緊張。

可是，褟幻影仍是笑嘻嘻地道：「噢，看各位挑的這麼沉重，這箱子裏的一定是黃金了，雲兄，你也算是武林奇才，卻落得替爲富不仁的財主押運金銀，眞是有點可惜！」

雲天祥淡然一笑，道：「如果是人人都學閣下那樣，出人頭地，那也沒有這許多金銀可供搶劫！」

褟幻影又是一笑道：「聽說大名府來了一位花公子，現正在羣芳院中，大排筵席，召妓取樂，雲兄，這些黃金，一定是替他送去的了？」

雲天祥聲音更冷的道：「這不關你的事！」

褟幻影搖着頭，道：「我早已說過，大同府大福銀號的金銀，全是我的，如今驟然少了上萬兩的黃金，我怎能不過問？」

雲天祥一字一頓的道：「閣下讓不讓開？」

褟幻影聳聳肩，作出一個無可奈何的神情道：「自然讓——」可是他一個「讓」字才出口，手臂突然一揚，五指如鈎，「嗤嗤」有聲，向雲天祥當頭抓來。

雲天祥的身形仍凝立不動，但是他的反應，卻也快到了極點，褟幻影手才抓下，他手腕一翻，中指「啪」地彈了出去。

他中指彈的正是褟幻影右腕上的「陽池穴」。

褟幻影那一抓，若是繼續抓下去，那麼，穴道非被彈中不可，如果他穴道被彈中，那他自然非但抓不到雲天祥，而且自己還要吃上大虧。

是以他立即手臂一縮，而此時雲天祥卻乘機進招，手腕再一翻，那一指，便已直指向他的胸口。

褟幻影是會家子，自然看出雲天祥那一指的厲害，來勢快絕，而且向前攻來之際，手指顫動，胸際七八個要穴，全在他一指籠罩之下，竟吃不準他要攻的是那一個穴道，褟幻影吃了一驚，身形「蹬蹬」的向後而退。那時，距離褟幻影較近的四名大漢，早已手執單刀迎上去，將那褟幻影圍住。

街上來往的行人，本就很多，這時一見出了事，便爭相逃避開去，卻又不願走遠，各自躲在屋簷下，睜大眼望着。

褟幻影被四個執單刀大漢圍住，他卻並不動手，還笑着道：「列位放心，這萬把兩黃金，可眞還未放在我的心上，各位請吧！」

他一面說，一面身形又是一縮，向後面退了出去，兩個大漢氣他不過，手腕一翻，就在他的身形縮着之際，用刀背向他砸了下來。

可是，褟幻影的身形，卻是十分溜滑，等到兩刀背砸下之際，他早已竄了出去，「錚錚」地一聲響，兩柄刀相交，爆出一串火花來。

雲天祥忙抬頭向前望去，只見褟幻影的身形已沒入了一條小巷之中，逃得無影無踪。

雲天祥哼地一聲，道：「別理他！」

那幾個大漢皆有不平之色，但是雲天祥既已吩咐下來，也只好繼續前去，不再理會褟幻影。

他們向前走着，街上的人，都已知道他們挑着的是上萬兩黃金，且是要送到羣芳院去，交給一個姓花的公子，是以一看到他們經過，紛紛的佇足觀望，羣芳院鴇母王八姑早已得到了消息，雲天祥他們才一轉入街角，望到了三盞琉璃燈光，便有七八個人迎了上來，道：「是替花公子送黃金來的嗎？快，快請進來。」

雲天祥向前走了上去，那羣芳院的大門，比平常大戶人家，還要有氣派。

一進入大門，便是一個偌大的院子，有的是亭台樓閣，還種着翠竹勁松，百花陳雜，大堂之中，傳出了一片鶯鶯嚦嚦之聲，間中也聽到那花公子的哈哈大笑聲，雲天祥一行人進入大廳，只覺得陣陣脂粉的香味，沁入鼻端，確是令人羨慕不已，放眼望去，環肥燕瘦，全是嬌艷迷人的美人兒。

花公子正坐在居中的一張暖榻之上，在他身旁，穿紅着綠，圍着四、五個美若天仙的姐兒，雲天祥向後一揮手，伙計將肩上所挑的箱子放了下來。

只聽得花公子說：「打開來看看！」

那十個伙計便將那二十隻箱子，一一打了開來，只聽得大堂之中，驚嘆之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人人都睜大雙眼。

那花公子道：「辛苦了各位，就在此喝一杯水酒，快活快活一下。」

那十個伙計及十個大漢一聽，盡皆面有喜色。

須知那羣芳院，乃是大同府中一等一銷魂的好去處，來此不是王孫公子便是富豪大賈。

如今，他們聽到花公子那樣吩咐，如何不喜？

但是，雲天祥卻沉聲道：「我們銀號中還有事，失陪了！」

花公子面色一沉，像是很不悅，他伸一伸手，推開了身旁的一個妓女，道：「誰陪我在這裏喝酒取樂的，臨行之際，本公子贈他黃金十兩！」

花公子此語一出，各人更是嘩然，

雲天祥連忙道：「大伙兒返回銀號去！」

可是，這時根本沒有人再聽雲天祥的話，只聽得有一伙計道：「雲爺，你要回去，那就請便，相煩告訴東家一聲說，小可不再吃銀號那一口飯！」

那幾個伙計見有人出聲，其餘的人亦爭相附和，一干鴇母自是十分懂得鑑貌辨色，早已紛紛領着那些伙計和護院入座，隨即有美女伴着他們飲酒作樂。

雲天祥看到這等情形，雙眉打結，他向花公子拱一拱手，道：「黃金已送到，在下告辭了！」

花公子左擁右抱，望也不望他一眼，雲天祥也不再說甚麼，掉頭便走，一直到他出了大門，身後的喧鬧、嘻笑之聲，仍然可聞。

雲天祥的心中，暗暗嘆了一聲，便低頭向前疾行，他離開羣芳院的那條街，轉進了一條小巷之中，然後聽得身後傳來了一下極微的聲音。

雲天祥立時聽出，那是個輕功極佳的人，自高處躍下的聲響。

他立即站定了身子，在他的面前，人影一閃，有一人自小巷圍墻上落了下來。

雲天祥定睛向前一望，只見他身前的那人，身形苗條，手中握着一柄在黑暗中閃閃生光的短劍，不是別人，那正是白夫人。

雲天祥也不轉過身去，他只是突然一側身，背貼住了墻，他心知身後也有人，這時他背貼墻站定，那自然可以避免背腹受敵之苦。

雲天祥站定之後，視察一下週遭環境，果然看到洪娘子也握着利劍，就在身後不遠處。

雲天祥一聲冷笑，道：「兩位，在大福銀號時，我已然手下留情了，現在還要來生事麼？」

洪娘子嫣然一笑道：「雲朋友，你在大福銀號時，只是對我妹子手下留情，我可沾不上邊兒。」

雲天祥一聽洪娘子的話，不由向白夫人望去，只見白夫人臉上的神情，似笑非笑，似嗔非嗔，一雙鳳目，卻在瞪視著他，雲天祥的心頭跳得更快，他立時想起，在大福銀號中，抓住了白夫人柔滑的手臂時的情景來。

洪娘子又笑了一笑，道：「妹妹，我們將劍收起來吧，反正我們不是來找雲朋友動手的，只是來找他談談而已，是不是？」

白夫人仍然不出聲，但是她手臂略振，劍已入鞘，慢慢的向雲天祥走了過來。

雲天祥不禁有些心慌意亂起來，他忙道：「妳們兩人想找我談甚麼？」

白夫人咬咬下唇，嬌媚之態，更是令人心動，她道：「你說呢？」

雲天祥實在想陡喝一聲，向前冲了出去，可是，當他看到白夫人離得他越來越近之際，他卻不由自主，望着白夫人的手臂，怦然心動，意馬心猿，但仍是站着不動。

洪娘子又格格大笑起來，道：「妹妹，或者我在這裏礙事，就由你們兩人談談如何？」

雲天祥忙道：「有甚麼事？不妨一起說！」

可是，洪娘子身形一轉，她的笑聲和身形，一起向外飄掠而去，轉眼之間，便已穿過小巷，雲天祥連忙又轉過頭來，白夫人已離得他更近，他和白夫人打了個照面，只是在星月微光之下，白夫人的雙頰，泛起了一團紅雲，看來更嫵媚艷麗了。

雲天祥本是個武功極高、很有見地、臨危不亂的人，他的來頭也很大，決不是等閒的江湖人物，可是這時，他卻也不免有些手忙腳亂起來。

白夫人來到他面前，低下了頭，現出一截雪白的粉頸，看來更有一種令人感到楚楚可憐的神態。她的聲音低得堪可聽聞，只聽得她道：「不知爲甚麼，我離開大福銀號之後，再也……不想那些金銀，卻只是……」

她說到這裏，抬起頭來，明媚的眼睛，瞟了雲天祥一眼，又趕緊低下頭

去。

雲天祥心中急忙警惕自己，忖道：「那有這個道理，那一定又有甚麼陰謀詭計！」可是隨即他又自己對自己道：「那也難怪，或許她對自己情有獨鍾……」想到這裏，他叫住了白夫人，急忙向白夫人走近一點，他雲天祥這時眞有些不禁爲之色授魂飛了。

白夫人站定不動了，雲天祥大踏步趕了過去。來到了她的身後，白夫人仍然是低着頭，雲天祥只嗅得陣陣幽香，自她的粉頸際透了出來，而她的粉頸上，也泛起了淺淺的緋紅色，雲天祥可以看到她的半邊粉面，嬌美如花，誘人之極。

雲天祥這時心跳不禁加速起來。

他是個武功極高、見識又是極廣的人。不論他的武功多高，見識多廣，但他總是個男人，對着那麼嬌艷動人的小娘子怎不動心的？更何況此際白夫人的神態，實在充滿了挑逗性。

雲天祥此際感到喉嚨發乾，他雖叫住了白夫人，但是卻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雲天祥若是調情聖手，此際自然有一大串的話兒，可以說將出來，但是，他卻沒有這樣做，他雖然迷戀白夫人的美色，心中胡思亂想，可是卻不知說甚麼才好，這時，雲天祥的情緒，實在比面對一個第一流的對手還要緊張，他站在白夫人的身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白夫人慢慢的抬起頭來，明媚的眼睛轉動着，突然抿嘴微微一笑。「格」的一聲笑了出來，立即自動的去握住雲天祥的手。

雲天祥的心中一蕩，白夫人又「格格」的連繼續笑了兩聲，她柳腰擺動，笑得動人之極。

此際，雲天祥不由自主的伸出手臂，向白夫人的蠻腰摟去，當他將白夫人摟入懷中之際，他只覺得體內像是有一股烈火在燃燒一樣，眼前除了白夫人嬌俏臉龐之外，幾乎是甚麼也看不見了。

白夫人的身體，也柔軟得像棉絮一樣，向着雲天祥緊靠過來，雲天祥此際軟玉溫香在抱，神智飄蕩，正待將白夫人擁得更緊時，突然之間，只覺得腰際陡地一痲。

雲天祥究竟是武功極高的高手，腰際突然一痲，他已從溫柔鄉中陡然醒轉來，雙臂一鬆，鬆開了白夫人，但是他這時才醒覺，卻已太遲了。

與此同時，白夫人手腕一翻，一掌已然拍出，那一掌，白夫人是緊貼着雲天祥的身子拍出來的，是以雲天祥根本沒法躲避。

白夫人手腕才一翻，便聽得「砰」然一聲響，那一掌正拍在雲天祥的胸口上。

雲天祥身形一晃，「蹬」的退後了一步，口角已是鮮血長流，白夫人立即身形拔起，身在半空之中，又是「呼呼」的兩腿，又向雲天祥踢到。

雲天祥那時連站都站不穩，自然更無法閃避她這兩腳，當白夫人兩腳踢來之際，雲天祥陡地轉身，欲向前奔去。

然而，他才轉過身來，白夫人兩腳已踢到，正踢在他背部，還將他踢得向前直撲了出去，而且在白夫人的鞋尖上，顯然還裝上十分銳利的利器。

雲天祥中了白夫人的飛腳，他背後出現了兩個烏溜溜血洞，鮮血如同噴泉般湧了出來。

白夫人的身手十分靈巧，一踢中了雲天祥，身子便略向後微仰，在半空之中翻了一翻，落在地上。她才一落地，便見到洪娘子自小巷的另一端，疾掠而至，越過了仆跌在地上的雲天祥。

當她越過了雲天祥背心時，還在他的背上狠狠的踏了一腳，可是，雲天祥卻一點反應也沒有了。洪娘子趕到白夫人的面前，道：「行了，妹子，我們快走！」

白夫人向雲天祥一指道：「這斷死了麼？」

洪娘子道：「管他是死是活？只要他不妨礙事情便是，他們只怕已在大福銀號生事了，我們趕快去相助吧！」

白夫人答應了一聲，於是，兩人身形掠起，迅即出了小巷，陰暗的小巷中只有雲天祥一人還伏在地上，鮮血自他口角、背心不斷湧出，雲天祥的面色，比地上的青石板還要來得青白。

× × ×

大福銀號之中，雲天祥帶着十個大漢、十個伙計，挑着一萬兩金子走了之後，登時靜了下來，只有賬房先生「滴滴搭搭」的在打着算盤，小伙計將燈剔得亮了些。有一個小伙計站在牆角打睡，口角的涎沫流得極長。一個掌櫃輕輕的走到他面前，「卜」的一聲，在他的額角上打了他一下。

那個小伙計突然睜大了眼，帶着哭音道：「我沒有睡着，我沒有睡着！」

那掌櫃又提起手來，再待第二下打下去時，突然聽得一陣馬蹄聲、車輪聲及呼喝聲傳了過來。

只聽得門口已有人叫道：「花公子吩咐，再來取一萬兩黃金！」

掌櫃認得那叫喚的人，就是日間趕着馬車的御車者，於是迎上前，道：「花公子又再要取黃金嗎？才送去一萬兩黃金，這麼快就花完了麼？」

那御車者向他白了一眼，道：「廢話！花公子用銀兩，難道還得要問過你那糟老頭子？提金子的銀票在這裏，快拿去查驗，金子立即就要。」

那御車者一邊說，一邊揚手，將一張銀票向掌櫃迎面的抛了過來，掌櫃連忙接過，仔細一看。

自大名府來的伙計，早已來報，花公子共有銀票式張，每張是一萬兩黃金的票子。掌櫃接在手中的票子，看來又絕對是眞的，自然沒有不讓人家提取金子之理。

那御車者向後一指道：「快點啊！我連人也帶來了，這幾位是花府的人！」

掌櫃看了這等氣勢，更是不敢怠慢，連忙點頭哈腰，道：「請列位當家稍候，我馬上去開金庫，吩咐小號的伙計將所需的金子提出來便是！」

那御車者雙眉一皺，道：「花公子等

着這一萬兩金子急用，必須快些才行，待我們幫你們吧。」

掌櫃的十分尷尬，搔着頭道：「這……這……這……小號的金庫，向來是不准外人進入的，這……不敢勞動各位的大駕，還是請各位稍候。」

當掌櫃說到這裏，那御車者已呵呵大笑起來。轉過頭去道：「你們聽聽，他在說甚麼，眞氣死人也，倒像是咱們要去搶他們的金庫一樣，老實告訴你，花公子府上的金山銀山，你這小小的大福銀號，金庫中的不知有多少金銀，這樣小心翼翼的，哈哈，這眞是……」

那個御車者說着，跟着他們的幾個人，也一起嘻嘻哈哈的大笑起來，掌櫃的被他們笑得滿面通紅，但是他幹了數十年的銀號營生，小心已成了他的天性，他仍是搖着頭道：「這……這還要請各位見諒。」

那些人又轟然的笑了起來，就在衆人的哄笑聲中，只聽得又一陣馬蹄聲傳了過來，馬蹄聲才停，便聽得有人罵道：「臭兎崽子們，叫你們提金子，你們卻全躲在這裏偸懶？」

隨着罵聲，只見花公子已大踏步走了進來，他一身華服，滿面怒容，一走進來，便嚇得人人不敢出聲，他才一進門，手中的馬鞭，「叭」地一聲響，抽在門上，怒喝道：「兎崽子，還站在這裏作甚麼？快替我進去取金子，我等着要派用場，知道嗎？」

那御車者以及各人，都誠惶誠恐的低下頭來。

那御車者道：「公子，不關我們事，是掌櫃說的，不讓我們到金庫去提取的。」

花公子更是勃然大怒，用力抽了一鞭，抽在櫃枱上，將櫃枱的一隻算盤抽得粉碎，算盤中的珠子四下飛濺。他怒道：「有這等事？爲甚麼？」

他轉過頭向那掌櫃逼視過去。

掌櫃的爲人再老成，在那樣情形之下，也不禁驚慌得方寸大亂，不知如何是好。

掌櫃的期期艾艾，正在不知如何回答時，花公子已大喝一聲，道：「金庫在那裏？快帶我那些兎崽子去提取金子，如果躭誤了我的大事，叫你們吃不了兜着走！」

另一個掌櫃這時也聽到喧嘩之聲，向外走了出來。聽得花公子正在怒吼如雷，兩個掌櫃的都害怕得手足無措，連聲道：「是！是！」

那花公子又忙不迭的催促道：「快些！」

在那種情形之下，簡直不容那兩個掌櫃再作任何考慮，他們只來得及向那幾個伙計招了招手，便轉過身向前走去，花公子和那御車者以及那六、七個人，也一湧而入，一路上，花公子仍不斷的臭罵着，那兩個掌櫃小心翼翼說着好話，反倒被花公子大聲喝了回去。

走出店堂之外，是一條極長的走廊，一行人匆匆的走過那走廊，乃是一個極華麗的大廳，花公子怒道：「我們不是到金庫去麼？」

掌櫃連忙哈腰答道：「公子，就快到了，就到了。」

二人來到了一幅大山水畫的中堂之前，伸手在墻上用力一按，聽得墻內有人道：「甚麼人？」

那掌櫃忙道：「快開門，我們來開庫取金子！」

掌櫃的話才說完，就聽得軋軋連聲，不一會，那道暗門已然打了開來，暗門恰巧就在那幅大山水畫後面，暗門打開，又是一條甬道。

甬道之中，點着十數盞琉璃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一樣。甬道之中，有八個大漢，各腰懸利刀，暗門才一打開，那八個大漢立即刀出鞘，直看到那兩個掌櫃時才把刀沒入鞘中。

於是，那兩個掌櫃帶着衆人向前走去。花公子便帶着那御車者在甬道中等候，甬道的盡頭，是一扇烏沉沉的大鐵門，掌櫃的走向前去，來到鐵門之前，掏出一大串鎖匙來，各揀了幾條，開了七具大鎖，將鎖放在地上，兩個大漢忙走上前，將金庫的鐵門緩緩推開。

金庫之中，燈是長明的，自然是不如甬道上這麼明亮，裏面全堆着一口口的木箱子，那金庫足有三丈見方，木箱全靠墻堆放着，金庫正中，有一個丈許見方的大洞，在燈光照耀之下，地窖之中泛起一片金光來，那金庫的鐵門打開，那兩個掌櫃便轉過身來，看他們的情形，像是想叫花公子的手下過來協助店中伙計搬金子，可是他們才一轉過身來，便呆住了。

只見花公子、那御車者和那六、七個人，手腕翻動，每人手中便多了一柄解腕尖刀握在手中。

那兩個掌櫃張開了大口，驚得說不出話來。而花公子等一干人動作都快得出奇，他們才一掣刀在手，身形閃動，「噗噗噗噗」的四聲，便已有四個大漢遭了殃，尖刀在他們的胸口上直刺了進去。

掌櫃的嚇呆了，那四個伙計也是被嚇得呆若木鷄，甬道內那八個大漢，全是銀號聘來的高手，四個人湧上來，還未拚鬥，便已死於非命，另外四個，卻沒像那掌櫃一樣，被嚇得只是張大了口呆立着，他們立刻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了！

只聽他們齊聲的怒喝著，刀已出鞘，其中一個大漢機警的立即將鐵門用力一推，他是想先將鐵門關上，那知那御車者其時仍未將尖刀抽回，看見此等情形，遂迅速拔回利刃，趁勢猛力一推，將那死人拋向那大漢。

死人挾着勁風，「呼呼」的直飛向前，「砰」的一聲響，撞在那想將鐵門關閉的大漢身上，恰好是頭撞頭，只聽得「啪」的一聲響，那大漢的頂門，立時陷下去一大塊，鮮血在他的七孔之中湧了出來，他竟然被撞死了。

另外三個大漢，一見這等情形，心知不妙，大聲呼喝着，便待向外闖出去，但是花公子雙手一張，道：「朋友，認命吧！」

那三人橫刀當胸，硬着頭皮道：「朋

友，留下名字來。」

花公子陰森森的笑道：「連我也認不得麼？你們還是到枉死城再去打聽吧！」

那兩句話工夫，早已有幾個人提着尖刀攻了上來，那三個大漢挺刀還擊，那花公子疾掠上前，身形只輕輕的一轉，手中的尖刀，蕩起了一股精芒，兩個掌櫃的咽喉處，鮮血直冒，發出了「咯咯」的聲響來，已然倒地死去。

那四個伙計已嚇得腳軟，幾乎連站也站不起來，又有兩人撲向前來，刀光處，鮮血迸濺，四名伙計的屍體，骨碌碌地滾進金庫之中。

花公子回頭喝道：「快，莫等那姓雲的來了，否則便麻煩了！」

此時，甬道之中就只剩下一個大漢在拚鬥，其餘兩人也已死去，花公子的話才出口，只聽得暗門後傳來了一個嬌滴滴的聲音來，道：「那姓雲的，再也不會回來了！」

說話的女人一面說着一面已掠了進來，燈光映照着她的嬌艷臉龐，這不是別人，正是白夫人。

花公子一見了她，便大喜道：「娘子，已經將那姓雲的解決了麼？」

那花公子並不是甚麼花公子，他正是白菊花。

那還在苦鬥的那個大漢一看到了白夫人，陡地一呆，手上稍慢了一點，一柄尖刀，已直插進了他的心口之中，他手一鬆，手中的單刀落地，雙眼一瞪，也跌倒地上。

那御車者道：「快將那車子推進來，派幾個人出去將銀號中所有人全殺了，不能留有生口！」

於是有四五個人立即跑了出去，那個御車者衝着白夫人問道：「妳姐姐呢？」

白夫人道：「怕是在外面料理那些打算盤的及把門的，姐夫，你神機妙算確是非同小可！」

那御車者哈哈大笑起來，笑聲在甬道中聽來格外響亮，他自然不是眞的御車者，而他正是山東大盜洪飛虎。

他一面笑，一面搶進了金庫之中，刀起手落，砍開了一隻木箱，大箱子中的元寶，骨碌碌的滾了出來。有十幾隻大元寶滾落地窖中，金元寶和銀子相碰，發出極爲清脆悅耳之聲音來。

那剛才奔出的五、六個人，都推着手推車來到金庫面前，洪娘子已在暗門中出現，道：「外面的人全都解決了，我在門口把風，你們可得快些，夜長夢多，記住，我們只得二輛馬車，最多只能搬走十萬兩黃金，太多是載不了的！」

幾個人一起笑了起來，道：「金子也有載不了的一天，眞是想不到啊！」

洪娘子又立時退了出去，於是這幾個人把一箱一箱的金子搬上手推車，又向外直奔了出去，幾次來回，也不知搬了多少箱金子出去。

又聽得洪娘子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行了，再多一箱也夠了！」

洪飛虎與白菊花、白夫人三人一起向甬道外走去。再有三個手下跟在他們身後。

才過了暗門，白夫人便嬌笑着，轉過身來道：「你們三人，當洪大哥來游說你們時，你們還說甚麼大福銀號的金銀，自古以來是無人能動得它，現在如何？」

那三個人每人懷中還抱着一箱金子，他們瞇眼笑著，道：「現在，我們自然是更佩服洪大哥了！」

白夫人仍然是嬌笑着，突然卻發出「啊！」的一聲，道：「我遺下了一件東西在金庫中！」

她向前疾走了出去，那甬道很窄，白夫人在向前走之時，恰好在他們三人身前走過時，只見他們三個人的身子，突然的向上挺了一挺。

剎那之間，白夫人已來到了他們三人的身後，那三人雙眼睜得很大，其中一個一聲怪叫，道：「白夫人——妳這是——」

他那一句話也未說完，三個人的身子便一齊向下躺着，倒在地上。

在他們脅下，各露出一柄匕首柄來，鮮血順着那匕首柄向下淌着，原來是白夫人剛才在他們身邊擦過之際，以極快之手法將三柄匕首，送進他們三人的脅下，直至沒柄！

匕首是從那三人的左脅下刺進去，其中一個居然還能在受傷後，掙扎着吐出半句話來，也可算他功力深厚的了！

那三個人一倒地，白夫人、白菊花和洪飛虎三人，互相望了一眼，白夫人伸出四隻玉葱也似的手指來，笑道：「還有四個！」

就在那時，另一個已走出甬道的，轉過身來，探頭問道：「甚麼事？」

洪飛虎道：「你且走過來看看！」

那人一步跨了進來，他才一跨了進來，洪飛虎突然一伸手已抓住了他的胸口，那人大吃一驚道：「洪大哥，你爲何要抓住我？」

洪飛虎發出了一陣桀桀的怪笑聲，道：「你不知道麼？我要你死！」

那人心知不妙，雙手抬起向洪飛虎推來，但是洪飛虎立即手起掌翻，「啪」的一聲，已擊在他的頭頂上，那人的眼珠幾乎被洪飛虎那一掌之力，震得彈了出來，但他雙掌根本未曾推中洪飛虎的身子，是以洪飛虎手一鬆，那人的身子，便已癱瘓在地上。

洪飛虎、白菊花與白夫人三人，一起向外走去，大廳中，至少有七八個死人，過了走廊，到了店堂中，死的人更多，洪娘子站在門口，向着門外對着另外同來的三個人，道：「三位請先到店堂中來，洪大哥有話要說。」

那三個人也是洪飛虎邀來的幫手，他應聲走了進來，一個走在最後面的，才在洪娘子身邊經過，洪娘子劍已出鞘，「刷」的一聲便刺進那人的背後，這一劍的力道很強，劍尖自那人的胸前直透出了一尺有餘。

另一個人聽到了聲音，轉過身來，他一看到了後面情形，陡地一呆，洪娘子已推着那死人，向前直奔而出，那人還未明白是甚麼一回事，「噗」的一聲，自死人胸前透出的尺餘長劍尖又直刺向

另一個人的胸前。

洪娘子立刻把劍拔了出來，「砰砰」兩聲，那兩個人已倒地身亡。

那最後的一個人轉過頭來，見到那樣情形之中，面色忽青忽白，他失聲道：「你們想過橋抽板？」

白夫人「呸」地一聲，道：「你們這幾個人，當初邀你們入夥時，便推三推四，現在，莫非還想分金子麼？」

那人大叫一聲，手在腰際一探，「呼」的一聲響，已抽出一條軟鞭來。

那人身形疾拔而起，跳到櫃枱上，白菊花立即一腳把櫃枱踢翻，但那人身形又再度拔起，軟鞭向上一揮，已捲住了屋頂橫樑，緊接着，那人的身形向上直飛了出去，「砰」的一聲響，撞在屋頂上，屋頂上的瓦片碎裂，現出了一個大洞，在瓦屑紛飛之中，眼看那人已可以穿洞而出了！

也就在此際，洪飛虎足尖一點，身形也拔了起來，一伸手，便已抓住那人的足踝，立即眞氣一沉，使出了千斤墜的功夫。

那人的身子被洪飛虎硬生生的拉了下來，在那人身子向下跌落之際，他自己的軟鞭，竟將自己的頸項纏住，洪飛虎的千斤墜一使出，便聽得「格格格」一陣響，那人全身的骨節，全被拉散了！

那人七竅之中鮮血直噴了出來，立時死於非命，洪娘子皺皺眉道：「洪大哥，弄死他就是了，何必將他弄成這個樣子，怪難看。」

洪飛虎「桀桀」的怪笑起來，道：「他奶奶的，是他自己的鞭子纏住了頸子，我怎麼知道會這樣子的？」

白夫人在一旁催促他道：「快走，夜長夢多，我們不宜再逗留！」

洪飛虎與洪娘子兩人，返身奔出了大福銀號，身形掠起，已到了車座之上，於是，三輛馬車，一起向前駛去。沉重的黃金，壓得車軸「格枝」「格枝」地直響起來。

車聲轔轔，蹄聲得得，馬車已迅速的駛遠了。

大福銀號的大門仍然是緊閉着，門前的燈籠仍是明亮着，根本就沒有人知道這銀號中發生了甚麼事，只不過偶然有人經過，奇怪的是，何以銀號大門口之前，不見了那日夜不停守門的四個高手而已。

雲天祥的臉龐緊貼在地上青石板上，也就是那股涼意，才使他漸漸的清醒過來，當他恢復知覺之後，他根本不敢肯定自己是在甚麼地方，除了臉龐上那一片清涼之外，他全身就像是被火灼燒的一樣炙痛。

他慢慢地吸進了一口氣，當他吸進那一口氣之際，他全身那陣劇痛令他不由自主的發出陣陣呻吟聲，他慢慢移動着雙手，按在青石板上，然後，艱辛地向上抬起身子來。

但是，當他抬起了尺許高之際，却又突然的跌了下來，他只好在地上滾動着，滾到了墻邊。

他連站起來的氣力也沒有了。

在他的眼前，閃耀着各種顏色的星光火花。

雲天祥想定睛看清眼前的景象，但是他却無法做到，他看到的祇是滿頭飛舞着的金星。

他緊緊的咬着下唇，閉上眼睛，思索着他爲何會躺在這裡的，他現在已經想起來了。

在這時候，他恍然明白了，這是一個圈套，那個豪闊的花公子，那銀票，白夫人和那洪娘子的突然出現，白夫人雪白的藕臂，羞得連耳根也紅的那股嬌態，這一切，都全是預計好的陰謀。

雲天祥甚至已知道，假扮花公子的那個人，一定不是別人，而是出了名的黑道高手白菊花！

他假扮花公子，用眞的一萬兩黃金的票子，來顯示他的身份，也好籍此引開了自己，那一萬兩黃金是他的本錢，用這一萬兩黃金，却不知道可以換來了多少個一萬兩？

他！雲天祥上了大當了！

雲天祥不斷的吸着氣，似乎是只有不斷吸着氣，他才能支持着，才能不再昏死過去，他又慢慢的移動身子，向上站起來，他抓住一根自墻上生出來的小樹來支持着他的身子，他終於站直了身子來。

當他站直了身子之後，他眼前的金星，也不再是那麼多了，他僅可以看到，有一個人背負着雙手，自小巷口慢慢踱了出來。

雲天祥想大聲呼叫，他現在需要人幫助，他自己根本無法走動，他要人扶持着去找大夫醫理。

可是，他用盡了氣力也無法說出話來。只是在他的喉間，發出了一陣「咯咯」的聲響，但是那一陣咯咯的聲響，却也引得那人向前疾掠過來。

雲天祥實在沒有辦法看清楚那來到自己身前的是甚麼人，但是他只覺得那人的身子不斷的在搖晃着，那或許是他自己的搖晃，他勉強用力掙扎着，道：「老哥……我……受了傷……」

雲天祥陡地一怔，他雖然看不清面前的是甚麼人，但是他却認出那正是褟幻影的聲音。

接着，褟幻影哈哈一笑，道：「你的武功如此之高，怎麼也着了人家的道兒？哈哈，你傷成那樣，我幾乎認不得你，你怎會負傷倒在這裡，你一受傷，大福銀號豈不是——」

褟幻影的一句話，才講到一半便陡然的停了下來。

接着便聽到他發出一聲怪叫：「大福銀號！」

雲天祥雖然傷得連站也站不起來，眼前的情形也看不清楚，但是他却也知道，在那刹間，褟幻影想到的是甚麼！

褟幻影自然已聯想到雲天祥在這裡受了重傷，自然是有人乘機去搶劫大福銀號了！

雲天祥沒有再聽到褟幻影的聲音，他只覺得在他面前，有一股勁風掠過，那是褟幻影在突然之間想到了銀號中發生事故而急速離去所致，他絕對不會阻止褟幻影前去，就算他有這樣能力的話

，他也不會阻止。

因爲已經有一羣强盜正在搶劫大福銀號了，又一個强盜前去，或許會好些。

雲天祥挨着墻，他每向前移動一寸，便感覺全身的骨節像是散開來一樣，他感到自己體內的血快要流盡似的。

但是，他終於到了巷口，他聽到有好幾個人的驚叫聲之後，便昏倒跌在地上。

而褟幻影的運氣實在差勁，當他趕到大福銀號門口的時候，只見成批差役在進進出出，大同府的幾個捕快，更是忙得團團亂轉，忙個不了。

褟幻影看到了這般情形，就知道搶劫已經完成了，他沒有再向前走去，只是站在那些人羣不遠處看熱鬧。

人羣中議論紛紛，七嘴八舌，褟幻影雖才到達不久，但是也已聽出，大福銀號的人全死了，究竟劫去了多少金銀，却也沒有人知道。

過了不久，只聽得一陣呼喝聲，十幾匹高頭大馬疾馳而來，被那十多匹馬擁在中間的，是一雙白馬，白馬上騎着兩個威風凜凜的大漢，大同府中人，都認識那是知府最看重的兩大捕頭。

褟幻影沒有再看下去，他知道已經來遲了，得不到好處了。

他轉身離開人羣，直向前走去，當他來到日間找到白夫人和洪淚子的那屋子之前，他「砰」地一腳，踢開了大門。

屋中一個人也沒有了，那倒在褟幻影意料中，沒有人會在劫得金子之後，還躲在曾被人發現過的地方。除非他是白痴，而白痴又決不能劫大福銀號的金銀，只不過褟幻影在看到了屋中沒有人之後，仍然是恨恨的頓了一腳，他，褟幻影劫不到的金銀，却給別人劫去了，這對他來說，實在是畢生的奇耻大辱。

劫走金子也算不了甚麼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他是出了名的獨行大盜，人人都知道他曾經劫過大福銀號的，但是卻狼狽而敗逃。

如今，却有人行劫成功了，他心中的難過，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他一面頓着脚，一面卻在迅速的轉着念頭，他甚至可以說當初在大同府城中看到了白夫人和洪淚子，就知道她們心懷不軌了。

從那一刹起，褟幻影一直在暗中跟踪她們。直至獨闖這屋子，知道她們在打大福銀號的主意，他也知道大盜洪飛虎還未趕到大同府，多半是在各地去請幫手。本來，他是可以一直的跟踪着，在洪飛虎他們動手之際，從中插手，但是，他却算錯了兩點，第一，他未曾計算他們是那麼快就動手。

第二，也是他最錯的一點，就是看到雲天祥押着那一萬兩金子，走出大福銀號時，還以爲自己可以敵得過雲天祥，但直至和他交手後，才知道自己實在不是雲天祥的對手。

在知道了那一點之後，自然使他十分之氣餒，既然不是雲天祥的敵手，那還有甚麼辦法去打大福銀號的主意？

而且他還進一步的想到，自己不是雲天祥的敵手，那麼，洪飛虎、白菊花及洪娘子，白夫人等也一定不是雲天祥的敵手，除非他請到了更高的高手。如果有高手來到大同府，那一定是有聲有色的，既然是一點動靜也沒有，他就料到對方不動手則已，一動手必是慘敗收場的了。

但是，他却料錯了，人家成功了！

褟幻影看到受傷的雲天祥之後，就知道自己算錯了，可是直到此際，褟幻影仍然是不明白，對方是用甚麼方法令得雲天祥身受重傷的。

褟幻影不禁仰天長嘆了一聲，現在，唯一的方法便是追洪飛虎、白菊花、洪娘子、白夫人這兩對夫婦，他們帶着沉重的黃金，是不可能走得太遠的。

褟幻影想到了這一點，立即身形一縱，便待向前掠了出去。但是，他只是縱了一下，便又立即停了下來。

大同府四通八達，他們這數人得了金銀，却是向何方去呢？

不知道他們的去向，又如何能追趕得上他們呢？

褟幻影不禁對天苦笑，看來，洪飛虎他們着實比自己更高明得多了。

然而，褟幻影却又絕對不承認這一點，他咬了一咬牙，下定決心，一定要追上他們，他轉過身，迅速的向前走去。轉眼之間就沒入在黑暗之中了。

×　×　×

三輛車直奔西城，鞭聲「啪啪」，趕得馬兒不時發出嘶聲，在馬車駛進一條深巷之時，白菊花便從車座上飛身掠起，落在兩扇朱漆大門之前，他足尖再一點，便翻過了圍墻，接着，那兩扇朱漆大門就打開了，於是，三輛馬車一起駛進了門，門內是老大的一個院子，望進去，一進一進的全是房子，那是一所極其深廣的大宅。

三輛馬車全進了門內大院子中，白菊花便將大門關起來，上了栓，轉過身來，他仰天大笑，道：「洪大哥，咱麼做了這筆賣買，便不難天下馳……」

他下面一個「名」字還未出口，只見洪飛虎在車座上一欠身，「騰」地一鞭，已向他面門掃了過去，白菊花大吃一驚，身子一扭，向旁邊閃了過去，白菊花雖然避得快，但鞭梢仍然不免在他的肩頭之上掃了一下，將他肩頭的衣服也撕裂了一大片來。

在刹那間，白菊花又驚又怒，說不出話來，白夫人立時怒叱道：「這是算甚麼？」

洪飛虎沉聲道：「現在，大同府定然滿城風雨，做公的耳目何等靈敏，白兄弟，你若是喜歡瞎嚷，那可難說了！」

白菊花辯道：「這裡全是空屋子，也不會有人聽見！」

洪飛虎哼地一聲，道：「你怎麼知道一定沒有人聽見？褟幻影是如何找到你們的？」

洪娘子躍下車座，道：「行了，吵甚麼？先將金子藏起來再說！」

白菊花的面色這時是十分難看，他瞪着洪飛虎，洪飛虎沉着臉，也瞪着白菊花，洪娘子來到二人之間，將他們兩人格開來道：「將金子搬進去，聽到了沒

有！」

白菊花冷笑了一聲，道：「不必了，十萬兩金子，一家五萬兩，你們躲在大同府中，我們帶着金子遠走高飛！」

洪娘子聽得白菊花那樣說法，不禁也陡地一呆，怔在當場的道：「白兄弟，這是甚麼話？」

而洪飛虎也在此際，厲聲叱道：「想死！」

白菊花一聲冷笑，道：「那五萬兩金子，不是我的麼？爲何要了自己的一份，便是想死了？」

洪飛虎神色更怒，一伸手，撥開了洪娘子，大步向前走了過去，但是，洪娘子只是跟蹌的跌出了一步，立即又是身形一閃，攔在他們兩人的中間。

洪娘子急聲道：「白兄弟！你這就不對了，你那一份是你的，不會有人來動你，現在案才犯，正是風聲鶴唳，你却要帶着金子上路，這豈不是自投羅網麼？我們早已計劃好，等到半年之後，再慢慢的將金子轉運出去的，何以忽然又變了主意？」

白菊花斜睨着洪飛虎，發出一連串的冷笑聲來道：「只怕在這半年之中，我捱不了那麼鞭子！」

白夫人在一旁，也冷冷的道：「洪大哥，這可不能怪白大哥，你剛才那一鞭，實在是狠辣一些。」

洪飛虎的面色鐵青着，冷笑道：「如你們決意要帶走金子，莫怪我無情！」

白夫人一聽得洪飛虎這樣說，手臂一振，短劍已出鞘，寒光閃閃的劍尖指向洪飛虎。洪飛虎身形一縮，「呼」的一聲掠後了三步。

洪娘子尖聲叫道：「妹子，妳瘋了麼？洪大哥不准你們帶走金子，也是一番好意，衙門的耳目是何等通靈？你們一上路，便等如自投羅網！」

白夫人道：「說得對，若是我們落在公人之手中，會連累你們，要我們不走，只有一個辦法。」

洪娘子道：「甚麼辦法？反正我們是自己人，凡事都可以商量！」

白夫人道：「將金子現在分了，我們住在東院，你們住在西院，誰也別理誰！」

洪娘子乾笑起來道：「妹子，妳那麼心急幹嘛，難道妳還疑心我會吞沒你們的那一份？」

白夫人和白菊花齊聲答道：「那就難說得很了！」

洪娘子無可奈何的道：「也好，來，我們分金子！」

她陡地一轉身，劍光一閃，「嗤」地一聲，將蓋在車上的油布割裂，現出一箱箱的金子來，道：「所有金子平均分配，這可公平了？」

白夫人道：「自然是這樣！」

洪飛虎的臉色一直都是十分難看，在他鐵青的臉色上，籠罩着一層異樣的煞氣，看來是十分駭人，他既不說話，也不動手搬箱子，只由得他們三人，將一箱箱的金子搬到東院及西院的石階上。

白夫人和白菊花兩人，在分完金子後，又將一箱箱的金子搬進東院的一個廳堂之中，白菊花一縱身，在箱子上面躺了下來，又翻了翻身，雙手抱住一個大木箱，道：「那麼多的金子！」

白夫人關上了門，道：「可別高興得太早，我看洪大哥是不懷好意。」

白菊花道：「那我也知道，但是你姐姐必不讓他行兇，這些金子總算是我們的了。」

白夫人翻了翻眼，屋內沒有點燈，只有清冷的月光自窗中映了進來，映得白夫人瘦削的臉孔十分蒼白，看來有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煞氣。

白菊花望着她，忽然之間，心頭之間生出了一股寒意來，道：「你……你在想些甚麼？」

白夫人徐徐的道：「只看你敢不敢？」

白菊花的身子震了一震，他和白夫人多年夫妻，自然知道她這時心中在想著些甚麼，他緩緩的吸了一口氣，道：「那不好吧？」

白夫人一聲冷笑，道：「你說不好，若是人家說好，你豈不吃了大虧，有道是先下手爲强，無毒不丈夫！」

白菊花的臉色一變再變，道：「若是解決了洪大哥，你姐姐方面，却難於交待。」

白夫人斜着眼，望着白菊花，道：「你別假惺惺了，我姐姐比我豐滿得多，定然比我更好風情，這話又是誰說的？」

白菊花立時漲紅了臉，辯道：「原是我說着玩的話兒，你怎地竟如此認眞？」

白夫人哼了一聲，道：「今年夏天，我姐姐在葡萄架下乘涼，你從後面走過去，將她抱個滿懷，那難道也是鬧着玩的？」

白菊花臉上更紅，道：「那……那是我錯將她當作是妳來的！」

白夫人道：「連老婆也可以認錯的麼？」

白菊花攤開雙手，無可奈何地道：「妳要是不相信，我也沒辦法可施。」

白夫人嫣然一笑道：「你也不必裝神弄鬼，如果你早有此心，此舉可叫你還了心願！」

白菊花望定了他的妻子，也不知她的話是眞是假，一時之間，倒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涎着臉，裝出一副傻相來，嘻嘻哈哈地笑着不語。

白夫人撇了撇嘴，道：「還在假惺惺哩，一聽可以還你心願，就笑得口都合不攏來了！」

白菊花連忙舉起手來發誓，道：「我若有此心……」

可是，他的話才說到一半，白夫人便叱道：「別胡亂發誓，過往有神明，可是好欺弄的？現在，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了麼？」

白菊花遲遲疑疑的道：「就只怕……你姐姐不肯就範，反倒弄巧反拙？」

白夫人笑道：「你當她是三貞九烈麼？去年，洪大哥赴塞北時，有一晚我撞進她房中時，就看到有一條黑影，穿窗而出，她硬說是我眼花，我也不曾追查那是甚麼人哩。」

白菊花大喜，情不自禁的道：「若能和她同床共枕，那才不枉這一生人哩。」

白夫人「哼」地一聲，道：「看你，你剛才還想發毒誓，現在却忘了形了。」

白菊花自箱子上一躍而下，向着白夫人作了一個揖，道：「多謝娘子玉成！」

白夫人撩起手，一掌將白菊花打得一晃，罵道：「你得了她，若是忘了我，我會叫你死得異常痛苦！」

白菊花趁勢摟着白夫人，道：「妳是我心肝寶貝兒，我怎捨得忘了妳？」

白菊花抱住了白夫人，在她的粉頸輕吻，白夫人用力推開了白菊花道：「沒正經，你也得想想如何下手才好！」

白菊花道：「自然是霸王硬上弓！」

白夫人「呸」了一聲，道：「你以爲我在說甚麼，我是說，如何除去眼中之釘？」

白菊花靜默下來，剎那間，院中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簡直落針可聞。

西院也十分平靜，只有沉重的脚步聲。

洪飛虎負着手，不斷來回的踱着步，洪娘子斜倚在一張榻上，玉手輕抬，在審視着她修剪得十分整齊纖纖玉指，而她的指甲上，塗着鮮紅的鳳仙花汁，顯得她的手更晶瑩雪白。

洪飛虎突然停了下來，狠狠地道：「這小子……」

洪娘子連眼皮也不抬起來，只是道：「怎麼啦？又是誰開罪了你啦？」

洪飛虎向榻前走來，道：「你剛才沒看到嗎？他竟要先帶走他那一份。」

洪娘子嫣然一笑道：「那一份本是他的，你便任由他帶走就是了，生甚麼氣！」

洪飛虎怒道：「胡說，他帶着金子一出門，我敢說他走不出三十里去，就立即被公差的拿住了，到時，反而連累我們了。」

洪娘子笑得更嫵媚，道：「他現在又不會走，你那樣暴跳如雷，却是作甚？」

洪飛虎頓足道：「計劃，請人，全是我作的，這小子倒分了一半去！」

洪娘子斜着眼兒，望著洪飛虎，洪飛虎又憤聲道：「眞是便宜了他！」

洪娘子徐徐地道：「說不定，他的心中也在想，扮花公子闖銀號的是他，讓你分去了一半，實在是便宜了你啦！」

洪飛虎怒氣更熾地道：「他敢？」

洪娘子的語調，却更是悠閒，道：「他敢不敢，我可不知道，但是你不能不讓人家那麼想的！」

洪飛虎雙手握着拳道：「我還得好好的問他！」

他說着，身形疾轉，蕩起一陣勁風，便到了門口，一抬脚，「砰」的一聲，便將門踢開來。

洪娘子只是在榻上欠了一欠身，道：「你還是別去的好，免傷和氣。」

洪娘子輕描淡寫的幾句話，洪飛虎全然未放在心上，他一踢開了門，便大踏步的向前走去。

洪娘子望着他的背影，在她的口角上，忽然泛起了一些十分神秘的微笑，她欠身下了榻來，來到了那一箱箱的金子之前。

她打開了一隻箱子，裡面金光燦爛的元寶，立即呈現在她的眼前，洪娘子的玉指在金元寶上慢慢的撫摸，她深深地吸了口氣，闔回了箱蓋，側著頭，聽聽東院可有甚麼異樣。

× × ×

洪飛虎突然闖進東院。

當他陡然的出現在白菊花和白夫人的眼前時，他兩人都嚇了一大跳，面色變得十分之難看，白夫人甚至在微微的發抖。

白夫人比較鎮靜些，雖然她臉色也蒼白，她總算說出一句話來，道：「洪大哥，你……你還不會入睡？」

洪飛虎只是哼了一聲，大踏步來到白菊花面前，伸手向白菊花指去，指尖幾乎碰到他的鼻子，厲聲喝道：「我問你，這次劫大福銀號，你是不是認爲你的功勞比我大！」

白菊花又驚又怒，臉色煞白，他盡量抑制着心中的怒意，勉强的笑了一下，道：「洪大哥，這是甚麼話？大家一起出力，誰能說誰的功勞大？」

白菊花心知自己的武功及不上洪飛虎，而洪飛虎這時氣怒冲冲，看來極其駭人，他也不想在這樣的情形下和洪飛虎的動手。

是以，在他而言，他那樣回答，已算是十分委屈的了。

可是，那句話聽在洪飛虎的耳中，却令得洪飛虎更勃然大怒，一聲大喝，道：「放你媽的狗屁！」

他一面說，一面手掌揚起，「呼」的一掌，已向白菊花臉上摑過來。

白菊花怎麼也料不到自己設計謀害洪飛虎的計劃還未實行，可是洪飛虎已經闖了進來，雖是說動手便動手，他一見洪飛虎出掌，身子趕緊向旁閃避。

但是洪飛虎的出手是何等快速，白菊花雖然閃避及時，仍未能全避得開去，只聽得「叭」的一聲響，那一掌已將白菊花打了一個滿天星斗了！

在剎那間，白菊花身形一側，向外跌了開去，他只覺得臉上像是被火烙一樣，奇痛攻心，眼前金星直冒，耳際嗡嗡有響，他在驚惶之中，雙手往地上一按，勉力彈起身來。

却見洪飛虎打了他一掌之後，一手叉着腰，一手仍指着他道：「你是甚麼東西？只不過是黑道上的下三濫，也能幹那樣的大事？要不是我提携你，你只會幹偷鷄摸狗的勾當，嗅得着大福銀號的金子？」

白菊花半邊臉又紅又腫，他的口角也有一縷鮮血淌下，他的眼中現出了異樣兇狠的神色來。

他也不抹去口邊的血漬，只是陰沉的道：「大哥，你說得是！」

可是，他一個「是」字才出口，身形突然一矮，「呼」的一聲竄向前去，隨着身形突然竄向前，他手揚處，一條滿是尖刺的軟鞭，已向洪飛虎迎頭砸下。

那條軟鞭，全是一環一環的精鋼扣成的，那些尖刺，長約半寸，可以活動

，當長鞭圍在腰際時，尖刺全隱在鞭身之中，一點也看不出來。

然而此際，白菊花一揮起那條軟鞭，尖刺全張開來，精光閃閃，極其駭人。

洪飛虎乍見白菊花出鞭，不禁陡然一怔，他隨即大叫一聲道：「好傢伙！你不服麼？」

他身形向後略仰，右腳疾向前踢出，足尖踢向白菊花的小腹。

洪飛虎那一腳，也十分之厲害，他並不傾全力去避開白菊花的那一鞭，卻是以攻解招，白菊花揚鞭向他當頭砸下，人又在向洪飛虎撲了過來，下盤自然空虛，洪飛虎抬腳踹向他的小腹，只要一踢中，白菊花必會連人帶鞭向外跌翻出去，鞭勢自然也化解了！

洪飛虎闖進東院，本想將白菊花教訓一頓，要他認個低也就算了，他卻未料到白菊花夫妻二人，早已動了殺機！

他這時一腳踢出，自以為十拿九穩，一定可以踢得中對方，卻不料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那間，白夫人的身形突然一矮，短劍揚起，「颼」地一劍，自他左側疾刺了過來，這一劍，不但劍勢迅速，而且是出乎洪飛虎意料之外。

變故實在是來得太快，洪飛虎根本無法防範，他才一看到短劍蕩起的精光，腰際立即一涼，短劍已然刺進了他的腰際。但是，洪飛虎的武功極高，那一腳，還是向前直踢了出去！

白菊花攻出那一鞭之際，心知自己只要一出手，妻子一定出手相助，是以有恃無恐，及至他在百忙之中，看到洪飛虎已被一劍刺中，他更加大為放心。

卻不料洪飛虎雖然被白夫人一劍刺中了左腰，但他那一腳的力道，卻是早已蓄勢待發，是以力道並未減弱。白菊花振臂揮鞭，正想就勢一鞭將洪飛虎砸死之際，「砰」地一聲響，白菊花的小腹已被洪飛虎一腳踢中！

如果洪飛虎不是在剎那間，已然受了傷的話，這一腳，是可以將白菊花踢出好幾丈去。這時，他那一腳的力道，已是打了折扣！

白菊花的身子陡地一晃，他那一鞭之勢，仍然也壓了下來，鞭梢仍然在洪飛虎面門掠過，鞭上的尖刺，將洪飛虎的臉連皮帶肉的鈎了一大片！

洪飛虎只感覺到一陣徹心裂肺的奇痛，剎那之間，眼前一片血光，甚麼也看不到了，他整個人像是瘋了一樣，一聲怪吼，向前疾撲而出。

白夫人一劍刺中洪飛虎，本想立時抽劍，再發第二招的。

可是，洪飛虎卻突然向前疾撲了出去，那股前撲之力實在太大，令得白夫人五指不由自主一鬆，非但未能將劍拔出來，還被洪飛虎連人帶劍向前一起的衝了出去。

此時，洪飛虎臉上的皮肉被扯去一大片，血肉模糊，他甚麼也看不到，也無法知道白菊花身在甚麼地方。

可是，白菊花小腹上中了洪飛虎一腳，向後連退了三步。

白菊花勉力站定了身形，卻覺得喉嚨一陣發甜，「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來。

那「哇」地一聲響，卻是叫洪飛虎知道了白菊花的所在，他十指箕張，向前直撲了過去，一股勁風，向着白菊花壓了過去。

白菊花身形連忙後退，退到一條大柱之前，洪飛虎立時壓了過來，只聽得「噗」的一聲響，他左手五指，先插進了那根大柱了，緊接着，右手五指，又是「噗」的一聲，插進了白菊花的咽喉！

白菊花立時雙眼翻白，身子劇烈的發抖，洪飛虎的五指，緊緊的插進了白菊花的咽喉，鮮血順着了他的手指淌下，白菊花如何還活得成？

但是洪飛虎還是不肯放手，他的右手越來越用力，五指幾乎完全插進白菊花的咽喉處。

白夫人在一旁看到了這等情形，不禁怔住了，花容失色，身子也不禁在發抖。

就在這時候，只聽得門口傳來一陣冷笑，白夫人陡地一震，連忙轉過頭去，只見她的姐姐洪娘子正站在門口，面罩寒霜望着自己。

白夫人忙道：「姐姐，妳看他們！」

洪娘子柳眉一掀，道：「很好，妹子，不過，妳那一劍刺的幸好不是要害！」

白夫人吃了一驚，道：「姐姐，我……我……」

洪娘子冷冷一笑道：「別說了，我只問妳，你們當初想殺了洪大哥之後，如何對付我？」

白夫人的身子不由自主發抖起來，道：「姐姐，我絕對不想害妳，只不過……只不過我想叫白菊花，叫他和姐姐……」

洪娘子顯然明白她說的怎麼一回事了，她格格的笑了起來，道：「妳倒是我的好妹子！」

洪娘子的話才出口，洪飛虎又是一聲怪吼，只見他的左手已經離開了白菊花的咽喉，他的左手也從柱中拔了出來。

只不過大柱的木質堅實，他左手五指用力插了進去，但硬要拔出來時，手指已經斷了幾根，鮮血泉湧，他一振手，想拔出腰間的劍。

洪飛虎這時全身浴血，模樣已是可怖之極，手握短劍，鮮血自他身上湧了出來，順着雪亮的短劍，一滴一滴的淌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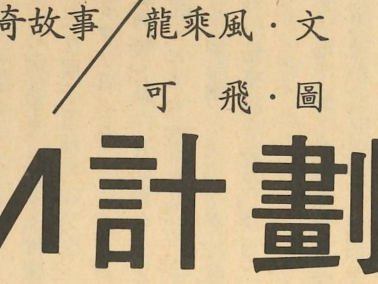
他身子先向上挺了一挺，接着，便跌跌撞撞的向前走了過來，走了幾步，才見他抬起頭來，望着白夫人。

白夫人的面色，白得像是塗上了一層白粉一樣，在她前面的是洪飛虎，而在她後面的是她姐姐洪娘子。

白夫人不但面色慘白，而且身子不由自主的發起抖來。她想說話，可是卻只覺得喉嚨像被火燒一樣，乾得出奇，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洪飛虎望定了白夫人，其實只不過是極短的時間，可是，就在那一剎那間，在白夫人而言，像是長得永遠沒有盡頭的一樣。

（未完・二）



上文提要： 龍大衛和賭徒在農場談了猴子的問題，談到牠的名字叫海軍統帥，至於詳情要問牠才知道，大衛回到市區，接到安妙的電話，她和安美住在一起，跟着見到沈陶，說妙嬸的漢堡包內藏有猴子的消息，問妙嬸又查不出甚麼底細，駕車回家卻碰到安美，她說出猴子的事，願帶大衛去找通靈的猴子，和他坐直昇飛機去了……

科幻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M計劃

偉大狂想曲　M計劃成功

安美笑而不答，她這種笑容使我想起美麗的烏龜。

直昇機飛行的速度很快，連螞蟻蝸牛都比不上。

在空中，我大唱披頭四名曲——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歌曲悅耳，但我並非想握安美的手。

唱歌是一回事，心裏所想的是什麼又是另一回事，切切不可混淆。

豆腐花是香滑的，如欲使之更加香滑，不妨加點蠔油或者是滑石粉，效果定必更佳，信焉？

＊　＊　＊

直昇機飛出大海。

大海茫茫，此時此刻我忽然又想起阿裳。

阿裳喜歡海。

她甚至曾經想當海員，但女孩子可以以此為職業嗎？

職業無分貴賤，但真的可以男女平等嗎？

你幾時見過男人可以充當「職業產婦」的？

你又幾時聽說過女人可以參加「鬍鬚鬥長比賽」？

所以，男人還是男人，女人還是女人，這兩者之間，就像是河馬和水牛，雖然彼此都泡在黃泥水裏，但卻切切不可混淆。

河馬是不會耕田的，而水牛也不能把嘴巴張得比痲雀枱更大。

在高空歌唱，是賞心樂事，我忽然轉唱時代曲——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幾十年前的時代曲，至今聽來還是很有「時代感」。

我在唱歌，直昇機在飛，安美卻似是心神不屬，也不知道她在想着些什麼人，想着些什麼事。

忽然間，直昇機向下降。

它向上飛的時候，的確是名符其實的直昇機，但有升必有降，它如今直向下降，在這時候是否應該改稱為「直降機」？

它可以停在水面，這架直昇機的功能，遠比我所能看見的還要多。

只見四周都是海水，水連天，天連水，又有誰會在這種環境之下想起猴子這種動物？

猴子！

猴子最大的本領，應該是爬上七八層樓高的椰子樹上摘取椰子，但現在，猴子的本領可以做些什麼事情，我卻完全無法可以猜測。

海浪滔滔，直昇機並非四平八穩停放在水面之上的，我忽然問安美：「有沒有魚絲和魚餌？」

安美望住我：「你想在這裏垂釣？」

我聳肩一笑：「在這個時候，除了釣魚之外，又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幹的？」

安美說：「我們可以接吻。」

「還有呢？」

「也可以跳海游泳。」

「還有沒有別的消遣？」

「當然還有，例如——」她還沒有說完，在直昇機面前不足十米的海面，突

然湧起了一陣異乎尋常的浪花，接着，我們就看見一艘潛艇浮了上來。

潛艘之上，站着一隻全身濕透，目光如炬的猴子！

＊　＊　＊

人們總認為猴子是一種滑稽的動物，因為牠們很像人類，但卻偏偏不等於人類。

似是而非的事情，通常都是可笑的。

但現在，我看見的這一隻猴子，牠半點也不滑稽，更沒有任何值得可笑之處，儘管這猴子已經全身濕透。

我並不是深山大野人，我在唸小學的時候就已經有乘坐潛艇的經驗。

我對潛艇並不陌生，對猴子這種動物當然也是早有認識的。

但請你告訴我：如何才會把猴子和潛艇聯想在一起？

而且，現在這一隻猴子並不是在潛艇之內，而是站在潛艇艙蓋之上，就像是久經訓練的潛水戰鬥隊隊員一樣。

不，這猴子並不是經過訓練，而是經過改造的！

訓練是訓練，改造是改造，這兩件事不可混為一談，否則將會有天淵之別。

我看看猴子，又看看安美。

我忽然發覺，猴子的眼光和安美的眼光，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我吐一口氣，心想：「這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他們本來就是同黨！」

人和猴子居然會是同黨！有這種可能嗎？

誰敢說沒這種可能？

世事如棋局局新，說不定有一天，統治這個地球的就是這些不倫不類的猴子。（這種想法並不新穎，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用這種題材來拍成電影。）

潛艇上那隻猴子向我們打了一個手勢，意思是叫我們進入潛艇之內。

我輕鬆地一笑，但心情卻並不真的很輕鬆。

我對猴子說：「中國有一句成語，叫『沐猴而冠』，你聽過了沒有？」

猴子搖搖頭，說：「我不懂中文！」

我愣住！

這猴子真的會說話，牠現在所說的，就是一口標準的英語！

我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氣：「你雖然不懂中文，但在猴子這種動物來說，已經是難得的天才。」

猴子向我鞠躬，動作有如舞台上正在表演的魔術師。

牠也做了一個手勢，這個手勢的意思，若用中國成語來說，就是「請君入甕」。

我極討厭這種手勢，就算做這種手勢的人盡量表現得如何有禮貌，我都恨不得把這些人的手用如來神掌一一劈碎。

＊　＊　＊

潛艇並不是遊艇，進入潛艇永遠不會令人有心曠神怡的感覺。

這艘潛艇也不例外，我問那一隻猴子：「這艘潛艇是否叫猴子號？」

猴子搖搖頭：「不，這是凱撒大帝號。」

我嘿嘿一笑：「你們知道凱撒大帝是什麼人嗎？」

猴子說：「凱撒大帝是什麼人，現在來說已毫不重要，我們着重的是未來世紀，至於過往的歷史，就算再顯赫再輝煌又有什麼意義？」

牠侃侃而談，居然在教訓我！

但我除了吞了吞口水之外，一時間倒也想不出可以反駁牠的說話來。

這猴子把我帶到駕駛艙，艙裏又有兩隻猴子。

這兩隻猴子是穿着海軍軍官制服的，而且官階似乎不小，一看見這樣的情形，我差點忍不住笑起來。

但我還沒有笑，已聽見其中一隻猴子對我說：「龍大衞先生，歡迎！歡迎閣下的蒞臨。」

很有禮貌的猴子。

牠居然伸出了右手，要和我握手，表示熱烈的歡迎。哈哈，眞妙，這算是什麼？是官式訪問？還是某某大將軍到潛艇部隊巡視？

既來之，則安之，若是普通的猴子，我當然不會跟牠握手，但這一隻猴子大不尋常，牠不但能夠說話，而且還很有牠的一套。

這是要小心應付的，我不能在這些猴子面前丟掉全人類的臉。

於是，我跟這一隻猴子握手，而且還握得十分熱烈。

眞是很虛偽的一齣戲。

和我演對手戲的，是一隻經過改造的猴子。

你吃過「担担麵」沒有？

還有，有一種叫「改良担担麵」，你又可曾嚐試過？

但「担担麵」和「改良担担麵」之間有什麼分別，你能說出來嗎？

請恕在下遲鈍，我說不出來。

但普通猴子和「改良猴子」之間的分別，卻是十分明顯的，未經「改良」的猴子，畜牲而已，但經過「改良」的猴子，卻非人類所能看透。

也許，「改造」並不一定能夠「改良」，說不定越改越糟糕也是有的。

但不管如何，經過改造的猴子，其猴子腦必然大有進展，最少和牠上一代截然不同。

跟猴子遙遙相對彼此揮揮手，那是很寫意的，但跟猴子面對面握手寒暄，卻又是完全另一回事。

我還得向這位猴子先生請教一聲：「尊駕高姓大名？」

猴子笑了一笑：「我叫將軍，牠是我的參謀長。」牠一面說，一面向另一隻猴子指了一指。

我莞爾一笑：「這艘潛艇，本來是隸屬於那一個國家的？」

將軍搖搖頭：「我們一致認為，過往的歷史，是毫不重要的，這一艘潛艇，無論它本來隸屬於那一個國家，這已經是昨天的事，而我們只會活在明天，而決不可能回到昨天空間的，對不？」

這是猴子的論調，牠的意思很明顯

，那是——英雄莫問出處。

許多時候，人們都會同意這種觀念，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要是過往的歷史眞的毫不重要，又還有誰會孜孜不倦地去研究秦始皇如何併吞六國，日本設「關白」官位又是什麼官職？

原來在公元九世紀，日本設「關白」官位，此官非同小可，連宰相都比不上，地位僅次於天皇，朝中一切奏議，必先呈准關白裁決。此制度歷時八百餘年，才被廢止。

眼前這一位猴子將軍，牠的官職又高到什麼樣的地步？

將軍接着又對我說：「你們人類一直都認為自己是萬物之靈，但這是錯誤的想法，最少，目前我們就比你們聰明得多。」

我聳肩一笑：「你已確定了這一點？」

將軍說：「我知道你一定會懷疑，甚至是嗤之以鼻，但這是正常的反應，我決不會介意。」

牠很有風度。

我凝視着這一隻智慧過人的猴子，說：「你以後有什麼打算？」

將軍不答反問：「你呢？」

我笑了一笑：「我現在很好，過的生活充滿挑戰性，雖然有些敵人，但卻有更多靠得住的朋友。」

「何謂之靠得住？是否月亮從天上掉下來，你的朋友也會站在你面前把它頂着？」

「月亮若從天上掉下來，只有白痴才會以為可以把它頂着，我的朋友雖然種類繁多，但卻沒有一個是白痴份子。」

「你沒有幽默感。」

「除了在女朋友面前之外，我的幽默感的確很少會發揮出來。」

「尤其是在猴子面前？」將軍冷冷一笑。

「你以為我是種族歧視？」

「人心難測，你心裏怎樣想，除了你自己之外，誰都不會知道。」

「你們不是很聰明的猴子嗎？」

「我們不錯是聰明，但卻不等於神明，我們也有我們的許多弱點和困難，就等於你們人類一樣。」

「你們以前的弱點，是否包括身上有數不盡的虱子？」

將軍瞪着我，彷彿屁股給刺蝟刺個正着，這正是我渴望所見到的表情。

就算是一隻普通的猴子，牠也會有發怒的時候，所以不少無知的人類都會因為激怒了猴子而給猴子狠狠的咬上一口。

但這一隻穿着威武制服的猴子會不會咬人，我卻暫時不得而知。

也許，牠不會咬人。

君子動口不動手，但牠只是一個將軍，而不是一個君子。

將軍在我面前背負着兩手，來來去去地踱着方步，牠似乎正在沉思。

過了好一會，牠忽然抬起臉對我說：「我原諒你，就像是你們一直都很體諒動物園裏的野獸一樣。」

我給牠一個刺蝟，牠想回敬我一枚手榴彈。

但我淡然一笑置之，就當牠正在放屁。

將軍抓了抓下顎，接着又說：「龍大衞，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見你？」

我眨了眨眼：「你可以有一千種以上的理由，我又何必花腦筋瞎猜一通？」

將軍嘆了一口氣：「早就有人說過，你的作風並不怎麼君子。」

我哈哈一笑：「你可知道近來股市和君子走勢都是一樣的？股票跌價，君子也是越來越不值錢，批發價快要跌到十元兩打，比葱和蒜頭還更便宜。」

將軍「嘖嘖」連聲，又再嘆了口氣：「你這種笑話太低級，我沒興趣。」

我輕咳一下：「你還沒有說，為什麼要見我。」

將軍側着頭看了我一眼，目光神氣得足以令豬八戒和沙僧齊齊噴飯。

牠說：「老林說過，你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這個又聰明又混帳的猴子終於提到賭徒老林了，我的精神不禁為之一振。

但我面上卻裝作懶洋洋不起勁的神情，甚至沒精打采地打個呵欠，然後才揮揮手說：「我和老林只是普通朋友，他對我的認識一定十分膚淺。」

將軍立刻用力地在搖頭：「不，老林瞭解閣下，遠遠多於瞭解他自己。」

我笑了一笑：「這是誰說的？是老林？還是你自己的推測？」

將軍又搖了搖頭，說：「都不是，是他的前妻安妙說的。」

我差點沒跳了起來。

因為這猴子忽然提起了安妙！

安妙是否也在這艘潛艇內？我很想直接質問這位猴子將軍，但最後卻還是忍耐着。

將軍凝視着我，臉上的表情有如炮兵司令正在檢閱，看看炮兵如何發射巨炮。

這種表情並不可笑，但卻該死得很。

將軍看了我半天，才慢慢吞吞的繼續說：「安妙是個很機智的女郎，她唯一的弱點並不是嗜賭，而是好奇心太大。」

「她和一個印度籍警衞私奔，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那個印度人，是我叫安妙把他帶來見我的。」

「目的何在？」

「我不想他繼續站在銀行門外做守衞的工作，因為他是個好人，他到了這個年紀是應該享福的，所以，我給他一筆金錢，足以使他在三百年之內不必工作，而可以舒舒服服的過日子。」

「你何以對這個印度人如此厚待？」

「我已經說過，他是個好人，一個好得不能再好的好人，而好人是應該有好報的，對不？」

「善有善報，這是不錯的，但你何以會認為他是個好人？」

「因為他常到猴子山，把大量生果餵給猴子們吃，有時候，他把整個月的薪金用來買香蕉，把猴子們餵得飽飽的，飽得連爬也爬不動。」

「有這種事？」我大為訝異。

將軍「哼」一聲：「對你這種人來說，當然會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但事實偏偏就是如此，這個印度人是我們猴子最忠實的朋友！」

我苦笑一下，無言反駁。

將軍又繼續說：「現在，這個印度人已回印度去了，他是個好人！好人中的好人！」

牠很强調這一點，站在猴子的立場上，這是很正確很正確的。

我吐一口氣，問：「老林的棋藝怎樣？」

將軍想了一想，才說：「很幼稚，我若用三分之一的棋力對付他，保証在一百局之內可以全部獲勝，他連和棋的機會也沒有。」

我不禁暗暗嘆了一口氣，心想：「老林眞可憐，在這猴子面前，他居然會輸得那麼慘！」

但與其說他輸給將軍這一隻猴子，為什麼不說他是輸給康卡博士？

要不是康卡博士改造這一隻猴子，牠又有什麼機會可以變成眼前的「將軍」？

將軍在我面前做了一個激烈的手勢，又說：「我並不是自大狂，如今地球上最聰明的生物，就是我。還有我的一羣手足，我們若要統治這個地球，將會是輕而易舉的事。」

牠說自己並非自大狂，但我卻認為牠簡直是在發狂！

牠棋藝高超，那又怎樣？是不是躍馬橫車，過河卒擔竿炮就可以征服地球？

將軍又繼續說：「地球無疑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但如今這個星球已經改變了，跟數十萬年前相比，簡直有天淵之別。」

我冷冷一笑：「你是地球環境保護聯盟的會員？」

將軍搖搖頭：「要把地球重新潔淨，那是不可能的事，這個星球已變得烏烟瘴氣，不值得繼續逗留。」

我「哦」的一聲：「打算離開地球？」

眼軍毫不遲疑，立刻就回答說：「不錯，而且事在必行，問題是該到那一個星球才對而已。」

我沒好氣地一笑：「你想到土王星？還是木星？又抑或是冥王星？」

將軍嘆息一聲：「太陽系的九大行星，沒有一個是可以值得考慮的。」

「那麼，你打算飛得更遠，到別的星雲去探險？」

「不錯，人類是好高騖遠的動物，猴子亦然。」

「但星際旅程，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目前來說，人類只能把脚印印在月球之上，其他的星球，就只能用天文望遠鏡瞧瞧而已。」

「以人類的智慧來說，目前的確只能夠做到這一點，唉，眞是太落後太落後了。」

「難道你們又有能力可以飛到遙遠的星球去嗎？」我冷冷一笑。

「當然！」將軍傲然地說：「我們是無所不能的，要飛行到銀河系遙遠的星球去，對我們來說，決不會是一件困難的事。」

我眉頭一皺，接着試探地問：「也許你們眞的有這種本領，問題是要多少年之後，才能實現這種計劃！」

將軍笑了起來，牠的笑容不像猴子，而像是一條老狐狸。牠說：「你永遠猜不透看不穿我們的潛力有多大，此謂之夏蟲不可以語冰！」

這句話，是我經常掛在嘴邊的，有時候，我的確自視高人一等，每當別人不明白我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之際，這句話就會衝口而出，把對方奚落得面無人色、狗血淋頭為止。

但現在，這一隻猴子也用這種招數來對付我！

倘若這是一盤中國象棋，那麼牠已吃掉了我的一隻車！

當然，輸掉一隻車並不等於輸掉整盤棋，管他什麼夏蟲冬蟲，我是決不肯在一隻猴子面前認輸的。

我說：「要飛行到外太空，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除非你已擁有火箭基地，才可以駕駛火箭、太空船之類的東西穿過地球的大氣層，繼而一直飛行到浩瀚無邊的漆黑宇宙去。」

這是很簡單的理論，而且決不會錯。

但將軍卻嗤之以猴子鼻，搖頭晃猴子腦地說：「錯了！錯得厲害！錯得無以復加！」

錯了？錯在那裏？牠這樣說，我眞是大大的不服氣。

但我只是不服氣，並沒有生氣。

因為這是一隻非比尋常的猴子，別的猴子只會爬樹吃香蕉和捉虱子玩捉迷藏的遊戲，但這位猴子將軍卻有本領駕御一艘潛艇，而且還在潛艇之內把我噴得一臉是屁！

「同人不同命，同遮不同柄。」這是廣東俗諺中最現實最貼切也最無奈的一句。

此猴不同彼等之猴！

我只好繼續洗耳恭聽，聽聽這位猴子將軍又有何高明見解。

將軍神氣地盯着我的臉，說：「原始人要生火，絕不容易，但到了現在，還有那一位地球人會為了這種事情而感到困擾煩惱？」

我一愕，將軍冷冷一笑，又說：「在兩百年前，誰能抗拒地心吸力，能夠在天空之中飛翔？但飛機發明成功之後，就連母豬也可以飛上逾萬呎高空之中！」

我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氣：「將軍，你到底想說明些什麼？」

「我只是想對你說，只要走在科技尖端，許多從前不可能發生的事，都可以成為事實！」將軍說到這裏的時候，雙拳緊握咬牙切齒，有如獨裁軍事家正在台上向着逾百萬羣衆演講一樣。

牠的表情很激烈，彷彿已掌握着整個地球最大的奧秘，也只有牠才配發揮此等偉論，其餘人等，皆庸才耳。

我在牠的眼中，自然也是庸才，但可能已經是比較高級一點的庸才，否則

，牠也沒興趣接見本人。

如此說來，我倒算是值得引以為榮的。

因為這一隻出色的猴子居然對鄙人大有興趣。

但不知如何，我一看見這一隻猴子，就總是想起了滿漢全席裏的那一道名菜——猴子腦。

別誤會，我並不是想吃掉這一隻猴子的腦，只是在想，「這位猴子將軍的腦裏，和一般普通猴子的腦袋有什麼不同？」

將軍忽然在我面前咆哮起來：「龍大衞，你心裏在想着些什麼？」我一凜，連忙搖搖頭，說：「我沒有想什麼，只是有點感冒，所以神不守舍，將軍大人切莫見怪！」

將軍冷冷的望住我，過了好一會才說：「在地球人之中，你也可算得是一個相當聰明的份子，可是，憑你目前的智慧，想瞭解我們的構思，恐怕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立刻說：「我就算再蠢，也願意試一試，看看能否明白閣下的心意和計劃到底是怎樣的。」

將軍又冷冷地一笑：「你以為要飛到外太空，非要靠火箭和火箭基地不可嗎？在宇宙間，早已有無數神秘物體在飛來飛去，不少人以為只是殞石、流星之類的東西，但眞相如何，你們地球人仍然是一片空白的。」

我沒有打斷牠的話柄，任由這位猴子將軍繼續說下去。

只聽見將軍又繼續說：「我們現時正在一艘潛艇之中，這艘潛艇，其實並不先進，而且也並不是以核子作為動力的，在地球上，這種潛艇就算不是古董，最少也是落伍的東西，但是你可曾聽過『化腐朽為神奇』這一句話？」

這句話我當然是聽過的，我立刻點了點頭。

將軍「唔」的一聲，接着說：「我們是經過改造的猴子，這也是化腐朽為神奇，對不？」

我又點了點頭，同時對康卡博士的本領深感佩服。

一想到這裏，我忽然有點後悔。

我是不該對猴子將軍無禮的，因為這一隻猴子，並非生下來就是如此智慧過人，而是康卡博士這位傑出科學家將之改造，才有如此「效果」的。

倘若對猴子將軍無禮，也就等於不尊敬康卡博士。

雖然我不認識康卡博士，而且這位傑出的科學家已經死了，但我認為，康卡博士是值得尊敬的。

最少，我們應該尊敬他的才能和奮鬥精神。

將軍在我面前做了一連串莫名其妙的手勢，然後才再說下去：「猴子可以被改造，潛艇也可以的，對不？」

我笑了一下，說：「是否把這艘潛艇改造，使它成為一艘太空飛船？」

將軍用力地點了點頭：「正是這樣。」

「潛艇可以飛上高空，已經是一樁奇聞，要是能夠像穿梭機一樣進入太空，那就更加不可思議。」

「宇宙間不可思議的事情，本來就數之不盡，只是人類智慧有限，所能夠領略及明白得到的，只是極少數而已。」將軍說到這裏，居然有感而發地嘆了口氣。

我望着牠的臉：「你眞的可以把這艘潛艇改造，使它成為一艘太空飛船？」

「我們將會努力！」將軍的臉充滿信心。

我不禁為之啼笑皆非，由衷地說：「你可知道，這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情，決非想像中那末簡單？」

將軍說：「事情越複雜，對我們的挑戰也就越大，這是一件好事。」

「想不到你也會如此好勝。」

「猴子本來就是一種好勝的動物，既好勝，也好奇，所以一直以來，都被視為與人類最相似的動物。」

「因此，你打算征服太空？」

「不，你用的字眼大有商榷餘地，我們並非打算征服太空，只是想進入外太空，探索探索地球，甚至是九大行星以外的環境到底是怎樣的。」

「你們若成功了，將會是偉大的創舉。」

但這並不是人類偉大的創舉，而是猴子們偉大的創舉。

我忍不住問：「你可會考慮過，你們成功的機會率有多少？」

將軍搖搖頭：「沒有考慮過，因為這一點並不重要，除非完全沒有半點機會，否則我們是志在必行的。」

好大的決心！

我嘆了口氣，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佩服還是應該加以冷嘲熱諷才對。

偉大的猴子！偉大的計劃！偉大的夢想！偉大的白痴狂想曲！

這是不可能成功的！

但平心靜氣一想，世上無難事，又有什麼事情是永遠不可能成功的？

人類需要的是時間！

只要有時間，有決心，本着愚公不屈不撓的精神，任何偉大的夢想都可以實現！

想到這裏，不禁完全改變了自己的思想。

我凝視着比我矮了半截的猴子將軍，但卻覺得這麼一個猴子又崇高又偉大，牠的抱負，龍大衞這個凡夫俗子是萬萬不如的。

在這猴子面前感到自卑，那是正常的。

倘若在這猴子將軍面前還是那麼自大，那便是有眼不識泰山，不知天高地厚。

將軍忽然對我說：「你可知道，康卡博士死亡之謎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我搖頭，而且很想知道事情的眞相。

將軍嘆了口氣，緩緩地說：「他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沒有他，我們這一羣猴子還是老樣子，根本不會有超人的智慧，但康卡博士的本身，卻是一樁悲劇。」

「怎樣的悲劇?」

「他給黑社會利用,那些黑社會頭子,以為我們這些被改造的猴子,可以為他們走私販毒,打刼銀行,為他們帶來重大的利益。」

「所以,康卡博士的岳父,才會大力支持這個猴子計劃。」

「不錯,每個人都在打响自己的如意算盤,但是否真正打得响,却還得問問天意。」

天意難測。

古往今來以至未來,最難測的還是天意。

將軍緩緩地繼續說:「康卡博士的實驗,是完全成功的,甚至可說是超乎理想,因為我們這一羣猴子的智慧,正以幾何級數的過程不斷增進,即使是自命聰明的人類,也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現象。」

我不由自主地嘆了口氣,連猴子的智慧都可以進展神速,要是接受這種實驗的並不是猴子,而是人類的話,效果不知道又會變成怎樣?

我也許正在吃醋。

吃猴子的醋。

只聽猴子將軍接着說:「康卡博士是給黑社會幹掉的,因為他不服從黑社會的命令,但黑社會的頭子也沒有得到什麼好的收場,因為我們要為康卡博士報仇。」

「康卡博士是在加勒比海岸失踪,何以屍體會在加拿大的湖泊被發現?」

「康卡博士的屍體,是我們將之放到那個湖泊的,因為他是在這個美麗的湖畔出生的。」

「真是悲劇!」

「偉大的發現和偉大的發明,通常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就像是中國古時,鑄造利器的工匠,往往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才能鑄造出鋒利無匹的神兵利器。」

「將軍,閣下的見識,頗為不凡。」

「我曾經閱讀過不下數千本書籍,而且還有過目不忘的本領,任何內容,只要我看過一次,就會像資料輸入電腦一樣,再也不會忘掉。」

嘩!厲害!

這猴子不但智慧過人,而且還能過目不忘!

誰能不向牠甘拜下風?

賭徒老林給這個猴子纏上,而只是輸掉一隻耳朵,真是幸運之極。

但安妙呢?

安妙如今怎樣了?

「我想見一個人。」我直接對猴子將軍說。

「安妙小姐?」

「不錯,她在什麼地方?」

「海底皇宮,在地球上來說,那是一個了不起的地方,但在整個宇宙間來說,這種工程並不算如何偉大,只能算是小兒科而已。」

「這艘潛艇現在就是向海底皇宮進發?」

「本來是的,但我忽然又改變了主意。」

「為什麼要改變主意?」我憤怒地抗議,就像個給妻子推出房外的丈夫。

將軍眨眨眼,又揮一揮手,說:「人類本來就是善變的動物,正是人心難測,猴子也是一樣,尤其是我這一隻給改造過的猴子。」

這就是我給猴子從潛艇內攆出去的理由。

我沒有再抗議,因為我不想白白浪費自己寶貴的精力,牠是將軍,我只是一個被邀請到此的訪客,雖然有很多事情我還是全然不明白的,但猴子將軍既然已下了逐客令,我也是無可奈何的。

當潛水艇升上水面之後,將軍送給我一隻橡皮艇,還有一對殘舊的木槳。

牠要我划着這艘橡皮艇回岸,我並沒有反對,因為這裏已離岸不遠。

安美還是跟着猴子將軍,她是一個動人的女郎,也是個神秘莫測的女郎,她心裏面有什麼打算,我這個聰明人是猜不出來的。

聰明的人永遠不能跟迹近乎白痴者溝通。

安美看來也是聰明慧黠,但其實却是個迹近乎白痴的「女中混蛋」!

真想咬她一口洩忿!

但是算了,只有野蠻的猴子才會咬人,我就算是個猴子,也是斯文有禮的那一種,決不會野蠻動粗,胡亂用口咬人。

就算咬人,那也只是偶一為之,決不會習以為常,不咬不快。

這就是我的優點,希望人人都是這樣,那麼人咬人的事就不會太多。

當然,要完全沒有人咬人事件,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只要有牙齒,就會有咬人的「原動力」,而且對女人來說,咬人更是厲害之極的「軍事力量」。

所以,女人打架,幾乎十之八九難免張口大咬,不由你不信。

* * *

天氣很差,忽然越變越差,我在海面上划艇,居然下起雨來。

我有雨傘也有雨衣,但雨傘和雨衣都放在家裏,並沒有隨身帶備。

這並不是失策,而是一個正常男人的正常行為,所以,只好任由雨水洒在我的頭髮上,洒在我的臉龐上,也洒濕了我的身子,當然連鞋鞋襪襪也統統濕掉。

我全身濕透,但心情却很乾燥,就像是焗爐旁邊的麵包師傅。

但我現在想着的,却並不是菠蘿包雞尾包和那些什麼黑森林、金雞獨立式蛋糕,而是想着安妙。

安妙怎樣了?

那個猴子會不會非禮她?

呸!真是思想齷齪,可恥得很,難怪十大傑出青年選來選去還是選不到龍大衞。

幸好我不在乎,一個人傑出不傑出,並不在乎別人選不選自己,而是在於自己怎樣看自己。

這是很重要的!

在擂台上給對手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最後躺在台上給裁判連數十下仍然站不起來的拳手,在別人的眼中看來,必然是個不折不扣的失敗者,但是否真的如此,嘿嘿,恐怕並非如此單純!

舉個例說:某拳師被視為大熱門,大有可能在第一個回合就把對手用技巧擊倒,但結果大爆冷門,某拳師輸了,但真正的大贏家,其實就是他自己!

因為他把大量賭注押在對方拳師身上,所以,他輸了這場比賽,也等於贏了這一場賭博。

也許,有人會嗤之以鼻,極度鄙視這個出賣自己的拳師。

但事實是否如此?

未必!百分之百未必!

這位拳師雖然作弊,但他這樣做是有苦衷的,因為他有一個朋友欠下「大耳窿」一筆鉅款,某拳師如非出此下策,那個朋友就會給大耳窿斬開十七八截,因此,這位拳師的行為其實並不卑鄙,而是他媽的十分夠義氣!

夠義氣就是夠義氣,為什麼要加上「他媽的」這三個字?

對不起,這是發洩!

斯文人有斯文人發洩的方法,粗俗的人也有粗俗的發洩方法。

常說「他媽的」的人不見得就是不斯文,斯文不斯文的定義,我認為在乎心腸如何,嘴裏是否乾淨、筆下是否大方得體,倒是次要的事。

次要其實也很重要,但決不是最重要的一點。

你明白嗎?

* * *

橡皮艇登岸的時候,有個漁民走過來,問:「先生貴姓?」

我一怔,沒有立刻回答,只是反問:「有什麼指教?」

這個漁民說:「我家裏來了一個人。」

我莫名其妙,說:「關我什麼事?」

這個漁民說:「她叫安妙——」

我立刻跳了起來:「她叫安妙?她在那裏?不,府上在那裏?」

漁民向右邊一指:「就在附近。」

「快帶我去見她!」

漁民說:「我叫定伯,昨晚打天九輸了三百多元……」

我馬上給了他兩張千元鈔票:「夠不夠?」

那個漁民連忙點點頭,說:「你問得好!」

我不禁為之一呆:「什麼意思?」

漁民笑吟吟地說:「我準備換一艘新的漁艇,兩千元是不夠的。」

我「喔」一聲,立刻再給他一枚硬幣:「再加一元,其餘數目貴客自理。」

漁民怔住,我不再理睬他,一面向前奔跑,一面大叫:「安妙!安妙!我來了!」

雨點忽大忽小,有如賭場裏骰寶開出來的點子一樣,十分難以捉摸。

安妙也是一個難以捉摸的女郎。

猴子將軍分明說她是在海底皇宮裏的,但現在却有人說她在這裏,究竟是猴子將軍胡說八道,還是這個漁民大有蹺蹊?又抑或另有原因!

我不知道,現在我唯一能夠做的事情,就是一面向前奔跑一面大叫。

「安妙!安妙!快出來,我在這裏!」

* * *

安妙果然出現了。

她出現的時候,雨點彷彿立刻完全停頓。

其實不然。

雨點仍然繼續在灑,太陽仍然躲在灰色的雲層裏,但她一出現,一切都改變了,就連一加一等於二這種不折不扣的事實都可以隨着她的笑容而完全改變。

真是不可思議!

我和她從來沒有談過戀愛,但她的笑靨却似有核子彈一般的威力。

她在一間石屋門外向我揮手,她揮手的姿態是那末動人,簡直足以叫全世界所有男人一起為她齊齊跳海!

但那又如何?

她是賭徒的妻子!

雖然她已跟賭徒離婚,但他倆遲早會復合,破鏡重圓。

即是他倆就此作罷,決不再度結婚,也不再同居,甚至以後永遠不再見面,那又如何?

我忽然感到身子冰冷,臉上雖有笑容,但却和鬥敗了的公雞一般無異。

海底皇宮是怎樣的?安妙真是曾經去過那地方嗎?

是猴子將軍騙我?還是鄙人緣慳一面,沒有機會到海底皇宮見識見識?

這都已不再重要了,世間上像霧又像花的事情本來就是數之不盡的,那又何苦每事追問到底!

沒有答案的故事,永遠都是最有魅力的。所以,有某痴情漢寫信向夢中情人求婚,但却在寄信之後,立刻出家做和尚,這種戀情豈非也很盪氣迴腸嗎?

雨綿綿,三日後才完全停下。

這一天,陽光照在我的臉上,我和一個女孩子在公園裏散步。

這個女孩子一臉秀氣,眸子漂亮膚色晰白動人,笑起來甜得像個蜜棗。

她叫莎蓮娜。

她是安妙的表妹,今年只有五歲。

她喜歡吃朱右力,也喜歡吃蛋糕,而且也很喜歡我。

幸好她只有五歲,五歲的女孩子大概不會單戀本人罷?

* * *

晚上八點,沈陶找我,臉色冷冰冰的,很不好看。

我建議他馬上找三斤豬糞擦擦臉,相信這樣會比較好一些。

但他只是冷笑一聲,說:「你果然比別人想像中還更神通廣大。」

我也冷笑一聲:「何以見得?」

沈陶說:「那些猴子對你怎樣了?」

「你認為呢?」我討厭他的嘴臉,故意吊一吊他的胃口。

「我若知道,就不必來問你!」

「我也不知道。」

「荒謬!我知道,你曾經見過那些猴子!」

「我現在也面對一隻猴子。」我很不客氣。

但沈陶却反而在這時候沉住了氣，眨眨眼說：「我想知道的，是那些曾經給改造過的猴子，牠們現在到底怎樣了？」

「你想把牠們統統關起來，設立一個特種猴子動物園嗎？」我毫不放鬆，語氣咄咄逼人。

沈陶嘆了一口氣：「現在並不是開玩笑的時候，那些曾經改造過的猴子，極可能會破壞世界和平！」

他說得很嚴重，但我却悠然一笑，神態輕鬆自若。

沈陶望住我，又用一種接近哀求的口脗說：「你可以和我合作一點嗎？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

我楞住，不禁十分佩服此人。

此人能屈能伸，果然是一塊可以肩負重任的材料。

我不能再拒他於千里之外，否則將會於心不安，而且，他的話也不無理由。

我的態度立刻一百八十度轉變，和沈陶十分合作，一派良好市民風範。

但我所說的一切，是否對國際刑警組織有所幫助，這個就不怎麼清楚了。

我也不想弄得太清楚，就只當這是一場古怪的夢。

* * *

又過了幾天，阿裳忽然打電話給我：「今天是賽馬日，我想入馬場玩玩。」

我大爲詫異，阿裳幾時變成了一個馬迷的？

我問：「你懂得賭馬？」

阿裳說：「最近略窺堂奧，而且頗有斬獲。」

我更感奇怪：「你有秘密貼士，還是已經變成了一個職業賭徒？」

阿裳說：「賭馬並不犯法，也不犯本，我只是每場投注十元，玩玩而已。」

「但這也是賭。」

「人生誰不在賭，何以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阿裳反駁。

她反駁有理，我無奈，只好答應陪她到馬場走走。

馬場內人山人海，雖然說跑的是馬，但人也在馬場內跑來跑去，忙得有如螞蟻一樣。

也許只有我和阿裳才是最悠閒的，她每場馬只投注十元，賭的是單式三重彩，而且所投注的馬匹都是大冷門。

她和我在人潮裏聊天，談的不是馬經，而是許多許多不同類型的小故事。

她說她的，我說我的，我們談得津津有味。

在別人眼中看來，我們分明是在談戀愛。

但其實不然。

我沒有愛過阿裳，就算有愛的存在，也不是男女間的那一種愛。

愛情是很微妙的，最美好的一切加在一起，未必就是完整的「愛情組合」。

我明白，她也明白。

她並不是個愚蠢的女孩，但她顯然正在改變中。

最少，她的作風在改變。

她爲什麼會有這種改變？我很想知道眞正的原因。

但她沒有說。

她不說，我也沒有勉强她非說出來不可。

跑完最後一場馬之後，我們隨着人潮湧出街道，四周還是那麼熱鬧，人們談的都是馬經。

但我和阿裳却在談紅樓夢。

這一天我們並不興奮，既沒有狂熱的叫喊聲，也沒有激烈的大笑，但我們都很愉快。

但這仍然不是談戀愛。

距離談戀愛的階段還有十八萬個十萬八千里。

* * *

日子還是如常溜走，案頭日曆掀了一張又一張。

也不知過了多少天，忽然接到一個消息，賭徒老林要結婚了。

但新娘子並不是安妙，而是阿裳。

我大感詫異，甚至是有點震驚。

直到這時候，我才如夢初醒。

純潔有如南極冰塊的女郎阿裳，何以會懂得賭馬？何以會進入馬場？

原來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唉，她既然已決定要嫁給老林，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不久，安妙移民了；但她移民到什麼地方，妙嫦怎樣也不肯說。

沒關係，她將會留在我的回憶裏。

我不會怪她，因爲她從來沒有眞眞正正喜歡過我。

至於那些猴子，牠們的計劃將來是否會成功，那是將來的事，也許，經過數十年以至數百年的努力，猴子將軍是會成功的。

但無論如何，這些改造過的猴子，的確是智慧過人，而且還很有決心和毅力，去完成牠們美麗的夢想。

這是值得借鏡的，對不對？

（全文完）

小故事大道理

國泰民安

過去一年來，太平洋發生過五十四次颱風，結果都沒登陸本省，不會造成災害，使得我們國泰民安，而今年春節時，有寒流侵襲北部，一直擔心它會侵襲到南部，影響南部農作物的生產及魚塭，結果寒流並未延伸南部，免去損害。

這次春節前，國防部會在某一縣市下達後備軍人召集令，動員後備軍人，結果二十四小時內，報到的人數高達百分之九十七點八，有許多在北部工作的後備軍人接到家人的通知，連夜包了計程車南下報到，這次動員召集事先沒有透露任何消息。

這件事情證明政府命令確實能夠貫徹，而青年熱愛國家的赤忱也從這次動員召集表露無遺。（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言論集。）

上文提要：繆千里率領鐵衛武士又再出現，阻止宋德生等人前進，被一劍刺倒，公孫軒再次發動鐵衛武士攻過來，雙方混戰，衆掌門人只得三成功力，要聯手互輪功力，才抵擋得住……第三撥由採薺叟領隊，尚未和第一二撥人馬聯絡，就遇到野人山的獅王苗飛龍，他的隊伍被白蓮教控制，放出獅虎猛獸，衆俠早有準備，立即依計行事……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查幕後想找原因 按計劃行動獲勝

四位丐幫長老面前堆放大堆枯枝柴草，而且還在柴草中間，放置了各人身上都帶着的丐幫特製的助燃劑。

這時四位長老把火摺子用力朝枯枝堆上一擲，四處大石前面同時响起轟然一聲，立即火光騰空，熊熊燃燒起來！

對方放出來的這些虎豹，縱然平日久經訓練，但總不及人類的智慧，丐幫四位長老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他們一直就注視着祁士杰的一舉一動，他口中發出低嘯之後，站在四周十丈以外的苗飛龍門下（三人中的中間一個）舉手向下揮落，他們（四位長老）就料到對方這一手勢可能就是放出野獸的暗號了，這就立即把手中的火摺子準備好了，計算野獸奔撲而來的速度，引燃枯枝，因此正當四羣虎豹撲近大石之際，四處火堆同時點燃，火光冲天而起！

只要是野獸，莫不懼怕火光的，因爲牠們身上長上長毛，乃是易燃之物，牠們發威奔撲而來，看到大石前面火光突起，自然會稍現躊躇不前！

這一刹那，躲在壕溝內的七名丐幫弟子，都已看清楚了，每人手持匣弩，立即各自對準了面前的目標。

他們暫時且不發射，這是幫主交代的，匣弩雖可連續發射，但對方是久經訓練的野獸，和山林間野獸不同，你發箭射牠，也許牠學會了躲閃，一擊不中，就很難射中牠了，即使被你射中，如果不能射中牠要害，你可能會被他撕裂了。

所以第一必須鎮定，第二要對準牠要害下手，一旦發射，就務必把牠射死，第三，野獸奔近火堆，自然會出現畏縮不前，這時，苗飛龍手下也一定會發出催促的口令，你們要等牠們躍起之際，取牠們咽喉、腹部，即可一擊得手。

現在火光乍起，野獸奔近火光前面，果然趑趄不前，緊跟在野獸後面的三名壯漢果然有人口中發出了低嘯，野獸聽到了嘯聲，果然大吼一聲，前足人立而起，朝前飛撲，企圖越過火堆。

這一切都落在李鐵崖預料之中！

每一壕溝中，除了一位長老，隱伏的七名丐幫弟子，手中都持有匣弩，現在火堆前面，却只有五頭野獸，有五支匣弩，就夠對付了，餘下的兩人，就可以留作後備人員。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實則這些虎豹的行動何等速捷，十丈距離，只要幾個縱躍，就已奔近大石，火光乍起，苗飛龍門人口中發出低嘯，野獸紛紛躍起，前後也不過是轉瞬間事！

七名丐幫弟子中有五人手持匣弩，每人眼睛一霎不霎的緊緊盯住一頭虎豹，已經瞄準了多時，此時這些虎豹紛紛凌空躍起，成爲飛靶，這一刹那間，但聽一片軋軋之聲大作，一支支弩箭連珠般激射而出！

要知這三十名丐幫弟子，都是百中挑一，精選而來，個個都有一身極好的武功，使用匣弩，不費什麼氣力，對面的一頭虎豹，早就瞄準好的，只要按按機簧就好，何況如果射別的野獸，會到處亂竄，今晚的獵物，牠們有目標，就

是從自己面前躍起，凌空躍過火堆，躍登大石。

但躍登大石，就要從自己面前躍起，雖是飛靶，發射匣弩，却十分方便，只要從牠躍起之時發射，可以一直仰着向空射擊，一排放射出去，牠的咽喉和腹部全在射程之中，沒有躲閃的機會。

即使第一箭沒射中，這段時間中，你還可以射出三到五支，只要射中一兩支，這種匣弩威力强大，任你虎豹久經訓練，也非倒下不可！

軋軋之聲乍起，但聽一陣野獸的哀號厲嘷之聲，也緊接着响起，二十頭虎，差不多全躍過火堆，躍上大石，差不多胸腹間都已中了兩三支匣弩箭，有的撲倒到地上，就已一動不動，有的還在作垂死掙扎，發出慘厲的吼聲。

躲在壕溝中發射匣弩的五名丐幫弟子，(每一方面各有五名弟子，盯注五頭猛獸發射)也在此時，由一名長老先率領，口中發出一聲大喝，紛紛從壕溝中躍出，登上大石，匣弩箭軋軋怒號，跟着朝猛獸後面一陣猛射，連隱身樹上，手中早已準備好石塊的幾位掌門人，都還來不及出手，從四面撲來的二十頭虎豹，業已全死在匣弩之下。

那跟着虎豹後面奔來的三名壯漢，(苗飛龍門下)眼着對方匣弩齊發，虎豹失利，心中不禁大怒，丐幫弟子跟着虎豹之後，躍登大石，正在發射匣弩，他們三人一聲不作，也迅疾如風朝丐幫弟子身後襲來。(四面的情形，差不多一樣)

但他們怎知壕溝內原有七名丐幫弟子，其中有五名專門對付五頭猛獸，此時雖由一名長老率同五名弟子轉身朝石上躍去，但還有兩名弟子依然還是手持匣弩，伏在壕溝之中，他們對奔來的這三個苗飛龍門下那還客氣，兩張匣弩登時發出一陣軋軋輕响，箭如飛蝗般射出！

苗飛龍門下武功雖高，在迎面奔行而來之際，這一蓬連珠匣弩，猝出不意，那裡還躲閃得開，匣弩响處，慘號乍起，人也隨着倒下。

這一段經過，當眞驚險無比，如火如荼，但也只在指顧之間，即趨滅絕！

再說正在和採薺叟動手的苗飛龍聽到虎豹齊聲怒吼，從身邊躍奔而過，不覺微微一怔，怒聲道：「這是什麼人的主意，老夫沒有下令，要虎豹出擊。」

採薺叟嘿然道：「那自然是閣下高足放出來的了，不過不要緊，咱們已有萬全準備，老哥這些野獸還威脅不了江南武林。」

他口中雖然這樣說着，但心中也着實忐忑不安，不知丐幫弟子能否應付得下來，兩人各自心有所思，手上自然也緩了下來，不及十合，虎豹慘嘷之聲，陸續傳來，接着但聽匣弩再响，苗飛龍門下弟子的慘叫聲，也相繼傳來，不過瞬息之間，同歸寂然！

苗飛龍聽得又驚又怒，旱烟管突然一擺，瞋目喝一聲：「住手，你們把老夫門下弟子和一羣虎豹怎麼了？」

採薺叟微哂道：「老朽和你一樣，怎會知道他們怎麼了？」

苗飛龍厲聲道：「你們原來早就串通好了，要在此地滅我虎豹，殺我門人，苗某不報此仇，誓不爲人！」

手中旱烟隨着喝聲，全力撲擊過來，恨不得一舉就把採薺叟擊成肉齏。

採薺叟依然從容揮劍，以守代攻，一面含笑道：「難道你牽獸而來，不是想把我們一網打盡嗎？我們只是不想被你訓練有素的猛獸撕裂，純出自衞，閣下何以只知責人，不知反躬自問？」

苗飛龍此時急怒交迸，那裡還有理性，口中大聲喝道：「老夫和你們拚了，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他愈說愈氣，旱烟管也舞得愈急，拳大的烟斗，化作點點金芒，漫天飄洒，如雨如雹，每一點幾乎都重逾千鈞，勁風呼呼逼人，這一陣急攻，他當眞拚上了命。這要是換一個人，恐怕很難接得下他十招八招，但採薺叟年過九旬，數十年勤練內家心法，一支長劍使出來的雖是一套「東海派劍法」，一招一式却全已脫火，所含蘊的內家眞氣，柔中有韌，似實而虛，記記都把對方强猛攻勢，不着半點痕跡，就輕易化解開去。

越是這樣，苗飛龍越發暴跳如雷，攻勢也在加强。

祁士杰眼看放出去的虎豹和苗飛龍門下十二名弟子全被對方消滅，獅王和採薺叟又久戰無功，心知今晚之局，已是兇多吉少，不覺悄悄後退，欲待抽身。

那知剛退到兩丈光景，突聽身後响起一個蒼老聲音笑道：「閣下這樣悄悄溜走，不是太不夠意思嗎？」

祁士杰急忙一個輕旋，轉過身去，只見和自己相距不過一丈光景，並肩站立着兩個老人，這兩人祁士杰自然認識，那是洞庭釣叟和邵南山。心頭暗暗一驚，這兩人掩到身後，自己竟會一無所知，一面冷然道：「你們要待怎的？」

邵南山沉聲道：「咱們縱或放過苗飛龍，也決不能放過你這個白蓮教餘孽！」

祁士杰瘦削臉上泛起一層怒意，抬手掣劍，喝道：「很好，你們兩個一起上好了。」

只聽左首有人冷笑道：「依貧道看來，你已無法逃走，還是棄劍受綁的好。」

這說話的正是白鶴觀的松陽子，正和丐幫長老向鳳亭站在一起。

接着右首也有人說道：「姓祁的，識時務者爲俊傑，你眞想在這裡葬身嗎？」

右首也出現了三個人，那是齊逸雲、夏天放、齊少雲。

祁士杰眼看自己竟然落在人家包圍之中，急忙轉身後退，那知才一轉身，只見丐幫幫主李鐵崖手持打狗棒，一言不發，一雙稜威烱烱的目光盯着自己瞧來。

這幾個人沒有一個好惹的，一對一，中間也許可以勝得過，但如今被他們圍在中間，由此可見對方幾人大有非把自己生擒不可，心頭不禁又驚又怒，猛地大喝一聲：「老子和你們拚了！」

長劍突然揮起，這一揮，登時激射出一蓬劍雨，朝丐幫幫主李鐵崖衝了過去。

李鐵崖洪笑一聲：「來得好！」

鑌鐵打狗棒挑處，在身前劃起一圈棒影，朝前推出。

這一瞬間，一蓬急驟的劍雨好像洒落在銅盤上一般，但聽一連响起十幾聲清澈的噹噹劍鳴，李鐵崖依然站立如故，祁士杰却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一步。

他也想乘機突圍，但對面有洞庭釣叟和邵南山，左首有松陽子和向鳳亭，右首有齊逸雲和夏天放，自己幾乎已無路可退，一時不覺橫上了心，口中大喝一聲，奮力直欺而上，長劍揮動，帶起了一道尋丈劍光，宛如要綵帶一般，朝李鐵崖身前像車輪般輾捲過來，劍勢凌厲無前！

李鐵崖豈肯退讓，打狗棒同樣急揮而出，一招「千軍萬馬」，朝對方劍光橫掃出去。

雙方在這一招上都用上了全力，但聽驚天動地的一聲金鐵狂鳴，兩人都被震退出去，但李鐵崖的鑌鐵打狗棒究屬重兵器，佔了便宜，雖被震退，只不過後退了兩步，祁士杰吃了兵刄上的虧，被震得虎口生痛，右臂隱隱發麻，脚下也連退了四步之多。

李鐵崖一部蒼鬚拂拂自動，瞋目狂笑一聲，喝道：「姓祁的，看你還能接我幾招？」

連人帶棒凌空飛撲，棒使「泰山壓頂」，直劈而下。

祁士杰一聲不作，手中長劍揮動，全身劍光繚繞，發如旋風，迎着李鐵崖衝了上去，這一記看去像是和李鐵崖拚上了，但李鐵崖是凌空撲過來，勢道甚速，欲罷不能，祁士杰衝上去的人，却突然身形一矮，一來一往之際，從對方飛躍之勢的下面穿了過去。

要知他已被敵人四面圍在中間，而李鐵崖這一飛身騰躍，正好留了一個缺口，他就從這缺口中和李鐵崖交叉而過，脫出身去。

站在對面的洞庭釣叟看出祁士杰迎着李鐵崖衝去，就已覺不對，因爲對手飛撲而來，你要和他硬打硬砸，決不會迎着衝上去的，急忙喝道：「這小子想溜了！」

他話聲甫出，祁士杰已經衝出去數丈之外，身如箭射，回頭大笑道：「老子少陪了。」

李鐵崖迅疾落地，轉身喝道：「你給我站住！」但對方人影業已遠去。

李鐵崖氣得跳脚，怒聲道：「這小子狡猾得很，李某等於把他放跑了。」

洞庭釣叟含笑道：「今晚能夠有這樣的成果，已經算不錯了。」

這時白繼善、王有福、姜長貴三人早已率同丐幫弟子，把苗飛龍十二個徒弟的屍體丟入壕溝之中，推平泥土，掩埋妥當，二十頭虎豹，就讓牠留在地上，不用掩埋，明日一朝，附近的獵戶、樵夫發現了，也可以大大的發一筆財哩！

只有採薺叟和苗飛龍還在纏鬥中。

採薺叟把一套「東海派劍法」，已練到出神入化之境，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招劍法，從他手中使出，就會化平庸爲神奇！

不，他使的還是很普通，至少看去很普通，但在和他動手的人所感受的却不同，任你攻勢如何凌厲，招式如何險惡，只要和他使出來的極平常的一招接觸，不但攻勢會被化解無遺，而且對方的長劍往往會不知從何處來，倏然已到面前，使你每有措手不及之感。

因此這一陣功夫，採薺叟依然從容揮劍，悠然而來，倏然而去，令人無跡可尋。

他對手獅王苗飛龍神色獰厲，一支旱烟管使得快速如風，急驟如雨，只是圍繞着採薺叟猛攻，簡直像一頭瘋獅。

他一身功夫，也極爲可觀，尤其他獅王之名，乃是善於馴獸得來的，並非因武功成名，能有如此深厚功力，已經是不錯了，就以中原武林人物來衡量，也足可列名在超强高手的名單之中了。

這一陣工夫，少說也超過一頓飯的時間，苗飛龍身歷其境，反而不如旁觀的清楚，他總覺得採薺叟的武功，並沒有比他高。

因爲對方對自己的凌厲攻勢，從未正面接過一招，總是躲躲閃閃的封解了事，更沒有正式反擊過一劍，這不是攻少守多嗎？只要逼他正面和自己硬打硬砸，自己保管可以勝他。

基於這種想法，苗飛龍就不住的在採薺叟左右前後，盤旋縱躍，著著進擊。其實他是被採薺叟耍着，長劍一回指東，一回指西，讓他跟來跟去的，自己還是一無所知。

現在祁士杰脚底抹油，乘隙逃走，洞庭釣叟等人已經分散開來，迅速朝戰圈包抄過來，大家口中高喝着：「莫讓獅王苗飛龍走了！」

這是李鐵崖授意大家這麼喊的，苗人性直，這一激，苗飛龍就非走不可！

果然，苗飛龍被激得怒不可遏，突然停了下來，手中旱烟管當胸一橫，雙目圓瞪，厲聲道：「老夫要走，看你們那一個攔得住我？」

採薺叟已知大家心意，大笑道：「苗飛龍，你此時要走，已經遲了！」長劍直取苗飛龍胸口。

苗飛龍大喝一聲，旱烟管朝前撩去。採薺叟直到此時，才採取攻勢，長劍一翻，刷刷兩劍，緊接着攻出。

苗飛龍聽他大有把自己留下之意，更是非闖不可，旱烟管左右連揮，噹噹兩聲，把對方的長劍直蕩開去，脚下連環進步，飛快的攻出三招，把採薺叟逼得連退了兩步，口中怪笑一聲，雙足一頓，飛身縱起，一連幾個起落，就已掠出七八丈外，大聲喝道：「採薺叟，還有丐幫幫主李鐵崖，你們給我記着，苗飛龍不報今日之仇，誓不爲人！」

採薺叟大笑道：「很好，老朽隨時候教。」

苗飛龍一言不發，疾奔而去。

洞庭釣叟道：「咱們不該放過他的，縱虎歸山，必爲後患。」

李鐵崖道：「白蓮教餘孽肅清了，一個獅王苗飛龍，不足爲患，何況此人平生也並無大惡，此番鎩羽而去，諒他也不敢輕易到中原來了。」

採蘋叟長劍一收，朝李鐵崖拱拱手道：「今晚咱們能夠大獲全勝，全仗李幫主事前防範得法，否則等到這些虎豹登場，就措手不及了。」

＊　＊　＊

第四撥由丁伯超領隊，這一撥的人數最多，大部份都是女將，其中包括了丁家的人，(丁伯超、姚淑鳳、小鳳、丁仲謀和新婚妻子何香雲、丁季友、祝秋雲、丁少秋)護花門的人，(任香雪、謝香玉、及九名女弟子)花字門的人(李玉虹、易天心、左衞魚巧仙、右衞白靈仙、前衞劉寶香、後衞沈雪娟，及女弟子三十二人)還有峨嵋派的艾大娘。如今又增加了丁老爺子丁南屏、八卦門的謝傳忠，和趕來報訊的柳青青，共有六十一人之多，但男人只有六個，只佔了十分之一，可說是衣香繽紛，花枝招展的娘子軍，也是江湖上最美麗的一支隊伍了。

這一行人因少林通濟大師和武當天寧道長在凋港遇害，本待中午出發的，也就在早餐之後，趕着上路。

路上，丁南屏攢着眉，朝謝傳忠道：「謝老哥，你是不是覺得奇怪，通濟大師一行，明知少林有事，要趕去支援，自然愈快愈好，從咱們大行山出發，就該一路向北趕程，凋港在大行山西北方，要西去數十里，不該從那裡經過，這中間莫非有什麼不對？」

原來他邀謝傳忠同行，是因謝傳忠當了幾十年八方鏢局的總鏢頭，(八方鏢局是八卦門的)江湖經驗之豐，無人能出其右，有他同行，乃是最好的顧問。

謝傳忠口中唔了一聲，點着頭道：「丁老哥說得不錯，可能是對方已經知道咱們分撥上路，有意把咱們幾撥人引開……但什麼原因能把第一撥人引到凋港去呢？哦……」

他突然哦了一聲，立即回頭朝丁伯超道：「世兄快派人查一查，沿途注意第三撥人留下的記號，他們往那裡去的？」

丁伯超應了聲是，轉臉朝丁少秋道：「少秋，這件事就由你查一查了。」

此行斥候由花字門担任，花字門門主是李玉虹，當然要丁少秋去查了。

這沿途傳遞消息之事，是由花字門前衞劉寶香負責，丁少秋奉命之後，就趕上前面，朝劉寶香問道：「劉姑娘，大伯父要在下來問妳，這一路上，可曾發現第三撥人留下的記號？」

劉寶香眨了眨大眼睛，微微搖頭道：「沒有，我正在奇怪，第二撥人，只比咱們先走了一頓飯的工夫，他們應該會沿途留下記號的，而且這件事由丐幫姜長老負責，決錯不了，但咱們出了大行山，就一直沒有看到記號。」

丁少秋點頭道：「在下這就去回報大伯父。」

他立即轉身回到後面，向丁伯超說了。

謝傳忠唔道：「果然不出兄弟所料，第三撥人也被人引開去了，而且有人緊隨在他們後面，把留下的記號抹去，使咱們無法和他們取得聯絡，這樣可以把咱們這四撥人各自擊破了！」

丁南屏聽得心頭一急，忙道：「這怎麼辦？」

謝傳忠微微一笑道：「咱們四撥人中，只有第一撥的人容易受騙，第二撥有逢天游，是個老江湖，第三撥有丐幫幫主李鐵崖和四位長老同行，都是江湖經驗極爲豐富的人，決不會上敵人的當，縱然記號被人改變，也會及時發覺，不會有事的，何況如今白柁主已經派出丐幫弟子，分頭去通知了。咱們原是要趕去凋港的，本來就和前面兩撥人不同路……」

他話未說完，口中又哦了一聲道：「兄弟在想，有人圍攻少林寺這消息是否正確……」

丁南屏一怔道：「送信來的是少林弟子，這個應該錯不了。」

丁少秋突然從腦海中浮現起月前自己在夜探咒鉢寺，曾看到兩個少林弟子的事來，口中不覺驚啊了一聲！

謝傳忠回頭問道：「少秋，你可是想到了什麼？」

丁少秋應道：「是的，晚輩一個月前，曾夜探咒鉢寺，在沒有找到後園，遇到金鉢禪師之前，曾在前院看到兩個身穿乳黃僧衣的僧人，這兩人就是咒鉢寺護法派在少林卧底的奸細，一個叫了悟，一個叫了因，晚輩現在才想起來，那個叫了悟的人，就是前天少林寺趕來報信的一悟。」

「咒鉢寺護法會？」丁南屏問道：「你知不知道護法會是些什麼人？」

丁少秋想了想道：「護法會總管事叫朱天壽，副總管叫祁士杰，他們都是金鉢寺禪師的門下，還有兩個是和尚，好像叫無垢、清淨。護法會和姬七姑，還想在老禪師的身上暗下慢性毒藥……」

丁南屏怒聲道：「這麼說，他們是姬七姑的羽黨了，唉，那天老禪師慈悲爲懷，放走了天南莊鐵衞武士，很可能又被這些人羅致去了。」

謝傳忠沉吟道：「金鉢禪師那天既然插手處置了姬七姑，他們門下弟子又在江湖鬧事，照理說，老禪師不會不知道……」

丁南屏意味着他的言外之意，點點頭道：「此事果然透着蹊蹺！」

他們雖在互相交談，但並不妨礙他們一路奔行，中午在林江打了個尖，就繼續上路，傍晚時分，趕到袁州，依然只打了個尖，初更時分，就趕到凋港，然後由柳青青領路，來至現場。

柳青青目光四轉，口中輕咦一聲道：「通濟大師等人的屍體怎麼會不見了呢？」

丁南屏道：「妳趕去報訊，已有兩天時間，可能被附近居民發現，把他們埋了也說不定。」

柳青青道：「這個不可能，三姐、四姐、留在這裡，自會阻止他們，等老爺子來了查看後再說，不會讓他們埋的。」

丁少秋道：「三妹、四妹呢，她們現在那裡？」

柳青青道：「她們借住在附近農家，我這就去叫她們。」

李玉虹道：「五妹，我和妳一起

去。」

丁少秋道：「我也去。」

李玉虹轉身朝他使了個眼色，說道：「不，你不能去，我去就好了。」說完，拉着柳青青的手道：「五妹，我們走！」

丁少秋還待再說，祝秋雲含笑道：「少秋，讓她們兩個去好了，大夥都在這裡，不會有事的。」

丁少秋聽娘這麼說了，只好應了聲「是」。

丁伯超朝丁老爺問道：「爹，今晚咱們是不是要在這裡過夜？」

丁南屏道：「且等姬姑娘她們來了，聽聽她們怎麼說再定行止。」

＊　＊　＊

卻說柳青青領着李玉虹奔行了兩里光景，這是一個小村落，疎疎朗朗的有着幾戶人家。

兩位姑娘奔近小山，走到竹林邊的一家矛屋，柳青青舉手輕輕拍了兩下，叫道：「三姐，四姐，妳們看誰來了？」

兩扇柴門呀然開啓，裡面沒有燈光，但响起池秋鳳的聲音，急急說道：「五妹，妳回來了，快進來。」

李玉虹心中一動，問道：「四妹，這裡發生了什麼事嗎？」

池秋鳳喜道：「是二姐，妳也來了，快進來再說。」

李玉虹料到可能有事，就和柳青青迅速快走入屋內。池秋鳳急忙掩上了門。

姬青萍已經提着劍走出，說道：「二姐來得正好，今晚可能會有敵人尋上門來。」

李玉虹道：「是白蓮教的人？我們大夥都來了，誰還怕他們不成？哦，妳快說呀，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賊人怎麼找上門來的？」

姬青萍道：「我們算準五妹今晚該趕回來了，我們如果離開這裡，就怕五妹找不到了。」

李玉虹道：「我是問妳白蓮教賊人怎麼會找到這裡來的？」

姬青萍道：「五妹走了之後，我和四妹怕通濟大師等人的屍體，被過路的人發現，通知附近居民去報官，就由我和四妹二人輪流在暗處守着，遇上附近居民，就告訴他們，這些屍體是少林寺的和尚和武當道士，被白蓮教教徒殺害的，已經有人趕去報訊，叫他們不可多事，否則會有殺身之禍，附近居民聽了，果然沒有人敢再往這裡來……」

李玉虹道：「但通濟大師等人的屍體不見了……」

「二姐！」姬青萍道：「妳聽我說下去呢！今天晌午，四妹守在右首林中的一棵大樹上，忽然看到有一個藍衣漢子在通濟大師等人的屍體旁東張西望，形跡可疑，四妹原想下去喝問，但看他似有所舉動，就耐心看個究竟，只見那漢子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依次在每具屍體上用指甲挑着彈了少許……」

李玉虹變色道：「這人是白蓮教匪徒，他是來毀屍滅跡的！」

池秋鳳奇道：「二姐怎麼知道的？」

李玉虹道：「他彈在屍體上的是化骨丹，銷形散一類藥物，只要彈上少許，屍體就會很快化去。」

池秋鳳道：「是啊，小妹看到他彈過之後，屍體上忽然起了縷縷黃烟，就逐漸銷蝕，心頭吃了一驚，急忙飛躍而下，喝問他是誰，怎知他口出汚言，和小妹動起手來，這人武功居然極高，幸虧三姐吃過午餐，來替換我的，看我和他正在動手，我們合兩人之力，才把他制服，原來竟是一個和尚……」

李玉虹道：「人呢？」

池秋鳳道：「就在後面廚房裡。」

接着續道：「我們押着他來到這裡，三姐逼問他口供，他先前不肯實說，後來我們給他吃了些苦頭，他才乖乖的說出來，他叫了因，是咒鉢寺門下，奉命來把通濟大師等屍體化去的，還說我們押他來的路上，一路都已留下了記號，只有他們自己人可以聞得出這種氣味，會跟踪尋來，勸我們放了他，及早離開，還可逃生，遲了就來不及了，經我們逼問之後，他穿的靴內，果然暗藏了一包藥粉，走過之處，也許會眞的留下某種特殊的氣味，所以我和三姐守在這裡，盼望五妹早些趕回來。」

李玉虹道：「那就快些走吧，四妹、五妹，妳們去把他押出來。」

池秋鳳、柳青青兩人答應一聲，匆匆走入廚房，押着了因走出。

姬青萍走在前面，開啓門閂，拉開兩扇板門，只見門前站着一個矮胖灰衣僧人，雙目低垂，似睜似閉，手中掄着一串念佛，徐徐說道：「四位女菩薩，不用走了。」

姬青萍沒想到會有人站在門口，心頭猛然一驚，但她只是乍然一驚而已，豈會怕你一個和尚，而且聽他說的語氣，已知是了因一黨了，立即柳眉一挑，叱道：「你是什麼人？」

灰衣僧人約莫五十出頭，從眼縫中透出一縷精芒，從姬青萍臉上一閃而過，又徐徐說道：「女菩薩不用問貧道是誰，妳們還不快把我徒兒放開了？」

姬青萍道：「你……」

李玉虹輕輕拉了她一下衣袖，閃身而出，說道：「三妹，由我來問他。」她搶在姬青萍前面，冷冷的道：「大師父是咒鉢寺來的？」

灰衣僧人道：「原來女菩薩已經知道貧僧來歷了。」

李玉虹道：「大師父法號如何稱呼？」

灰衣僧人道：「貧衲無垢。」

李玉虹道：「這麼說，你是老禪師門下的二弟子了？」

灰衣僧人微哂道：「小徒果然全招出來了，女菩薩們大概在徒兒身上使過不少毒刑了，不然，小徒怎會對女菩薩和盤托出來的，看來小徒不用留，四位女菩薩也不用留了！」

他說話之時，口氣漸漸冷峻，聽來他已動了殺機！

「大師父錯了！」李玉虹輕哼一聲，才道：「大師父既是老禪師門下的二弟子，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無垢雙目乍睜，問道：「女菩薩是什麼人？」

李玉虹道：「我是老禪師的記名弟子李玉虹，少林通濟大師、武當天寧道長等人，可是你下的毒手？老禪師悲天憫人，爲人消敉一場武林殺劫，不惜誅殺姬七姑爲天下除害，你却妄殺無辜，製造事端，你還說是老禪師的門下？這是老禪師教你這樣做的？你對得起你師父嗎？」

無垢聽她說完，忽然仰首向天發出破鑼般一聲大笑，說道：「很好，女菩薩既是家師的記名弟子，妳先放了小徒，隨貧僧去看家師，豈不是當面可以說清楚了？」

李玉虹冷聲道：「我當然要去見老禪師，但我先要把你拿下，押着你去。」

無垢大笑道：「女菩薩有此能耐嗎？」

突然出手如風，朝李玉虹肩頭抓來！

李玉虹輕哼一聲，左手抬處，豎掌朝前推出。她「飛星掌」就練在左手，後經金鉢禪師助她把老門主傳給她的功力化爲己用，功力之高，豈同小可？這一掌，她雖沒有施展「飛星掌」，（飛星掌是要掌心握住飛星——細小鋼針，以特殊手法，凝聚內力擊出）但一個人練成的功夫，就算你不是有心施展，一經出手，總會極自然的露了出來。

李玉虹在拍出這一掌之際，登時感到一股內勁從掌心極自然的湧了出來，不需使用飛星，力道反而純出自然，把本來貫注在每一顆飛星上的力道，凝結成數十縷無形勁氣，別人雖然看不見，自己却可感覺得出來，激射出去的勁氣，竟然如同有物，十分急勁，好像自己使出來的是另一種「飛星掌」。

這一刹那，她腦中像電光閃過老道長（乙淸子）的話聲：「飛星掌主要是練氣於掌，發掌如滿天星斗，飛星錯落，不計其數，所謂飛星，實際上是練氣如絲，並不是把眞氣貫注在暗器上制敵，把眞氣貫注在暗器上，只是初學時如此練法而已，妳師父滕大娘練了幾十年，竟然猶未領悟，以致未能臻於上乘，她不惜把五十年功力轉注給妳，但妳方才攻姬七姑的那一掌，最多只有二十年的功力，連一半也沒有使出來，應該好好勤練內功，別再使用那些鐵釘，才能另闢境界，自己去多多用功吧！」

（這段話是在護花門丁少秋被姬七姑「陰極掌」擊傷後，老道長對李玉虹說的）

一時間不由得把李玉虹給怔住了，她幾乎大聲喊出口來：「我練成功了！」

以上這段話，只是敍述經過而已，事實僅係李玉虹推出一掌的時間，有如電光石火之間事，站在門口的無垢做夢也想不到自稱是師父記名弟子的李飛虹，一個十七、八歲的丫頭，竟會練成如此高深的掌功，雙掌甫接，他立時感到不對，對方的掌風中，竟有十七八縷無形勁氣，一下籠罩全身，身前十八處主要經穴，悉被制住！（經穴被制，他這一記掌力也立即消失了）

要知無垢乃是金鉢寺禪師門下的二弟子，一身武功，已得乃師十之四五，這回驟出不意，根本是沒有防範之下才被制住的，不然，李飛虹縱然練成「飛星掌」，也要經過一番苦鬥，能不能制得住他，還在未定之數哩！

却說李飛虹出手一掌，已把對方制住，她還一無所知，冷冷一笑道：「大師父這一掌也稀鬆得很，並不見得如何？」

無垢睜着一雙半開半合的眼睛，隱泛怒容，却一動不動。

姬青萍道：「二姐，看樣子，這和尚好像被妳制住了呢！」

李玉虹道：「我怎麼會毫不覺得呢？」

接着忽然啞然失笑道：「對了，我在無意中使出飛星掌，從掌心飛射出來的一蓬勁氣，大概有十七八條之多，如果一下全擊中了，至少就有十七八處穴道被我制住了，啊，三妹，我這一掌自己也不知道，居然會在無意中練成功了！」

「恭喜三姐！」

姬青萍搶着跨出二門，走上一步，舉手在無垢臉上左右開弓，摑了他兩個耳光，叱道：「賊禿，你想不到會落在我們手中吧，老實說，姑奶奶已經等了你半天了，還算你運道好，出手的是二姐，要是換了我，你這條右臂早已不在肩膀上了。」

池秋鳳押着了因走出，也舉手在他光頭上拍了一掌，叱道：「了因，你看到了，你師父是來救你的，還不一樣落在咱們手裡？」

李玉虹道：「好了，三妹、四妹、五妹咱們快些走吧！」

姬青萍道：「二姐，妳把兩個賊禿押回去就好，我……們不去……」

池秋鳳道：「對，二姐，我們既然出來了，就不回去了，妳一個人去吧！」

李玉虹急道：「這怎麼成？妳們這是跟誰鬧蹩扭？我們是姐妹咯，有什麼話，回去說不好嗎？」

「沒有什麼。」姬青萍看看四妹、五妹，才道：「我們眞的不去。」

「不！」李玉虹堅決的道：「妳們一定要和我一起去，妳們是負氣出來的，究竟和什麼人嘔氣呢？和我？還是和大哥？」

姬青萍臉上微紅，說道：「沒有，我們眞的沒有。」

李玉虹道：「沒有最好，我說過，我們是姐妹，情逾骨肉的姐妹，否則我們就不會結姐妹了，既然情逾骨肉，還有什麼好爭的，我有的，妳們一定也會有，我們四姐妹永遠不會分開的，請妳們相信我，如果妳們不回去，我也不回去了。」

姬青萍等三位姑娘，都沒有作聲。

李玉虹又道：「好了，妳們總不至於不相信我吧？老實說，妳們出來了，確實有些不好意思回去……」

說到這裡，她故意停了下來。

池秋鳳道：「是啊，二姐這句話說對了！」

李玉虹看了三人一眼，忽然抿抿咀笑道：「那麼妳們是不是想通了，已經有些回心轉意了呢？」

三人又沒有說話。

李玉虹含笑道：「三位妹子，如果妳們聽我的勸告，和我一起回去，那麼今晚是最好機會了，因爲我們逮住了白蓮教的匪徒，一起押解回去，而且因爲大家正在需要人手的時候，妳們這一回去，不但可以增強我們實力，而且表示一旦有事，妳們還是會同心協力的，這理由夠堂煌了吧？所以不但沒有人會笑妳們，反而會誇讚妳們識得大體呢，好了，快些走吧！」

池秋鳳望望姬青萍道：「三姐，我們回不回去呢？」

李玉虹搶着道：「我是妳們二姐，當然該聽二姐的了。」

她舉步走在前面，然後回頭道：「還不快押着他們，跟我來？」

三位姑娘不好再說，只得押着無垢、了因二人，跟着李玉虹身後走去。

一行人走沒多遠，就遇見易天心、丁少秋、和左衞魚巧仙率着八名女弟子像一陣風般飛奔了過來。

易天心看到李玉虹，忙道：「好了，門主回來了，丁少秋不放心妳們四位，怕和白蓮教的人遇上，才趕來接應的。」

李玉虹笑道：「白蓮教匪徒，確實找來了，但已經被咱們拿下了。」

丁少秋目光一注，說道：「這兩人就是咒鉢寺的人，一個叫無垢，是金鉢禪師的門下，另一個叫了因，就是他，是在少林寺卧底，妳們怎麼逮到的？」

李玉虹道：「說來話長，我們回去再說，哦，對了，三妹、四妹、五妹方才還不肯回去呢，我說破了咀，才勉強逼着她們來的，你是她們的大哥，說的話，當然比我做二姐的靈，你安慰她們吧！」

丁少秋被她說得俊臉一紅，俊目朝三位姑娘看去，說道：「三位妹子回來了就好，何況還立了大功呢！」

池秋鳳道：「我和三姐只逮到了一個小賊禿，這個老賊禿可是二姐一掌就把他制住了，是二姐的功勞。」

易天心笑道：「妳們和門主是姐妹咯，還要分得這麼清楚，幹嗎？」

說話之時，池秋鳳和柳青青已把押着的無垢、了因二人，交給了魚巧仙手下的八名女弟子。

大家脚下加快，回到原處，丁伯超道：「好了，好了，大家都回來了……咦，這兩人……」

丁少秋道：「大伯父，這兩人一個是金鉢禪師的二弟子無垢，一個就是在少林寺卧底的了因，他在少林寺的法號叫做了因，少林通濟大師和武當天寧道長的屍體，就是他用化骨丹化去的，被姬姑娘、池姑娘兩人逮住的，無垢則是剛才找她們落脚之處，剛好李姑娘先一步趕到，把他一起拿下了。」

丁伯超道：「他既是金鉢禪師的門下，老禪師對我們有恩，就不該……」

丁南屏沒待他說完，乾咳一聲道：「伯超，幾位姑娘把他拿下，總是有原因的，你該先聽聽李姑娘怎麼說？」

丁伯超連忙應了聲「是」。

李玉虹道：「無垢說不定和圍攻少林寺的白蓮教餘孽有勾結，而且和殺害通濟大師等人有關，咱們得好好問問他才是。」

謝傳忠道：「李姑娘說得不錯，咱們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

易天心笑道：「丁老爺子，這檔問口供的事，你們交給我來辦就是了。」

丁南屏知她心意，連忙拱拱手道：「如此有勞總監了。」

易天心回頭朝四名左衞手下的女弟子道：「妳們先把那小賊禿押過來。」

說完朝右首一棵大樹走去，在一支粗大的樹根上坐下。

四名女弟子押着了因走到她面前。

易天心揮手解開了因穴道，一面朝四名女弟子吩咐道：「妳們守着他，只要他一有舉動，妳們先給我削了他的雙足。」

四名女弟子手持長劍，嬌聲應「是」。

易天心目光一注，喝道：「了因，老娘問一句，你答一句，只要老娘聽得不滿意，她們就會看我手勢行事。」

了因冷笑一聲道：「你們別以爲人多，你們的武功比少林通濟大師和武當天寧子如何？今晚……」

易天心沒有作聲，只是左手徐徐舉起，掠了下鬢髮，她手勢十分自然，但站在了因身後左首的一名女弟子一聲不作，長劍刷的一聲，往了因左耳削落。

了因只覺左耳一涼，一陣刺痛，一隻左耳被劍鋒削落中從左肩跌了下去，心頭不由一驚，急忙舉手掩去，只掩了一手鮮血，已經沒了耳朵。

易天心冷冷的道：「這不過是老娘給你一個警告而已，你身上零件還多得很，譬如還有一隻右耳、鼻子、兩條手臂，咱們不妨一件一件慢慢的來。」

了因又驚又怕，說道：「你們自稱名門正派……」

易天心笑道：「老娘是花字門總監，可不是名門正派出身，再說，對你這種欺師滅祖的卧底奸細，還有什麼理好說？現在老娘聽的是你從實招供，還可以給你一個痛快，否則莫怪老娘心狠手辣，給你來個凌遲處死，慢慢的割，看你咀巴還硬不硬？」

了因聽得不覺氣餒，問道：「妳要問什麼？」

易天心道：「先說說通濟大師和天寧道長是死在什麼人手下的？」

了因聽得臉有懼色，說道：「這個小僧眞的不知道……」

「你會不知道？」易天心右手又緩緩舉了起來。

了因驚懼的叫道：「小僧眞的不知道，小僧是今天才奉師父之命把這些屍體化去的，小僧……」

「好！」易天心又道：「那麼我問你，你在少林寺卧底，甚麼時候逃出來的？」

了因道：「小僧不是逃出來，是奉命採購，中途溜出來的。」

易天心問道：「圍攻少林寺的是些甚麼人，你總該知道吧？」

了因口中忽然啊了一聲，身子一歪，往地上撲倒下去。

（未完・卅六）

上文提要：快活仙婆對嚴霜說了山莊主人、儒者的故事，江湖中公選一個黑道高手爲儒者復仇；故事暫不談，師徒遊金頂，縱覽峨嵋奇景山色；下了山，又話說當年故事，談到蘇州王家；到了馬家渡住客棧，殺了三個職業殺手；嚴霜又想聽故事，師父不願說，想吊她的胃口，外面突然來了四條黑影，快活仙婆忙出去探聽……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馬家渡四兇約鬥　師徒倆平息事端

這時，那四條黑影，已欺上了走廊，他們好大的胆子，竟直叩那間客房的木門！

「澎！澎！澎！」

客房中有人應了聲：「誰呀？」

四條黑影隨聲分散，祇剩一人當門而立，道：「大和尚，你猜會是誰？」

原來這間客房中，住了個僧人！

這間客房，和嚴霜所住的那一間是並排，因此躲在房中偷窺動靜的嚴霜，無法看到，心中着實急煞！

不過話却能聽清，所以她十分驚訝這四個人的大胆！

適時，那客房的門，響了！

接着，聽到一聲「佛號」後，傳來話聲——「原來是『閔施主』，久違了！」

當門而立的黑影，一聲怪笑，道：「的是久違了，大和尚，咱們再相逢，你沒想到吧？」

僧人唸聲「佛」，道：「施主應該說老衲能想得到才對！」話鋒微頓，又道：「閔施主向來是昆仲齊步，那三位你不也請將出來？」

黑影嘿嘿一笑，道：「大和尚眞有兩套，不錯，舍弟他們也來了！」

這人也中途把話一停，又道：「大和尚，老朽來意，想大和尚必已知道了吧！」

僧人一笑，道：「出家人不打誑語，我知道！」

黑影嘿嘿笑着，道：「是此地了斷，還是到『馬家渡』外？」

僧人想都不想，道：「外面吧，別吵了人家的甜睡。」

黑影道：「大和尚悲天憫人，眞夠慈祥，外面何處？」

僧人道：「客隨主便，閔施主說吧！」

黑影道：「大和尚你應該明白，此番可眞應了一句俗語：『不是魚死，就是網破！』，所以地方要夠寬大才行！」

僧人一笑，道：「隨閔施主指定！」

黑影道：「大和尚，這『馬家渡』外，有片『黑松林』，離此僅僅二里，林外十分寬敞，埋誰全夠，怎麼樣？」

僧人道：「好！閔施主請先行。」

黑影道：「大和尚還有別的事辦？」

僧人道：「莫非閔施主還不放心老衲？」

黑影桀桀怪笑兩聲，道：「笑話，少林一代宗師，佛門尊敬的聖僧，閔某怎敢有不放心的表示，問一句祇不過關心罷了！」

僧人道：「老衲是爲了訪查一位女施主，才下了嵩山，如今途遇四位，不敢指望還能回來，故而要稍作安排！」

黑影哦了一聲，道：「原來大和尚還有同伴！」

僧人哈哈兩聲，道：「閔施主多心了，老衲祇是要留一簡柬，置於桌上，設此去不歸，店家會將此柬送到『長生宮』！」

黑影道：「原來大和尚經與『長生宮』的老道……」

僧人道：「閔施主忒是多心了些！」

黑影道：「這個閔某承認，不過防患

未然也非不該吧！」

僧人哼了一聲，道：「老衲曾經說過，此次再入江湖，是爲了查訪一位女施主，並早約有武當掌教，是故……」

黑影哦了一聲，接上話：「好，大和尚請留書，閔某兄弟先行一步相待！」

僧人似是合十爲謝道：「老衲深感此情，約盞茶之誤，老衲必到！」

黑影嘿嘿一笑，道：「不必太急，好在咱們是死約會，閔某兄弟能等！」

適時，嚴霜覺得背後有風兒吹襲，倏然轉身，快活仙婆已不知何時已回到了屋中，正拿起她那柄奇怪的大傘！

嚴霜剛要開口，快活仙婆已悄聲說道：「出店往右走，約二里，有片松林，妳若眞在屋裏待不住，想看熱鬧的話，可以去，但要謹慎小心！」

嚴霜喜出望外，點頭不迭！

快活仙婆又道：「好，我先走了！」

「了」字出口，人已不見，外面正好傳來黑影的話聲——

「大和尚，告辭了，你慢慢的寫！」

話傳到，四條黑影已如疾箭般自嚴霜窗前一掠而過，端的神速無倫，快捷到令人震驚的地步！

嚴霜立刻一緊衣衫，正想跟着出去，風聲突降，室門倏忽洞開，一排兒四個老者，當門而立！

嚴霜胆子不論有多大，也不由吓得啊了一聲！

室內無燈，外面昏暗，休想看清四個老者的模樣！

靜悄了剎那，四人中的一個，冷冷地開了腔：「丫頭，妳果然在偷聽閔大爺說的話！」

嚴霜心神穩定，接口道：「你們這算什麼意思，門也不敲就闖！」

說是這樣說，不過嚴霜却由衷的佩服這四個老頭兒的細心，更奇怪他們是怎樣發覺自己在偷聽的！

開口問話的人，總是閔老大，他冷哼一聲，道：「丫頭，就妳一個人住在此地？」

嚴霜道：「給我把門關上，快！」

閔老大冷笑一聲，道：「丫頭，妳少跟閔大爺來這一套，若不是閔大爺偶而注目，幾乎被妳騙了過去，說！妳和誰住在一起？」

嚴霜沉聲道：「你們是幹什麼的，公門捕快？」

閔老大嘿嘿陰笑兩聲，剛要開口，另一老者已說道：「大哥，殺！」

「殺」字出口，這老者左掌已凌虛印向嚴霜！

嚴霜本不想顯露出功夫來，但此時却已由不得已，身形閃移，已由窗前到了床的後面，避過一擊！

出掌的老者冷哼一聲，道：「狐尾已現，打！」

二次掌到，比先前要凌厲了一倍！

嚴霜身形再移，竟又避了過去！

老者惱了，雙掌揚起！

適時，一聲佛號，由四個老者身後傳來！

接着話聲也到：「閔二施主掌下留情！」

雖然外面昏黑，難見面目，但由這聲調方面，嚴霜已經聽出是隔着三間房住的那位僧人！

嚴霜放了心，至少不會立刻禍發！

那閔老二，此時却恨聲道：「大和尚，把你的手拿掉！」

嚴霜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僧人在話聲中，已掌印到了閔老二的後心之上，難怪閔老二收勢未發！

僧人哈哈一笑，道：「這位女施主，純乃巧合，即便聽到幾句，也和今夜賢昆仲必欲殺我之事無碍，閔二施主何不網開一面？」

一旁那閔老大，此時道：「老二，算了吧，犯不着現在多些是非！」

閔老二垂下了手，僧人也收掌退向了一旁！

閔老二怒沖沖盯了嚴霜一眼，霍地轉對僧人道：「大和尚，寫好了？」

僧人道：「一半！」

閔老二哼了一聲，道：「這閑事擾了你的文思？」

僧人道：「二施主說的是！」

閔老大陰陰地說道：「大和尚眞喜歡管閑事！」

僧人道：「反正今夜不是死，就是生，多管點也沒有什麼！」

閔老二冷哼出聲，又回顧了嚴霜一眼！

僧人突然沉聲道：「施主們可還是從前的規矩？」

閔老大嘿嘿兩聲，道：「大和尚放心，閔某兄弟在沒超度了大和尚你之前，就算這丫頭反上天，也不會再找她的麻煩了！」

僧人合十道：「施主們規矩依舊，老衲深覺欣然！」

閔老二雙目一翻，道：「不過大和尚要保定今夜必勝才好！」

僧人道：「老衲若已身遭不幸，世間事也就管不了許多啦！」

閔老大陰沉的說道：「別閑話了，大和尚請快寫，閔某林邊恭候了！」

話聲中，四條黑影衝天而起，一閃無踪！

僧人搖着頭，喟嘆出聲，轉向自己房中而去！

行未數步，倏地回身，重又到了嚴霜的門口。

他看了嚴霜一眼，屋內更黑，僅略見輪廓，看不清楚。

他想了想，合十道：「事情很急，恕老衲不能和女檀樾多說，女檀樾是一人住店，抑或是另外還有別的同伴？」

嚴霜感激這和尚的義助，實答道：「和我師父在一起。」

僧人道：「尊師呢？」

嚴霜不能詳告，祇說道：「外出未歸。」

僧人搖頭嘆息一聲，道：「這眞難煞了人！」

嚴霜道：「高僧若有吩咐，儘管請說，別看我是個女孩子，一樣辦事，保能不誤高僧您所分派的……」

僧人搖頭道：「老衲無事相煩，是爲女檀樾着急！」

嚴霜一楞，道：「我有什麼事，要高僧着急的呀？」

僧人道：「剛才那四個人，是武林中出了名的兇狠人物，已和老衲作約，在外面松林邊作生死之鬥！」

嚴霜道：「我都聽到了！」

僧人道：「他們四兄弟，功力極高，老衲很難保得活命，若老衲不幸而死，他們必將回來，處治女檀樾！」

嚴霜道：「這麼兇？這麼不講道理？」

僧人長嘆一聲，道：「他們一向如此，所以……」

嚴霜接了話：「所以高僧爲我着急？」

僧人道：「不錯，現在……」話鋒一頓，立刻又道：「如今女檀樾不能再等尊師了，現在就離開『馬家渡』，直奔『青城』，正好老衲有封信是……」

話沒說完，嚴霜已搖頭接了口：「高僧，你不用留信了，我也不去青城『長生宮』！」

僧人皺眉道：「女檀樾怎地不識厲害，這四人……」

嚴霜一笑，道：「高僧，請問您是不是去赴約呀？」

僧人道：「當然要去！」

嚴霜道：「您猜猜，在那四個老壞東西，沒發現我偸聽之前，我心裡在想些什麼？有什麼打算？」

僧人唸一聲佛號，道：「女檀樾，這不是說閒話的時候！」

嚴霜道：「這不是閒話，我告訴您，我那個時候，在想着去看個熱鬧，並且打算走在高僧您的前面！」

僧人一驚，道：「荒謬！荒唐！」

嚴霜一笑，突然道：「高僧，您甭赴約了，就去青城不好？」

僧人正色道：「這怎可以，言出信隨，此乃……」

嚴霜接口道：「此乃作人之本？」

僧人頷首道：「正是！」

嚴霜又是一笑，道：「高僧守信，請問是對人抑或是對『心』！」

僧人又是一驚，道：「女檀樾問得好，人應求己『心』安！」

嚴霜道：「我們俗家人，有句話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高僧寧可去赴『或許死難』之約，似乎也該替我想想！」

僧人此時明白嚴霜之意了，失色道：「莫非女檀樾決心去看這場熱鬧？」

嚴霜淡淡的說道：「爲求安心，必須去！」

僧人急了，道：「女檀樾誤矣！心安並非自投死路……」

嚴霜立刻接口：「嗯！嗯！嗯！高僧怎能這樣說？」

僧人的臉紅了，紅得像大戶人家的朱門！

嚴霜當然看不見，但却能想象得出來！

這僧人明明爲了「心安」「守信」而去送死，雖不一定就死，却也不一定能活，這是事實！

如今他却勸嚴霜說，心安並非自投死路，當然不通，以這個和尚的身份修爲，說出不通的話來，難免臉紅！

因之在嚴霜連嗯數聲後，他沒答上話來。

嚴霜却若無其事的又道：「高僧，我看該去了吧？」

僧人雙眉緊鎖，道：「女檀樾再請三思！」

嚴霜坦然道：「我已經想過六次了。」話鋒一頓，立刻又道：「高僧，反正我是去定了，您也是去定了，所以我斗胆說了一句話，不如暫作一路前去赴約！」

僧人目光一亮，想了想，道：「女檀樾心志如此堅決？」

嚴霜道：「如鋼似鐵！」

僧人合十唸一聲佛號，道：「看女檀樾身法，功力不低……」

嚴霜接話道：「高僧，沒有時間了吧？」

僧人道：「老衲再說一句，今夜之戰，老衲當拚盡全力，且請女檀樾記住，若聽到老衲大喝一聲時……」

嚴霜噗嗤一笑，道：「我就快跑！」

僧人道：「老衲正是如此請求！」

嚴霜搖頭道：「高僧放心，我保證高僧今夜之戰，有勝無敗！」

僧人一楞，心中猛地一動，道：「女檀樾由何所見？」

嚴霜道：「我也問高僧一句話。」

僧人道：「女檀樾請講！」

嚴霜道：「西域『天龍寺』的最高高手，比這四個壞老頭如何？」

僧人心頭大凜，直瞪着嚴霜竟沒答上話來。

嚴霜却再問一句：「到底誰的功力高嘛？」

僧人低沉的說道：「閔氏四兇，還比不得『天龍寺』的二大國師！」

嚴霜一笑，道：「那我就敢和高僧打個賭，今夜您敗不了！」

僧人大驚失色，後退了一步，道：「女檀樾尊姓，令師是那位高人？」

嚴霜噗嗤又笑了一聲，道：「高僧想得太多了，再不赴約，怕人家要疑心啦！」

僧人仍有猶豫之意，嚴霜却邁步出室，順手扣上了房門，笑嘻嘻的飛身而起，人在空中，開口道：「高僧，請快一些！」

話聲中，她一閃到了房外！

僧人無奈，搖頭喟嘆一聲，雙袖微抖，沖天而起，飄身也出了店房，嚴霜已經出去了五丈有奇！

此時已成定局，祇好走到那一步說那一步了，於是雯眼平行相會，雙雙飛般向黑松林邊馳去！

黑松林邊，閔氏四兇早已等得不耐煩了！

大兇閔慨，彳亍不已，殘眉緊鎖！

二兇閔同，冷哼連連，時時遙望來路。

四兇閔承，却向三兇閔聞道：「三哥，老禿驢大概是溜了！」

三兇看看大兇，道：「以老禿驢當年的聲望，和少林一派的威信來說，他就算明明知道必死，也不會失這約信的！」

四兇冷哂道：「難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況老禿驢失約，誰也不知，傳入江湖，我敢保沒人會信……」

話未說完，二兇閔同猛地一拍大腿道：「老四的話對，咱們上了當啦！」

四兇見二哥同意了自己的判斷，立刻說道：「現在我們再去那店裏……」

大兇閔慨沉聲道：「去幹什麼？要是老禿驢已經逃之夭夭，再去豈不是更惹人笑話，我們等，等下去……」

四兇接了口：「大哥，今夜宰不了老禿驢，但却能宰那個小丫頭！」

三兇嗯的一聲：「對！那丫頭也有可疑！」

二兇適才在店房中，身受威脅，此時也接話道：「就這麼辦，咱們走！」

大兇怒叱一聲，道：「都給我住口！」

其餘三兇一楞，大兇又道：「忘記我們的規矩了，那丫頭的事，已有老禿驢攬了過去，在沒殺老禿驢前，不能宰那丫頭！」

二兇道：「大哥，老禿驢失約而逃，這和咱們的規矩……」

大兇叱道：「就算那老禿驢逃了，但與那丫頭無關！」

三兇道：「大哥，咱們宰了那丫頭，沒有人知道呀？」

大兇眨眨眼，沒有開口。

二兇接上一句，道：「況且，老禿驢逃走，說出去也沒有人相信，不如宰了那丫頭，叫老禿驢永遠不能心安！」

大兇又眨眨眼，仍沒接話。

四兇道：「大哥，就這麼辦吧，也好消消咱們兄弟心中的悶氣！」

他們竟拿着殺人，來消自己的悶氣！

大兇見三個兄弟異口同聲如此說，猛一跺脚，道：「就由你們！」

其餘三兇似是已料到結果，聞言則動，身法展開，如三縷炊煙，若三個幽靈般，一閃數丈而去！

大兇起步雖晚，却快過三個兄弟，起落方才二次，突有所見，立刻倏忽停步，低沉的喝道：「停步，速回原地！」

其餘三兇這時也看到了實情，聞聲停步，倒縱而回！

四兇果非浪得虛名，去的快，回來的更快，祇是那麼微微一停，再注目，他們業已回到了林邊！

林邊雖是林邊，但已不是原先那個地方了！

他們如今停步之地，比先前要近了五丈！

因此，先前商談一切的原處，多了件東西，他兄弟却沒有看到，這不能不說是冥冥中的安排！

他兄弟突然停步倒縱回來的原因，十分簡單，在他們認定原來改變了心志的大和尚，竟如約而到！

所以他兄弟急急回頭，免得惹那大和尚說出諷言！

他們四個人，八隻眼，就沒向後看，甭說後顧，左、右都沒有斜過眼，直盯着迎面的來路不瞬！

二兇目射碧光，向大兇道：「大哥，此事怪哉，老禿驢竟約有帮手！」

大兇沒有答話，仍是看着遠處的兩條黑影！

三兇冷哼一聲，接了話：「二哥，有帮手怎麼樣，老禿驢今夜也休想活命！」

四兇道：「另外那條黑影，十分嬌小，看上去很像『長生宮』中的那個『老牛鼻子』天寅，要是他就討厭了！」

大兇適時突然嘻嘻的笑了，道：「可眞是怪事了，老禿驢竟約來了那個丫頭！」

其餘三兇驚咦一聲，道：「是店房中的那個丫頭？」

大兇道：「不是那小雌兒，還有那個？」

三兇搖搖頭道：「此事太意外了，大哥，咱們要小心些！」

二兇怒哼一聲，道：「小心個屁，把這個丫頭交給我！」

大兇瞪了二兇一眼，道：「老三說的對，此事太令人感到意外了，憑那個小丫頭，要沒有十成的把握，敢來嗎？再說，老禿驢是什麼人物，一生從未敗過陣，行事更是謹愼萬分，謀定而動，竟會答應這丫頭！」

話未說完，老二已不服的接了口：「大哥，就算這丫頭强，也不會强過老禿驢去吧？」

大兇沒說什麼，二兇十分得意的又道：「大哥你和老三先照顧老禿驢，我對付丫頭，老四接應，就憑我們兄弟四個人，還會治不了他們？哼！」

哼聲乍止，面前人影閃處，那老和尚及嚴霜姑娘，已面不改色，氣不湧喘的站在了四兇丈外！

那大兇暗以手式，阻止其餘三兇開口，而他自己，却祇目射寒光盯在嚴霜身上打轉，也不說話！

老和尚根本像是沒有看見四兇一樣，却對嚴霜道：「到了，女檀樾輕身功力眞高，令老衲心服！」

嚴霜一笑，道：「怎能比得上高僧！」

老和尚也報之一笑，道：「老衲在店房中，是多餘代女檀樾擔心……」

嚴霜接口道：「我却十分感激，至少不會染污了店房的地！」

這種答問，直當四兇是幾塊無用的廢料，四兇怎能消受下去這種侮辱，二兇怒目一瞪，道：「大和尚，你是來說閒話的？」

大和尚淡然瞥望了二兇一眼，道：「閔二施主不要忘記，咱們是死約會，老衲今已至此，施主似該放心，容老衲略作喘息吧？」

二兇哼了一聲，大和尚却已轉對嚴霜又道：「女檀樾……」

話鋒一頓，手向右前方正當三兇身後側處一指，又道：「請移至那個所在相候，容老衲與閔施……」

大和尚說到這裏，話鋒突然乾硬的頓住了！

這情形令四兇甚感奇怪，不由注意的看着大和尚。

嚴霜自從來到此地，首先就有了發現，所以她安心得很，大和尚突止話鋒

，這原因也祇有她明白。

大和尚話鋒止住，臉上却毫無表情。

在沉默了半晌之下，才又對嚴霜合十說道：「女檀樾仁心盛意，老衲由衷感愧。」

這句話，突如其來，使四兇如丈二和尚難摸頭腦！

但是嚴霜却僅僅一笑道：「這不過適逢其會罷了，是順水的人情！」

四兇傻了，這算什麼話？她和大和尚又打的是什麼啞謎？

大和尚再次合十道：「老衲先爲之謝，並恭請女檀樾代老衲壓陣！」

二兇冷嗤一聲，道：「休想！」

大和尚哦了一聲，對二兇道：「閔二施主此言何意？」

二兇道：「這丫頭既然來了，就要算她一個！」

大和尚道：「閔二施主，咱們店中已經言明，老衲未死之前，女檀樾的事，施主兄弟應該向老衲來算！」

二兇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大和尚哼了一聲，轉向大兇道：「閔大施主你怎樣說？」

大兇看了二兇一眼，道：「我兄弟會按規矩行事！」

大和尚合十道：「老衲感謝。」

接着轉向嚴霜爲禮，道：「請女檀樾移玉吧！」

嚴霜一笑，却對着閔老大開了口：「我可能問問你們幹麼要和這位高僧拚搏？」

大兇冷冷地白了嚴霜一眼，道：「丫頭妳先報個師承門戶聽聽！」

嚴霜搖頭道：「我向來不關心這個，也沒問過師父，我師父也沒說！」

大兇哼了一聲：「要眞是這樣的話，妳丫頭就先滾遠些，稍待老夫會照顧妳！」

嚴霜依然聲色不動的說道：「你不讓我問是嗎？」

大兇怒叱道：「滾開，別礙老夫的事！」

嚴霜把臉一寒，道：「我偏要再問，問你們憑仗着什麼，深更半夜踹開我住的店房門，蠻不講理就突下毒手？」

大兇還沒開口，大和尚却接了話：「女檀樾，此事老衲會向閔施主要回公道的！」

嚴霜搖頭道：「不一樣，我師徒向來不欺負人，但也決意不受人欺侮，他們看我師父不在，竟敢對我……」

話沒說完，在四兇身後突然傳來了話聲：「好孩子，他們眞欺負妳來着？」

四兇聞言心頭大凜，霍地轉身，神色已變！

在相距四兇身後五六丈的地上，不知何時，多了一柄巨大的怪傘，怪傘撐在地上，聲音是由傘中傳出！

不問可知，傘中有人！

四兇見過這柄傘，所以神色立變！

但是他們兄弟却又不太相信，今夜事情會這麼湊巧！

這時嚴霜已答了話：「師父，若沒有這位高僧在，徒兒早被他們殺了！」

這話說的有些不實，果然傘中的快活仙婆開了口：「胡說，就憑他們閔家四個小子，還不配！」

嚴霜道：「師父不信，可以問問這位高僧，那個閔二兇，連打了徒兒兩掌，屋裏又小，他們堵着門……」

快活仙婆已揚聲對大和尚說了話：「苦心，是這樣？」

原來這位大和尚，就是當年的少林掌教，今日的佛門聖僧，因「邊渡」千里送信，方始下山的「苦心禪師」！

苦心合十答道：「貧僧先拜問老前輩安康……」

快活仙婆已接了話：「請直說事實是否如此？」

苦心道：「令高徒並未說謊，祇是當時就算貧僧不管此事，如今想來，閔施主昆仲，也傷不了令高徒！」

快活仙婆道：「苦心，我這徒弟可曾出了房門？」

苦心道：「這却沒有！」

快活仙婆道：「那是說，姓閔的兄弟，果然踢開我住的房門了？」

苦心道：「事實如此！」

嚴霜接了口：「師父，您老人家來這裏幹麼，留徒兒一個人在店裏受人家欺負！」

快活仙婆道：「我本想來看熱鬧，瞧瞧閔家四個小狗種，這些年又多了些什麼玩意，那知却幾乎害了妳！」

話鋒至此一頓，接着喊道：「苦心，你本來是要到那裏去的？」

苦心道：「貧僧要去『長生宮』！」

快活仙婆道：「那你就走你的，見了『天寅』，說我問他好！」

苦心遙遙合十道：「貧僧和閔施主昆仲，還有場約會……」

快活仙婆冷哼了一聲，道：「我說那約會取消了！」

話聲中，巨傘冉冉騰起，一飄到了四兇和苦心及嚴霜的中間，巨傘倏收，出現了快活仙婆！

苦心合十躬身，道：「貧僧見過老前輩！」

快活仙婆嘻嘻一笑，道：「不像話，我那有這麼老？」

苦心一笑，沒再開口。

嚴霜適時道：「師父，您好開心喲！」

快活仙婆一拍嚴霜肩頭，道：「別惱，師父會替妳作主的！」

然後她看了看楞在一旁的四兇，道：「咱們好像有好多年沒見面吧？」

大兇首先用眼色示意三個兄弟，才答道：「今天這樁事，老婆婆想管？」

快活仙婆道：「今天這事，你們想不讓我管？」

大兇道：「本來是和老婆婆妳沒關係的！」

快活仙婆道：「不錯，但是你們欺負了我的徒兒，就又當別論！」

大兇道：「我兄弟並不怕誰，祇是不願意平白和老婆婆……再說，老婆婆，妳有把握一舉殺了我們兄弟？」

快活仙婆搖頭道：「我早就不殺人了！」

話鋒一頓，回頭向着嚴霜又道：「不信你們可問我這寶貝徒弟，峨嵋山中殺『天龍』一派的高手，那是我這徒弟幹的！」

四兇神色一變，彼此互望一眼！

快活仙婆這時把那巨傘一抖撐開，注視着四兇！

大兇這才低聲地說道：「那老婆婆你想對我兄弟怎樣？」

快活仙婆道：「簡單，煩你兄弟，接住我這把破傘！」

大兇道：「怎樣接法？」

快活仙婆道：「用手接，最簡單了！」

大兇道：「不接呢？」

快活仙婆白眉毛倏地揚起，道：「不接的話，你們四兄弟就給我滾回『崑崙山』去，告訴你們那個死鬼師父，不服氣下山找我！」

大兇氣得連哼幾聲，沒答上話來。

苦心却合十道：「貧僧已然早約了一搏，老前輩可能容……」

快活仙婆不高興的接口道：「你當眞要打這場架？」

苦心道：「君子重諾，貧僧不願食言背信！」

快活仙婆剛要開口，突然兩道白眉一揚，竟然笑了一聲，接着瞥了四兇一眼，神色一變，肅然道：「苦心，你的話當眞？」

苦心合十道：「貧僧一生，從未誑語……」

快活仙婆冷冷地接了話：「那他們欺負我弟子的事呢？」

苦心再次合十道：「貧僧與閔施主昆仲，相約在先，彼等對老前輩高徒，不敬於後，因之應先由貧僧和閔施主們了斷！」

快活仙婆道：「你是說，我老婆子等着，你事完了才輪到我？」

苦心頷首道：「老前輩原宥，貧僧必須如此！」

快活仙婆竟然惱了，冷哼一聲道：「很好！」

接着，她轉對嚴霜沉聲道：「現在沒有咱們師徒的事，走啦！」

嚴霜從來沒見過快活仙婆生氣，也從來沒怕過快活仙婆，今天不知是何原故，嚴霜由心裏面往外直泛寒噤！

但是嚴霜由於快活仙婆的預囑，和自苦心處聽到有關四兇的話中，却深知四兇是手辣心黑的高手！

若是快活仙婆一走，剩下苦心一個人來對付四兇，八成是兇多吉少，因之提提胆，輕聲道：「師父，您走不得，高僧他一個人……」

話沒說完，快活仙婆怒聲接口道：「我說走就走，叫我替別人當刀用，休想！」

說着大手一拉嚴霜小手，身形已冲拔而起，在嚴霜急呼下，閃得幾閃已沒了踪影！

此舉，大出閔家四兇的意外，不由互望着一楞！

苦心雖也沒想到快活仙婆會說走就走，但他本來就沒敢奢望有人助拳，所以還能泰然而不現形色！

過了半晌，四兇仍未發現快活仙婆再露形跡，方始認定苦心着實開罪了仙婆，而放下不安的懸心！

於是大兇嘿嘿冷笑連聲，道：「大和尚，今夜你不夠聰明！」

苦心當然知道大兇所指，淡然道：「閔大施主，時間不早了！」

大兇聳聳肩道：「承蒙提醒老夫兄弟！」

話鋒一變，沉聲又道：「苦心，昔日的舊債，你該今夜本利齊歸了！」

苦心依然淡淡的說道：「想昔日，施主爲惡武林，適逢老衲路經該處，再加被害之人乃老衲方外之友，故而不得不管！老衲先以善言相勸，苦口婆心，怎奈施主昆仲忒也狠毒，竟然突下毒手，方始逼得老衲出手！那時老衲本可斬草除根，超度了施主們，但老衲一本我佛慈悲之旨，僅擒獲施主們之後，告誡而釋之！自忖行無不當，若施主昆仲尚有半絲悔意，如今早已『立地成佛』，詎料老衲心血白費……」

閔二兇厲聲接口叱道：「住口！老夫不是聽你這老禿驢唸嬷嬷經來的！」

三兇陰陰一笑，道：「我說苦心大和尚，請問你那顆心，當眞是苦的嗎？」

四兇大嘴一咧，道：「那要挖出來吃一口才知道！」

苦心沉聲道：「忠言自古逆耳，施主們，今夜若眞的再動上手，老衲決不像當年那樣的存婦人之仁了！」

大兇冷冷地接了口：「苦心，還有話沒說完嗎？」

苦心搖頭道：「沒有了！」

大兇嗯了一聲，道：「那請大和尚賜我兄弟幾招吧！」

話聲中，大兇左手一揮，四兇身形閃動，將苦心圍在了正中，苦心唸一聲「佛」，提聚起一身功力相待！

* * *

快活仙婆牽着嚴霜，飛般馳出數里，停也不停，却轉了個極大的圈子，又趕回了黑松林！

不過這次快活仙婆却藏在了黑松林內，不露形跡！

嚴霜這才知道師父的用心，附在快活仙婆耳邊，不停的說着「師父您眞好！師父您眞好！」

自然，嚴霜還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她又問：「師父，您幹麼繞個大圈子……」

快活仙婆一拍嚴霜的頭頂，道：「孩子妳學着點，師父說過，不當刀！」

嚴霜一楞，道：「是苦心惹您生氣啦？」

快活仙婆搖搖頭道：「不是，另外有個人惹氣了我！」

嚴霜霎霎眼道：「是徒兒？」

快活仙婆笑了，道：「不，是個和尚！」

嚴霜這下眞傻了，道：「祇有苦心是和尚嘛，另外那裏……」

快活仙婆道：「妳不知道，另外還有個和尚，藏在一邊，他來的稍晚，看到了我，認爲我會帮苦心，他竟躲着想看

熱鬧！」

嚴霜道：「這個和尚認得苦心？」

快活仙婆道：「認識，他們是熟人！」

嚴霜似乎明白了什麼，道：「我好傻，和尚當然認得和尚！」

快活仙婆却微然一笑，道：「就像女孩子本該認識女孩子一樣。」

嚴霜的臉紅了，知道自己想錯了事。

但她對另外那個和尚的事，却仍不放懷，悄聲問道：「師父，這躲在一旁的和尚，能勝得了四兇？」

快活仙婆道：「能，祇是辛苦一點！」

嚴霜道：「苦心呢？」

快活仙婆搖搖頭道：「怕要敗。」

話聲一頓，又道：「從前，苦心還是少林寺『羅漢堂』主持的時候，曾勝過四兇，但那時四兇藝業還未有成！

「如今的四兇，已是『萬人敵』了，雖說苦心功力亦高出昔日多多，以四敵一，他是敗定了局！」

嚴霜道：「苦心若敗，是不是另外那個和尚就會出來？」

快活仙婆道：「怕不一定。」

嚴霜奇怪的問道：「爲什麼呢？」

快活仙婆微微一笑，道：「那和尚很夠滑頭，他在等我！」

嚴霜哦了一聲，道：「是不是那和尚，認定師父您不會走？」

快活仙婆頷首道：「正是，所以他耗着，看師父我到底出不出頭。」

嚴霜道：「師父到底出不出頭呀？」

快活仙婆搖頭道：「當然不出頭，別忘了，咱們已經走啦！」

嚴霜道：「如今不是又回來了嗎？」

「那是我們師徒知道的事，不能讓和尚也知道！」

嚴霜仍然莫名奇妙，但却因爲苦心和四兇業已鏖搏一處，她目不暇及其他，所以沒有接着發問。

場上，此時已到了將分勝負的時候！

苦心以一敵四，二十招內，已連遇三次險境！

苦心暗自驚心了，今日之四兇，已非當年吳下阿蒙可比，功力精進了數倍，奇招迭出！

雙方都沒有使用兵刃，苦心自下嵩山，根本就沒帶着兵器，他那禪杖，亦非當年之物，而是以「藤杖」代之！

至於四兇，却各自携着獨門的奇異兵刃，但是以四敵一，閔老大不管臉皮多厚，也不好意思再以兵刃取勝！

因之，雙方自合上了手，就是以內功掌、拳、指法在作生死的拚搏，看去似乎誰也沒有保留什麼！

以一己之力，相敵四大高手，自然苦心這場拚搏極苦，他每一出掌，對方即四掌相迎，迫使他中途變招！

苦心在心驚下，不能不收起那慈悲的心腸來了，有句俗話說的好，「泥人還有土性」，苦心也動了眞性！

他以少林神拳，震開了三兇和四兇的「陰抓」，身形一移，打算用「醉羅漢步」闖出包圍。

詎料大兇和二兇，配合三、四兩兇的攻襲，已到毫無破綻的地步，怎容苦心輕易脫身！

當三、四兩兇，陰抓抓空，被神拳勁風震退的刹那，二兇五指箕張，大兇左掌斜切，已雙雙攻到！

苦心身法雖妙，却仍慢了半步，祇得旋身而回，格架大兇、二兇這夾擊之下的狠毒殺手！

經此微頓，三、四兩兇掌拳齊到，苦心依然扮作挨打的角色，無法如願躲出敵者的包圍！

大兇桀桀怪笑着搗出一拳，道：「大和尚，你嚐嚐老夫這『崑崙』一派『破空拳』法，和你那『少林神拳』那個厲害些？」

大兇這一拳，直搗苦心的「丹田」，拳未全出，勁風先到，看去實有震天撼地的威力！

苦心慈眉一揚，下了決心，此時，三、四兩兇，前招適被苦心格落，後招提勢尚未發出，那三兇，雙手十指揚起，悄然無聲息的提聚了陰狠的「蝕骨」功力，正準備在苦心躲閃或架格大兇這一拳時，突然偸襲！

苦心目光微瞥，已看清局面，「丹田」使力，右拳以數十年純淨的「禪功心法」，迎上了大兇的一拳！

左手却縮回了袖中，與右手拳同時發動，左袖挾着無與倫比的勁風，甩向身後的三兇！

大兇出拳，固然是用了全力，但旨在迫使苦心躲避，而遂三兇之毒謀，却不料苦心也全力相抵！

雙方拳勁迅疾相較，少林神拳勝過了「破空拳法」，大兇一聲怒吼，身形被震退出了五尺！

苦心却也身心一震，退了一步！

但是苦心却不肯坐失這大好良機，趁大兇震退，三兇被袖風所迫，陰功未發之時，飄身一衝出去了兩丈！

他脫出包圍之後，並不停步却飛般縱向黑松林！

大兇暴喝一聲：「禿驢，要逃，你休想！」

話聲中，大兇不顧心氣浮動，縱步追上！

二、三、四兇更快了片刻，疾風般捲了過去！

那知苦心並非要逃，僅是想出了個免得背後受敵的計策，飛縱到林邊之後，身形霍地轉回，背靠在一株古木之上！

他背後已然不懼受襲，立即沉聲喝道：「老衲以一相敵你們四人，你們仍想背腹交攻而施陰手，如今老衲找到了妥善地方，你們攻吧！」

大兇揮手，止住了其餘三兇，冷眼注目！

苦心身後的古木，粗可雙圍，不論施展何等背腹攻襲的手段，也皆無功效，不由皺起了眉頭！

苦心適才一場力搏，說實話，有些累了，樂得借此機會，休息片刻，以養精力作未來之一拚！

大兇沉思多時，知道除硬拚外，再無良策，殘眉一揚，他嘿嘿了兩聲，招手處，將其餘三兇召在了一排！

此時，大兇想出了毒謀！

他業已認定，苦心聖僧是他兄弟的「待宰羔羊」，今夜不管說什麼，任是誰也難得活命了！

因此他毫無顧忌的冷笑一聲，道：「大和尚，你認爲是找到了個好地方？」

苦心打定主意，能歇多久就歇多久，並更暗中下了決心，今夜要施展他一生從未用過的殺手，與四兇偕亡！

苦心自往昔血洗「梅莊」後，辭少林掌門之職，深山「靜谷」潛修神功，已懷某種人力難抗的絕技！

在他功德修爲即將圓滿的時候「一葦丈人」邊渡來了，找到了少林方丈，說出了昔日「梅莊」所鑄大錯！

苦心那時痛不欲生，棄下即將完成的神功，佛前立誓，海角天涯要找到那個孤女，然後解脫這身「臭皮囊」！

峨嵋去晚了幾天，武當掌門已失下落，幾經打聽，那孤女似是到了「青城」，他這才兼程而進！

不料尚未踏臨青城一步，竟在這「馬家渡」鎮，遇上了幾十年前的掌下游魂，閔家四兇！

現在，苦心認定四兇不會再放過自己去了，事實如此，他要上青城的心志，怕已無法如願。

說不定，今夜就喪命在這「馬家渡」鎮的荒郊！

因此，苦心決定以那尚未竟果的神功，剷除了閔家四兇，不過苦心却更知道，自己也必將力盡而死！

那種霸道的神功，在未能精練到提散由心時，一發難止，不可收拾，但他並不畏懼，且正好可贖罪孽！

所以大兇開口，正中他的心懷，可以借此將神功提個十成，反正發之即難遏止，必須一發而誅四兇！

於是慢言慢語的說道：「正是，老衲深信這地方極爲妥當！」

大兇陰笑一聲，道：「我也這樣想，埋你正好！」

苦心哈哈大笑，道：「俗話說！何處黃土不埋人！這沒有什麼！」

大兇道：「苦心大和尚，你可知道你是死定了？」

苦心開朗的一笑，道：「人自出世，不論他是男抑女，未來是僧或道或俗，是高官抑是丐兒，就註定了必死！」

大兇怒哼一聲，道：「老禿驢，你裝不怕死都裝得很像！」

苦心慈眉一挑，道：「人無不死，何懼之有！」

大兇嘿嘿冷笑道：「大和尚，你可知道你將怎樣死嗎？」

苦心突然肅色頷首道：「老衲知道！」

大兇一聽傻了，半天竟沒能回上話來。

那二兇却接了口：「大和尚，你能知道要怎樣死，眞不虧是『聖僧』了！」

苦心肅穆如前，但却不答此語。

大兇此時才開口道：「怪事，老夫不信，你會知道要怎樣死！」

苦心道：「老衲不打誑語！」

大兇哦了一聲，道：「你說出來老夫聽聽！」

苦心道：「老衲將力盡血枯而死，不過……」

說到這裏，苦心話聲突然頓住，不說下去了。

大兇二兇不由同聲道：「不過什麼？」

苦心道：「不過那時施主昆仲，已先老衲而亡！」

二兇桀桀兩聲怪笑：「老禿驢，你在『痴人說夢』！」

苦心不答，却面現無比的莊嚴！

大兇殘眉緊鎖，沉思着苦心這句話的來由！

苦心却適時似自語般，道：「我佛慈悲，施主們應知『苦海無邊』！」

二兇潑口罵道：「無邊個鳥！老禿驢你……」

大兇突然沉聲道：「老二住口，退後些！」

話聲中大兇竟當先退後了五步！他兄弟本距苦心八尺，如今成了丈餘。

接着，大兇低聲地問道：「大和尚，你在指望那老賤婆吧！」

隱身林中，靜觀一切的嚴霜師徒，聽了個清楚！

快活仙婆悄悄對嚴霜道：「孩子，妳可聽到，這四個蠢豬罵師父老賤婆？」

嚴霜點點頭道：「背後罵人，不是好東西！」

快活仙婆悄聲道：「妳可知道，他們這聲『老賤婆』要付多大的代價？」

嚴霜搖頭道：「不知道！」

快活仙婆雙眉一挑，道：「不多不少，是四條狗命！」

嚴霜大驚，道：「師父就爲這麼一句話殺人？」

快活仙婆搖頭道：「不，而是分清誰說這一句話才會被殺！」

嚴霜雯雯眼，剛想再問句話，耳邊却已傳來苦心的話聲：「閔大施主，你若認爲如此，可就錯了！」

大兇獰笑兩聲，道：「錯了？哼！若沒有那老賤婆撐腰，你敢發狂言！」

苦心冷冷地說道：「也許閔大施主，認爲老衲苦修數十年是毫無所得？」

大兇一楞，繼而狂笑一聲，道：「你說對了，否則剛才你爲何怕得想逃！」

苦心長嘆一聲，道：「施主你眞是癡迷而不覺了！」

二兇冷叱道：「閉了你的禿驢嘴！」

話鋒一轉，對大兇道：「老大，早動手吧！」

大兇殘眉一揚，道：「不慌，我自有分寸！」

然後神情一變，對苦心道：「以你的功力，提聚眞氣，大概勉强能敵禦老夫兩個人的一擊，但若老夫四兄弟合力，你就慘了！」

苦心一笑，道：「也許！」

大兇冷冷的看了苦心一眼，道：「是事實，沒有也許，告訴你，你選錯了地方，背後是株巨幹，無路可逃，也是死

路一條！老夫令下，四兇弟各聚功力，以十成眞氣發掌，向你前胸某處集點而擊，大和尚，你怎麼辦？」

苦心道：「老衲力竭血枯而死！」

三兇一拍雙掌道：「着呀！你祇有死之一途！」

苦心却冷冷地說道：「不過老衲血枯力竭死前，施主兄弟業已喪命了！」

二兇怒聲道：「好，咱們就試上一試！」

苦心淡然道：「老衲早有準備了！」

大兇揮手令二兇住口，道：「大和尚，那老賤婆不會來了！」

苦心道：「此事和老衲無關，不過老衲却敢斷定，施主料錯了！」

大兇道：「料錯了何事？」

苦心道：「那位前輩會回來！」

大兇心頭一驚，道：「大和尚終於說了實話，還是仰仗着那老賤婆！」

苦心一笑，搖頭道：「老衲說無關，信不信就在施主你了！」

大兇又看了苦心一眼，道：「大和尚是向無誑語的，哦？」

苦心道：「事實如此！」

大兇神色陡然變了，猙獰一笑，道：「那很好！」

話聲中，大兇揮手向其餘三兇，道：「你們準備好，各離兩步，面對大和尚！」

二、三、四兇，如言而行，這樣再加上大兇，四個人站成了個弧形！這弧形，却正好阻住了苦心前、左、右的逃路！

苦心背後是那古木，自然更無法遁身！

大兇兇目一掃苦心，道：「大和尚請準備好！」

苦心搖頭喟嘆一聲，却沒開口！

大兇道：「有什麼值得嘆氣的，你說過，人有生就有死！」

苦心道：「老衲在替施主昆仲惋惜！」

大兇嘿嘿兩聲，道：「老夫兄弟安全得很！」

苦心肅色無言，暗中已將眞氣調順，靜待一搏！

大兇突然興起了個念頭，道：「大和尚，老夫突然不忍起來……」

話未說完，苦心已接口道：「善哉，一念仁慈，可格天心，老衲……」

大兇噗嗤笑了，接話道：「別急，聽老夫說下去！」

他略以停頓，向其餘三兇擠個眼兒，又道：「老夫兄弟，以四打一，說來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老夫兄弟自出道至今，就是如此，所以無法更改！現在老夫想了個變通辦法，雖說仍然不能盡如人意，但至少在老夫想來，是爲大和尚打算過了。咱們今夜之一搏，暫時改變一下，改成只搏一掌！所謂祇搏一掌，就是大和尚請出全力，對抗老夫兄弟合力的一擊！要是這一擊之後，大和尚你不幸身亡，當然只能怨命，萬一大和尚在一擊之下未死，咱們怨仇就算盡了！「那時，大和尚只管走你的陽關大道，今後途遇，咱們誰也不再惹誰，如同陌路，大和尚意下如何？」

苦心已瞭然大兇之意，淡然道：「施主可是要限制些什麼？」

大兇哈哈一笑道：「大和尚眞是聰明，一猜就對！」

苦心冷冷地說道：「施主不要再說下去了，老衲決不躲避就是！」

大兇拇指一伸，道：「果然是一代宗師，令人心服！」

話聲中，大兇突地沉喝道：「兄弟們準備好，我一聲令下，齊出全力，以十成掌力擊大和尚的『丹田』重穴，不准打向他處！」

其餘三兇嘿嘿笑出聲來，道：「老大放心，咱們說一不二！」接着大兇對苦心道：「大和尚聽到了吧，你小心防守『丹田』重穴就行！」

苦心道：「祇要施主們發掌，那就死定了局，打那兒一樣！」

大兇不答此言，却揚聲喊道：「兄弟們，提力！」

苦心動也不動，但他那肥大的僧袍，却無故膨了起來，漲得如同吹氣一樣，並在嗦嗦抖着！

四兇看到苦心提聚功力，有這般火候，也不由心中一凜，但是在以四打一之下，他們仍是不作敗想！

適時，大兇又喝道：「舉掌……」

「打」字尚未出口，身後突然有人嘻笑一聲，道：「慢些慢些，我和尚趕上了，拍拍頭頂要算一份！」

四兇聞言大吃一驚，倏忽四散回身探視！

藏身林中的快活仙婆，這時悄悄一拉嚴霜，道：「那和尚到底是忍不住了！」

嚴霜注目處，臉上現在奇特的笑容，道：「是『糊塗和尚』！」

快活仙婆一驚，道：「怎麼，這個和尚就是『糊塗和尚』？妳認識？沒有錯？」

嚴霜頷首道：「認識，他是王家克業二哥的師父，曾去王家給我義父治過病，我偷偷看過他，沒有錯！」

快活仙婆輕輕點着頭，道：「原來如此。」

話鋒一頓，又接着說道：「我們看看，這和尚到底有多高的功力！」

嚴霜沒有答話，因爲林邊已經演上一幕好戲！

原來當四兇倏忽轉身之後，正與糊塗和尚面對面！

四兇是武林中威名多年的人物，乃師更是天下第一大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所以他們認識得糊塗和尚。

一見之下，四兇涼了一半！

大兇暗中直罵，今天眞是走了霉運，先碰上個「快活仙婆」，後又遇見這個「糊塗和尚」！

別看「快活仙婆」比「糊塗和尚」功力更高，但是「糊塗和尚」却比「快活仙婆」難惹難纏得多！

因之大兇殘眉緊了緊，道：「高僧來得好巧！」

距料糊塗和尚却左右瞀目，道：「你說誰？」

大兇道：「自然是指着你！」

（未完．十九）

